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冊目錄

總

類



各類叢著

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附).....清 黃 爽編校.....漢學堂 〇〇三 〇〇一

群經總義

伊川經說八卷(又名：河南程氏經說).....宋 程 頤撰 張 栻編次.....二 程 〇〇三 四二九
 附：二程粹言二卷.....宋 楊 時訂定
 九經疑難四卷.....宋 張文伯撰.....委宛選 〇〇三 五二一
 疑辯錄三卷.....明 周洪謨撰.....經學台 大 〇〇三 六四三
 群經補義五卷.....清 江 永撰.....經學台 大 〇〇三 七七一



知足齋叢書

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理財疏

柴潮生

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
 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
 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
 之無不以之財為慮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
 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官府無妄費
 是謂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咨齋矣唐宋之稅
 有上供有進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曆以前
 在過亦止以八九分為率聖祖居正當國乃以十分
 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
 耗羨關稅有盈餘國課有以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
 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
 所出款與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
 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為萬
 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荷叨 厚恩備官臺
 省而不能少竭涓埃故敢竭忠為國雖其事至
 重屬非合等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者固
 不能默而視也以臣之計一日請蠲外之屯田以

開散一日給數年之俸餉世遠漢軍一日改捐監之
 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
 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
 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
 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
 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校不仕不
 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蓬而居分餅而食男
 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
 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
 之時蓋一衍為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
 不及五而且備給于官而己局于五百里之內而
 不使出則將來上之費必如北來之養兵下之弊亦
 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遠慮者也臣竊以滿
 洲開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
 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
 會請開墾墾地有膏腴之大臣前往分墾墾果有
 可屯之處 應將全為之建墟墾起屋廬置籍牛
 具令各該州縣查其家之

夫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
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陞科惟令其農
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
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贖蒙古徒資糜費莫若令
其分地捐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
安頓滿洲開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
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爲例所格例許
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敬道寥
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
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
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
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二年六年
之俸餉將此一項總管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
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卽一時
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撥給亦不至大絀其
都統以下軍京以上各營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
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據耗羨歸公者
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住者康熙

年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
匿稅亦未盡剔釐上司於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
客于此染指分肥則與爲衆蔽勒索則與爲游揚衆
指則與交通設致貪風未泯將吏多虧自耗羨歸
公之後一切算實悉歸而清之是爲大利然向者本
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
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
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
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
操內郡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利官
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俸屬工資事上接下
之應酬與馬政薪之費悉以此外無餘利每地方有應
行之事應與之役捐已費皆資公辦實非容易
易于是督撫止應屬官養廉地方矣不問其
與利除弊也州縣止其養廉屬官爲才具兼優矣不
問其養廉也臣不敏乏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
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墾荒莫一省荒田至一二
頃無有墾荒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

遣

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儲備夫 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淫於此而欲博施濟眾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風普徧欲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履 實裏而恒產至今未定蓋以內地已乏闕田而滿漢疆土一視其間經營固有甚難者考之前代建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其地疆界甚多遙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思惟以今日欲為滿洲八旗立恒產惟有准處屯

因一法昔元元國用兵建奉九都統至金城上屯田表備有十二種其大要在於邊境邊境等處外備軍糧邊境等處時人予田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收農便之利實持衛之功廣積貯之資備屯兵之費其初雖朝皆疑之後竟獲其效此往事垂者有巨細懸近日甘肅等處開墾已有成款而安西一鎮其地廣闊外自鎮以東應不乏可耕之地且聞其地多漢唐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以為宜得邊境在事不與難之大臣往行周

七

視相度如果有可以經營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族人往行屯田官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其墾科且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卸營兵於農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遼西為邊則遼東邊外原我 國家發祥之地與原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墾種之地派族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寧古塔黑龍江幅輿不下四五千其間地畝或僅設為牧廠兼且廢為閒田亦甚可惜當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時之勞以維億萬年之固至應如何經營如何善後之處統祈 勅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編妥議具奏

梁詩正曰查每年經費出人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二百萬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名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

八

免不敷而設有額外費用即不免左支右詘也夫
經例有常固無可裁之類而仰給太臬漸成難繼
之形臣管窺之見有不何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為
我皇上陳之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
百里處其屯種外餘并隨旗居住彙聚京師以示
居重取輕之勢而百年休養戶口眾多無農工商
賈之業可執賴皆仰食於官我皇上至仁如天
澤其養生之不遑特於正賦條餉外添設佐領之
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
且為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
可為旗人養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而旗人之窮
乏且若者不便之自為養而常欲以官養之此勢
所不能者也臣比年以來再四為旗人思久遠之
計竊謂內地已蕪闢之田而邊塞尚有可耕之
土與盛二京實為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
方膏腴未盡闢闢欽惟世宗憲皇帝運獨見之
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生計日繁而國帑不足以
給也欲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

種俾得自為生養雍正十二年間開查辦已有
定議未及舉行我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
以此條奏者惟是人情可與變或難與慮始在旗
人生長豈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為不便即中
外臣工見事體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
扞格而不行也夫人為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
前不存遠慮皇上統一宇宙獨育羣生自當全
屬遺囑及萬年豈得為因循姑息之計且國
家根本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而為旗人開業
利之休亦豈盡養使受膏腴之膏此猶蠶桑之
可蠶於君心而終以其膏於民心也若慮事有
難行不及時早為之廣闢則在何可支給而數十
百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購無
窮之生齒使糧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關支
不足供萬數之坐食旗人生計日蹙而民賦斷不
可加國用無可減縮即過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
而終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獨此也待養
者眾國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繁則京師亦無餘

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

赫泰曰臣近接閱邸抄見大學士伯張廷玉等議

覆御史崇灃生奏請開墾奉天等處屯田一摺內

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孫承澤奏稱獨石

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驛平

城及張家口外與和城地墾子可耕之田甚多約

計可駐滿兵一萬餘人特簡王公大臣前往彼處

詳勘妥籌具奏

早所種大半首係慶泰舊麥新種五穀者少即便

盡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盈且每年所獲可否足供

兵食之處亦不能預知其開墾駐兵之處應請停

止在案臣查從前孫承澤所奏惟獨石口一處氣

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

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為紅城子墻垣猶在舊

山帶河平曠沃衍再百餘里為開平即元之上都

其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西行七

十里為興和城北行百餘里為北城子川原甚廣

一望無際土服之原壤於開平其間可耕之田亦

不下數萬頃又云西與口外聚集多人恐其聚古

滋擾諸城左右皆各屬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今墾

為田恐礙人有厨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

於收獲山少林木恐其難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

臣皆慮而前擬請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

大垣凡其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在征錢糧此

諸城之地逼近大垣皆係旗人牧廠與蒙古無涉

旗廠之外乃太僕寺遊牧之地遊牧之外乃察哈

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為內扎薩克地方彼此

隔遠無由滋擾入族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

以併省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兌

給至其墾種運未嘗缺乏且其內諸山多有產煤

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在獨石口

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

可以春耕開本城外應畝猶存穰穰尙在若非種

植何以有此真和氣較暖於開平其為可以耕種

無疑也等語是孫嘉淦從前所奏開平興和等處

可耕之地乃伊巡閱邊關親行相度不但地方之
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一一籌畫詳盡而
且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廠之
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皆無不悉心
區別而釐明矣而原任大學士伯鄂爾泰等謹謂
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獲請停止
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耗費殊
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無窮
國家之帑金有數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與

上諭錄

三

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為田若慮其不能見功何
不即爾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
另為籌畫惟孫嘉淦從前所奏料理區別公田民
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回與和開平等處地畝令
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遠者畫為公田
其餘皆為民田每墾民田一頃者必令墾公田一
頃民田以為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
月給錢糧則旗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蓋旗人
原不善於墾田欲開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

之中取二頃為民人世業一頃為旗人公田不但
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
不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朦混不一二十年之
間民典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
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蓋錢糧乃國
家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
合計之斷無無限滋生之人數屢屢增添之理
有此二不可行則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帶領善於稼穡之民於與

上諭錄

十四

和開平諸城境內每處分墾數十人量為開地數
頃如彼處天氣之寒暖地脈之肥沃相宜種糧實
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
彼處但凡可墾種之地逐一查清官備牛具籽
種招墾內附近居民有願往彼處耕種者令其每
丁撥給上地五十畝中地與下地的量撥給每一
丁作為一牌每十牌作為一甲甲編名號牌編次
第令其相度土脈相宜之穀粟籽種即與東作與
之分種如一年得效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

之明年又復得效三年更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
 推而遠之其利無窮所得之糧運至關內平糶於
 直省秋收之地所得米價抵充牛具籽種之公項
 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糶於
 關內而量積於關外其糶出糧價亦存貯彼地種
 之數年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即動此項銀兩在彼
 地營造房屋量彼地之大小出產之數目酌定撥
 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內無恒產之人陸續撥往
 駐防即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
 聽其自便其不能種植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種
 食租以資養贍如此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
 一帶可耕之處亦照此陸續開闢撥兵居住使其
 三時力田歲晚講武散則為農聚則為兵不但入
 旗可圖久遠生計而民人賴以資養者亦不可勝
 數

張若維曰竊惟八旗為根本之地我 國家景運
 興隆生齒繁衍現在丁畧不下數十萬倍之以數
 口計之是現有數百萬也待食於官錢糧量能盡

給則生計拮据理勢之所必至近年以來我 皇
 上籌及安頓之方所以教之養之者法良意美無
 微不至然生育之數日繁況過此以往數百年以
 至千萬年將何以策之臣愚昧所見說今日情形
 察以爲似可廣駐防之制斟酌變通而規其久遠
 伏查我 朝兵額較歷代本不爲多督撫提鎮所
 轄之兵皆星羅播分防邊汛其留在本標多有不
 敷千名者而綠營積習惟事虛糜惰怯無能難收
 實效此皆平定編懸 皇上特調京師勁旅及關
 東各處官兵應勢所加賊首震懼納款乞降則八
 旗兵丁之遺勝於綠營不待智者而知矣竊查天
 下相通祇有四路自直隸山東江南浙江以至福
 建爲一路又由江西南江西至廣東爲一路自河
 南湖廣貴州以至雲南爲一路自山西陝西以至
 四川爲一路其中扼要地方除已有駐防駐劄者
 無庸置議此外尚有形勢緊要或爲門戶攸繫或
 屬數省相聯者應請 旨敕下各督撫各就該省
 情形通盤籌畫如有應行添設駐防者酌量奏明

身待

將八旗閒散撥往充補并仿照山東青州之例另
 建土城居住俾令習氣不染操練彌精又查各省
 管任相度地勢於各營參錯中設有城守營舊例
 此項官兵專守倉庫城巡預備鎮壓暨接合計約
 有數萬名俱屬綠營然既名城守若復冗關相混
 後故廢費此內除兵額甚少及設在州縣一隅者
 均不取管餉無庸更置有在省會及有邊員並到
 身分將此等城守營並令各督撫悉心籌酌改
 入綠營劃一律近京城守尉防守禦之例並將
 行添設及改營各事宜詳議具奏以裕補兵並後
 適近漸次辦理

英和曰旗人告假開散與兵丁官員定例原無區別不應一體設禁也查兵部定例旗人若有
 一專告假前往願天府所屬地方兵丁由參領查明
 部統存案給與參領關防收領在領信知參領
 佐領給與關防兵丁與散本有區別如知
 外省者即給與路引因旗人不應遠遊外省
 以由部給引並非不准往外省也其告假但三

事並未如官員之指明修墳省親等事也其限期
 但云去來並未如官員之指明勅限也如告假往
 外省承辦官不報部請引例止罰俸三月處分甚
 輕可見並無關繫也又旗人私自出境該管官分
 別知情失察定有處分開散輕於官兵取債探報
 輕於挾詐發善可見並未滋事其有故爾去替債
 節更輕也又各省駐防止有官兵私自出境之例
 重懲開散私自出境之例又護軍處若無事開散
 官例止罰俸兵丁開散逃走並無處分私自出境
 與逃走無異何以兵丁開散逃走俱無處分而私
 出出境處分甚重例支殊屬矛盾臣等查官員兵
 丁各處守應不應其任意告假外出自應酌
 量懲處其私自出境者處分亦應從重至開散無差
 便多者應與兵丁一例嚴禁之理該旗承
 辦之員因不請明價值私自出境流事例有處
 分逃字去後尋書而棄之每於旗人告假無論官
 員兵丁開散一律才進勅捕送致無從稽之開散
 嚴守其禁於外又臣等每於挑缺時見一缺常

有數十人 國家經費有常無可圖則因而厚任
大學士伯賡有令近京五百里謀生之奏殊不知
編錄例意原未嘗禁其外出但欲告知佐領給與
圖記耳臣等伏思散與兵丁不同既無錢糧安
能禁其自食其力況哉 國家百八十餘年旗民
久已聯為一體豈能禁漢人游學游幕外出經
商並無限制駐防諸軍亦無禁其於京遠前
奏之若慮其外出滋事何妨嚴辦夫旗人所以易
於滋事者其故有二一因居京定有例限外人明知
其不能久留難以家奴佃戶應交地租亦往往遷
延挾制以致旗人雖有產業不能得租及經告理
又不能久待仍無益矣今若寬其例禁不限回京
日期則收租者得以從容坐索遇有霸佃抗租得
以收回自種則惡佃刁奴無可挾制旗人有地者
得種實利又旗民交涉案件例由理事處審理軍
流徒犯新舊管杖鞭責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辦
理因而尋釁地方官亦難於約束是以滋事常見
其多查屯置原在旗民人等遊之例今外出者既

己不在京城所有管杖徒流軍各例自應與民人
一體辦理如此則地方官易於管束與蔣攸銘前
奏革除屯領催守堡名目因交地方官一體管束
之例相符並使旗人絕其所恃則滋事者必少名
為嚴辦實乃保全應請嗣後除官員兵丁告假及
私自出境均照舊例辦理外所有開散告假無論
前往何處但令照例報明佐領告知參領註冊由
佐領給與圖記即准外出管生該參領隨呈明都
統存案年終會查戶兵一部倘該參佐領有勒指
情事或經控告或經查出即行參處其回京不必
勒定期限如在外有違違留准其報明地方官行
文該旗回京之日仍准挑差催出京已逾一年並
無地方官展限文書到京即行銷除該檔或在
外滋事即照民人例問擬或報往親族任所自恃學
長欺詐需索准外任各官呈明上司究辦或在
外年久願改民籍者照漢軍例呈明該處地方官准
其改入民籍其私自出境者即照逃走例所有分
別次詐擾奪取債票親該管官知情失察各處分

均與刪除其降革休致之官員已退籍糧之兵丁未食儲糧之舉員生監均照開散例一體辦理各省駐防亦一律辦理如此嚴所當嚴實所當寬該管官既無可刁難開散自不致困于材能可用者曾文瀾說仍不礙其上通庸碌無能者農工商賈亦可以聽其謀生雖使億萬年生齒日繁而兵額不增實生有勝則舊例之宜講求例意而不當一

國初定例旗人犯事

軍流徒仍折枷不惟正身即滿洲蒙古家奴犯徒亦折枷者其意可想而知也乾隆年間定例犯事銷檔凡刺字者銷檔與旗人初犯者銷檔誣告說詐行同無賴者發遣贖罪等事

道又乾隆十八年定例旗人初犯者走一月後不論設回羣獲即銷檔發往黑龍江又乾隆二十九年定例無差使旗人徒流不准折枷此其意可想而知也

國初旗人尚少欲其團聚京師雖有罪不肯離塞乾隆年間生齒日繁慮其敗壞風氣將

要

次

不自逐漸汰除此在乾隆年間為因時變通而在今日則為遵循舊例無如後來諸臣往往以姑息為慈祥自嘉慶二三年間刑部轉逃走發遣之例改為投回免罪仍准挑差嗣後請備漸次廢弛犯竊者則作百檢十一切例旗刺字者俱為之曲法

國初以旗人肆無顧忌高將官等或棍徒無故擾害或教誘宗室為匪種種不法皆由水儘

易玩犯者漸求甚至託吉謀生廉恥盡喪空虛囑

及十餘年書為優伶下賤之役接受賈賄

安叩頭上玷祖父下辱子孫實係旗人敗類有傷體制雖於嘉慶十一年一經查辦發遣而其事祇將本身銷檔子孫仍在旗食糧此等人家子弟耳

猶目染少成若性安能亢宗幹蠱改務正業近年

沾染惡習者更復不少臣等以為根莠不除嘉禾

不生與其姑容以長澆風何如漸汰以安良善應

請嗣後旗人犯竊即行銷除旗檔如罪止笞杖姑

念初犯免其刺字仍許復為良民若改入民籍之後再犯及罪止徒流以下者再行刺字逃走初

職責因虧遂仍准投同挑差如逾限一月後無論
補補其職及一次逃走者均即行銷檔若官員有
心逃走一次即行革職銷檔旗人登臺賣藝昇殿
喪死者免其發遣治罪遺孀一併銷檔該管參
佐備查三月內據實報出所有以前失察處分概
予開銷其有違例不遵仍照例分別議處至商賈
及一切雜費之類俱銷除旗檔照民人例一體
辦理不得有違前例之虞實力奉行而不當有
違者一併開銷其有敢違前例之例開銷蒙古官
一併開銷

登二辦理也奉原道光元年五月 諭旨佐雜之
職雖微亦由任選民人而與其其兼容並進而聽
其職理何如嚴核均遵而後發遣違例者督撫詳
報部知其職在旗家隨方不堪造就者概行沙汰
則才具出來之員因事及時自教飲此伏查佐雜
一官職亦屬重要官職近因例並無禁止送非書
吏部將送書吏例等雖無禁書吏為長技捐班流
品大員其利是其本心二縣之地即古諸侯之國
知縣一人其官職不特不特之此輩民生何以

日整吏治何以且俾查本省任武職除教職三
千餘缺不計外尚有二千八百餘缺顯屬遺缺
工均關緊要而無一滿洲蒙古人員推原其故實
年八旗人少即文職州縣綠營武職亦係漸次增
添今八旗人多馬兵步甲尚准補充何妨先予小
官武之民事漢軍本有考職捐職之例行之百有
餘年並無格礙官不易就出京者多於生計大有
難堪滿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過十之二三亦
俸銀有理事旗欽合計尚及百分之二州縣不及
十分之一今滿洲蒙古盡實生監中不乏品學兼
鍊之士應請即照漢軍之例一體准其考職捐職
其球失無庸另議應請即於捐班應選班內相間
輪用如此則於別項班次並無妨礙而滿洲蒙古
登進之途漸廣逐加磨練胥成有用之材佐雜中
得正途出身之旗人漸挽捐班書吏之積習於吏
治民生均有裨益此則舊例之必應盡一而毋庸
別立章程者也雙城堡屯田經始維艱宜推廣以
竟成功也查雙城堡移駐京旗自將軍官後條奏

各

經理數年康裕數十萬兩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
 駐二百戶查上年移駐五十三戶本年移駐七十
 六戶總未及一百戶誠恐此後願往者少又不便
 勸取虛費以前經始之力致善政無成功實屬可
 惜況伯都訥等處亦多可墾之地如能源源而往
 則京師貧苦華人既可得有產業資生而該處以
 墾之區亦巨額實屬法良意美查谷旗滿洲
 蒙古原有屯居之例在數百里外居住百餘年數
 十年者道光元年臣等議擬陳在太學士伯麟條
 奏業內准令旗人屯居種地數年以來呈請者尚
 少總原有地者先須自往清查而告假甚難回京
 甚恐以致如前條所陳刁奴惡佃藉端挾制不得
 自種今告假之例限既寬則往查得以自由嗣後
 呈請者必眾臣等各飭所屬再將前例剴切申明
 如近京併盛京等處有地可種者准其告假自往
 清查如願各種准其呈明遷徙居住或與原佃之
 人移種分糧或撤出一半自行耕種仍留一半與
 原佃種如此則旗產可獲實利而民人亦不致失

山豆不
丁諭

業以示公平而杜訟端其地畝久經典賣力不能
 贖無地可種者臣即飭所屬參佐領將移駐雙城
 堡之利詳細開示諭以爾等貧苦難以度日 皇
 上施恩將雙城堡地畝賞給耕種爾等並無產
 業今得地二頃又有房屋家具牛種隨行路費沿
 途供應此係何等 厚恩爾等到彼安分種地可
 豐衣足食爾年移駐者現俱有信來京稱爲樂土
 爾等倘有疑礙況現在奏准一切不安本分之人
 將來滋事俱照乾隆年間例銷除旗檔爾等若有
 不安分者倘被參在領查出送部銷檔嗣後俟
 今將利害明白宣示刊成諭單將家無產業年已
 成丁之爾散並三兩以下錢糧實在貧苦之人逐
 戶諭知嗣後每年移駐務期足數原奏二百戶之
 數如有多者陸續分年移駐仍令每年將移駐數
 目先期行知該將軍預爲辦理如此則善政可告
 成功旗人永叨樂利之福而雙城堡地畝房間帑
 項均歸實用藉人以盡地利即藉地利以養人我
 國家億萬斯年戶口日增土地亦日闢此見舊

例之必應推廣而所有益者也 伏思治國不可
 言利而聖人不諱理財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
 常捐銀數行之已久未便議加而大捐屢開之後
 再議開捐有名無實均出一時補苴之計未為良
 策臣等會議意見亦未必盡合若稍涉依違心同
 戮力若再敷陳請旨幸敢體惟有敬陳所知仰祈
 睿覽臣等謹將現在軍需管後並河工撫
 各事宜開列如左
 一 銀一千二百四十五萬若少為支用加以各處
 又前經奉 旨停止各處工程并暫停 巡幸每
 歲有餘銀百餘萬一時足敷辦理惟應於此時
 預籌萬年經久之策務使入浮於出故有所餘則
 國用常足不虞為一時苟且之謀辦集一事即
 為經費現在國用無餘不能得一千萬之數即得
 一千萬之數亦現在軍需河工無即各事辦集而
 收入歲出 國家大計亦應預籌籌畫巨擘味之
 見開捐不如節用開捐則費時取給節用則歲有
 所餘 皇上至聖至明洞悉直撥辦差不無藉資

省

民力特隆 諭旨今歲暫停 陵中外臣民無
 不同深感戴臣伏讀 聖製宋孝宗論以天子之
 孝不同庶人 聖製廣大萬世定論蓋天子之孝
 在愛民保國始為不孝先賢不比士庶填園密選
 必藉春秋霜露重慶孝思應請嗣後 皇上壽
 陵之興或三年或五年始一舉行則民力益得寬
 舒至本朝秋禱祭武嘗勞勳屬外藩為 本朝家
 法然臣屢經進明查者蒙古情形非昔比昔之
 蒙古馬匹繁多樂於從事今則馬匹蕃息不能如
 前每歲行圍不無賠累恭查 世宗憲皇帝時即
 未舉行秋禱嗣後秋禱亦應請酌定年限間歲一
 行於肆武經審大典仍不致有贍廢無庸每歲前
 往如此則 國家經費所省皆歲不過數十萬而
 於直隸民力蒙古生計所全實大裕國之道先求
 裕民十年計之休養生息日加富庶矣各處工程
 業經奉 旨停止每歲可省數十萬百餘萬不等
 我 皇上於節用之遺業已講求但天下各項無
 名之費不一而足分計之則為數無多統計之則

所費甚鉅惟在承辦之人實心實力為國為民苟於國體無傷即不得避苛細之名任其濫費即如裁撤武官名額滿清廢除一事係乾隆四十六年奏准武官役備吳丁營所不免其時裁議者因庫藏充溢奏請武官裁撤後撤名額在彼時原係覈實辦理但自乾隆之後未必能準上天下武官不獲便營天下而驟添此項變廢百餘萬利由耗羨項下給發繼因耗羨無存遂致費用地丁正項國家經費有常因一時庫藏充盈不思久遠之計

五

遵行添設一年百餘萬三十餘年計之即三千餘萬臣聞其時兩柱即有稅數十年後經費不支之憂前已奏成議國用事務期久遠應請 敕下部臣詳查一切正項經費之外歷年添出各款斟酌輕重可裁則裁可減則減務使歲入之數浮於歲出一時不見有餘積久之計日臻充裕矣節流之道既應講求開源之計不得以事涉言利舉斤斤較夫損下益上謂之言利若取天地自然之利公之天下且可贖黎黎民敢 朝廷舊有之

利源之 創庭不致侵吞官吏何為不可伏查新疆地方自古未入版圖我 朝平定之後城支兵餉百數十萬內地頗受其累其地向有金礦銀礦恐聚集多人滋生事端久經封閉竊思天地生財原以供生人之用購之而後苗莊盛裕課足民周賜全業歸或礦而時之不敷工本而工本自散在民間更覺天地產多此一項歲運亦為有益况新疆地處自開闢以來未經發掘旺產可知如辦理實效足敷諸國天德則內地經費日見寬舒其餘各省礦藏亦未久擬封閉其地也臣聞天下大計東南洋貨因北度皆以貨易貨固多而以銀易貨者亦不少矣之舉直宜督飭籌項消耗金銀之舉不不而足中國金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致短絀則莫若之取諸礦以補消耗之費應請毋庸封閉或容之經理或任其商經理無論所得多少均之於天下再取之於民間使官吏難保侵蝕之弊而民獲利益之益以實生民之

多人即藉以謀生人有餘生才即無滋事之心
慮其滋事不令謀生未免因噎廢食如象 俞允
請 故伊祖廟軍前各直省詳查奏 聞辦理仍
須 嚴飭不得長藉勒索其罰賠俾有贏餘則
人情樂從上下友誼又查戶部入官地畝一項
應率歸入官書帖不具論節以和地屬長安兩家
兩入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此地畝至今
未歸官已入任戶部侍郎與諸臣屬飭并田務司
員行文查核無如道隸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約
項地租歷年盡飽胥吏之囊且風聞有以城濬表
漢晉陵之墓應請 故交戶部查明嚴催直隸總
督酌作逃賦科筆令隱匿侵蝕抵換于 國用亦
有裨焉以上二事一則天壤自勝之利一則 朝
廷自有之利並非取之於民雖為數不能預定或
亦屬微之一端
此項地租歷年 世祖時定額八萬甲受銀若干
爾來轉手右呈 繼進時乃增為十二萬甲蓋一
甲之丁丁本前時數千丁者百丁者比比於是一

取之極富足以應一家者必不足以應數千家數
百家勢也而不能應及而後使之不士不農不工
不商不兵不民而盡聚於京師數百里之內於是
其生日蹙日無可為言動以若其理在一視兩道
而已夫夫 聖之通源固勢之難盡善之善文之
難盡善之善源係其善祥之始在是不問一統之
後以其善祥之趨之人民悉授之食以長養其子
孫為財今之趨南其趨之者似亦宜若直省之士
民勇之趨者兵之趨者農之工之商之兩可
矣今日未暇言滿洲也請言漢軍我 朝之八旗
舊周之六師漢之羽林唐之府兵事關宿衛固不
可虛缺也缺之不可溢之亦不必則今之指置旗
人者宜莫若於漢軍之內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
或以材或以藝行其餘子姓則散之出旗軍者軍
之漢者漢之軍有甲糧可以自給餘歸四民任其
所之使謀其生則宿衛無虞而天下無窮民所
釋於極國大計者非涉詳矣且嘗見漢唐宋臨詐
久遠之後即宗室之苗裔亦散處關陝於四民

不能盡為班祿況數千萬族之眾乎由此言之即所以安措滿洲之慮亦必有道其不可以官爵為周給科貨為長策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贅及者也

新編曰遼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畝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

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士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石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率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

二十一 理財

三

二十一 理財

三

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逾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為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二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輩古證今準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稱之數固非善若之賦

設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器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餉軍器則無以育德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投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者兵傷邦本又

里需為蕩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脉以及營修城郭宮室與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者然臣約而計之處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為加增并一切軍器營造祭祀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倘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積額賦較臣前科之數

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可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
 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
 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廣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
 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
 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茲
 明以前久同其弊概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
 矣備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
 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眾也考之經書孔子贊
 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
 民事不可緩也古之重賢深知民以食為天故凡
 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為首務農事為先
 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蔡用鄭國之術而
 強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墾流田者俱能利
 民益國惜其不通行之一隅一時天下後世不得
 盡蒙其利耳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其與京荒而
 不治者所在恒有亂治矣類乎平原無膏腴之費
 不待奇旱大澇而嗚稻不時若即便失收以致國
 賦日迫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

上書集 理財疏

五

必以什一為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
 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
 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甯之蘇松常鎮浙江
 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遷一澤應耳自茲
 經籍錄兩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為財賦之藪故
 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
 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
 日窮及乎世監賦生而不可收拾矣我朝
 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
 道尚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
 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
 命督河奔走平原曠野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荒
 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
 河荒地募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
 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細
 為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
 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為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
 樹藝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

上書集 理財疏

五

大抵每地一畝其產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觔
 種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十觔者適至城市值銀
 五六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二錢有奇刈草
 四百觔者適至城市值銀二錢內去運價一半實
 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征銀一二分不等
 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種每畝止輸
 分許之額種者可獲草價一二錢有奇不學是以
 耕種之俗而農家之地土一粟於此此賦輕
 農者之得也古者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中農夫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
 受地有厚薄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
 一夫耕而動動受地肥者其所獲之粟不過養九
 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獲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
 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
 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
 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
 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
 今原籍民田賦重夫五畝上中下而合算之每

千

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
 夫之妻女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
 人古者民之種有國曰士農士商而已士能明先
 王之遺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畝收粒米以
 養天下工與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
 有無聚貨財以積天下蓄也農人在官如今有
 稅之額農家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
 農者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
 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糶除供天
 下之食用外實有儲蓄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
 在於農給入足而其亂也由於壞餒流離若使天
 下之民無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因孰願為寇攘
 奸究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
 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
 更有增進之流與夫難民乞食悉皆不耕而食不
 種而食以病民而重賦近世僧道往往多途窮
 無告者不務農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
 徒聚入其中或設法或令其耕作或設法

織或蓬方托鉢千百成羣以救此愚夫愚婦求所
 爾實在被修修守其教者百不一二固有損無益
 矣至於乞句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
 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懲暴振獨以其無力自修
 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
 遺教也近來乞句大半皆屬壯夫手商被奪之
 物以爲乞而乞者更有句而食其口糧
 且民聞凡有吉凶慶吊之事必先喚句頭勞以
 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句立聚其門激發呼號無
 所不至是以富庶地方之句頭類皆各擁厚貨優
 游坐食其理他氣甚反勝於士農工賈之家坐而
 得食相因成俗遂有拐賣良家子女者影入劫盜
 橫行者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於戲法買假藥請
 仙扶鸞煉丹禱神偷鷄剪絡之徒不可悉數此何
 爲者耶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
 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賣爲之家六此正指僧道而言也又

情

孰知近世除僧道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
 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
 或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土工賈故
 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土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
 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
 以售土工賈而土工賈亦須止食其三分尚可餘
 半分以爲儲蓄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
 十人之中舉一人以爲僧道加以乞句游惰之民
 悉皆伸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
 五人而奇矣矧僧道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
 下於土工賈固已非若農居儉約而其營造之費
 等於王侯則又百倍於土工賈焉勢不得不又舉
 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
 五而土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
 亦居其五向之土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
 粟三分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
 人僅存五人是止餘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
 餘粟養僧道之土工賈二人尚恐不足而況益以

壞

異端游惰與為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而爭食
 乎無怪樂成之不覺其幾於凶年之死亡相枕藉
 也此生者幸而食其粟之歸也雖天此三災者
 其民至困計其後則其民可不至為單聞即國之
 之運道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其民安然後準
 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不經而民不情更將一
 切弊情之且嚴行禁絕不許官民苟合盡令改為
 夏五季月給與地土窮人販賣之自食其力而
 不為官軍上兩軍不出十餘年矣其財賦稅第
 增米免司地運之嘆云至於修明水利之法臣
 謂年久失修者宜日修地方官須具有敬陳溝
 田一疏備流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日水災之小者
 可不憂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竇
 進水之害可避也四曰糶糴家國謀於無窮也
 五曰蠲免稅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
 商濬溝渠詳悉陳奏後宜與孔孟至今尚未畢
 行然幸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做此法
 施地備官請其行之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

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
 無窮無盡惟是事體已廣則欲行溝田
 必須自為籌畫本大臣等曾止聞風而未能准徐
 止見地方之待籌而不敢河務之權宜止知水皮
 之由於河運者不知其源委受其害之害且更不
 知河務之不可不籌畫而可圖之為大利也今臣
 自受任總督以來夙夕奔馳在來相度深知江南
 風俗極極固守州縣無不有無窮之利祇
 因任事未幾而思所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
 受水之害聞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備求其
 避害而未敢所以與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
 徑舉以為我 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
 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係復臣創議之論若臣不
 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
 現在拮据河工會且日虞曠越何能任此創舉煩
 難之務然臣受 恩深重何敢畏難避勞倘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風淮揚四府
 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

賦

補餉酌蓋心經營則先用舉本銀五十萬兩照臣
 前疏濬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業之人計
 口授食督令墾土挑轉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
 之例多用監理分監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
 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
 家更爲本歲加墾之費以五年爲率展轉經營五
 年以後墾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爲業止量
 其墾地每畝納什一之稅更有司徵收除經始第
 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復可爲國家增地米
 三百萬石儘可就近運赴京倉將江浙等省遠處
 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
 亦可酌量節省該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
 以六年爲請者蓋巨年將五十日昏髮白精力就
 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
 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
 敢不以六年爲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
 設官破格用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
 題請其所需基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動錢糧查

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
 已經部覆允行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
 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約可得舉本一
 半臣竊於第四疏內盡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
 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
 兼用方爲有濟此項將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
 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應徵漕米照時價
 改折徵銀以濟加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
 除見有水利并膏肥賦重之田俱聽其仍舊外其
 無主荒地若有主荒蕪以及有主種經瘠地俟開
 成溝田之後即量給開墾之人而有主荒地瘠田
 則俟清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爲業照
 什一之數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民間應
 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爲辦納 仁和張鶴生
 河防總督日新大司馬撫院時幕士陳漢以廬鳳
 關多曠十因隸爲溝田之無繼以新公移節河干
 其事不果迨爾河莫安向所淹溺之區漸次涸出
 陳于復理溝田之說先於安東之野就湖地而屯

三

整焉試之而利其志遂決乃先擴糧倉定運界給
 牛種耕具以招徠流移歸者如市曠昔汗下之澤
 因行見比成沃壤矣及闢土漸廣而豪強佔利私
 墾亦多司事者從而清釐之怨謗乃起故布流言
 阻撓電請爾尿管之因得誣陷矣漢子方赴京
 論 吳江應燧曰前政一事與爾家老于宜
 及應燧為吳江總督蓋公請補以勸家老以
 行省之難其人也
 阿桂曰臣前次奉到 諭旨令各省管伍員即銀
 兩歸銷正項及名糧裁派養廉仰見 聖謨遠大
 不惜多費帑金為足兵衛民之計惟是 國家經
 費浩繁有不得不過籌籌者臣於乾隆十
 年在領庫郎中任內會詳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
 地丁錢糧鹽課酒項等銀約三千餘萬兩災賑蠲
 欠不在其數此歲入歲出之太略也又查康熙六
 十年一十年所存八百餘萬兩雍正年間漸積三

六千餘萬兩而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我
 皇上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二千四百萬兩自
 四十六年以來並未加增賦稅而府庫充實國用
 富饒即庫增至七千餘萬兩皇上時時以賑濟
 於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兩次普蠲
 各省漕糧以及各處災卹賑河工海塘歷年各處用
 兵凡為養衛生民計者所費又何啻萬萬在 皇
 上原不稍存吝惜但此等動支尚非經費可比夫
 經費不加不以其多歲支則難為繼從前開拓新
 疆二萬餘里每年所費即以陝甘兵額餉糧裁移
 添補於國用並未加增茲奉 諭論陝甘各營酌
 添兵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西安增設滿兵二千
 五百名京營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馬步糧餉合之
 各省兵丁賞給紅白銀兩遵 旨開銷正項約算
 歲支已有百餘萬兩若又將武職名糧改給養廉
 其所扣兵餉此補實額核計歲需又約二百萬兩
 以每年額增二百萬經費而論統計二千餘年即
 約三千七千萬兩况武職所得名糧開銷由來已久

可

營員本不至拮据今 諭旨改照文員之例一體
 給給養廉因屬核實辦理而其所扣兵餉似毋庸
 盡行挑補實額伏思滇黔等處控制邊陲兵力不
 宜單弱川省於平定兩金川後內地兵丁移駐新
 疆未免不敷守禦其他廣廣海疆亦屬緊要均宜
 查明增添兵額以資彈壓其陝甘兩省業已派滿
 漢兵一萬五千餘名併此外省分俱係腹地所扣
 名額均可毋庸挑補實額再近年末滿漢兵制裁
 添移改者甚多故需經費是否與前相仿伏乞

上諭

聖

皇上敕交戶部先將每年一定出入銀數數目
 通盤核算並將增兵餉養廉三百萬兩之後每年
 是否尚有餘存其各省兵額是否無須一律挑補
 之處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并詳悉妥議
 孫嘉淦曰竊惟 國家太平日久四海戶口殷繁
 而八旗人丁尤盛我 皇上隆恩茂育為旗人籌
 畫生養之計備極周詳而竊謂以君養人施雖厚
 而難繼不如使人自為養利彌普而可久是以前
 在宣統總督任內奏請八旗人等下鄉植田以為

安

根本之計經部覆准行在案近讀 諭旨有云八
 旗人等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則本人既可省
 兩處之食用該佐領隨帶之人又得賞差支領錢
 糧以資養贍洵為兩便之宜嗣後外任旗員子弟
 年至十六歲以上者在外仍令其隨帶隨帶在內者
 呈請該部統領養贍其應任其不願者亦聽其大
 聖諭合天理順直人情從此外任旗員父兄免
 內顧之憂子弟受教養之益兩便所省錢糧又可增
 之屬實以資養贍一言而利駭無窮矣臣因是思

上諭

聖

有請焉數年以來臣每見外任旗員罷官而歸旗
 者必藉以置買田宅為子孫長久之計而據稱一
 入京城親友人等之借貸佐領人等之需索加以
 袖手坐食無計營生若准其在外置買田產庶可
 務農兼商以成家業臣伏思滿洲在外久住或行
 難行之處至漢軍則與滿洲不同伊等原係漢人
 一切農工商賈之業習為之而不以為難在外守
 令之官皆足以約束之而不至於生事仰懇 聖
 恩嗣後漢軍人等外任者罷官之日如情願在外

究審

自

成家許其無論五百里內外皆聽置買田宅居住
報明該地方官一體納糧當差如有生事犯法地
方官即行究治另立漢軍籍貫每當編緝之年將
漢軍成丁人口報明戶兵二部及該旗存案將來
需其被甲則投籍可補如不需則令其在外居
住自食其力如此則與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實有
相合而數十年後漢軍之在外成家者必多皆有
世業以長子孫所餘錢糧以及退存田土又可均
之八旗喇嘛之人以資養贍

王直理財賦

究

管子曰天下之財統此數今上不在國下不在民
此輩實而彼州不聞其富若是者何與曰生齒日
繁淫侈多積其積於官吏而棄其於大商此國與民
所以併困也雖然愚固然矣而猶有未盡今鄉有
人焉其家資累數百萬其家人婦子甘食綸衣
延數十年不可盡說而鄉又有人焉作爲奇巧之
物以遊學士吾君子弟愛其物因日以財易之迨
其久則吾之家徒得乎物之奇巧無用者而吾之
財盡入於鄉今中國之與西洋固鄰居也凡洋貨

貨 純 璇 璣

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
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貧者亦竭蹶而
從時尙夫洋之貨胡爲而至於吾哉洋之貨十分
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
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
使中國之人被服純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
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厲禁者爲其壞人心而
財勢傾積也今中國之人棄其土宜不以爲貴而
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壞我

王直理財賦

究

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
如天下之物取其通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屬而
中國未嘗無以爲衣也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
嘗無以爲器也儀器鐘表彼所製誠精於吾而爲
揆曰觀星者之所以成矣然而舜在維嶽眉有土
圭之法彼其時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則吾於洋
貨何所賴而不可絕焉 國家之制取粟出洋者
官吏之罪至於大辟夫粟之與財其爲國與民所
貴也矣以異以粟而易洋之財與以財而易洋之

實其為傷民資而病中華也又奚以異今也獨禁
粟而餘皆無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昔漢
之時匈奴愛漢輸絮食物有中行說者教以得漢
輸絮以馳炒練中衣袴皆殺以不不如旃裘之
未善也傳漢食性嗜素之以示不茹膏粱之便美
事由是匈奴慕之夫為漢思夫欲蘇人國必先取無
用之物以盡其有用之財故表每交關互市之事
古之人嘗取重者洋之藥與吾貨其深情殆未可
知哉今不特謂中國之困窮而由於此則安可不
為之深慮也哉宜戒有司嚴加厲禁洋與吾商買
豈不可獲適其貨之在吾中國者一切皆焚毀不
用違者罪之即是數年前中國之財力必紆矣
蔡蘆桑曰漢省兼山密籍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
仰給於廣濟煩司農之籌畫累舉站之轉輸而遠
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有未濟兵心望皇故籌
漢莫先於籌餉也今制兵成需餉七十餘萬重以
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撥亂之餘
正在度支告罄乃必分數省之財力歷數千里之

險遠以供此一隅亦難乎其繼矣是以因漢之
利養滇之兵斯輓運不窮而緩急足恃臣周諮博
訪進臺議而抗衷之務督賑地之宜盡經久之法
則可因利於源而以佐補濟之不及者有四焉一
鼓鑄宜廣也銅鑄之所自出非知則官採鑛
滇人保以用鑄為便業準同體數鑄矣今省局設
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廣西局設爐三座大
理下關局設爐七座總錢鑄局設爐一十座
出息無多歲約得銀四萬餘兩倘使至聖殿鑄
且借之若令後局添設更行是總鑄局成鑄
何可勝計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十座
鑄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局各設爐十五座再請於
邊陲之南安曲靖等府邊西之越嶲姚安永昌等
府酌設鑄局約可設爐三四十座各委府佐二官
董其事專事鑄司聽其成務官成獲息一萬兩以
上者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剋削匠役廢壞錢
法者作何處分并請查為定例以示激勵凡鑄局
悉令委官各自採買每百觔不過銀四兩毋許州

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與以銀七錢
 三為則制管兵制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
 及本省一切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
 錢之惠未有不日應者也再查自局前此吳運
 府出為籌專發交陞以易交條銀兩蒙自運兩一
 百里即交江之費耗設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
 運名補運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以為
 利自大帥恢復俱省嚴行禁止久矣臣思安南素
 稱恭順若因其所利便而使 本朝錢法通行
 猶之邦尤見一道同風請設警緝巡檢一員領貯
 蒙局制錢運交入赴官平買毋許民間私通貿易
 致敗爭或請 敕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
 錢若干納價若干豫行報部準令一年二次委官
 赴邊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即發回既俯順乎夷情
 仍無傷於 國體於以通錢法柔遠人兩得之矣
 一礦洞宜開也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 廷臣
 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開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
 題該軍之也臣愚以為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

繼

官開官採所費不貲當此兵餉不繼之時安從取
 給且一經開挖或以礦脈衰微旋作旋斂則工本
 半歸烏有即或源源不匱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
 民之漏卮無限制歸於公家者幾何故是莫若
 民開採而官收其稅之為便也今除全書開載家
 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錫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
 廠定遠之宜羌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外
 查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子母營羅次之花箐等
 甸之迤曲里建水之魯且冲老龍塘石屏之飛角
 甸路南之寨來廣通之火把營定遠之大福山和
 曲之白雲順寧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
 羅羅之紅路口魯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
 路南之小木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
 之只且馬鹿塘蒙化之西魯俱有鐵廠羅平之地
 澤河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
 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
 之戈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
 之玉龍等處之礦俱有銀廠羅蒙之南北街金

沙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既開等廢日今
 固米餘薪桂用力爲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終棄
 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控
 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版不可開報
 部存案一面磨示招徠或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
 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監於
 官監收務聽額外尋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控
 商開礦得稅一石兩者準其優厚歸礦商民上稅
 三千至五千兩皆酌量給與頂帶使知賦歸又廢
 禁開官礦嚴禁私鑄民礦斯商民樂於
 事而成就速矣蓋官開則必逐取民開則自願
 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能深入礦務往往半
 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
 先見其害也若礦夫多係游手無籍有膏力而無
 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
 趨赴如市者礦未開集礦稅目盈且于此輩以逐
 利之途而漸息其爲非之念是以理財而兼研吏
 之一法也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

一以節餉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
 兵防禦地方無分身賦學之術耳惟是滇居天下
 地方所出餉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
 之虛耗不齊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爲之
 備其勢不可以久且備之儲無不與內地相什
 伯兵丁一月之儲費不貲半月之需一人之儲費
 儲費父母妻孥一人之口窮於日久必氣阻而
 難夫皆邊境之慮臣是以雙懸爲慮亟請屯墾
 者非必如夜明之分別衛所聚屯而居有事則
 戈無事則業未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
 十常五六請將附近各營官軍主荒出按實有
 父兄子弟餘丁之兵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
 會同總提臣督率邊營營弁設法借給牛種聽其
 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漸收收穫以贍其家俾
 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
 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
 充月俸應於夏秋二稅起給月糧計所省餉銀實
 多而於接濟征防仍無礙也夫國或有死亡事故

奸

即舉其同伍之殷實者頂種莊冊毋使拋荒
 國用既充民困生聚既廣前項所鑿田賦悉
 有可減準禾遠在營田於抵額倘均有裨益至於
 投種者丁役均為民者免役恒樂地無生事徒費
 之不為不農之國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
 為業墾界之後撥入里甲承辦權差將見賦額日
 增如向日化是又一舉而兩利者焉
 國用既充民困生聚既廣前項所鑿田賦悉
 有可減準禾遠在營田於抵額倘均有裨益至於
 投種者丁役均為民者免役恒樂地無生事徒費
 之不為不農之國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
 為業墾界之後撥入里甲承辦權差將見賦額日
 增如向日化是又一舉而兩利者焉
 國用既充民困生聚既廣前項所鑿田賦悉
 有可減準禾遠在營田於抵額倘均有裨益至於
 投種者丁役均為民者免役恒樂地無生事徒費
 之不為不農之國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
 為業墾界之後撥入里甲承辦權差將見賦額日
 增如向日化是又一舉而兩利者焉

密菁消慮輟長莫及則官之不得不冗者勢也三
 面鄰邊而各州縣中往往漢夷錯處勇兵之不得
 不多者亦勢也而為官者眷屬不能無幕友不能
 無隨從不能無或由永昌調昭通抑由麗江調開
 化遠者二千餘里近亦二千里夫馬之費極省亦
 須數百金其難一履任及三載必委運京銅收兌
 之苛灘河之險船腳之刁詐竊盜之窺伺至撤批
 回滇已若重生其難三而兵亦有二難焉所關月
 餉除扣剋外食物漸貴一身尙欠溫飽遑計室家
 即少負才技者拔至千總守備三年送省六年送
 部往來盤費債累盈身嗚呼去此四難是在綜理
 者之善承樽節而熟為調劑矣
 王啟祚曰 皇上軫念國用民艱允臣同官王命
 岳疏請 特遣御史二員前往山東河南二省稽
 理荒熟田畝以期土不病國下不病民真朝野胥
 慶臣民同悅之舉矣然命岳止知臣鄉有荒地熟
 地之不而不知臣鄉更有地民地之不同也
 止知臣鄉荒地之不可瀆于熟熟地之不可瀆乎

上竈同

於

於

荒之當察而不知臣鄉民地之不可溷于竈地之不可溷于民之當察也臣鄉係古青州海濱廣
坵厥匪鹽絲煮鹽之區也竈戶于海濱原有分就
竈地每畝止納銀六七釐不等民地則上中下下
下四等不同即下地亦納銀三分有零竈地民
地重輕不同原有定例自明末以來典籍不存經
界不正則有本一地也在運司則征竈糧在司
則征民糧甚至運司代竈民而與州縣爭州縣代
百姓而與運司爭是一地而納二糧也則病民而

理財疏

五九

其地有在運司者戶則歸其地而歸為民州縣
征民糧民戶又歸其地而歸于竈好民並不納一
糧而納又納民不可歸亦不可伏祈 敕
下撫按事委與運使于產鹽處所督率州縣
詳核典籍詢問父老在運司不得以鹽地考成而
與州縣爭民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與
運使爭竈地審其何者為竈地即定之為竈何者
為民地即定之為民詳明撫按題報再祈各省有
產鹽地方亦令該撫按照山東一例委官行查庶

亦

竈地民地各得清是民地不納竈地之鹽糧而民
用不調竈地不征民地之重賦而民用不匱矣
皇土允該部疏請書為銀七錢三分之令刑入大
糧由單使上可行于下兩亦得行于上上下通
行全無阻礙而官糧民日用日舒而 國儲
日裕也乃運使不加鹽糧不加費而錢法未見
更運者則以銀七錢三分之法其書有司未之實
行者以于有司不其既其書之折即無後餘
之入以重其賦取不復以法上書則其

程所以由單則無分錢而錢法未見
銀是右雖銀一兩錢銀一千兩其銀一千仍收
銀一兩也其不保其銀與其書巧于立法自設
銀是書與每銀一文必得銀二錢然彼若非
官泉所書之銀則不收是納錢一千用錢四千較
之用銀反一倍而二倍矣銀七錢三之法至此不
美窮乎亦察以疏通而反以疏滯所以錢日賤
銀日貴察實源之流行無礙也不可得矣以臣愚
見除銀七之數原書他種銀外其餘三之數皆另

何處

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
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職
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小籌畫各所
見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舉責至外省督撫寄重
封疆諒已籌畫有素前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
期無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無微不至求言無遠不周臣職任封
疆再三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經
歸公其法實不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

行

過粟米市糴之徵而蠶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
役之徵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不需耗羨也嗣
後變貨幣為銀兩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為價俸
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羨不得不需耗
羨也然皆隱有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故未嘗明定
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
任意私徵而為上司考轉因以為利苟直公行而
廉隅不飭徵收無定而朘削日深一有地方公事
其已飽囊者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
徵之數則百倍而不可究詰蓋自定賦輸錄以
來其弊相沿而未有止也 世宗憲皇帝明燭繁
華釐剔積弊不遺餘力其時取費多寡不若焉定其
形酌定一以廉惠之權理其所入於國庫中以大
半給各官為養廉而留其餘以辦地方之公務嗣
是以來徵收有定官更不敢多取計其已足之數
較之未定以前之數尚不及其少半則是遠近即
賦而責減之且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辦

公有其州原亦不以其本官... 欽此

君天下無不歸之法... 欽此

以來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部不准則不敢擅動矣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合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辦地方公事原有後不可以為例而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開銷而辦事必不咨己者報有北項銀兩通融接濟則官不認爾其不及於民令隨同地丁錢糧報銷則與正供不與商酌期而凡地方本末之不容已而又不准者必身繫學士司歸則或償於官員或償於商民等語則或償於百姓而商民之受因公濟款之請者亦復三項若不報之則其受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之者概歸費用之數其所餘者概歸耗額以予百姓使百姓受輕賦之益而督撫又無費用之由其法乃益益增專併可木類戶部之查核而所謂耗成正項之耗亦不可以示各出故臣之愚意以為耗銀有厚不可已歸公之法有所不可變但當思其歸歸者謂為之防伏願 皇上核耗額之昔多今少知其無不傳於民官吏之督責今廉知其必有益於 皇仁而官吏無由便他積年終奏圖之獲無任感佩於前昔願於後以杜耗成之弊而正項耗外加耗之弊則百姓長受耗之害公之利而不致其害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臣等查自前朝以來不與商酌其有自備子若其不與商酌者其苦甚矣甚矣此等情事在官人不宜不察也

孰有清官之說所由來但利之所在其弊滋多誠如 聖明洞鑒所云上司苛索京官勤助因而借名集輸搜歛科派者往往而有我 世宗憲皇帝悉知其弊舉耗羨一項經其額而歸之公俾有司不得濫取以病民上官不得苛求以病吏養廉有費公費有費條分縷析光明正大固補救之權宜實施張之善道也我 皇上恐或不便于官民是月禮咨博採期折衷于至當所以殷殷致詢者必有不欲終安于歸公者也耗羨不歸公則歸之民與歸之官二者而已為歸民少優者于歸官正於利溥而於歸則有所未歸于歸則有所歸行矣 國家之無事者皆各官之無事安於臣願 皇上斷事無事以養民之德大德者下之後無遠弗屆效于目前也為歸官之弊者以公費公使上之人多此一布豈有知以私養私使官吏自為之過強此亦足語 明王之遠矣然臣不知其所通能者將仍舊制而操之自營營乎果則更之民者如故也與歸公何如歸公為加賦而地不為

加賦乎其不可一也則且混其額以應之徵收之縣令乎混其額誠不為加賦而歸之州縣其果以何為食以何為廉將必有肆無厭之求以割吾民者其不可二也且歸之州縣即為州縣之私養豈有地方公務必且撥歛科派封疆大吏亦必知其不合而後原之甚至上下相蒙莫能究詰其不可三也且歸之州縣則必歸復上司之規復上司之規復則一取一與何為送迎舉薦之媒復歸以苛索者更無歸矣其不可四也臣查耗羨應正稅差今使各州縣私其耗羨則正額多者俯仰有餘正額少者且展轉維艱同一牧民而相懸不實稅額取之不平莫甚于此其不可五也然則歸民則格于歸歸官則有不可者五故臣愚以為照舊歸公便如以辦公不足至動正務斷以損益之端臣固知我 皇上之必不少為新措也近者江省運數獨廉庶幾故公項微有不足臣計款後必獲登登正俟充盈耗羨隨裕核算藩庫果有贏餘請照雍正十一年河南山東二省蠲免正稅

第...

鑄錢項則上通商子。因訂下有帶子民生矣

至官吏養廉在給定諸臣道子希慎誠有不敷諸

仿漢制賜金以勸積員則鼓舞其志氣而且優與

其私計此所謂夏多益寡買一分則受一分之

善也外此而創勸輸之說立儲蓄之優庶民

與 朝命同其委將益以勸其相繼之心皆珍其

居奇之術

未日按凡有解部錢糧每千兩解部平銀二

三兩銀

六九

十二兩飯銀七兩俱於耗羨內動支起至雍正

八年奉 旨減去一半每千兩止隨解減半餘平

銀十二兩五錢飯銀七兩雍正十二年復奉准部

咨凡有解部錢糧將減半餘平並飯食照例動支

起解其協撥外省兵餉及本省傾銷銀兩亦自十

二年為始將除平飯食銀兩在於耗羨項內照數

扣貯年底分晰造報酌量提解等因每年按照通

省正項銀一兩扣餘平銀六釐二毫五絲遞年扣

貯司庫至乾隆三年復奉 上諭平餘即係耗羨

並非別有加徵解交部庫與存貯藩庫均為國家

公事之需從乾隆三年為始將減半平餘銀兩一

概停其解部即存貯本省司庫遇有荒歉及神益

民生之務確應賑卹辦理者即將此項奏明動用

欽此每年於耗羨內扣貯減半餘平銀兩遞奉在

案嗣於嘉慶五年大學士慶昌奏請 旨飭交戶

部通行各省將減半餘平是否歸入耗羨及有無

存貯之處查明咨部核辦等因經部查明仍遵前

例辦理

七

王命會同戶部任計通商見各省商人運糧各

處之估價日昂徵補之案各省督撫自應心

盡及運家苦亦得其要領日將事垣中見浙江

臣原奏奉 旨交部核辦一疏奉 旨交部核辦

等語前年未及此項銀米共至三十餘萬非

此可謂... 臣原奏奉 旨交部核辦一疏奉 旨交部核辦

臣原奏奉 旨交部核辦一疏奉 旨交部核辦

臣原奏奉 旨交部核辦一疏奉 旨交部核辦

臣原奏奉 旨交部核辦一疏奉 旨交部核辦

東南各州縣每解錢糧到府到司自解批出門之日解役即日解衣綵輿包廂納妾做戲延賓儼然查封家舉止目視官銀如數家珍其弊不過二端而已一則趨補解批如解二萬兩者即挖二字改作一字趨府赴司投文及得批過仍挖一字改作二字趨本官銷算一則壓侵前解如該縣差役數無萬兩便不獲批過俟後次再解萬兩始備前解批回說稱上司積延下官何敢仰叩二者皆由解批與布政司書辦通同瓜分也有此一二弊是生

三窮掛欠分數日多懸地竟成盡餅而國用窮蹙役巧避查核欠數仍攤里戶而百姓窮前官貽累後官後官又累後官至有南登天部之慶事已掛司農之白簡而人才窮臣愚以為及今不立法清查雖照依分數參罰不過去此數十人功名於國家財賦毫無一補也臣按東南如華亭上海諸邑官未抵任儲糧先欠數十萬以之不得鳥程等縣為然也合無請 敕各省撫按察各州縣

臣等前因因循積弊因有弊無批有批未解官

該

估

悉宜查參具奏各經手前官至本任與領解胥役對質如果官有侵冒追賠在官役有侵冒實追在役庶幾民不為官累官不為役累後官不為前官累而 國課亦以養弊此清楚已往之法也伏乞 申飭州縣以後解銀解糧或親解或輪委佐貳代解有仍差役解者以不謹論 申飭布政司及各府以該州縣解銀解糧到卷立發批回有是至一二日者被撫按訪出參罰亦以不謹論至於前官離任毋論陞降丁艱必與督官徹底交盤如有虛雷在官者官補在役者實立認狀估抵家產方許身離地方督官交盤後官亦然此戒法將來之法也如此則前欠庶有贖補而後徵漸無侵冒乎臣尤有請者各省財賦責在藩司凡有解無批有批未獲該司安得辭其責臣愚以謂亦宜令去任該司到各省與各縣對質徹底清查方無遺憾而現今各省藩司其人收銀原封不拆某人收銀如或火耗某人案無留贖某人壘封山積乞 敕各督撫按察實查奏以體罰則此又原本之論

彭維新曰奉到密冊各屬有輪納者即飭該首府
另檄暫收登諸所造冊檔名下俟弟還蘇商窺此
大誤矣我輩奉命總理清查江南康熙五十一年
年至雍正四年又雍正五六年兩年積欠錢糧千餘
萬兩惟慮悉心查察一一得實俾官侵不混入更
飽吏蝕不混不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蝕不
負澈底清查之至意然清查不混諱何容易一有
所混則清查之實難一有所難則清查之緒亂一
有所擾則清查之舉滋而事必梗三年期限業已

上諭錄

七

遇半略涉紆折紛紜不但自致逾違抑且事蹟欺
罔殊可悚懼夫清查所務者查也非務及輪納也
上諭肫摯許自首免罪惟期根柢明哲未嘗偶
及輪納我輩莅事後曉示城鄉檄飭司道府州縣
惟以首次注欠挨查核查務須確實反復丁亥亦
並未隻字及於輪納各屬遵行年餘漸次廓清誰
倡此說致名實乖離煽惑遠近非巧於用間敗清
查垂成之局而何其核實查法面議數四始定章
程畫一始飭遵守前據官吏遞次輪誠吐首又

入吏千奪

遞次飭委各員迴環調換確查又遞次嚴飭絲毫
不符務細核改正草冊底本積累已多清冊撰造
繕寫及半此後惟應示續首續改者以停止月日
至誠開諭多方訪查人非異類未必昧天良而扞
法網若復有不實不盡之人懲一二以儆其餘更
通行核正斯清冊墨証堪憑不須屢易清查亦一
綫到底無有紛煩今正在冊繕首數忽令登注病
數猶治絲而勞之也總理受命率大小各員清
查而自欲代州縣有司催科查不成查催亦不能

上諭錄 理財疏

七

盡催兩俱無當紕繆極已況為侵為蝕為欠數各
有定而輪納之或多或少或遲或速或無或有事
難預期數月來覆查覆核面對互證草冊定始造
清冊前功可念忽以輪納擬之輪納者絡繹則現
成之冊不時改更輪納者寂寥則繕冊之胥遷延
停待非清即誤勢所必至且紙筆飯食之費日增
日延出之於官究必巧取於民而且清冊煩更吏
易舞弊強奪之末磨對為難以不可信之冊累無
可詠之民民未受清查之益先受清查之擾仁人

訶

奚忍出此至於徵收之例從無並集一時夫帶徵之項猶必分年兩稅之徵尙有定限 朝廷所以紓民力也秋杪地下漕白均迫正糧戶供輸拮据之時而欲並徵十五六年之積欠應者其誰即或見厯查弊根盡露恍於淨言勉強輸納少許冀破滅其累萬盈千之欠數非真好義樂輸者也其餘即心欲輸納而力難勉強東南有司利於徵輸多項既喜可實私囊兼以曲迎靈意胥役恣憑追呼四出猾書羨民乘機恐嚇詭變核明確之首項增

上諭錄 理財疏

五

告許延案之訟端冊成復改改冊復造造改相尋何時竣局又況畸零小戶耳目易欺賺收包納私票廣票等弊因此復熾沉痾之疾甫除腹心之疾續起後即三令五申不足示信於下弊滋勢梗居然可知矣故惟宜鎮之以靜持之以約導之以不欺卹之以不煩費官侵吏蝕民欠核查載冊者無一游移清冊報竣其有自願輸納者聽赴各州縣印官文收另櫃仍用連三串給與執照另編一冊於某某糧戶總欠數下登註已完若干將來於黃

欠

冊尾後結一完欠總數是則查自還查納白還兩相關而不兩相混清晰簡要限期可副辦理無清庶可仰慰 聖衷不然者漫無定見猝為更張各弊循生三年之限固不免於逾違兩可之行者莫辭夫欺罔清查不查以致不清總理之臣其何以自違於皇灰哉夫流水不腐而鑑於澄水秋毫可數而迷於飛矇者動靜之勢異也清查之道實與相類檄飭未久猶可及止身在事中不敢不盡言

上諭錄 理財疏

七

李鴻寶曰竊惟安省歷年虧缺為數甚鉅現在辦理清查之法大要有三先於已查者而覆查之必詳核其疏漏次於未查者而確查之在截清其界限又合已查未查而皆顯揭其冊檔之據使之條分條晰前後各任不得互相推諉庶幾循其序則無虞紊亂扼其要則不致紛更也臣查安省辦理清查前此已有五次自嘉慶五年初次清查後至九年而二次清查嗣於十四十六十九等年復有二次四次五次清查自五年起截至十九年十月

初六日止節次共原報虧抵銀五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零除已陸續追完銀二百六萬五千三百二十九兩零尚未完銀三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一十三兩零凡報出之正雜捐攤款目已定案入奏者俱已載明冊檔原可無事更張惟前辦清查皆據在任人員自行開報其本身虧缺隱匿未開者在所難免即就已開者而論其中抵墊之項前因核其款數驟轉飭令自行清理謂之提歸另冊此等提歸另冊之項即係未入清查之數可見五次清查顯有不實不盡若非復加考核則其源先已未清恐此後仍多牽掣必須將清查舊案內隱報漏開移東補西各款和盤託出方得實在虧數此已查者必再加覆查也至於十九年以後至今又閱五年有餘續虧諒復不少茲欽奉諭旨詳查自應一律查明通盤計議應自十九年十月初七日起截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底止為未經清查之款於此劃清界限按年確查俾道光元年以前之虧數徹底算清斯道光元年以後之

隱
藏

錢糧無從牽混此未查者宜即確查也此辦理清查之次序也昔夫合已查未查而查之悉歸於有據則必以各項冊卷為憑蓋清查之弊現任州縣往往隱匿本身所虧以多報少若後任開報前任虧空則不免浮開虧數以少報多種種糾纏弊端百出今欲杜其弊而得其真惟有飭提州縣歷任交代原開底冊及監交議單票據等項逐一稽查方為核實緣後任接收前任交代絲毫不肯受虧凡有前任應交不應抵各項無不從頭至尾逐款載明並有監交之員從中會算寫立議單票據以為確憑此等議單票據原係州縣自行收執所開俱屬真情非如詳報上司之文意存掩飾者可比是以歷來以交代為盤查總以此等單據為準今即用此法飭查一經提取底冊單據等項逐加考核纖悉畢露斷不能稍有隱匿計自十九年十月以至於今州縣更換者十之八九凡十九年以前未清之款俱在十九年以後交代之中以交代所欠之款較核清查開報之數則從前之有無隱混

並現在開報之是... 有捲飾如十... 職隱匿本身... 本任經撥正... 庫收等項... 督令據實... 縣撤任另行... 出如此辦理... 九年以後續... 統歸於查之... 屬倉貯穀米... 將實貯數目... 數亦可不致... 員設局並飭... 式分發各州... 陶澍曰一追... 虧缺銀數尚... 追補須有實...

... 九年以後續... 統歸於查之... 屬倉貯穀米... 將實貯數目... 數亦可不致... 員設局並飭... 式分發各州... 陶澍曰一追... 虧缺銀數尚... 追補須有實...

變

弊此內有升任道府以上者亦有候補試用... 告病降革無缺者情形既有不同追限亦宜區別... 應請將升任人員照現任限期酌緊一半無缺等... 員照現任限期酌展一半逾期無完照現任章程... 一律辦理丁憂病故降革等員如有子孫出仕係... 現任知縣以上者亦照現任定限著追係知縣以... 下候補者均酌展一半限期追繳在院咨限以奉... 旨日起限升調轉籍者以院咨咨會到日起限... 追繳銀兩即解庫歸款 一交抵物件應趕緊勒

變歸款也查州縣交代本不應將房屋什物作抵... 乃節次清查均有以物作抵者如果何抵何難自... 行售變是其高張價值以少抵多顯而易見此大... 查出抵款應照上次定限著落現任之員趕緊變... 繳限千兩以下半年千兩以上一年三千兩以上... 二年捕數歸款變不足數者原抵之員與承變之... 員各半分賠如有意延宕致房屋什物年久不能... 變即著承變之員獨賠其承變限內遇有交銀... 各照在任月日計算分賠期限一年完繳逾期無

前問論銀數

完及完不足數照例參革抵缺銀款仍著該管道
府州賠補 一書役借欠應分別追賠也各州縣
書役承辦案件緝匪解犯一切緊要差使透支工
食以為盤纏紙飯之用在彼時原擬按季扣還及
至案件繁多借欠日重一經革故逃亡遂成無著
以此五次清查會議革除此大查出仍有此項抵
缺銀款即嚴參著賠亦咎所應得惟其中多有歷
次清查漏未查出之款且究係因公墊給情非得
例如概令官賠置原欠書役於不問轉使奸胥借

二宜家理財疏

八

吏得計將來更難整飭應仍照五次清查原辦分
別勒追賠補無多寡概限二年在原欠書
役名下嚴比追完逾限無完及完不足數照例治
罪一面抄產變抵不足數著落原借之員名下
賠十分之六情追各員名下賠十分之四如接追
限內遇有交卸各照在任月日按數分賠追不足
數之欠項直隸州在於該管道員名下州縣在於
該管府州名下著賠歸補嗣後地方遇有公事應
由州縣自行辦理各歸各任不許抵交至差役應

不

完舉申易致侵蝕尤應嚴禁以除積弊 一倉項
宜核實買補也查倉儲原以備緩急之用如有動
缺自應隨時歸還不容延緩但從前採買係按照
州縣缺數之多寡發價買補內中派買較多之處
即遇價平之年加以轉運水腳就每石六錢之例
價僅數市價之半設穀價昂貴賠貼更多州縣力
難能支往往挪動正雜款項補於倉而缺於庫此
亦實在致虧情形臣思與其多買而不能交有名
無實莫若稍寬時日分作數次買補遇豐稔之年

正謹錄理財疏

八

就各屬情形核定數目發價購買年豐則穀價自
平買少則挽運亦易即有賠貼在州縣亦易於為
力庶倉項漸以充實而庫項亦不致虧挪矣 一
流攤宜禁革也查各州縣流攤如墊修衙署倉版
監獄驛號橋道歲科修理考棚桌椅緝拏捻匪棍
徒設卡巡防及例價不敷各項往往稟求本管府
州批准今年流攤或交代之際憑監盤說合立議
分攤或以抵款不敷將交項剔出數條歸入攤款
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以為延宕之計迨收接

到

到

之後又視為攤款無關緊要並不交出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為攤款實即正項誠致虧之一大端流攤一日不止積弊一日不除臣自致任以來即經剴切通飭應請嗣後不准再有流攤名目違者前後任一併嚴參究追如該管府州批准流攤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查出一併參處一捐款應嚴提也查捐款名目不一皆係辦公不可少之件從前各州縣捐款為數甚鉅又有彌補節省津貼等項名目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各州縣養廉幾何安得而不虧缺巨自致任以來首將此項捐款分別應裁應減核數在養廉三成以內詳經前撫臣奏奉諭旨遵行在案州縣去此六累如釋重負實已無可藉口惟前所定之數僅數辦公而止本無餘剩若提解不前辦公又必掣肘且係奏定之款未便稍任懸宕計各州縣每年捐數僅在二百兩內外零星批解亦於州縣非宜是以臣經通飭各屬於批解上忙錢糧時隨同解司俟如有未清即於耗羨內劃扣庶得年清年款公私

兩益至酌提羨餘一項溯從二次清查彌補無著每年各州縣提銀十五萬兩院省虧空之愈積愈多實起於此上年經臣遵成爲一萬兩詳請奏明辦理專以津貼衝途最苦之潛山鳳陽靈璧三縣亦係斷不可少之數應按四季提解以免拖欠一歲存庫款目以重交代也查嘉慶二十五年以前各州縣欠解一切正雜捐款現俱報入清查已可接冊而稽至道光元年以後各清各款無許絲粟虧欠第恐考核不嚴仍蹈虧缺故數查從前州縣交代冊內每將前任短交之款列作存庫造報彼此商同將無作有積欠愈多遂成虧缺是前任之得以支館後任之敢與通融皆存庫二字爲取巧藏拙之方也臣前在藩司任內即通飭各屬凡前後任交代務將現存銀兩悉數批解冊內不准開列存庫故如績溪縣虧缺元年錢糧立即顯露業經照例參奏但必須明定章程以垂久遠應請嗣後州縣交代冊內不准開列存庫如已報入清查者或虧或抵均於冊內逐一載明倘有應領銀

奏



款作抵交項者亦於冊內明晰登註俾得核實稽考即時查辦至如紙張飯食一切無關正雜額捐之款不得列入交代冊內以免紊雜 一 交代之議單欠票應嚴行禁革也查州縣交代如果款目清楚何須議立單據倉庫無虧更無所用其欠票此等名目原係州縣通融交接之弊此次清查前撫臣李鴻書因各州縣開報款冊易致朦混或將本任虧缺捏報前任是以奉請調查議單欠票原以鈎稽舊虧之是否確實並非交代案內應有此

正謹錄 理財疏

全

名目也今清查已竣自宜明定章程俾知遵守應請嗣後州縣交代責成接任之員據實盤收倘再私立議單欠票徇情接受一經發覺即將前後任嚴參治罪該管道州及監盤各官一併查參懲辦庶通融之弊既除而續虧自可杜絕矣 錢維城曰北方之田一夫耕數十畝犁而種之不獲不培無桑麻布絮之事婦女嘻嘻而坐食南方則不然耕織之業男女同力其勤如此安慮其不儉然而衣食不完與北方等其故何哉蓋後世之

財與三代不同者二古之所謂財布帛菽粟而已皆產於地而出於農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錢農夫紅女終歲勤勞而所獲或不易一握此一握之物又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無之即無以應官吏而行交際夫金錢既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重之者謂得之而寒可得衣飢可得食也是其要仍歸於布帛菽粟而止而所貴乃在空虛無用之地以無用制有用於是不耕不織者有權而本計失矣古者計口授田一夫百畝其貧富之分不過地

正謹錄 理財疏

全

有肥磽人力有強弱勤惰蓋無大相懸絕者也今則不然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錫農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賤賣貨子母相權販入或數萬金攷史遷貨殖傳富者不過萬金小者千金今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夫布帛菽粟產於地產於地者有恒數積於此必歎於彼今以一家而有數千百家之產則以一家而致失業者數千百家也金錢制於人制於人者無恒數積之既久則其勢愈重而具歸之

時見

也愈大是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也此二者
 後世與三代異者也勢與三代異則務本節用之
 說適足以長富民而重困貧耳且後世之患尤在
 於貧者好自修飾而富者多節蓄幼幼以有為
 大吏者禁民婚娶不得用絲與鼓樂而民之業其
 事困戶不得食者數百家有勝地禁民不得遊伐
 其花木而新之而民之恃其地而食者萬人皆悵
 悵無所適此不知通變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為冠
 婚喪祭與歲時伏臘令民皆得燕飲歡樂交接往
 來者豈徒曰將以行禮也哉蓋以順其情而致其
 用而有無相通之道亦存乎其間也周禮荒政十
 有二而曰蕃樂多昏樂鬼禱三者皆繁費之事先
 王以為庶幾貧民必無力於此其能致力於此者
 必其有餘者也因其有餘而導之行禮以通其用
 而貧民亦因其事而得食此後世以工代賑之法
 所從來也故多其節目使富民皆得以自暢其情
 而樂於行禮則貧民之得食者必眾矣節用之道
 不可概而行之若夫積重之勢不可驟返則以漸

上言金 理財疏 六

除之而先去其太甚金錢之用不可去也去之失
 其富者不獨商賈而在國家要使布帛菽粟稍得
 其用民間貿易尺布斗粟皆許相通惟價極大者
 及行旅者乃得用金錢則農夫紅女非官租稅無
 所用之而金錢之勢輕占田多者不能蓄異而歸
 之官立年而限之自某年始田已至若干者不得
 增置不五十年亦漸均矣此與世推移之說也
 禪敬曰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糧
 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
 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
 芻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
 給之而民愀然拂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
 然未既也一人為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
 一家為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
 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

上言金 理財疏 六

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人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僧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掄長秧躡利屨男子傳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貨田而耕

正論錄 理財疏 允

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于雜徭亦不足此廢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耻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耻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

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禎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以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失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

正論錄 理財疏 空

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慮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于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于工曰懲濫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疇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闡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禁行皆二氏也有禮成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厲役存門子塗子則已有富貴之游聞者矣其



所謂閒民情民是也然則有天下之責者其亦二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魏源聖武記何謂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寶千索善衣腹飽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糧艘乎江浙曷改行海運乎則和者百謹者亦百謹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下水手持之在北則通倉胥史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編鹽曷變行票鹽乎省改捆省岸賣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

上計錄 理財疏

九二

緩納曷為不行則默者百撓者萬撓者既默者之人曰岸鹽悉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吏捆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曰租普免逋負自古曠蕩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過郊大賚大赦矣三年一郊賚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普恩與郊賚郊赦何異生齒曠矣機變滋矣有恃十載普免而爭先逋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

民官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城不及鄉里而徭免四鄰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 國家正供有歲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遺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潦旱偏災何以蠲賑則過厚於無事之民

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之兵即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凡糜益甚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并三兵之費以養二

上計錄 理財疏

也二

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患稿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為金陰陽為炭不能供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為酷者懲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是也竊謂禁

烟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日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則執穉温飽之烟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煙御史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癮可按期而驗倘有執穉温飽之家恥黥長免者許以

正誼錄 理財疏

九

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為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贖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許告發告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人繡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則禁民為非實帝王理財之大兩令不行禁不止所可嘉財者甯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糧貨源莫如采金與更

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貶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為幣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別賓安息條支瀕海諸國皆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面或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幕者唐西域記龜茲國觀賀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

正誼錄 理財疏

九四

上古即銀幣先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為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韓以南用金銀自巴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船故用銀獨早其證一文獻通考國家一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船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賣遺黥吏

受賅縱釋不問民用以彫斲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為爐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船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船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眾則銀之

正理財疏
九五

入中國者亦必眾故若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字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一百丈役夫常三萬人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

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帛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為貢不為幣蘇轍元祐會計錄及元史成宗紀歲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歲入之數銀但一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

正理財疏
九六

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斥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沙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為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

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源之利

閔子言節用而不及黃河豈今日治河之實盡同

于 國初而宗祿民欠名糧三端外更無耗費其

于乾隆者耶曰 國家之耗費孰大于黃河黃河

之耗費孰甚于近日人知 國朝以來無一歲不

治河不知乾隆四十七年以後之河費既數倍于

國初而嘉慶十一年後之河費又大倍于乾隆

二者耗費遠在宗祿民欠名糧之上不但史冊所

未有亦 國初所未聞考 國初新輔承明季遺

直隸理財疏

九七

敗夾裹之河八載修復用帑不過數百萬康熙中

堵合日楊橋大工中牟縣境不過三十六萬由其時力役

之征沿河協貼實用實銷故工大而費省乾隆元

年雖 詔諭各省海塘河隄派民之工十餘萬而

例價不敷者仍攤徵歸款至四十七年蘭陽青龍

岡二載堵開工程浩大除動帑千餘萬外尚有夫

料加價銀千有一百萬應分年攤徵內有九十餘萬係從前大

工餘 其時帑藏充溢或破格豁免而自後遂沿為

例每逢決口則沿河商民且預囤柴草或倍昂錢

壬子

價反乘官急以取利是為河費一大竇然乾隆末

大工雖不派夫而尋常歲修尚不過二百餘萬及

嘉慶十一年歲均元督甬河奏工料價昂于舊請

照時價開銷其所藉口不過一二端而攤及全局

于是南河東河歲修頓倍每年五百餘萬名為從

實開銷徒增盈千累萬之囊橐是為河費一大竇

計自嘉慶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載姑以歲增二

百五十計之共浮舊額已及萬萬况意外大工之

費自乾隆四五十年至今更不可費量乎使當日

直隸理財疏

九八

但豁免大工之派夫而不浮增歲修之料價則此

三十八載中尚可省帑萬萬可免十餘次之開捐

畢竟夫料價增而河隄之潰決益甚省亦決不省

亦決何如歲省數百萬之得計乎然而前篇不言

者治河當治其本不徒事其末治本在深通河槽

使無潰決之大工而後可稽核河費以省歲修之

工料不治河槽而但釐河費無論額增不可復減

習重不可驟回即使挽回節省亦無救于歲歲之

潰決十載前尚可補直今則中滿倒灌病益深調

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大禹不能為治至世俗之論尚謂乾隆後新疆歲增經費三百萬者尤影響全無 難者曰貨源之為急標開礦之為濟源則間命矣若夫聚眾則難散邊夷則易變稅課將滋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 國家無歲不徵礦稅乎 大清會典正世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十兩有奇貴州思

正誼錄 理財疏

先

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錫二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眾不徵稅而他省獨患眾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八寶山之金礦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為兩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為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礦挖砂百勛煎銀六

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插雲趨畏糧驚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二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為開采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乎聞之滇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衰王礦主人眾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為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其治平其爭以七長治場

正誼錄 理財疏

二

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歛曰厨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爐長鑊長礮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外為桂家銀場為緬夷所憚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為猓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官襄雁為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尙賢獻場於朝反為官所捕治於是兩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鼎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猓

夷斬敵數百亦稱奇捷

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是
語音為厭字並改正

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

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

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

聚眾者 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

之闡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黷武亡國後世不聞禁

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廣

總督鄂爾達議覆提督張天駿礦山開采恐滋聚

眾之奏據稱銅礦鼓鑄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

則為工散則耕作并無易聚難散之患地方大吏

原以整頓地方豈可圖便偷安置圖計於不問張

天駿藉安靖之名為卸責自全之地其交卸議處

四年六月廣督馬爾泰英德縣長岡嶺銅坑近有

鍊出銀礦請給商人人工費惟該縣洪際礦出銀過

多及河源縣銅礦逼近銅山均請封閉 諭曰銀

礦議開之說豈因開銀獲利者多則開銅者少乎

不然銀亦天地開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其詳議以聞四十二年二月 詔曰劉秉恬奏促

正龍錄 理財疏

百二

子

浸攢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開礦采金是以呼為

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刺麻寺有金項則產

金自屬不妄若所產金沙果王不如官為勘驗試

采為兩金川設鎮安營之費嘉慶元年六月 諭

曰據伍彌泰奏昨委侍衛巡查塔爾巴哈台所屬

之達爾達木圖烏蘭托羅輝等處禁山適有偷挖

金兩之眾獻出金沙六十兩因復派兵拏辦等語

向例嚴察新彊產金之地特恐匪徒聚眾生事今

既畏懼獻出金沙尚屬遵法何得派兵拏辦倘有

正龍錄 理財疏

百三

一二流離貧民偷挖金兩斷不可若此辦理也此

皆 聖祖 高宗聖訓未嘗不許開礦之證與會

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世宗不有

慎重開采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

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

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

屢之歎天子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

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

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不可行於雍正斷

來

都

不可不行於今日

趙翼詹曝雜記銀本出內地如

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
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徽然滇中惟樂馬
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特外番為來源如滇粵
則資緬甸安南之銀礦粵閩則資南海番嶺之銀
錢是也滇邊外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有安
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烹煉故聽
中國人在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
湖廣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
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將軍明瑞曾過其地老廠
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
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千金則歲常
有一百餘萬資回內地當緬甸首攻廠時各廠丁會
馳稟演督請只須遣官兵三千助督勢則廠丁
四萬自能禦敵時演督恐啓封疆遂不果宋星
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肩挑針
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錫買

正諸錄 理財疏

八直

於手以便攜帶故鎮即多鑄銀而其大夥多由太
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之事誰眾且強則擇
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第主收稅不問相
殺事也有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
南國王牒解廣州余訊以所得幾何而遠走徽外
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畫山僅六尺只許直進
不許旁及先索微值六百金始聽採即有人立以
六百金微之則其利可知也 外藩王公舍稜
云乾隆四十九年有內地民劉通等集眾千餘赴
湖圖斯拉山私開金礦且路舍稜屬額爾齊斯雅
拉拜等給駝馬為助烏魯木齊統海爾圖之
兵往撤所部助戈礦民悉就擒以湖圖斯拉山通
舍稜牧封禁示為令湖圖斯拉山東南接古城界
烏魯木齊所屬也 唐順之曰出礦地方杭州府
桐廬富陽縣界五寶山每百斤用生鐵五斤煎得
銀七八兩銅三十斤紹興府會稽縣銀山礦礦面
沙泥每百斤銀二兩五錢礦未開目今盜泥日可

傳土

金同

鐵百

得銀三四百兩甯波府觀海的山每百斤銀七八
兩金華府義烏縣八寶山每百斤出銀二十
兩極好者出銀六七百兩日可出千石江南第二
兩也衢州府西安縣桐山源鐵煎每百斤銀七八
兩至二十兩日止日可出銀千餘兩開化縣大尖塢
家樓每百斤銀三兩至八兩可出三百兩江
兩浙竹坑泥礦每百斤出銀一兩日可得銀千兩
嚴州府淳安遂安界梓樹塢每百斤出銀三兩起至二
十兩止老山每百斤出銀二兩日可出二百兩杭
州府於潛縣天目山每百斤出銀三兩湖州府孝豐
縣每百斤出銀三兩至二十兩止江西廣信府常山
玉山界每百斤出銀三十兩日可得三百石永楊
坑礦色如沂州礦而礦味香甜每百斤出銀三十
兩至七八百兩止江南第一礦也此數處者皆嘉
靖以來或礦徒私開大獲利而官阻之亦有胡軍
門宗憲督浙時開以助餉而地方鄉宦阻之亦或
官開不久即閉要皆確有礦而可鑿其池州府

正諸錄 理財疏

昌

陵縣之鐵石礦未詳、擇礦法上頂紫色者或黑
色者膏之如臘其味如蜜每一兩煎得銀五錢者
謂之金水平分此為絕好其中或煎銀五錢以上
者亦好次一等乃雜糞礦形如麥芽碎塊黑白
相兼每一兩煎銀八錢上下者又一等乃黃沙礦
其形黃色碎如米粒每一兩煎得銀六七錢者外
有常號每一兩煎得銀二三錢以上四種需用之
物不拘數目取來多多益善大約以二十斤為率
可多不可少地取得礦石用本洞之水本地之水
調和拌勻入磁餅內好封固毋令泄氣為妙外有
真出山一炷鉛取五六斤內有銀三五錢者取
來作用開法以地方大戶主收煎以油糧戶主採
取假如礦一百斤值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賣
與大戶使二人均利入已均稅納官官以廉能者
董其役監取三日三夜通融計之什分取一取大
戶并油戶甘結造清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稅如有
無利則開者必不自息矣 問近世銀幣日窮銀價

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定推行於近日吳縣諸生王濤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賞之輕無成色之好醜爐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偽盜賊之窺伺銅錢廢而盡鑄為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宏羊所不為蔡京改行鈔幣以盜

正誼錄 理財疏

頁

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為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為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貨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其意一主於便民而不在於罔利猶是周官質劑之遺譬如以票券錢非即以票為錢以窩引中鹽非即以窩為鹽皆有所附麗而行之至蔡京改行鈔法則無復官錢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是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不燧覆瓿而以居奇宜乎奸僞競起影射朋生

不旋踵而皆廢金元明代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人情之不願如欲復行竊恐造之勞用之滯散之速偽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壅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之興廢而後效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朱提縣名屬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民廢不用

正誼錄 理財疏

頁

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價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幣視白鹿皮薦直四十萬其籠利又甚倍蓰其不可行二也宋太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換給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詣務入錢者即日給券又勅諸州商人齎券至者當日付錢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成都守臣寇瑛以蜀人苦鐵錢之重私券貿易富戶主之及富人賞賁不能償爭訟數起請官置交子務禁民私造詔歲造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其

錄

用意便民如批及大觀中蔡京更鈔法則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封椿舊積絕口不言盡失交會之本意紹興中年始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商請茶鹽香礬等歲千萬貫不獨恃見錢以為本然鈔引止羗以取茶鹽香貨而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以一夫而運萬緡於千里之遠齋輕用重流落民間即何覓錢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其罪究歸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

正道錄理財疏

是

忍出此不可行二也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舟楫不通錢重難致詔造見錢關子赴樞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三十年又詔准浙河北京西不通水路處上借等錢許用會子解發是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故大觀中蔡京鈔法惟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舟運錢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北之票強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三也王氏鈔幣芻言謂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是即

十

洪武永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其時罰禁愈嚴鈔蘊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民間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會不及工墨之費請權禁見錢自是錢貨不通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窘乏坐化商舟皆運錢貿易於淮南錢多入朱藏者謂其棄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鈔不過盡敵文銀於西洋其不可行四也王氏又謂前代鈔弊不行由

正道錄理財疏

頁

楮印潦草製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矣元世祖中統元年別造絲鈔日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矣不但無楮印之潦草且舊鈔昏爛者又委官以新鈔倒換矣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日賤幾於不用元代則鼓鑄不給新舊滋弊與銀鈔皆廢其不可行五也洪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計金五換三十年詔以折收逋賦重困民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計金亦五換

永樂十一年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當銀七兩五錢又

令交陞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二十引當銀十兩其時

米鹽斷無如此之賤特朝廷欲損上益下故為此

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四石之米金

一兩而買民三十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行楮幣

者為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六也漢

時銀八兩直錢千既過賤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

兩直錢百貫旋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

每兩折錢一貫其價又過賤其後銀鈔不明洪武行蓋由於此

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

黃金四兩則銀賤之價勛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

一然某氏談往錄又言明初銀每兩兌錢六百是

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行之價及崇禎十六

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

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 國朝順治初而銀

價復以兩兌千其時非有鴉片之患而屢貴屢賤

未有知其由者顧氏炎武言萬曆中赤金止七八

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三兌亦非由鴉片之故

五分者每六

未有知其由者至近日十餘載間文銀每兩由千

錢至千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

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灌透銀出洋之故而其

驟長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此數年中海疆節

度之人潰防決藩之故粵人能言之外夷能言之

無俟譏諷之芻言矣貨幣者聖人所以權衡萬物

之輕重而時為之制夫豈無法以馭之曰仿鑄西

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中國銅錢

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爐而止自哈

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而錢一背內地銅錢之五以五十普爾為

一騰格形精首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

錢中無方孔易銀一兩重五分者每十八圓易銀一兩自乾隆

平安新疆西藏後 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

鼓鑄普爾錢文曰乾隆通寶皆鑄地名用國書回

字矣又 命駐藏大臣監造大小銀錢面文乾隆

寶藏漢字背用唐古特字并於邊廓鑄造年分如

廓爾哈之式矣是皆以 天朝貨幣而仿外夷之

式今洋錢銷融淨銀僅及六錢六分而值紋銀八

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錢以利民用仿
番制以抑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幣以金以
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錢糧用銀始於金
代而成於明正統

後各視其時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
川陰陽所爐鞴決非易朽易偽之物所能刑馭而
勢迫書曰具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

我百朋制詳五等食貨志大貝壯貝小貝不
成貝凡五貝而貝為朋大貝一
朋直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一
朋直三十小貝一朋直十不成貝者率枚直錢二
是為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
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

盈寸二分者言金玉則古為上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
不得為貝百三廢於秦世我朝臣服和闐葉爾羌玉山玉河歲

時上進充庭溢闕乾隆時回部官山有禁嘉慶中
始聽民開采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官
府之藏外權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布物華
天寶民珍國瑞無傾鎔冶鑄之煩無朽腐廢造之
苦此幣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濬銀之源更幣
以佐銀之窮皆因天地自然之珍為國家不竭
之府苟舍貝玉舍銀錢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

鑄於陽世陳明器於寶筵之為愈也不若施書餅
於購荒易告身以一醉之為愈也惡戰斯之酷不
能行桑孔之計有不屑也貨源既開食源尤不
可不卑卑食莫大於中藥中藥莫善於八旗生計

以君養人不如使人自養陸秀舜獲瘠瘠施而濟
衆國朝列聖之厚八旗者至矣康熙三藩初

定詔發帑金六百四十餘萬代償八旗借貸每
家獲貸數百金未墮寸產徒糜衣食一二載蕩然

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立時費盡
正言錄 理財疏

雍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
逾旬而罄豈獨八旗之不蓄節蓄抑其食指倍繁

矣哉世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若干兩
米若干石聖祖時增為十二萬甲 養兵十萬 養
育兵二萬

一甲之丁積久而為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
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

百萬而所圍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
聚數百萬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

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

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輿之地豈沛晉陽鳳泗之民而世世贍養之者 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園近京五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以固根本而滋生聚自乾隆中葉已有人滿之患於是諸臣條奏舒赫德則言盛京甯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爲牧場間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矣孫嘉淦

正誼錄 理財疏

五

則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再百里之開平卽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餘之興和城又四百餘里之新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朝平察哈爾復置爲牧場致東路之熱河八達溝即大甯衛舊境西路之歸化綏遠二城即澧州東勝二衛舊境聲勢中隔應請於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爲經營五年規模可定矣

又請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一二百畝給其自種不受佃奴之挾制矣又請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矣張若淮則請廣駐防之制謂各省有城守營之處綠旗兵不下數萬應請將省會及道員駐札之處其城守營皆改爲八旗駐防矣沈起元則謂漢軍本係漢人莫若於漢軍之內每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輩或以材武食其祖糧其餘閒散則聽之出旗歸入四民矣諸

正誼錄 理財疏

五

臣條畫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東三省滿州舊地也宜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平興和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蒙古之餘丁至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還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城堡之屯田矣每人願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費具其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

其漢

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乎曰懷土重遷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詔丞相為朕先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師以行之然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里東西異向而入旗聞命就道所至如歸從未聞有難色者何哉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為兵則萬里不辭語以為農則故鄉裏足今宜仍以駐防為名

上諭錄 理財疏

皇

並擇宗室貴羅中奉恩將軍之練熟者使每八率一佐領或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願兼許雇漢農以為之助則旗人無不甞然矣漢唐中葉以後宗室苗裔散處郡縣列為四民今設擇京師間散宗室得率一二牛彘還舊都有土有民世食其利尤厚于古矣開平興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為之助則初年不習於農數載後農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籍矣滿州蒙

國

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何至每歲徙二百戶而不能至漢軍外任留籍特未允行允之必無不願既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樂土以長其子孫又安有不懌者哉若夫與京東之水利清旗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州蒙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甚九厚

上諭錄 理財疏

皇

戶口咸取給焉嘉慶十八年戶部尚書英和奏言自乾隆年間以來入官地畝甚多他不具論即如和坤福長安兩家入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至今並未升科屢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盡飽胥吏之橐且有以蠲瘠換膏腴者請嚴刺直隸總督作速升科無令隱匿侵蝕抵換于國用亦有裨益伊犁屯田向惟綠營及回漢屯丁自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言伊犁駐防之錫伯營向無官給口糧均係自耕自食生計有資通具滿營之拮据近日八旗生齒日繁上年酌派滿州間散丁三百六十名官給牛隻器具分地試種秋獲十分有餘已有成效惟係通力合作未免視為官產久而生懈應照錫伯營屯制按名給地永為世業並諭以地即種成將來亦不奏裁口糧毋庸觀望滿營旗人間此始皆欣然領地耕作十七年將軍晉昌復奏言伊犁旗屯之田有已分未分二項其已分田二萬四千畝係松筠奏明分授八旗每旗三千畝其未分田二萬畝離城較遠每年專派佐領督率八旗

者 爲 辟 來

開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子流民將所收糧公貯分給貧乏請照松筠章程分給八旗間散自行管業不準招佃耕種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奉於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以駐屯丁教之樹畜農隙習武以收屯兩益此新疆駐防旗屯之成效可推行於畿輔及留都等處西水水道記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錫伯部官兵千駐伊犁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渠東西長二百餘里渠北地險處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嘉慶初有部人圖默特創議於察布察爾山口引水自崖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部人嗟怨圖默特卒排眾議數年乃成既濬新渠開田千頃遂大豐殖雄視諸部鄭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東北有積水潭廣數里環潭皆回民田將軍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畝畀錫伯屯之界遂東移兩渠相去十餘里新渠高於舊渠六七丈新渠之南並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錫伯營屯田水利同于內地者

上誼錄 理財疏 夏

楊椿曰余既作周禮考定復爲之書其後曰國家之病莫深於好貨怨言之興災害之至未有不自貨始者是書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矣而死馬之賈尚納於校人屠者之皮角筋骨亦入於玉府官府鄙之失財用物名者誅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雖鹿臺鉅橋未聞至是而大司徒載師之任上孟子所云任土地也遂人之頌萊孟子所云闢草

孟子曰爲民賊周公願以爲良臣乎大禹

夫

成五服欲其各迪有功耳豈爲貨財計也周語五服蓋與之同而是書忽爲九服忽爲九畿又忽爲六服前後之間彼此互異及觀其制所詳者諸服之貢蕃國之寶贄而已夫此果周公所爲則穆王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乃其成憲荒服者胡爲自是不至而太保之作旅獒亦未免多事矣分土惟三周室頒祿等也是書乃列爲五地又較多祿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有庶人在官是書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

上誼錄 理財疏 夏

者四之一食者何人所餘又爲何人之食耶註謂半者半入於天子三之一四之一者一亦入於天子疏謂天子所食者諸侯市美物以貢天子審爾諸侯雖有錫土之名其實天子食之求金求車之使春秋何可不書景王之責羹器於籍諺又焉足怪且匪特此也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非耕者九一矣闕市之賦非譏而不征矣園廛二十而稅一非廛而不稅矣廛布入於泉府非無失里之布矣山林川澤有厲禁非澤梁無禁矣

稽天家衆

寡周宣王之料民唐明皇之括客戶也夫布之征漢之歛算也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孟嘗君之收責也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明之礦監也司市分地而經市宋之場務明之稅監也懷方氏掌致遠物山師川師掌致珍異之物漢之市珍寶於益州交趾南漢之媚都川也盜賊之物入於司兵漢之如責賦唐之倍賦也訟獄入東矢鈞金漢之繫囚入縲也財物犯禁貨之不出於關舉之漢之治緡錢唐之白著也質人成人民之質劑南朝買奴

三註錄 理財疏

五

內

崇

交匡人擲人之屬是已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王者事也若知王好惡而辟行諸臣媚子所爲可責之諸侯萬民乎且王所好非足用長財善物者乎王所惡非失財用物辟名者乎掌交乃以節與幣巡諸侯及萬民之所聚者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以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夫以節是威之也以幣是貨之也焉有諸侯萬民而可以王之好惡威之使和貨之使說者乎周人謗厲王以榮夷公專利王說之以肆虐耳故令衛巫監之匡人擲人或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或巡天下而誦王志使萬民和說亦監謗意也夫曰慝曰反側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匡人止中士四人耳觀之者何術匡之者何道而能使無反側乎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擲人亦止中士四人耳欲往巡之日亦不足矣且民無疾怨巡之何爲民果疾怨卽日巡而日語之曷益乎而謂周公音愼人以讎飲又用此爲勸相之吉士乎

三註錄 理財疏

五

願炎武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遵史臣以其

所

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為之減損其辭但云天

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

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為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

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宋人諱高宗兼名稱

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

賣酒鹽糶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

數別應收緊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

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

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浸廣

上註錄理財疏

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歛怨禍必及

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

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可以亡自經

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

家十七人為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

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饑餓者雖

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知此然後天下之

為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

於忠臣之列矣

李紱曰臣查廣西地僻民淳向來從無虧空自捐

納開而錢糧耗於穀自鹽政壞而錢糧復耗於鹽

今且合鹽穀與銀混而為一而虧空愈不可稽矣

從前捐穀每石收銀一兩一二錢及發交州縣每

石止算三錢轉相交盤近年奉旨積穀並須本

色歷任撫臣漸次買補之六七然交價不敷買

價勢必賠累而錢糧耗於穀矣鹽法陋規過多商

不能支州縣始私那庫帑運鹽自賣以應引課然

上註錄理財疏

宣

官不能親臨各埠勢必假手於人奸商代官行鹽

奢侈花費鹽課未足而錢糧又耗於鹽矣現在各

州縣頗多虧空各自支吾問其庫帑則曰借出運

鹽問其鹽包則曰現發民買穀於是銀與鹽穀混

而為一而錢糧愈難稽矣

此係註，白字為

心第手重出故

如古

鄂爾泰曰查點省地方地瘠民貧故分毫出入必
 須較量輕賦潮銀所在通行若換制錢必先加賦
 折色甚以爲苦況凶苗雜錯見財卽殺人往來行
 客尤未便帶錢故鼓鑄之議不果行至於黔省產
 銅原不止威寧一府卽不須運雲南銅亦可以供
 鑄但開採礦廠動聚千萬人油米等項定須預籌
 若少不接濟則商無多息民累貴食一旦封閉而
 瘠瘵所歸則結夥爲盜入寨爲姦誠不可不慎也

同

據臣愚見必先開墾田畝多積稻糧則油米價賤
 開採不難而銅課既多錢本不重然後開局鼓鑄
 官私通行則錢可當銀民自樂利

原書缺葉

稱

荒政

陶樹

大抵辦賑之弊凡有十端委員下鄉不知道路或不
 諳土語多藉隨行書役而書役每多與鄉保勾結互
 滋濫混其弊一也委員夫驕及隨行書役所得飯食
 不敷或責之鄉保鄉保承應難支或更雇人幫辦則
 又添費用不免暗地取資其弊二也各處村莊人稠
 勢眾委員一到往往捏增口數或縱令婦女喧嘩要
 挾甚至擄舟圍構故作擾混實難加理論真遺其
 弊三也或空屋無人村鄰代為外出或擄孀婦子自
 稱遠道歸來紛紛求票即恐係別保之人攪入難以
 猝辨其弊四也查賑之期不過半月兼旬其間有村
 莊遠隔或雨雪阻滯鄉保知其不能久稽故意引向
 遠處難處以促其期疲其力迨時日迫促則未到之
 處仍祇憑鄉保所開給票其弊五也鄉保戶口偶錯
 地方刁棍因挾其短而訛索稍不遂意糾黨連控承
 辦者畏其拖累遂預畱地步以浮冒為彌縫之具其
 弊六也鄉保固多狡猾亦有愚民不諳例應賑否概
 求賑票鄉保致斥蠲被毀辱致有鄉保不敢跟查轉

救

謹本境土棍開報者其弊七也或災本輕微鄉保土
 棍斂錢雇催窮老劣矜連名求賑不准則奔控求勘
 印委各官懼以諱災取戾或貽辦理不善之咎隨亦
 不能堅執其弊八也放賑時不於酌中之地設廠散
 給以致道途遐遠老病婦女不能赴領或赴領而口
 數較少僅敷往返食用或不能赴領而口人兼領被
 其侵扣其弊九也地方為富不仁之家乘災民窘迫
 先給賤值買其賑票一俟放賑即持賑票雇人包領
 是暗削脂膏而災民不能言委員不及知其弊十也
 有此十弊是以辦賑甚難然所以除弊之法有四其
 一查賑之限宜寬寬則挨查之力舒而不致草率放
 賑之日宜分分則領賑之人少而不至擁擠其委員
 又宜假之以權一有阻撓滋擾解赴印官即行懲處
 俾知嚴憚自不致託玩以滋事其一委員攜帶書役
 及跟查之鄉保必須寬給工食使之有力當差如查
 竣二莊毫無弊混並應量加犒賞稍有弊竇立即重
 懲斥換俾賞罰分明自不致有勾結欺罔之事其一
 委員戶必親到口必親點點驗既確然後入冊給票

每查竣一莊即將一莊內所有極次貧花名戶口及
應領銀數開寫榜示粘貼莊前如有詭戶及舛錯之
處許於數日內首告更正則共見共聞自無所施其
捏冒之技其一多設賑廠各就四鄉災民之便老弱
不難赴領雨雪不虞阻止自不致為代領者侵扣亦
不甘以賤值而賣其賑票有是四端可除十弊然總
以得人為第一要義印委各員得人雖諸弊叢積不
難掃除否則或先存染指或畏葸無能本員已不可
信遑論其他

上詒錄 荒政

三

方觀承曰司賑者先視田畝被災輕重復審其居
處器用牛具之有無存棄以別極貧次貧其不因
災而貧者則非農也傭工之農穫鋤輟而飢餓隨
之極貧者為多此與傭食於主家者有別也孟子
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農民之待賑
為切而急賑加賑之澤為甚厚也不因災而貧者
亦賑誤以賑為博施之舉也不必皆貧而衰老者
亦賑誤以賑為養老之典也乞丐得飽於凶年將
無啟其樂禍之心乎傭人安坐而得食將無墮其

尚

四體之勤乎夫農飢則四民皆飢穀貴則百物皆
貴蓋首重救農其餘乏食之民不過為區別斯可
矣未可與農民並論也

汪志伊曰有如汲長孺之發粟施之後世則為擅
而謁者之令有所不行范希文之增價行之薄俗
則為舛而求饜之民必且生謗他如伐蛟之說於
宜歛之地為宜與河朔之民言之弗信也捕蝗諸
具為究豫梁宋之地所必備執閩廣吳越之民謀
之必笑且走矣然則執一者不化而泥古者鮮通

上詒錄 荒政

四

豈惟荒政然哉觀朱子社倉諸記及各規約法可
謂備矣然變通亦在其人隨其時地之宜而用之
按黃震通判廣德軍時社倉大弊眾以始自文公
不敢他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通變安有先儒
為法遂不得救其弊哉即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
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此可謂善
於法朱子者矣 宋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浙
阻飢穀價方踴每斗一百二十文公增至一百八
十文眾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及米價

仁景

所增之數於是商賈爭先惟恐其後米既糶價亦運賊按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極其善後世法令不可造大須要揆時度勢假如杭州米貴增價之榜文必須預先差人於產米地方張掛約其已到之後我處方增其價不然彼處米商未知而我先增其價貧民何堪久食糶米但增價告示切不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價而後賣則民愈苦矣保甲之法平陽為強盜而行則官畏煩難而民亦濫其擾累此時為蠲賑而行則官甚便宜而民亦樂於從事而此後盜賊奸宄無所容更不待言矣是一舉而無善不備

揚言曰周官不著省災之文然鄉師司救巡國及野司稼巡野途師巡稼穡無不周知其數是以均人有豐年中年無年凶札之別當必幾經審察而後行司徒之荒政也夫夏災秋災輕重不齊非親至田畝無由定其分數其勘報輕重之間不惟核賑以此為根據節錢糧緩之等差所由判焉意者之不早辨也康熙二十三年河南災閣臣議

方里塊

甲

遣官往勘內閣學士湯文正公斌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即使者不苛擾亦多增一供億之煩是以盛世偶一行之原為慎重災傷起見而不可著為例也大抵勘災之弊半由于書吏需索牽混往往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輕為重以重為輕預留徵納條漕辦理縹緲舞弊圖利之地富者出錢買荒貧者輸納貧者無錢註荒轉受比迫而江蘇所屬州縣辦糧有不歸板圖而名顧莊者田在中國糧在乙圖每遇災荒被災之圖與辦糧之圖紛紜膠覈核為難滋弊尤甚此又在清其源以去其弊者也夫災有所隱害在民生災有所飾虧在國計凡資給之費動用存留公項造冊送部八年凡外出窮民有應冬月留養者論令動用常平倉穀大口日給一升小口五合按日動支乾隆初議準嗣後送流民路費每大口日給制錢二十文小口減半老病者照例給腳力三分水程照大小口應給之數減半給與船

價奉 旨依議速行與前此定爲每口每程給銀六分之例迥殊蓋前例以程計一程約計百里流民徒步一日豈能走及一程若以所過州縣爲程相去或六七十里四五十里流民過一州縣卽給銀六分又不分大口小口一日所得不特倍逾於賑給之數且較民間營趁爲生者更裕愚頑將轉以流移爲利不思復業是故改以日計並分別大小口較爲盡善也願資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間或滋弊無業愚民惰游伴澤墾家結隊仰給在官或

二 謹錄 竟改

七

南送歸籍仍復重來

齊彥槐日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旣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援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捐者多今也定爲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固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

解

足令圖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卽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於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圖飢口若干捐銀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遲疑不捐者無所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恤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矣

二 謹錄 荒政

八

米價低昂之權者商與牙也彼其人大都市井狙獗乘時規利一聞平價之令則閉而不出客米一絕而居民之徵貴賤爲積著者亦將深居觀變爲官府者固不能擊其管鑰而攘之也無實惠以干民而徒播虛聲以拒商價愈平而愈昂猶之病勢且亟而且復塞其咽堪其胸立見其氣絕矣且是令行將吏胥盡得行禍福於商牙而商牙之尤猾者又得關通吏胥而任胸臆爲貴賤而於是搶奪之事起我故曰必視其人也今之議救者又曰請

賑我亦謂不然夫請賑必待得 旨又必待踏勘
計自請賑至得 旨需月餘自踏勘以至放賑又
無慮月餘及米至而蘇松之民骨朽久矣或又曰
勸捐如何曰法無不可行也然我竊慮米有盡而
田不可保計目下及來年麥稔時甚遙而待賑之
人愈集愈多即得米萬石且立盡既盡之後而此
數萬之人心志既驕手足又懶復不能自爲生計
而日耽視大戶之誇噪逐官府之側則患且不測
且此時集人力固圩岸曉夜車戽晚稻猶及澆
或廣蒔豆芋瓜蒔之屬與一切旦夕苟且營生事
皆可爲而俾之棄絕百事日待此升合之粟於上
曾南豐所謂以饑孳之養養之而已豈所以爲斯
民長久計哉我故曰必昧其時也然則救之將奈
何曰是誠無出於議者數端特所以行之不同耳
請賑勸捐患在事或格事苟不格患難繼尤患救
荒民不能兼顧荒田今有一法焉亦古人之所行
而因乎時與地所宜而兼以得人之用則興工代
賑也吳松之塞久矣水之留而不速去者未必不

三記錄 荒文

九

楊二

因是今莫若大浚吳松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
給工食刻日集事凡各圖各圩地即着其地之耆
紳士大夫視圩岸孰宜修港渠孰宜浚亦即勸募
銀米糾人修治公私兼舉而第令事集之後以其
簿上之官州縣勿與聞至於向來常平義社所存
貯則官自置場平價出糶而更以所入銀加撥公
帑出內各米增價以來商而平價以惠民以銀米
遞消息至銀盡而止凡書籍會計延邑之耆紳爲
衆欽服者爲之凡胥吏罷勿役以浚吳松任郊邑
之民以修圩浚渠任各鄉民而以置場平糶協濟
其後此法行不大傷公帑利一救田於萬一利二
置場以出納客米則米易消而後者蠲益至利三
方苞曰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
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蠲補
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
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議有司
皆自其家篋金糶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
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歛庫金數十萬秋成之

三記錄 荒文

十

丙

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

王懿曰且臣見事例之開於外省者包攬奸徒居為壟斷經手官役視為利藪究之利歸私囊而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其究不過朦混報曰收銀幾十萬兩買米幾十萬石又報曰散給幾十萬口其間以無作有以多為少欺上罔下其弊何忍言哉周燾曰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畏處分即不得不張皇撲捕於是差衙役糾保甲撥煙戶設

正誼錄 荒政

十一

廠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膜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惟懼拋荒農務往往囑託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為賣夫免一村為賣莊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故若無業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價為己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待應差撲捕之時蹂躪田疇搶食禾穗害更甚於蝗蝻

曹秀先曰舊時州縣捕蝗多係捐辦今奉 恩旨

丙

許令勳公該州縣更不得藉口無力但一法立即一弊生州縣意必報多上司欲其報少駁詰往返愈繁案牘請嗣後捕蝗時雇募夫役用支錢糧須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發一面即發書名押開報上司查核至奏銷時准為定據并嚴飭不得假手家人書吏致滋冒混

正誼錄 荒政

十二

陸世儀曰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為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耑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也王楨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為濟旱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鋤鑿墾劇便于貧家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穉量力分工定為課業各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

近陵城坂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
高仰而土性受水每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
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
二遍若畝地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 予聞
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
多種予問其詳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一則
易耐不能耐風潮也蓋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
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
如時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

正誼錄 荒政

十三

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穗族故不
便耘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稜長大上實下虛
故易耐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
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
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鋤之艱漸
得蘆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耐側之虞而耐
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撮穀區田之
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時秧
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

經三四宿而後始時時之時拋擲堆垛暑不少惜
時後遇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
洩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旱時之勝
于晚時亦以過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醒也由此
觀之同一時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况移
種不移種之分乎 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
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鋤鑿壅掘有牛犁不能用
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
行種行田去其半于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

正誼錄 荒政

十四

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
得粟欲數十倍于緩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
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
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畹畹
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畹畹間為隴隴廣一尺積
畹中之土于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
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為畹隴三十道畹之首為衡
溝以通灌輸夫畹隴分則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
戽便矣畹廣于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

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插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壘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為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鐮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墮土以附之其應下墾及應闢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張士元曰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畊易耨之功歲收益薄而不足之處又不種桑而種柳絮其民不出于農畝

上言錄 荒畝

十五

則業于商販其尤無籍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歲以止十四五以不使跣屣鳴弦何候客館而優笑滋多矣此無他北方久無溝洫之制其田專仰雨水命懸于天田者少利則放而之未作耳以一方觀之則天下地力民力之未盡可知也近聞湖南辰州府設碼卡八百餘座募勇丁駐守使居民均出田畝十分之七與勇丁耕種自食麻陽民不願至於赴京陳訴是其地有能耕之民而無可耕之田也又壬戌春見京師水災新退流民散處城內

外者以萬億計其飢且病而死者所在多有朝廷設粥煮餅以食之又出倉米賤其價以糶之為惠甚厚然使舍業而待朝夕之給所謂以餓殍之養養之也何如與之閒田設法安置而使之耕乎夫田少之處至奪田以耕田多之處或棄田不耕而飢民且置其手足于無所用則六計可決矣

尹會一曰今豫魯日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耨耨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造物性臣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

上言錄 荒畝

十五

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蔴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衆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益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置廢

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鋤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鋤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

正誼錄 荒政

七

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

張履祥曰近見富家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疇面不識佃戶一任紀綱僕所為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侵沒租入將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與刁黠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索虛糧積累以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橫陵虐窮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逼其錢財妻子寘之獄訟出爾反爾可畏哉
王心敬曰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

為區田教民糞種資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為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濶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

正誼錄 荒政

六

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為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真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濶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為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為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澆灌之為

流

工省而法捷 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為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彈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

陳宏謀曰陝省山嶺櫛葉最盛宜養山蠶康熙年間寧羌牧劉公從山東僱人來州放養山蠶織成繭細甚為勻細到處落行名曰劉公細劉公陞任漸次衰微乾隆九年三月奉旨勅行山東將山東養蠶成法纂刊送陝本部院初在陝省即已發司刊刻分發通省仿效學習隨有郿縣知縣紀虛中募得善於養蠶之魏振東立為蠶長教人放養已得春繭四十餘萬合之秋繭可得八九十餘萬統計可織紬一千餘丈民間已有販賣郿繭者就

土

陝省情形而論雖不能處處可以養放山蠶而山蠶所食之柘樹隨處有之可以放養山蠶之處亦正不少若得地方官設法勸導接續行之鼓舞推廣自可漸觀成效况徧山柘樹可作蠶場不比家蠶之必須種桑也繭細蠶細皆宜又耐久穿亦不比絲細之貴而難賣也滿山柘樹向時作為柴藪棄為無用者將來皆百姓資生之物 柘樹 大者葉小者 椹樹 葉多稜澀結于上圓下尖狀如為小葉解 蓮子名曰椹子椹子落地以出掩之即可 青杠樹 類椹而小結 柘樹 樹皮發芽成樹 子與柘樹同 紅者

肉

名紅柘樹皮白者名白柘葉皆青色似柳葉而較寬經霜不落結子與青杠同而較大以上饒養山蠶 椿樹 即臭椿嫩芽時紅色成葉後青色似香眼草饒養椿 椿而微臭子結瓣中如目之有珠名鳳蠶全賴此種 李拔曰桑之種類不一一名壓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長二三尺許橫壓土中上掩肥土約厚二寸半月後萌芽漸長三四月後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剪開移於他處二三年即成拱葉可飼蠶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種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糞灰和土種入地寸許一月發芽三四月可長二尺許

再逾年種種四五年始成樹仍結子惟葉稍薄然
任砍伐枝可為薪取葉又甚易養蠶者利之而吳
越之間每取壓桑條移接子桑其葉更美一名花
桑亦由種子而成其葉與壓桑相似但有花無實
與子桑異不可多得湖州所種皆小桑蜀中多大
桑此種桑之異法也蠶初生至成絲時僅四十日
獲利最速其葉可飼豕亦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
皆寶之

周禮曰史記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未

正誼錄 荒政

三

見有桑陰十畝者夫桑以飼蠶無桑則無蠶矣農
之于耕竭終歲之勞一熟再熟所入可計而有水
旱之慮蠶則數月之工婦女之事無水旱之虞利
與稼穡等且農按畝計稅有什一之征而桑無征
爾襄民何憚而不為也栽桑之地不妨稼穡橋有
畦稜道旁場圃間隙之地皆可栽一家栽十五桑
計得葉若干飼蠶若干獲繭若干以絲以帛以供
一家之需餘可以易財粟桑宜野亦宜山桑之葉
可以蠶桑之實可以酒桑之木可以為薪桑之皮

可以為紙鄰近荆豫皆有桑爾襄民亦何慮而不
為也或者曰襄有木棉之利與蠶桑匹按木棉古
吉貝樹高丈餘今之所藝者草本木棉羣芳譜所
謂班枝花也況藝木棉以畝計侵稼穡之地有芟
柞之工水潦之慮桑則樹之牆角畦稜道旁場圃
閒隙之地較木棉為尤便

王沛恂曰吾鄉山中多不落樹以其葉經霜雪不
墮落得名一名斜葉大如掌其長而尖者名柞總
而名之曰不落皆山桑類山蠶之所食也蠶作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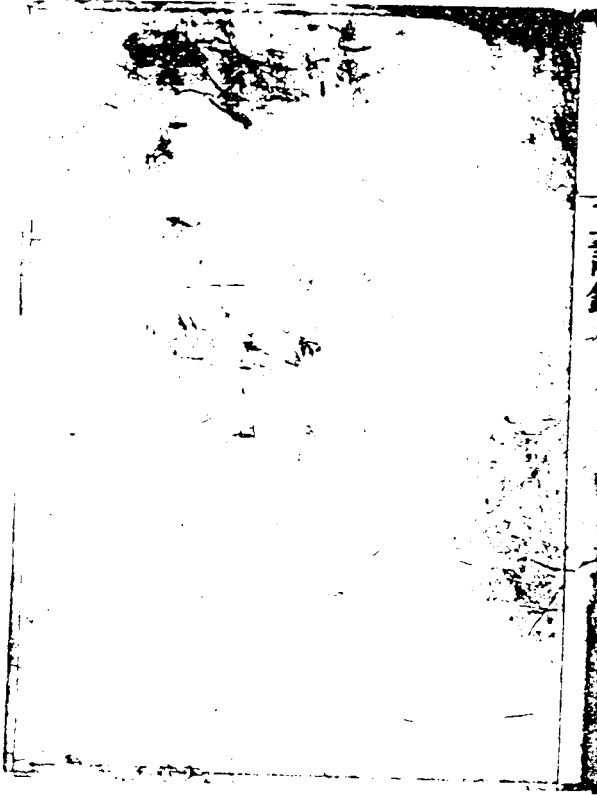
正誼錄 荒政

三

視家繭較大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檠絲顏師古註
檠山桑也作牧言可畜牧以為生也蘇氏曰惟東
萊有此絲以為絹堅韌異常雖樸質無文然穿著
多歷歲時故南北人通服之入食其力習為業其
勤苦殆有倍於力田者初春買蛾下子出蠶蠶形
如蟻採柞枝之嫩葉初放不及麥大者置蠶其上
捆枝成把植淺水中不溢不涸方不為蠶患看守
不問昏曉謂之養蛾保護如法蠶長指許納筐筥
中肩負上山計樹置蠶場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

免

則二十餘千或十餘千不等狐狸狼鼠鷓鴣鳥雀
蛙蟻蟲蟻無巨細皆嗜蠶防禦疎則飽無厭之腹
以故晝則持竿張網夜則執火鳴金號呼喊叫之
聲殷殷盈山谷極其力以與異類爭如此者兩閱
月鳥獸昆蟲之所餘者十纔四五鷹又有入力不
得而爭者早則蠶枯澇則蠶瀆雖經歲勤動而妻
啼兒號不克矣嗚呼四民莫苦於蠶而蠶夫則又加
甚



丙

赦論

汪价

管讀易大衆言刑獄者凡六旅則慎而不斷寬則明
而不折豐則致之以刑噬嗑則勅之以法其用之而
不敢遽用與不忍終用者唯見之中孚與解中孚辭
曰議獄緩死解之辭曰赦過宥罪大約刑獄以離明
為主而震以動威良以止暴兇以饒之巽以緩之震
兩以救宥之此中孚與解所為作也雖然震而緩之
試論論其詳其慎自不失弘卹之意若夫寬行於
宥則王法中弛而猾賊亂人且公然拜經以備傳於
一罰之不死數人用情以佐法之窮後乃至玩法而
情窮於其可用樂於非若極之極極哀之也請得而
論之其意也夫赦者赦罪也而道其刑者之以示仁
而示其極其刑於囚囚大則赦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刑也夫赦者之有赦不道之辭在刑不宥秋官司
刑三審三殺之法亦赦也夫赦者之有赦也非
赦殺人者可赦也赦曰赦者赦其罪之六之罪疑者
之是則宥其赦而不可赦者小則赦其秋官二十
年

曰大赦天下小由漢以來或即位建儲改元立后皆有
 大赦為常制大赦者不論罪之大小皆赦加漢高節
 世世水之陽西都長安大赦天下之類是也其或某
 朝有災或重禍行幸則曰赦某郡以下謂之曲赦後
 漢有之其罪謂之德音者比曲赦則恩及天下比大
 赦則恩不盡赦故曲赦與德音可以時降若大赦雖
 一舉而天下之囚而願釋之其中豈無豪健如
 出神之處蓋漢已久一旦得出而大肆其搏噬至於
 漢之末則謂是朝廷徒奪市惠之區名而小民反受
 其害也

經云之者謂也故以為刑罪當重而決不寬
 赦巨夫赦者湯濫殺之稱也將欲與天下交已而
 新瀆心更然而不知其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賊且
 民莫此為甚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
 故我自育天下以來不甚放赦吳漢疾篤光武親臨
 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古之
 君臣所以相為告戒者不出於無赦之一言則赦之
 為善可知也蜀漢孟亮責費禕曰赦者漏枯之物非
 朝世所宜有袁粲窮極必不得已權而行之今無且

升

夕之危奈何以惠長姦惡初有言丞相亮借赦者亮
 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為赦
 若劉景叔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
 之賢知禱有所不及則赦之無裨於國又可知也是
 故唐虞三代所為赦宥特于過誤之小刑罰之疑者
 刑之而未嘗及于大責即漢承兵革之後寇賊姦宄
 遍滿法禁申之以大赦與天下更新亦非為承平
 之世委委活罪計也後世習之不革極金雞設鼓吹
 逐鹿故事主符有言今日賊民之甚者莫大於赦
 贖令惡人高會而誦詔者皆服贖而過問孝子兒
 而不得討遺盜者賄物而不可取故予以為當省刑
 於未刑之先慎刑於用刑之日而決不可赦刑於刑
 定之後議者曰上天好生赦所以應天之心不知天
 不能有雨露而無雷霆人主不能有勳賞而無刑殺
 以刑殺人而又赦之是使以雷擊人而又生之也雷
 擊人不能復生則刑殺人必不能復赦議者又曰帝
 王以水旱故降德音而宥過關狴牢以放囚所以感
 天心救災言也不知災數之異有德則消隣鳳之來

非由赦名假如二人爭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赦則
 有罪者喜而無罪者竟失赦而至於竟乃所以致災
 非所以彌災也議者又曰以人謀赦則私以主行赦
 則公議書聞之陶朱公中于殺人囚於楚其長男以
 黃金千鎰請莊生為春其墨犯某宿害楚國可除之
 楚王封三鎰之府將為赦長男取金以去莊生入見
 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
 是楚國之害不出之楚王而出之莊生莊生得金則
 殺失金則殺赦以金殺亦以金殺得請之八年又
 聞之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為河南尹捉收捕既而逢赦獲免膺愈憤竟案殺
 之成通宦官誣膺等交結部黨天子震怒下郡國逮
 繫黨以天下之大惡不必以殺人而望赦直可以因
 赦而殺人然則赦非所以生人而教天下以殺人之
 具也且東漢之赦赦殺人之子而不赦無罪之黨人
 赦邪不赦正而猶得謂之公平公而守法則天下有
 不敢濫之刑私而行赦則天下無不可逃之罪聖人
 治天下奈何不刑天下以公而必赦天下以私也管

刑

子不云乎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不赦者瘞疽之砭石也人主不砭石天下而必自委
 其轡勒至於人死而馬蹶雖在中智以下當知其不
 可也
 姚文然曰律有宜仍舊者蓋律與例並存例行而
 律停可也以例為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竊盜至
 一百二十兩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為真絞
 刪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有兩人共竊盜一主
 之贓一百二十兩其為首者自彼律擬絞矣為從
 者應減一等今若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竊盜
 律內無此一條若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
 減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銜地名軍餘舍
 人指揮及行都司之類自宜詳酌更正以昭一代
 之典章 臣思安民必先弭盜今盜之日熾由於
 官之諱盜也官諱盜之處分至於革職而報盜承
 緝之處分止於住俸停世過限不獲止於降調人
 情之於處分莫不避重擇輕獨至於盜案則必不
 肯就其處分之輕者而甘心犯其最重者是豈無

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諱盜非得已也蓋以盜
案一報勒限全獲之法有以迫之也何也盜之必
不能每案全獲每名全獲者事之無計可施者也
各盜本非一地之人聚謀行劫則隨時合夥劫罷
分贓則四路逃散既散之後或有其實病死者溺
死者別處行劫而殺死者死盜不可復生素盜何
從全獲即如知名大盜馬賊換捕之子七究竟或
逃或死總未盡獲況其餘小盜乎故案盜欲按名
全獲勢必不能兩見行事則雖十盜獲九一名不

三疏錄刑律

六

獲仍住俸俾俟限期一滿則降級調用矣人情
誰不願惜功名冀望陞轉不幸地方失盜未報之
先預畏全獲之難為行險俾免之計於是諱盜
不報者諱強為報者捏報盜殺為奸殺雜殺者既
報之後必結全獲之局以銷住俸俾陞之案於是
有滅報盜數目者拷掠良民酒醋鹽鼻香燻石磨
以充盜數者案盜未全獲諱稱溺死殺死以報全
獲者此等盜案既報而未報及未獲而諱報全獲
之後其案內仍屬請盜盜案公行村市捕役不敢詰

承緝官不敢拏恐一拏獲真盜上司聞知而從前
諱盜滅報等罪與之併發盜未正法官先革職矣
故盜之日熾官護之也官非護盜乃避法而自護
也今欲拔諱盜之根當速重勒限全獲之例臣查
大清律開除盜劫倉庫獄囚或殺死職官或
聚至百人以上者勒限數載拏獲外其各處民間
被劫印捕等官一月不獲應行住俸俾俟獲一半
以上者開支等語正應民間被劫身於除限故定
例每年以後官不任俸俾俟獲一半者應革職於

正疏錄刑律

七

官而嚴於盜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復舊例者也何
也文武承緝各官知開俸俾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
諱盜以冒革職之險而從前諱報捏報等弊自息
矣又一案之盜未全獲者不妨實報未獲照案緝
拏而從前滅報盜數拷良為盜誑報全獲等弊又
自息矣盜一日不獲其照案緝拏之案一日不銷
嗣後訪得可以續拏拏得可以續報雖有未獲餘
盜亦人人在具緝之中年年皆畏緝之時而從前
承緝各官不敢拏漏網之盜等弊又自息矣此復

一律而三善備者也臣查康熙六年查撫臣楊熙
會引律具疏奉有詳議具奏之旨但楊熙疏中
引律文此款言之不詳而部覆此款亦與律不符
至今舊例未備此臣所以冒昧再請者也改曰官
不停陞則官於獲半之後不加意續緝是縱一半
之盜也此說似是而非非也何也律例不勒令全
獲而報全獲者實盜也即不能全獲而報半獲者
亦實數也兇行事例勒令全獲報全獲者虛名
也若至贖盜不獲案一案之盜而全獲之不止獲

正誥錄

八

縱其半也若云每案果俱全獲天下當已無盜而
盜之日熾又何故耶總之盜案以民間被劫者為
易原與盜劫城池倉庫等項事迹昭著不能隱諱
者不同若立法太嚴而難行則官避法避法則諱
盜者多盜不畏緝而愈熾法雖寬而易遵則官守
法守法則諱盜者少盜畏緝而漸息
張朝珍曰律稱說事過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
杖一百徒二年新例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
役犯贓一兩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

例

常人而與衙役過贓一兩便擬流徙過贓一百一
十兩即置之死地是說事過錢之罪反重于詐欺
取財之罪矣以懲儆衙蠹之峻法而並及過錢之
常人致與受財人同罪此新例有未當者也

初彭齡曰一官員失察處分自應查出詳辦應請
量予寬免也查地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書差
卒及衙門一切廝養役卒凡有索詐贓私誣良
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輕則罰俸降留
重則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京庶若

三

九

聖知悉各守其法不致肆恣天為何既經犯案尤
被重刑豈足為法紀所懲乎邪如京師
嚴禁賭博凡有此等案件該管官畏懼處分多
方擬釋重擬作本人或稱已斥革者至自行薄懲
示儆將款完結隱匿不詳報即有贖案人命亦多矣
耳且擬用嚴不盡大嚴欲伏見各官處分原有自
行檢舉之條由部議案件因情酌量重擬應屬
應不難以律行查用是所冀我 皇上睿

施仁凡遇因公墨誤並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邀
聖慈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此等失察處分稍從
末減與吏治無其關係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懲
不致被害之家含冤屈道足以彰 國家法令
嚴明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可否 勅諭吏兵二
部另行定議嗣後遇有書役兵丁人等犯贓釀命
案件如該管官果有授意放縱別情仍當照例查
參究治外若僅失於覺察能自行查出據實詳辦
案犯全獲者即予免議倘本任未獲查出經後任

刑部律

十一

詳辦者查明僅止失察亦予減等議處庶各該
自知失察處分不至於降革無顧慮於犯法之徒
得以備案懲治庶若輩失恃亦必各知斂迹矣
一律文計贓科罪各條應請詳細添註也查律載
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 以上至十兩杖七
十二兩杖八十所稱二十兩者必係 以上
至二十兩為止凡十一兩至十九兩皆是其不言
以上者緣上條已有一兩以上至二十兩字
樣下條一氣 可以意貫也惟名例內有稱加

白

者數滿乃坐一條註云如贓加至四十兩縱至三
十九兩九錢九分亦不得科四十兩罪等語因而
計贓科罪之案悉以此語為准凡竊盜贓至十餘
兩者並不引二十兩之條照十兩科斷致與一兩
以上至二十兩者同擬杖七十贓數雖有多寡而
所擬名例將兩條合而為一此由拘泥律文以致
相率錯誤也然此猶其小者由此而推至一百
十兩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流三千里一百
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夫所謂一百二十兩以上者

刑部律

十二

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贓至一百一
十九兩九錢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兩律擬二十
五百里者至一百一十兩零一分又擬絞監候則
是流三千里必須恰滿一百二十兩之數不多一
分不少一分方為駭合以去死一間之罪而銀數
界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況此條贓數本係
十兩一等今除中間皆係十兩一等外惟杖七十
係十九兩九錢九分為一等其流三千里則係一
分為一等實覺輕重失倫應請 勅下部臣於計

賊科罪各條律內逐一添註如竊盜賊二十兩杖八十條添註十兩以上至二十兩字樣自二十一兩至一百二十兩及此外監守常人在法等賊均照此逐條添註幾兩以上至幾十兩字樣庶幾引不至失當並名例小註本發明律意而引喻庶無庸更改

錢維城曰亂必自盜賊始故治之嚴治之嚴故民皆得自救而盜賊時有可死之道懼於長而不致逞周禮朝士職曰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五刑律

十二

罪軍猶軍其南門之軍言攻也攻一家一人與壞一鄉一邑同殺之皆無罪鄭康成曰即今故律無入人家及上舟車牽引人欲為非者殺之無罪是也唐律加夜字分登時拘執始失古義而其聽民殺賊則同夫保有身家安分樂業此謂良民國家所當保護者也衣食不足流離遷徙此謂窮民國家所當矜恤者也若既不能保守身家又不能忍受窮餓小即鼠竊狗偷大則明火執杖此謂亂民國家所當鋤治者也一鄉之盜賊不治則患將在

律無

一邑一邑不治將在一郡故律文自鼠竊狗偷明火執杖以至叛逆皆謂之賊盜賊盜之不可姑息也明矣賊盜之獄大而治之必有等差自杖六十以至於死此在官之法也若其事在倉猝則聽民自為之雖擅殺止於徒其義有二其一謂良民能自殺賊不煩官司雖使天下無盜賊可也今治賊亦甚嚴矣以積猾之為害也為之鈐枷為之鐵鎧無濟也不得已而徒煙瘴使無辜比非仍聽則盡透耳其罪不至死而治之之法已窮則知聽民殺

止盜律

十五

賊之自有深意也其一則良民者上所深愛今以盜竊之故而不得安居富者或有餘資貧者止此升斗財與命相連忿激一時邂逅致死至杖徒而害已深不忍遷徙良民之身家以償盜賊之命也況以良民之命償盜賊哉捕亡律者乃官司勾攝人犯之律也其律有曰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死者斬又曰罪人不拒捕而殺之者絞而竊盜律亦用之曰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如有執持金刃傷事主者照罪人拒捕絞盜竊

盜匪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棄財與臨時有問
故從寬至折傷以上絞此本以原竊賊於死中求
生也而事主殺賊遂有用罪人不拒捕擅殺論抵
者原其故一因竊盜拒捕既以罪人拒捕斷則事
主殺賊即以捕人殺罪人斷事者相當故類推之
一因夜無故入人家條例分黑夜白日而不言登
時疑無以處拘執而殺者故以捕亡律補之而其
中有大不可看編考律例絕無事主殺賊比照罪
人不拒捕之文立法如此治罪即彼何以曉示愚

正德錄刑律

十四

民且因用捕亡律遂以原盜賊者悉移之以苛事
主於是分棄財不棄財棄財與否竊盜自知之耳
不能責事主以先檢家財而後捕賊也且財固有
在於掌握而不能知者乎又分拒捕不拒捕事主
殺賊至拘執始科罪此律文也天下無已就拘執
而能拒捕者則拒捕與否事在拘執前何得復論
又分持杖不持杖盜賊多兇強事主多良善事主
之他物或不加盜賊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毆為不
拒捕何以服事主此類推之非也律文夜無故入

人家本一義例文分而為二黑夜偷竊是夜而不
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是入人家而非夜者於
律文各得其半故不論登時與拘執而殺皆杖徒
本非律義然猶止於杖徒者事主毆賊折傷以下
情勿論故雖至死杖徒今以登時殺者杖徒拘
執及不拒捕殺者絞則杖徒加一等即失還加之
次尤異者因其毆律存餘人而毆賊亦有餘人於
是毆賊一杖良民百輕重倒置此補其闕者之非
也特著特罰官司捕人何反不如事主捕賊不知

正德錄刑律

十五

官司捕人要在前獲不獲捕賊事不嚴拘故治捕
賊之罪事主持賊難在自取未嘗責以拘捕也且
事主得毆賊謂官役不得毆舉人雖兇至盜賊必
驗無拷打傷痕有則先治捕人之罪是官司原不
得比事主非輕官司乃嚴捕役也或者又謂人命
至重恐開擅殺之端不知竊盜固命良民亦命也
與其情竊盜已死之命何如借良民未死之命且
舉其獲賊者謂其不告官司耳若諸官司而僕僕
訟屬之役需費所失有過於竊者城市且然何論

賊

白

村野即無之而廢其農時荒其職業民且不堪又況事起倥傯計不旋踵乎或者又謂事多在黑夜易起詐僞不知案疑則治案不宜移律以就疑果情涉游移即當窮究根源分別謀故鬪毆又不得僅以罪人不拒捕顛預了事也或者又謂盜固無論竊盜不至死而輕殺之彼特適於貧耳夫不能使民各安其生不得已而為盜賊此固在上者之責不特竊賊可憫盜亦可憫而不可以此責之民且牧民者既已不能使民無盜賊矣又以盜賊之

故而殺民是益之責也夫竊所獲是殺之有勿論者矣森亦不至死也律有得捕盜之人無不得捕賊之人捕賊固重於捕盜矣昔子論井田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古人懷事主之力或不足以治賊而責之於鄰里若併事主而禁之母乃長盜賊之勢而奪民救乎政之於古稽之當今之律殺賊擬抵實其文特以事者無學支離牽合遂致數年之圖習熟則民以為當然一人心知其謬者亦且為之辭可悔也夫

白

賈光露曰臣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為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事拒捕律有正條惟棄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准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苜蓿蔬果等類贖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為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竟以竊盜論也若竊盜持仗拒捕則官差事主鄰右均得依律格殺勿

論而拒捕不持仗者在竊盜則有邊衛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罪止杖徒則拒捕而殺更不待言其不更議減等者所以防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問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為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鬪論遂於律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并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

刑臣兼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雖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費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圖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者同者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奪情實屬重矣竊思三案其說不過曰人命為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殺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圖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實事主也盜賊為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齒死亦不得以平民抵罪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為盜此兩教之深意也鄰右常人皆責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為被害之人雖擅殺事死亦止滿堂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

杖

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入於強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仗遂謂之圖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蔣嘉年條案內開賊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鄰右俱照律勿論外如有攜械逃走而鄰右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捕送官以致毆打致命者願備盜賊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強盜不能力捕者應指何種情形持仗者也在鄰右者之無事主中毆打事主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實無加罪已有明文乃各省辦理刑獄或素以圖殺條較者往往多有恐問刑衙門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轉難圖考積高爾條曰臣于康熙七年五月間據讀 上諭刑部衙門一應事務應完結者不即行完結致取耽延遲分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及筆帖式與書吏乘機作弊亦未可知若有此類者即指名奏參治罪示懲欽此仰見我、皇上清理庶務之

至意臣愚以為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錢穀或因
款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以求清楚至
于刑名則不然臣莅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
之榜於功令者凡遇款案大獄靡不詳慎參勘層
層批駁親提實實而後成招具題誠恐一疑難
而慮部臣之駁查也聞有部以一二未盡而駁之
者曾未見履勘之詳者因部駁而加為重原問之
重者因部駁而遂為難使一經詳駁兩遂得游移
于後遂獲重之圖分何難也承明各衙之辦法定
而於本犯之罪重換加減也且恐奸惡之徒自
知情罪難逃反轉就刑獄為律之端而吏胥為崇
明知推諉已盡又傳駁而問詳駁之路况各省遠
近不等有限四五五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
眾多往返拘提積過時日牽連拖累無辜冤獄者
有之及至題覆到部之日官吏更變多案屢屢積殊
非清理之道也臣請自今以後督撫之審察既詳
部臣止核其有無舛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

原

弊者即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題改正停其
駁查
刑部曰一倉儲之浩禁宜永革除也凡內外關
刑部內設有監獄原以羈禁重囚其案內牽連人
犯情罪稍輕者准取的保不得一概濫禁定例無
復可議矣備查各府州縣於監獄之外更設有倉
有舖有所有稱有店各處地方名目不同其名雖
將犯人暫寄公所實則高牆密禁極鎖巡防與監
獄絲毫不同況監中重囚經上司稽查關防自有
定期惟此羈禁倉舖者操縱全在本官素詐任於
胥役至有淹繫數年死而後已者不肖官員凡遇
殷實可嘆之戶及地方宿仇或勢豪囑託皆一切
填入以為恐嚇報復之地倘遇廉明上司偶爾稽
察則詭以暫寄公所為辭違例虐民莫此為甚臣
愚以為嗣後各府州縣除監獄外其一切私禁之
處似應飭令盡行拆毀庶貪酷之徒無所施其陷
阱矣一、代刑之惡習宜嚴懲做也江浙財賦之
區有司專以錢糧為重其有事催科者往往以敲

扑從事遂有一種無賴之徒專一受僱代責凡遇比較日期輒呼朋引類或頂官催差或代稱花戶或機乘官長昏倦則易服重來或暫委佐貳同徵則分頭受責在有司以嚴比為得計而此輩反以多責作生涯且民力有限國課難寬杖錢之費愈多則正世之完愈少至有奸胥玩役恣意私收恃僱人應比延挨俸赦者蠹國害民莫此為甚臣愚以為此等惡習似宜嚴行禁止第伊等代杖之人若仍子扑責非其所懼伏請飭部定議與出銀

正道錄 刑律

三

僱情之人一併嚴行治罪其有司不行覺察者併酌定處分

吳綬紹曰湖南新寧縣民傅映龍市一案伏讀聖諭以該署府既不親審又不委員仍發交本縣辦理將原告禁押致成事端仰見 睿照如神無微不燭惟外省積習大抵皆然臣每聞府道以上收准呈詞多批本州縣自行審詳即別委他員亦令原問官會審如本年二月間山東高唐州民高上忠所控之知州馬而良各款蒙 欽差前往審

結而據原呈所稱則一控於東昌府仍批本州查報兩控於巡撫批行司道仍皆委員就本州會訊以致有不審被告獨囚原告等詞其明證也夫小民如果受屈必由州縣偏向徇私執意難回不得已而上訴今反令覆審則其忿怒摧折固不待言若既委他員仍復會同審訊在原問官勢必自護前非且差役皆其牙爪氣忿刑求小民恐不能畢其詞委員又何從證其枉扶同瞻徇亦遂不得不然非 抑莫伸更增一誣告之罪及上司依詳

正道錄 刑律

三

批結而立案已不 矣更使情真罪當而屢折於原質之庭重科於會鞠之 足以服其心又况健訟者流藉口本官不肯自翻已案捏 瀆屢許不休則訟端更無由平刁風因之益熾 甚至脇眾 抗官玩法種種事端皆緣此起殊非所以仰體 皇上 民讞明聽庶獄之至意也伏思督撫等官統制全省若因所 愬即據一面之詞輒行開提猶慮於民未便至於道則分巡府則專轄自當察其情偽重者親為提審餘亦

專委別員隔訊以免冤縱臣請 飭下直省督撫
以下凡收准民詞與本州縣有干涉者即委該管
道府覆審其道府收准民詞即行取卷案集人
證親行訊究至案內如遇有檢驗查勘應差委等
事令其遴選賢員不得仍會同原官

李之芳曰竊惟近來盜賊日多皆由諱盜諱盜日
多皆由民間不敢報盜何者民間報強盜官必曰
竊盜民間報強盜殺人官必曰警殺殺殺益以強
盜殺人則官有緝賊處分竊盜與警殺殺殺則官

三正刑律

三

無緝賊處分故也於是民報盜而官不緝盜反行
拷民至有拶逼失主幼女勒供其兄自殺父如夏
縣署印官張官等事者奇冤異慘控告無門此其
不敢報盜者一也即地方官差捕緝賊矣而積捕
不肯踪跡盜賊反以抑勒失主先索酒食次講差
規不壓不休以至上下比較往來解審杖錢路費
一切取辦於失主小民身家能有幾何強盜搜括
於前兵捕剝削於後資財產業倍加凋零如武邑
縣失主李進才被解役劉自玉等逼要盤費情急

毆斃一命甘心抵償則是被盜時幸而不死報盜
後反不樂生此其不敢報盜者二也強盜大案勢
必三推六問失主處處隨棄棄業拋家一日盜案
未結一日不得釋放且解到之處問官又未必即
審累月經年奔馳守候累死途中者有之淹滯旅
店者有之則是強盜未正典刑失主先登鬼錄此
其不敢報盜者三也竊念民間被盜已為極苦乃
地方官不能為民靖盜反咎民以被盜累官雖明
知其苦毫無體恤以致各處地方失主紛紛有一

三正刑律

三

起盜案在官緝之際即有一起失主在湯火之中
臣乞 勅部確議通行直省督撫嚴加禁飭以後
民間被盜止許據報緝賊不許事外生情故勘失
主捕役承緝止許躡訪真賊不許需索食費擾害
失主即獲盜究審亦止須失主本地認贖不許逐
處隨審拖累無休違者該督撫立加參處以為庶
盜殃民之戒

李光地曰伏查刑名中最重大者乃命案盜案而
命案又與盜案不同蓋盜案內或有渠魁未獲等

候提拏或有贓證未明須待質對更有官役人等
拔仇攀誣賄買銷案指良為盜等項必須反覆研
審真情原非可以速結之事至人命一項雖有謀
故仇鬪之分然斃命告官之日原被證佐多係同
邑同里之人承問官立可勾拏質審如真兇果有
脫逃未獲又例不扣限非如盜案未經獲賊先行
勒限緝拏者可比所以命案從前原與盜案俱扣
限一年後因人命易結故限半年在案今各州縣
於人命事件告官通詳後或已犯證提齊情事真

三正錄 刑律

三

實而乃塵積一二年不行招解且有贖贖遺府記
故翻駁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懸每難審結
秉公察審斷無難結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
之事或為權勢舖歷或以利欲熏心故為遷延遲
緩以圖出入開脫之法且又事情重大耳目難欺
一則牽於財勢一則怯於公論遂延歲月意在
監斃原告以滅口完案者更有聽惡役借端苛索
無故牽連鄰里株連無辜名為研審實為實為借
命居奇者種種弊竇難以命案限滿不通以遲延

懇參而承審有司罪止罰俸未有嚴定上下處分
以致任意稽延歷年積歲事久則要城營求者愈
多獄淹則疾病死亡者益眾而且波累良民爾爾
千里羈留一二年不得耕商生理者一案之中動
以千數誠不可不嚴立限期以求速結而清弊端
也臣請將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專責巡道嚴
催府州縣速行完結如初次違限不結指參仍照
常例議處外自參遲延後又有四月之限儘可審
解如再有不結復行揭參遲延者必將巡道府州

三正錄 刑律

三

縣上下承問各官亦照臣題定承審虧空新例以
易結不結嚴行參處如有聽訟不平鍛鍊失實等
項另行嚴查究効
李漁曰檢屍之弊多端難實僕數其顯而易見者
備載沈寬等錄人所共知另有一種奇弊謂之買
屍造傷不惟傷假併屍亦假令人莫可測識有等
奸民慣盜新墓中骸骨以草簪五格蘇木等物造
出淺淡青紅等傷實與誣告人命者相通作以
此陷害鄰家或竟出仵作一人之手取獲重利檢

官不能覺察曾有誣成大獄者所以檢屍一事最
難不但傷之真假宜辨併屍之真假亦不可不辨
也 檢屍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
驗所不告之傷也屍主告檢詞內言用某器打傷
其處即於所告之處驗之觀所告與所驗對與不
對故曰驗傷猶之百姓告荒而官府踏勘止勘所
告之處驗其言之信否至於不告之處則雖有災
荒亦過而不問又如百姓被盜而遞失單至獲盜
之日所開何物止追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
其固有皆可置而不論同一理也檢屍之官倘不
顧名思義舍所告之處不驗而驗他處或遞驗通
身則無論打傷之情確與不確總無不抵命之人
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負重
觸堅或遊戲被擊血不流行聚於一處則彼處骨
節之上未有不帶傷痕者輕則日久漸消重則終
身不散如其不信試將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驗
之若果全身俱是白骨絕無一點血痕則檢驗之
傷真足憑矣如其不然則此種物理尚須討論常

正証錄 刑律

元

入

有問官不解此意譬如屍主所告原稱當頭一擊
致死及向渾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中
報上可以傷痕不對駁令復審問官不肯認錯隨
增遍毆情節以實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種物
理書籍不載人所未聞見有傷痕即疑爭毆所致
有所憑而定罪不為冤殺無辜故始終信之而不
悔也 律法事事從重獨於姦情一節竊訝其過
輕何也淫為萬惡之首而和姦止於一杖又必獲
於姦所始以姦論然則牀以下房以外皆他人酣
睡之地乎捉姦必以親夫然則翁姑伯叔兄弟子
姪之遇此皆當袖手旁觀而莫之問乎由此論之
則親夫遠出捉姦無人與夫在而善為隄防不致
獲於姦所者皆得快其淫亂之心矣要知造律雖
出於蕭何而參酌必由於僚案祇以同時同事有
盜嫂受金之輩故以恕已者恕人而為天下姦夫
淫婦開此方便法門後世相因遂為成律耳猶幸
有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一語稍寒其膽不則
王法等於弁髦而閭閻中葺之間無牆不生笑矣

正証錄 刑律

元

小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時猶正郡邑
紛受其累者不遑三令諸公而已近來健訟之
民皆以府縣法輕不足威攝同輩必欲置之憲網
又慮我控於縣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
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竟走極大衙門自處
於莫可誰何之地卽曰雌雄難下且徼倖於未審
之先作得一日上司原告可免一日下司拘提泥
又先據勝場隱然有負隅之勢於是聚戰森嚴之
地變爲鼠牙雀角之場矣督撫司道諸公欲不准

三法錄刑律

三

理無奈滿紙冤情令人可悲可涕又係極大之題
非關軍國錢糧卽繫身家性命安有不爲所動者
及至准批下屬所告之狀與所爭之事絕不相蒙
如何審理則爲訟師者因舊例必於原詞之外別
進一紙名曰投狀巧飾一二附會之語依傍原詞
其餘盡述所爭之事讞者得此翻然大悟始知從
前盡屬虛文此際纔歸正傳噫謬矣何其厚待郡
邑而故欺之以其方薄待上司而必用之以非其
道哉承問官若據原詞審理則終年不得其實不

得不開自便之門亦卽據其投狀而爲判斷是小
民欺罔之情反爲官府藏拙之地有是理乎爲計
好訟之民敢於張大其詞以聳憲聽不慮審斷之
無稽者以恃有投狀一著爲退步耳原詞雖虛投
狀近實以片語之真情蓋彌天之大妄不患問官
不爲我用彼所恃以健訟者在此我所恃以弭訟
者亦卽在此請督撫嚴下一令永禁投詞凡民間
一切詞訟止許一告一訴此外不得再收片紙另
增一名上司批發此狀卽照此狀審理實則竟爲

三法錄刑律

三

剖斷虛則竟坐反誣無許代爲說詞強加附會若
是則止有初著並無後著卽欲自蓋其欺而不得
矣尙敢以身家性命爲孤注而強試於不測之淵
哉若是則所告之詞卽不能字字皆眞亦必虛實
相半狀詞至有一半眞情則當准與不當准判如
黑白但須執法不移永著爲令始有成效可觀稍
示游移則撓法梗令者至矣蓋此法最便於廉吏
更便於良民獨不便於奸胥猾吏及承票之卑壯
耳何也原狀所告不過寥寥數人常例有限所恃

為蔓引株連以飽其竊盜之欲者惟投狀所添之人數耳片紙不收隻字不准則是可飲者盡在壺中豈復有不醉無歸之樂哉惡其害已而令此法不行於世者必此輩也夫、罪有重輕則監有深淺非死罪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此定法也下此則欽犯訪羣慮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茲以往則非其人矣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濫禁隄防獄卒勿使殘虐罪囚潔淨團扉無致釀成瘟疫此郡邑諸公之恒事亦守巡各憲之常規也

正誼錄 刑律

三

獨提緊關二事一為生死所繫一為名節所關胥心民瘼者請諦聽之罪人之死於牢獄天年者少非命者多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賄買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坑貧取利因而拷逼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直待垂死而遷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寬苦種種不一雖因吏卒之逞凶實由官長之不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得以痠斃二字草

四

草申詳遂畀典守監倉之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後不若申飭於生前時時稽察獄中勿令此輩魚肉囚犯囚犯有疾責令早具病呈一見病呈即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者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以為申報上司之地囚犯無親屬者以里甲鄰右代之盜賊無鄉貫者以刑房書吏代之慎密若此非但奸弊不叢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自立於無過之地常有要緊囚犯痠斃是與上司不信疑府州縣官匿取贓私慮其攻訐自討病呈以滅口者為人即以自為

正誼錄 刑律

三

汪輝祖曰安良必先治盜而寄贓買贓之累又因治盜而起凡誣拔高夥猶可畱心訪察至寄買贓物之虛實為輿論之所不著不惟黠賊易於挾嫌嫁禍且有捕役牢頭擇殷敘孫因而為利者即官為審釋良民已受累不堪矣浙中舊習獲賊到官率供無主之案混認多贓指某某寄頓某某價買承行之吏據供弔贓僉差四出追贖無著落終以游供元結而後婪於案吏分其肥愿民被獲賊之

風

害境內不受治盜之益余居鄉時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盜惟嚴究有主之賊而不起無主之賊

三三錄 刑律

三四

風

道學

周密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竟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

三三錄 道學

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臬禮陸又嘗參臬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衰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

口為偽學之肩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
 胄用事遂趙忠定凡不附已者指為道學盡逐之
 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為偽學
 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者甘伏朝
 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
 者往往旋身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
 輩附會迎合首敗兵變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
 從而和之可嘆也已癸辛雜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
 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
 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嗟枯吹
 生凡治財賄者則日為聚斂開闢扞邊者則日為貪

二道錄道學

材讀書作文者則日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日
 為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
 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
 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
 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韓語錄然後號為賢
 者則可以鈞聲名致應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
 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
 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競趨之稍
 有議及其黨必憐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
 矣其氣傲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
 顧幸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
 恐不在與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
 頗有嗜其甚矣之嘆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
 朝士者必憤憤冬烘敝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
 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
 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為過蓋師憲當
 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人列

給 注

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
 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
 中嗚呼尚忍言之哉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產
 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
 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為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
 信徑勇奮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尚程朱之學于
 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
 名家于是尊德雙峯為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
 不能文之八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
 為饒氏高弟其寔欲蓋罔荷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
 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
 陵值庚甲透波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日起
 遂青鞋破補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銜
 維揚月山仍參闈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
 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
 先廉知為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
 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為之絕倒月

二道錄道學

山芒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
 十倍於吾輩執事高明乃為所欺耶月山甚憐子遠
 知踪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
 授文林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
 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臺壘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幸
 願之信豐登繼為提轄權貨務買師憲既知其平生
 素詭詐不然而久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于入臨于
 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峯者番陽人自詭為黃勉齋
 門人于晦巷為嫡孫行同時又有新塗董敬菴韓秋
 嚴皆為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
 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
 董韓亦行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
 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往哭編素
 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為守津吏報云
 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
 知何人東發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于郡廳設位三
 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京發聘董為臨
 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

內

內

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董敬菴淫之淫
薄者鄉人呼為董荷菴韓自詭為魏公之裔僻居鄆
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
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
功名說學問以此往
往為後生輩所譏云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

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

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

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姚瑩東溟文集朱子于紹興十二年三月喪父葦

齋先生明年葬于建甯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

三言金 道學

四

奉葦齋先生之遺命也是時朱子年十四歲乾道

五年九月喪母祝儒人明年正月葬于建甯縣後

山天湖之陽朱子年四十二歲矣世之好毀朱子

者以為惑于風水不使二親合葬痛加詆訕友人

方植之為朱子申辯謂周以前本無合葬之事周

公制禮後始行合葬朱子不合葬蓋遵唐虞夏商

之制且謂體魄無知非如生前夫婦當謹男女之

別而以合葬者為不必爾余曰三代之禮至成周

而大備品節極繁或降或隆不免太過乎實故孔

子曰郁郁乎文哉又曰後進于禮樂小人也然孔

子既曰吾從周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一說不

同何也吾從周者遵王之制為下不倍之道也吾

從先進者繼周損益斟酌百王之事也不曰先王

後王而曰先進後進有所嫌耳然此皆指繁文縟

節之事其大者重者豈得有所變革哉夫喪葬祭

祀大事亦重事也禮始于謹夫婦共牢而食合禘

而飲夫婦之始也合葬于墓共尸同几而祭夫婦

之終也為子孫者烏得以父母已死遂謂體魄無

正祖錄 道學

五

知絕其夫婦之道故合葬之文見于檀弓稱孔子

合葬父母于防又稱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

有改詩經亦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然則此禮制

自周公孔子從之三代而下言禮者本諸周公折

衷孔子不易之理也奈何以朱子之不合葬遂謂

合葬為不必爾耶既有中古聖人之制作則上古

之事必不可反今使喪親者舍其衣衾棺槨而委

之壙中以從上古可乎既有合葬之禮則不合葬

者為變禮矣譬之孔子葬伯魚有棺無槨後人誤

此雖不貧者亦皆無槩然安能并棺而去之乎孔子合葬于防既可信何又于孔子善魯人合祔之言而疑之乎朱子不合葬自有其不得已之故但詳考而申明之可也若必以合葬爲不必然則未免理曲而辭費矣

焉

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戚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以上皆小學

紀昀曰隋王通中說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

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咸必以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偵之甚矣據其僞迹炳然原不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揚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僭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

敢

呂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
深相排斥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
使不得列於道學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
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抵牾以後則字
譏彈身無完膚母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道學
之譏儒林也曰不闢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
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
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
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 朱劉炎通言無迂

三說錄 卷之三

濶難行之說亦無刻核過高之論如曰井田封建
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
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為治矣又曰或問節義之士
加之何而黨錮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
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豈必登龍
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選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
立禍的者也人豈能禱之哉又曰或問學聖賢之
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聞之真公學而至之烏
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兩人不能無偏能溯其源

劉

於

歸於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愈遠是足為學二
程而不至者之戒也如此之類皆他儒者心知其
然而斷不出之于口與獨筆之于書可謂光明磊
落無纖毫門戶之私矣 自漢以來弟子錄其師
說者始于鄭記鄭志是即後世之語錄其真諸儒
之言以成一書者則古無是例近思錄其權輿矣
宋景定端平開周程張朱諸儒皆蒙褒贈真德秀
亦以諱學有名得參大政天下趨朝廷風尚集述
日多王孝友作性理彙訓熊節作性理彙書句解

三說錄 卷之三

大

于是性理之名大著于世明胡廣等奉敕撰性理
大全書與四書五經大全同以永樂十三年九月
告成所採宋儒之說凡百廿家後來刻性理汗牛
充棟其源皆出于是書 明崔統士翼云談理至
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講學至宋人而切然而即空
又云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
子可信宋之君子當考又云去序而言詩背左氏
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
況千載之下子其言皆講學家之所深諱而侃侃

袁

鑿鑿直抒無隱可謂皎然不自誣其心矣 明袁
 袁世緯距偽一篇論學者尤深嫉之然袁之言曰
 今之偽者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
 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
 黨同而伐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
 弊有激言之觀于明季蓋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
 得悉其害已指為排抑道學乎 陸世儀思辨錄
 張伯行輯要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
 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慶之間書院
 遍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
 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又曰今所
 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
 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
 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雷
 鉉讀書偶記云古人心最平如孟子謂夷惠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而又謂其為百世之師是也後世
 如陸子靜王陽明陳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謂其
 非孔孟程朱之正派也然其砥節礪行以之鉅砭

荀

卑俗夫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特平 案入儒三
墨見于荀
 子非十二子是儒術搏爭之始矣至宋而門戶大
 判警隙相尋學者各尊所聞格鬪而不休者遂越
 四五百載中間遞興遞滅不知凡幾其最著者新
 安金谿兩宗而已明河東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
 派噬陸之髓其餘千變萬化總出入于二者之間
 然儒者之慮莫大于門戶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
 而已各尊一繼嗣之小宗而置大 宗于不問是惡識學問之原本哉 湛若水從陳
 獻章游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初與王守
 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
 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求之於
 外若水亦謂守仁格致之說不可信者四學者遂
 分王湛之學若水得力于獻章每教人靜坐其學
 灑然獨得故于宋儒中獨推尊明道所謂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也 明魏時亮大儒學粹大旨謂
 孔子之道顏以敏悟曾以魯得濂溪明道象山白
 沙陽明則顏子之入道可幾焉伊川橫渠晦菴敬
 軒則曾子之入道可幾焉蓋主調停之說者本傳
 稱其官兵科給事中時諱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
 並從祀文廟猶是志也 顧憲成里居與弟九成
 修宋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

教史孟麟于孔兼重講學其中朝士慕其風者多
遙相應和聲氣既廣標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
徒爭相趨赴均自目爲清流門戶角爭遞相勝敗
黨禍因之而大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
雖憲成等主持清議本無貽禍天下之心而既已
聚徒則黨類衆而流品混既已講學則議論多而
是非生其始不過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極
遂禍延宗社春秋責備賢者憲成等不能辭其咎
也 國朝張烈王學質疑攻擊姚江之學凡分五

一辨性卽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之說一辨知行合一之說一爲雜論一爲總論其附錄則首爲

朱陸異同論次爲史法質疑通論史體次爲讀史
質疑五篇一論明孝宗時閹宦之勢一論李東陽
之巧宦一論宋史以外不當濫立道學傳亦爲王
學而發一論王守仁宜入功臣傳而以明之亂亡
全歸罪于守仁一論萬曆時爭東宮挺擊諸臣之
非當王學極濫之日其補偏救弊亦不爲無功然
以明之亡國歸罪于守仁事隔一百餘年較因李斯

張

而斥荀卿相距更遠未免鍛鍊周內夫明之亡亡
于門戶門戶始于朋黨朋黨始于講學講學則始
于東林東林始于楊時其學不出王氏也獨以王
氏爲禍本恐宗姚江者亦有詞矣至以守仁宏治
已未登第是年孔廟災建陽書院亦火爲守仁所
致之天變尤屬鑿空誣鑿是皆持之過急轉不足
以服其心者也若挺擊一案向以孫承宗事關國
本不可不辨事關官闈不可深辨之說爲正而
以抗論諸臣多出王學遂謂主瘋顛者爲是殊不

思福王奪嫡途人皆知卽事關鄭妃不能行法亦

不可無此窮究之論坐罪于其羽翼以陰折再發
之逆萌如其默默相容僅以瘋顛坐張差則彼計
得逞可以坐擅天下卽計不成不過僅損一刺客
何憚而不重試乎故諸臣之爭雖明知其不可行
而于事不爲無益未可黨同伐異顛倒天下之是
非也 國朝劉源淥詆劉安世爲邪人謂其害甚
於章惇邢恕以其與伊川不協也然宋史具在安
世盡言集亦具在果章惇邢恕之不若乎不問其

人品之醇疵但以附合道學者為正稍相齟齬者為邪則蔡京之薦楊時當為北宋第一正人矣佛家以敬信三寶與否定人之罪福儒者不當如是也 朱陸之徒自宋代即如水火厥後各尊所聞轉相詬厲于是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引朱以合陸案程敏政作道一編欲援朱子以附陸氏論者譏其舞文張烈作王學質疑熊賜履作閩道錄又詆斥陸王幾不使居子人類論者亦譏其好勝難各以衛道為名而本意所在天下得而窺之也張夏雜聞源流錄以程朱之派為主而于陸氏之派亦節取所長以示不存門戶之見其凡例稱人品自

人品學術自學術如趙南星楊連穆昌期李應昇諸人可謂之忠臣不可列之于儒林豈程朱之傳惟教人作 至萬歷中東莞陳建作學部通辨又尊語錄乎 朱以攻陸程瞳朱子之鄉人也因作開闢錄以申朱子之說李紱陸氏之鄉人也乃又作朱子晚年全論以尊陸氏之學大旨謂陳建之書與朱子之論援據未全且語錄出門人所紀不足為據乃取朱子正續別三集所載自五十歲至七十一歲與人答問及講義題詞之類排比編次逐條各附證論辨于下以成是書其說甚辨

孫承澤考正晚評定論辨守

以三

自集

仁所作不言晚年始干何年但取偶然謙抑之詞或隨問而答之語及早年與人之筆錄之特欲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不足為據乃取朱子年譜行狀文語類等書詳為考正以宋孝宗淳熙甲午為始朱子是時年四十有五其後乃始與陸九淵兄弟相會以次逐年編輯實無一言合于陸氏亦無一字涉于目梅考晚年定論初出之時羅洪先致書守仁所辨何叔京黃直卿二書已極為明晰案韓愈送王秀才序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子貢之敏悟曾子之篤實皆得聞一貫之旨而當時未嘗相非後之儒者各明一義理亦如斯惟其私見不除人人欲希孔庭之俎豆于是始于爭名終于分黨遂尋仇報復而不已甚非聖賢立教之本旨即以近代而論陸隴其力尊程朱之學湯斌遠紹陸王之緒而蓋棺論定均號名臣蓋各有所得即各足自立亦何必強而同之使之各失故步乎紱皆以朱子悔悟為言又舉凡朱子所稱切實近理用功者一概歸之心學夫回也屢空焦竑以心無罣礙空諸所有解之矣顏子其果受之乎仍各尊所聞而已矣

朱子伊雜淵源錄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邪恕

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其後宋史
 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為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
 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
 聲氣攀援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為水
 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葉紹翁四
 朝聞見錄程源為伊川壻孫無聊殊甚嘗齋米於
 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于當路者著為道
 學正統圖自考亭以下勦入當事姓名遂特授初
 品因除二令又以論對改合入官遷寺監承是直

三註錄 卷之四 五

以伊雒為市矣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所記未
 派諸人之變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書之意則
 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儒以詩
 禮發冢非詩禮之罪也或因是并議此書是又以
 喧而廢食矣 宋代忠邪雜迭黨禍相仍國論喧
 嗽已一見于元祐之籍迨南渡後和議已成外憂
 暫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處堂諸情不鑿前車
 又尋覆轍求名既急持論彌高聲氣交通賢姦混
 樛浮薄詭激之徒相率攀援釀成門戶遂使小人

乘其瑕隙又與黨獄以中之爾文同焚國勢馴至
 于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亡之罪獨諉諸
 韓侂胄也且光寧授受之際趨汝愚等謀及宵人
 復處之不得其道致激成禍變于謀國尤疎滄州
 樵叟慶元黨禁所錄偽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
 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頗難
 解蓋萬里之薦朱子實出至公與依草附木攀援
 門戶者迥異故講學之家終不引之為氣類觀所
 作誠齋易傳陳櫟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

三註錄 卷之四 五

學之派知此書之削除萬里意亦如斯未可遽執
 為定論也至如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姦皇甫
 斌猥瑣梯榮僨軍辱國侂胄既敗之後又復列名
 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陰陽反復不
 可端倪而其姓名亦並見此書中豈非趨附者繁
 臬鬻並集之一證哉總之儒者明體達用當務潛
 修致遠通方當求實濟徒博術道之名聚徒講學
 未有不水火交爭流毒及于宗社者東漢不鑿戰
 國之橫議南北部分而東漢亡北宋不鑿東漢之

宋

黨錮洛蜀黨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鑒元祐之敗道
 學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鑒慶元之失東林勢盛而
 明又亡皆務彼虛名受其實禍決裂潰覆之後執
 門戶之見者猶從而巧為之辭非公論也張端貴
 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黨伊川見道之明不能
 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偽學深思由來皆
 非國家之福斯言諒矣案徐質歷代黨鑑上自東漢黨錮次及魏之借爽晉之賈充唐之主臣王叔文牛僧孺李德裕宋之洛蜀明三黨元祐黨籍慶元偽學以及明之東林魏黨靡不宋儒好附門牆于淵源最悉明儒喜爭
 同異于宋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
 充棟惟元儒篤實不甚近名故講學之書傳世者
 絕少亦無滙合諸家勒為一帙以著相傳之系者
 明馮從吾元儒考畧撮拾殘剩以畧見一代儒林
 之梗概 黃宗羲搜探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
 錄辨別宗派禪為明儒學案凡河東學案列薛瑄
 以下十五人三原學案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學
 案列吳與弼以下十人白沙學案列陳獻章以下
 十二人姚江學案列王守仁一人附錄二人浙中

相傳學案列徐愛以下十八人江右相傳學案列
 鄒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錄六人南中相傳學案
 列黃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學案列蔣信等二人
 北方相傳學案列穆孔暉以下七人閩越相傳學
 案列薛侃二人止修學案列李材一人泰州學案
 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以
 下十一人諸儒學案上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中
 列羅欽順以下十人下列李中以下十八人東林
 學案列顧憲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學案列劉宗周
 一人而以師說一首冠之卷端所列自方孝孺以
 下十七人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
 為河東陸之傳流為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
 于二派之間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
 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于薛之徒陽為引重而陰
 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二家
 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
 是非起而朋黨立恩怨轉輾毀譽糾紛正嘉以還
 賢者不免此書猶勝國門戶之餘風非專為講學

設也 陳鼎東林列傳明萬歷間無錫顧憲成與
 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
 聲氣蔓延趨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門戶
 流品亦遂榛雜迨魏忠賢亂政之初諸人力與摺
 柱未始非謀國之忠而同類之中賢姦先混使小
 人得伺隙而中之于是黨禍大興一時誅斥殆盡
 籍其名頌示天下至崇禎初權闡既殛公論始明
 而餘孽尙存競思翻案議論益糾紛不定其間姦
 蕪之徒見東林復盛競假借以張其鋒水火交爭

二二二 東林書院記

彼此報復君子博虛名以饜實禍小人託公論以
 快私讐卒至國是日非迄明亡而後已是徧所載
 百八十餘人蓋即東林黨人榜及沈淮溫體仁等
 雷平蠅蚋諸錄所著名者也以節義炳著者彙載
 于前餘亦分載並列臚敘事蹟頗詳其中碩士端
 人固所不乏而依草附木者實繁有徒厥後樹幟
 分朋干撓時政禍息卒隱中于國家足知聚徒講
 學其流弊無所不至 國朝沈佳明儒言行錄始
 于葉儀迄于金鉉凡七十五人附見者七十四人

四

續錄始于宋濂迄于黃淳耀凡五十九人附見者
 九人佳之學出于湯斌然斌參酌于朱陸之間佳
 則一宗朱子故是編大旨以薛瑄為明儒之宗于
 陳獻章則頗致不滿雖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
 弟子則刪汰甚嚴王畿王艮咸不預焉 案王守仁
 傳徐樾樾傳顧鈞鈞傳羅汝芳汝芳傳楊
 起元及周汝登見明史儒林傳王畿傳 其持論
 頗為淳謹初黃宗義作明儒學案採摭頗詳顧其
 學出于姚江雖于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擊而于
 王門末流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頗為回護門

二二二 東林書院記

戶之見未免尙存此錄蓋陰以補救其偏萬斯大
 宗義之弟子也平生篤信師說而為作是序亦但
 微以退嚴為說而不能攻擊其失蓋亦心許之也
 學者以兩家之書互相參證庶乎有明一代之學
 派可以得其平允矣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
 宋儒講學盛于二程其門人游楊呂謝號為高足
 而楊時一派由羅從彥李侗而及朱子輾轉授受
 多在閩中故所述斷自楊時而分別支流下迄明
 末凡某派傳幾人某人又分為某派其例子敗名

論

絡

躋節貽玷門牆者則削除不載間有純駁互見者
 則棄短錄長如廖剛傳中刪其初附和議一事胡
 寅傳中但敘不持生母服為右正言章廈所劾而
 不詳載其由是則門戶之見自伊雅淵源錄出宋
 為二傳非惟文章之士記誦之才不得列之于儒
 即自漢以來傳先聖之遺經者亦幾幾乎不得列
 于儒焉斯同儒林宗派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
 失以正綱常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
 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錄獨為平允惟其附錄
 一門旁及老莊由韓之流未免矯枉過正又唐啖
 助之學傳之趙匡陸淳宋孫復之學傳于石介皆
 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說經實濫觴于二子乃列之
 散儒之中不入宗派亦有所未安至于朱陸二派
 在元則金吳分承在明則薛王異尚四百年中出
 此入彼淵源有自脈絡不誣亦未可以朝代不同
 不為明其宗系 明以來傳名儒者大抵宗宋而
 疏漢唐而宋又疏自漢洛以下朱賦名儒傳上起
 田何伏生申公諸人不沒其傳經之功中及董仲
 舒韓愈諸人不沒其明道之力于宋則胡瑗孫復
 石介劉敞陳襄雖職職稍殊亦並見甄錄可謂得
 聖賢之大公其以遷就利祿削楊雄馬融以祖尙
 元虛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匡衡王安石亦
 特為平允惟胡寅修怨于生母王柏披猖恣肆至
 刪改孔子之聖經咸預斯列似為少濫據王禰時
 之虛詞為辭收作贊 王心敬開學編初馮從吾
 亦未免失之不考耳
 原編始于孔門弟子秦祖終于明代王之士心敬
 所續輯者于秦祖之前增伏義秦伯仲雍文王武
 王周公六人于漢增董仲舒楊震二人明代則增

端

從吾至單允昌凡六人又附以周傳誦黨還醇白
 希彩劉波王侶諸人 國朝惟李容一人則心敬
 之師也明世關西諸學其初皆本于薛瑄王恕又
 別立一宗學者稱為三原文派大抵墨守主敬窮
 理之說而崇尚氣節不為空談黃宗羲所謂風土
 之厚而加之以學問者心敬推本義皇以下諸帝
 王未免溯源太遠文憲仲舒本廣川人心敬以其
 卒葬皆在關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郡縣志書牽合
 附會之習也 江藩宋學淵源記如湯文正 魏
 果敏 育介 李文貞 光地 熊文端 賜履 張清恪 伯行
 朱文端 楊文定 名特 孫文定 嘉益 蔡文勤 世遠
 雷剛憲 陳文恭 宏謀 王文端 或登台榭或居
 卿貳以大儒為名臣其政術之施于 朝廷達于
 倫物者具載 史成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
 聞失實貽譏當世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
 初特選從祀之與 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
 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
 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高峯見于漢學師承

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 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誇好騰口說其弊流于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為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于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即二曲雖提唱良知然不專于心學所以不為禪言不為禪行也刁王諸子亦皆保守洛關之教者 劉灼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遺學始于漢漢而盛于洛關自龜山關學院以講學于是白鹿

百泉

格物

毋

難不憚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于白鹿象山諸君子小人喻于義利章蔓者泣下朱子深為歎服爾切中學者隱微深痛之病象山云青田本無陸子靜庵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遵因陸子之言而養明之其後為王學者遂視朱子為魯仇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為異端而攻擊者并文成之事故亦毀之 梁卓如曰 陽明下季明德之知其必立功業人謂之曰其獨之不動非北海承海運陽明學術者李士貞舉陽明與學徒議論其夫人怒問出獄其几案拋其書帙曰諸君賦信此老嚴莊因故舉其平居奸私事門人竊窺陽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為非人情李文貞曰悉即此已足以論宸濠矣北海為失笑

周子無極之說陸九淵爭之于前朱子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于後諸儒聚訟數百年而未休大抵尊朱者則全斥陸王為非尊陸王者則全斥朱子為謬迄無持是非之平者 國朝王宏撰正學隅見述以為格物之說當以朱子所注為是無極之說當以陸九淵所辨為是持論頗為平允其中雖

歷引諸說以相詰難而詞氣皆極和平凡崇朱氏
學者稱先朝之亂由于學術不正其首禍為王陽
明崇陸氏學者稱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為周子真
獻實犯之類皆指為太過其言曰子素信朱子惟
于無極太極之說小異誠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
徒為異端同以陷于自欺欺人之為其亦異于好
為異端者矣 太極一圖經先儒開發已無剩義
而曾翠庭繪圖作說果屬不休殊為支蔓夫人李
邇天道遠日月五星有形可見儒者所論自謂精
微推步家實測驗之其不合者固多矣况虛度時
天地之先乎是則不免于習氣耳 王嗣槐太極
圖說論聖人言易有太極未嘗言無不應于太極
之上復加無極二字疑此圖授自陳搏非周濂溪
作朱陸互相辨析朱子不得已只作無形有理以
解之而無極二字總流入二氏之說又謂其言天
道剛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乃老氏道生天地之
道言人道則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主
靜二字九為老氏根本所在又謂其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二語乃老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無生之
樞紐亦力申陸九淵之說者也 毛奇齡太極圖
遺議周子本易有太極一語特以無極二字啟朱
陸之爭奇齡又以其圖與參同契合併引唐元宗
御製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序無極二字為證因及
于虛中陰陽動靜互根等語謂皆非儒者所有立
論原不為無因惟是一元化為二氣二氣分為五
行而萬物生焉乎其間此種終古不易之理其
與天地則所言之天地備不能與于道遠亦不能
異于儒猶之日月麗天萬方並觀不能謂彼教所
見日月非我日月也苟其說不悖于理何必定究
其所從出奇齡此論不論所言之是非而但于圖
繪字句辨其原出于道家所謂舍本而爭末者也
案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
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
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
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
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衍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
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
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于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
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其暗
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
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

校訂

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于此二字平醫
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
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有形轉轉喧闐動
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
其瀉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
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適類于
是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漢儒言易多主象數至宋而
象數之中復岐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
倡者也牧之學出於種放放出於陳搏其源流與
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而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
則與邵異其學盛行於仁宗時黃黎獻作畧例隱
士道錄
吳秘作通釋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蔡
昌壽則作圖書以駁之朱成則作王劉易辨以攻
之李觀復有剛定易圖論至蔡元定則以為與孔
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朱
子從之書易學啟蒙自是以後若胡一桂董楷吳
澄之書皆宗朱蔡牧之圖幾於不傳通志堂刊本
何焯以為自道藏錄出今考道藏目錄實在洞真
部蓋圖類字號中是即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
一證 宋朱震漢上易集傳所敘圖書授受譜陳

洛書之傳至程
更其傳而至劉
牧以是祖圖

博以先天圖傳種放更三傳而至邵雍放以河圖
周敦頤再傳至程頤程頤厥後雍得之以著皇極
經世牧得之以著易數鉤隱圖數顯得之以著極
樞圖說通書顯得之以述易傳其說頗為後人
疑文宋世皆以九數為洛書十數為河圖獨劉歆
以十數為洛書九數為河圖震此書亦用牧說故
諸儒互異然古有河圖洛書不云十數九數大與
十數見於說卦太乙九宮見於乾鑿度不云河圖
洛書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後宋推演之學是圖
洛書傳李誠更三傳而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失
齊得正亦不足深詰也 宋稅與權易學啟蒙小
傳初朱子作易學啟蒙多發邵氏先天圖義至與
袁樞論後天易則謂書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
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
說與權從魏了翁講明邵氏諸書於觀物篇得後
天易上下經序卦圖證以雜卦傳及楊雄所稱文
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穎達所稱六十
四卦三二相偶非橫動變之說知乾坤坎離顯中

極太所牧與行圖失

乎大過小過不歸之八卦為上下兩篇之幹其互
 易之五十六卦為上下兩篇之用即其圖反覆觀
 之上下經皆為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以明義文
 之易似與西河圖蓋關邵子之說以補成康之未備
 所謂持之有故而執之成理者也史子靈驗釋因
 是書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
 其數皆九而巽其乾九能乘坤六坤陰不能包乾
 陽之說關六之中有三三五則九數圖能乘六數
 更與與龍雨之說天下之無不歸者何任舉一義
 皆有說可通愈推而愈各有理此類是矣謂非易
 之根本則可謂非易中之一義則又不可也 宋
 趙汝模周易圖其論圖書曰易有分數有積數
 自五行而為五十者衍數也自一二三四五積而
 為五十五者積數也圖書一數皆積數之總不可
 以異於撥書也故合圖書之名而論一數則自有
 妙理圖二數以圖書之名則於經無益可謂於
 解紛矣 宋趙汝模周易圖自序述河圖之數
 以八卦成利相埒相維參天兩地參伍以隨其數

實為四十一而以其十五會通於中所述河圖洛書
 參天兩地術數之圖錯綜合參參圖及河圖遺論
 大旨以天一為坎地二為坤天三為震地四為巽
 天七為兌地六為乾天九為離地八為艮而五十
 則為虛數其說雖與先儒不同而案以出震齊巽
 之義亦頗相照合林至易釋傳序所釋易道變化
 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為說者也白雲野史卷四
 無載一書於太元部若字說中靈圖書之條其
 條末原書又本流家術數之以附於其類亦有由
 云 二元錢方用易圖說其說謂河圖為作易之
 本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聖人即理
 推數二者可以相遠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
 書又引朱子之說謂圖圖有造作且欲舉出方圖
 在圖圖之外又謂朱子易本裝於先天後天卦位
 必歸其說於邵子似較然有所未足是以不採其
 隨而有所述云云其說較他家為近理然猶據陳
 摛以家稱傳之圖書言之其實河圖洛書雖見經
 傳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兩圖其為古之圖

書與否則經傳絕無圖說授空傳有二墳而謂即
 毛漸之書授周禮有連山歸藏而謂即劉炫之書
 考古者其疑之矣且繫辭言洛書不言即九疇洪
 範言九疇不言即洛書禮注大戴禮記始云明
 堂九室法龜文其說起於後周阮逸偽作圖明易
 傳因兩違之於是洛書之文始傳為四十五點而
 九疇亦遂傳於易者知九疇之非易而不知洛
 書本非九疇其辨為未審至其謂自漢以來雖
 孟喜本易經傳圖說雖多皆後漢免各主一方餘
 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為有圖之始寥寥千載
 至陳搏始本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
 及天地定位等說為橫圖大小四圖傳穆李以及
 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為後天圖圖內大橫圖
 之卦為否泰反類方圖則於因易而作圖非因圖
 而作易本末源流業然明白不似他家務神其說
 直以為古聖之制作可謂獨識其真矣 國朝黃
 宗炎周易象辭其論四聖相傳不屬文王周公孔
 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為不傳之秘周易未經索

惟

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搏
 而始出謂陳搏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說與二元陳
 應潤之說合 見應潤所作
爻變義疏 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雜
 以仙真說圖以易道亦與朱養真毛奇齡所考異
 同 莫尊說見經義考二百八十三
奇齡說見所作太極圖說遺書 至謂朱子從而
 字析之更流於釋則不免有意揀文存姚江朱陸
 之門戶矣 國朝胡渭易圖明辨初陳搏推圖易
 理行為附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
 求無不符合傳者穆神其說蓋歸其圖於伏羲謂
 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
 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體度太乙
 行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
 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神其說又真以為龍
 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
 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
 夫測中星而造曆器以驗中星無不合然不可謂
 中星生於曆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經以驗交食無
 不合然不可謂交食生於算經也由邵子以及朱

按

子亦但取其數之巧合而朱熹究其太古以來從
 禮授受故易學感象及易本義兩九圖皆沿其說
 同時其極論學止皆有與論然考宋史儒林傳易
 學皮實朱子本屬對元定創義非所自撰晦庵大
 全集中載各圖有易書曰改象本欲學者且載大
 傳所言多其義理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
 之知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竊語至於本義總言
 九圖王慈其曰曰曰變者以文家理類約考考多
 變不備但其為同人所依附其說尤顯屬朱子虛
 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源始
 指先天諸圖為道家假借易理以為修煉之術吳
 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排擊各有論述 國朝毛
 奇齡作圖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
 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然皆各據所見詆其踳
 隙尙未能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此書皆引據
 舊文互相參證以符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
 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煉術數二家旁
 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

提要

蔡氏

按

宋蔡沈洪範皇極內篇考洛書之名見於易不見
 於書洪範之文以明理非以明數其事絕不相謀
 後人以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指為洛書 宋史記
 傳所載占日士家太乙家居其一漢書載太乙諸
 術亦列於五行家明為方技之說事不出於經義
 矣 盧辯註大戴禮記明堂篇始附合於龜文 案盧
 齊人其說最為晚出朱子引此註以證龜書指為
 鄭康成撰朱子博極羣書豈不知康成未註大戴
 禮記特欲申龜文之說別無古 至宋而圖書之說
 證是不得不移之鄭康成耳 大興遂以為洪範確屬洛書確屬龜文龜文
 確為戴九履一等九數而聖人敘彛倫之書變為
 術家談奇異之書矣沈作是書附會圖說河圖洛
 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經緯之說借書之文
 以擬易之數以九九演為八十一疇仿易卦八八
 變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節氣分配八十一疇陰
 用孟喜解易卦氣值日之術也其揲著以三為綱
 積數為六千五百六十一陰用焦贛六十四卦各
 變六十四卦之法也大意以太元元包潛虛既已
 擬易不足以見新奇盡變幻其說歸之洪範實則
 明二書因朝因書二同一僭經而已矣此在術數



之家已為重德之重德本不足道以自地以後又

開演範之一版 胡傳洪範正論洛書本文即五

行五事至五屬六極二下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

字乃為禹所加與范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

二至次九不遇是次繪名目亦非過文所有龜之

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魯夫人公子

友有文在手之類未備編為黑白之點方員之類

九十之位變書而為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

通書極更定 提

梁章鉅退庵歸華易上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愈

伯謂有必生於天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天詳出

老子康伯之意蓋即以無極太極其義已備而明

乃周子念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

康伯之意而又過一層其義紛而轉晦不知無極

二字亦非周子創出過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

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

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

無無極凡此皆宋儒之嚆矢而不知其為六經所

又謂濶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又曰袁簡齋答曹學士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

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陳

不謂然夫道若大路然無所不統也後儒必欲

沾沾

如

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笺釋
則經雖傳不若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為程
朱生朱仲穎諸儒說經編有成述方能使已見成
集解安得一切抹殺而謂程朱直捷孔孟也夫以
孔子視天下才如登萊山案邱陵耳然於子產曼
嬰衛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
甚此孟子之不與孔子也孟子則蓋三代下無
矣伊尹柳下惠均稱為聖至朱子則蓋三代下無
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與
樂與伯溫作論較之康節怒曰爾為知孔子明之
文或謂孔子之遺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
與離也必知修其煉藥之說以為丹不易得於不
易得離離而後惟惟有呂祖愈珍秘愈於嚴而道
病矣來書又斥陸正為異端亦似太過周易言仁
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
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國所樂而異哉然仁
者之樂山固不流留者之樂水為異端也願問

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克己復禮則仲弓曰愛人
其人各為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為異
端矣又必以仲弓為異端矣夫大抵古之人以行
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
先行其言曰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也朱
之語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
生宋儒爭定之徒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
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
其主人之心不為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
其主遂至執手張晉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
也今之排陸王
者亦此類也

道家之教宗者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煉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爾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惑與爾不知歸者鬼神之趣其封人之子也吾國之始得之也弗位其後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隄林禽鳥樂而後悔其位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壽生乎夫魯曾謂莊子曰子欲圖死之壽乎和無若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國時之事

面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于形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知識于欲之平傷體深嗜感類曰吾女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若莊之意以身為寶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若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若莊之本意也故若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養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若莊何嘗貪生懼死何

肉

嘗具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會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見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書出若莊今道家有若莊書不若莊為釋氏編用之却去彼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若莊經尤鄙陋譬如巨室窮子所有珍寶悉為之去却去收人家遺棄棄棄棄棄棄見其骨體矣然若莊文公之言為然唐僧表曰佛入中國見幼夫嬰孩莊老以文飾之爾爾已知其出于莊老矣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程氏攷右編云李濟翁貢厥集曰今人符咒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凡行移系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咒之後云如律令者正是效官府文書為之不必盡以為雷鬼也大慶按文選袁紹檄豫州終曰如律令曹公檄吳部曲終亦曰如律令是知李說之

別

謬蓋律者所以禁其所不得為令者所以令其所
當為如律令者謂如律令不得違也道家符咒正
是效官府文書為之論如程氏說散大慶復以袁
紹曹公之事而責之

宋吳曾能改齊漫錄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衛陽
鍊師南邊早鼓蕭湘極鍊師官是衛山道士耳取
鍊形之意故遺家有靈寶五鍊經按後魏李順興
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
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至其家號為李鍊師後有

上註錄 道數

張鍊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
類順亦呼為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
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
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
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眉山詩皇甫冉亦有
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鍊
師仙居詩按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
之鍊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字從糸

初

矣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 澹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愛
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李國壽考皆用此道也
自去歲以來所在多厲方士輒相汲引其數浸繁借
令天下真有神藥必海內皆壽人知凡候俟
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衛奇貨易貴不顧利之
人豈可信其靈而信其虛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
饋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藥非人勝
所能勝也古者君長雖臣先帝之令必聽者先自

鎮一年則僕自可見矣

深章鉅選應隨筆孟瓶鹿曰近世顯宦多服鍊
或晚而無子葉叶熊微或內寵既多罔顧鳴
至聰明蓋世之人亦為之覆轍相尋可為永
暨余尚書常服鍊黃為國舉日吾友鄭孝廉
誤從之下體潰爛乞死不得余座主故尚書
秦公自服鍊黃後治事者書可通夕不睡朝
夫以為龍馬精神善於酒問語余曰吾五十
苦胃痛自服鍊黃後精神百倍此庚辰年事也
壬午疾發痛楚不減昌黎所言歸工部若趨者
憶八月初旬為公壽座中皆門生是日演長生
劇公素精音律別設一席坐僕摩手足者五六
人云少歇則痛不可忍日惟飲白馬乳數碗亦
至假歸至天津送以殞命近聞陳鴻臚亦服
此藥操急異常于於前年見之已面非人色
丑年子按試敘州舉郡守楊君天文以仙茅二斤
見貽余不敢服楊君亦以二斤遠王君日杏王君

移也

喜甚取以浸酒初服甚有效泊辛卯成都王君參定邊副將軍幕來則腦鼻及手足心俱發惡瘡矣昔之服食者冀得長生而乃速死今之服食者冀得取樂而乃受苦德可以返矣

徐應秋曰自外道盛行世俗沉溺魔境惟所盤惑

如野駭崩葬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

侯卒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

七厥亡而世有獲氏乘鶴之說張道陵為蠅蛇所

食野屍無所而世有正月七日昇天之說淮南王

安謀老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明州新戒僧

遇老鸚精以為神仙天門山道人以辟穀為飛昇

緜氏仙鶴觀每九月三日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

不扇戶以求上昇緜氏命勇士視之乃為黑虎

啣去遂于虎穴中得金簡玉籤甚多唐蘇港以蛛

網為聖光卒為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重絳節召

已上昇沐浴將去弟子王道士呼雷震之舉發一

巨鱗劉甲女暗誦法華屋有奇光設寶帳說法遠

近敬禮乃實為龍魅所憑沂陽令念誦經至有五

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云發心宏大當

得正果不知為天狐所迷南中選佛場每年中元

節

節

博

節

日推一進高者立于壇上俟五色雲至驟而上昇

後有道士獲雄黃一斤昇壇后山巖與蛇有蟒蛇

腐爛五色雲乃擊之毒氣也聞禮斗僧被大毛手

鬼擄其首以為騎乘廣州石老為子沉江中

妾指雲中白鶴以為得仙故謝自然白日上昇而

目擊作詩以為木石生怪變狐狸野獸悲惜其孤

鷃抱鏡面不可悔海遠人之見也至於從事服食

得其精者或以延年而誤人亦復不少漢末李真

辟穀服茯苓飲寒水而世病者呼吸吐納氣閉

不通良久乃蘇真文皇甫謐服寒食散隆冬裸袒

服冰悲患急欲自殺避暑陳子真得大蝙蝠如鴉

食之大瀉而灰博物志薛居正服丹砂遇毒吐氣如

烟水至已不能飲宋史王偁試服金丹而卒火自極

出延燎十數家陳德公見鵝洞巨松遠望火毬飛

走因餌其脂狂躁不自禁真身水中水亦如湯疽

發於背而殞但齊冒黎公以雄黃末調粥飲雞男

不交者號火靈廟始亦見功終致絕命清異錄此類

殊不勝舉又可輕信哉

殊不勝舉又可輕信哉

殊不勝舉又可輕信哉

儲華谷秘疑說世以黃白之術自說者名為秘
 客又曰爐火小則難成金銀以為機術大則結成
 丹母者曰爐頭持爐者不生風狐兔不乳馬之文
 以道用母之說或謂其與母易以他物或制而為
 隱以爲靈書凡水銀入爐必食其母以成寶再三
 為之母氣既竭全銀已盡則水銀為烟焰之歸矣
 或有用水以取銀之靈用藥以食金之色養火見
 寶名隔窠取母或以金銀為鼎器實水銀于草藥
 爐而取寶名曰玉女翻身或以水銀磨凡煉于爐
 鼎食頃成就然其體似銀則色黃而體似金則
 體堅而色淡似銅則質潤而色鮮蓋水銀食鐵之
 精華以為靈胎凡變鐵之顏色以為黃白謂轉身
 便成寶寶未有不為所欺者如荷葉之有水銀灰
 竟之有鉛錫皆在七十二種龍牙神藥之數此又
 爐火中之可觀者下此皆無足道不欲詳述士志
 于道幸勿於此加意 道家有金丹之說故學者
 多以煅煉黃白為事不知金丹者人之真陽乃向
 上妙道借論為金即禪宗之所謂金剛不壞身取

其不生不滅永劫長存具不漏之體也丹者乾為
 大赤精陽乾金故號為丹豈徒以黃白為事况黃
 白之術神傳用以助安養樂道之士今志求黃白
 者心已貪著豈肯投此以遂其貪欲倘使得之日
 成萬兩何事乎死生大事况復不易得遂使說其
 獲利之說其所以好多致取家不思彼有是術自
 能致富豈惡人知又何待以傳授實身也大抵志
 于黃白者皆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者 金石
 煉成丹者皆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者
 述其功效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
 之無疑不知其為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
 修養之士嗜欲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剋火恐陰陽
 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為君腎為臣君臣相得
 故能延年况心不外殺火雖盛而不炎以火留水
 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
 養形之道也彼嗜欲者水竭于下火炎于上復助
 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竭而
 不得行况獲喜惡交攻劫新故火發為消渴疑為

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絕慾惟當助以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爲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袁枚隨園隨筆九教夫難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

石見李虛中諸人墓誌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六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

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聞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

量已所宜但見他人得効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

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此有數

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

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慙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

隆冬

漬

冰

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其利其

爲害之甚乃有如謠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服

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

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

節八言似勝服藥也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

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

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

丹砂秘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拱州良醫也彥

振信之服三年疽發于腦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

七

項領與曾者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

漬所漬濃血濯之水中澄其中略有丹砂蓋積于

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間人畜伏火丹砂不

問其方必求之服惟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

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

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

以爲戒矣

宋朱翌荷覺寮雜記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邱楊

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

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邱穎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宋邢凱坦齋通編奏皇漢武求長生之藥卒無所得可以監矣而唐之憲穆復為方士所誤李抱真鸚弁不足多責韓退之大儒亦以丹自賊何也惟

裴璘諫憲宗曰藥劑所以御疾非常進之餌張臯諫穆宗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疢作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真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

正誼錄 讀服金丹疏 八

服藥求長年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統與素

城隍考

秦蕙田

祈報之祭達於王公士庶京國郡邑而無不循者在古唯社稷而後世則有城隍且其義其秩頗與社稷類而威靈赫濯奔走巫祝為民物之保障官吏之所倚庇者則更甚於社稷在易泰之上六曰城復於隍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水庸居七水隍通庸城也詩大雅曰崇墉言言墉與庸同說者謂即古祭城隍之始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况有一物則有一物之神近而

正誼錄

居室飲食如門井戶竈中書尚皆有祀矧夫高城深溝為一方之屏翰者哉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是天時不如地利又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城隍直與地方民物相依為命誠不殊於社稷矣民為貴社稷次之其祀願不重與但社稷所以養人而城隍所以衛人且澹隍為城亦土之功用則社宜足以該之然而古人必別有水庸之祭而後世且盛於社稷者竊意三代時封建法行分茅胙土首重社稷即降而卿大

粟

夫莫不有采地下而農夫亦有井田衣租食力專以土穀為重故自天子諸侯而外大夫以下成羣置社祈焉報焉如是而已雖城與隍不過秩諸百神之列而索饗之亦其宜也後世易封建為郡縣而兵戈盜賊賊攻防守之事起遂專以城池為固守土之巨齋肅戰粟而嚴事之平時則水旱疾疫於以祈禱有事則衛民衛敵於焉請禱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故自兩漢以後廟事見於乘志者則有吳赤烏之年號而北齊書慕容儼傳載儼守郢城城隍神護祐事唐諸州長史刺史如張說張九齡杜牧暨皆有祭文傳於世逮後唐清泰中遂封以王爵宋建隆後其祀徧天下明初京都郡縣並為壇以祭加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洪武三年去封號二十年改建廟宇俱如公廨設座判事如長史狀迄於今牧守縣令期望展謁文廟外則唯城隍偶有水旱鞠踞拜叩呼號祈請實唯城隍迎神賽會百姓施捨恐後亦唯城隍

■ 據訴辨訟曲直疫癘死亡由其醮商屢法驗果亦莫不奔走歸命於城隍至廟親之視表章服之鮮華

上註錄 城隍考

社

血食品饌之豐繁歲時伏臘陰晴朝暮史巫紛若殆無虛日較之社稷之春祈秋報祠廟繁絲用牲伐鼓賽什百矣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苟可以庇民利國者撰之聖人神道設教之意列之祀典固所不廢惟古今事殊其誼一也

全祖望曰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其多歟全子曰是未攷古之社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州縣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為城隍又岐為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城隍是即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沒而

上註錄 城隍考

可祭於社者也此卽今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
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爲
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
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並列則分之中又分焉
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
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
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
人且撰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
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
視壇壝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
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爲愚
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欲正祀典惟正祀社而
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
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爲然也夫

正統錄 城隍考

四

仙人篇

洪亮吉

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
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
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曰善注
善情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
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百年卽不死
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
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
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
卽精神至強至內夜未有不思倦怠者至至倦怠之
候而強其如且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卽或強其作
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卽精神至強
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倦化者矣至恒
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強
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
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者理之常也且人之欲
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
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

徒

論

續

夫

美惡何况官室苑囿乎何况妻子仕宦一切所繫
 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運也還入山也故
 其字人多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還還徒之苦即
 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志之懸
 某老人情獨與木石處家同居而已又豈有生
 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即有仙而不可為者以此
 也夫人之天壽乘于自然未聞保壽之即能多壽
 之即能少也何則壽之壽常不及人未聞壽
 之即能學富貴者之壽則明矣惟兩言之人有壽
 之即能學富貴者之壽則明矣惟兩言之人有壽
 養生之術則食之方者其壽則長矣

每時已不存保壽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放期抱情
 子榮放期抱情于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
 于此一則清靜寡欲神房隨之中一則適性任情
 馳騁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
 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情
 欲其所乘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乘
 強也是則人之天壽由于所乘之強弱矣然必云所
 乘之強加以保攝焉即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
 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
 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
 先後猶人之所乘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保攝之
 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蠶蟲觀之有榮惡者
 矣有清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
 而始蟄蠶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矣花葉不能不
 榮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寂滅之地則必有仙仙則不
 死也死仙而在于清虛寂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
 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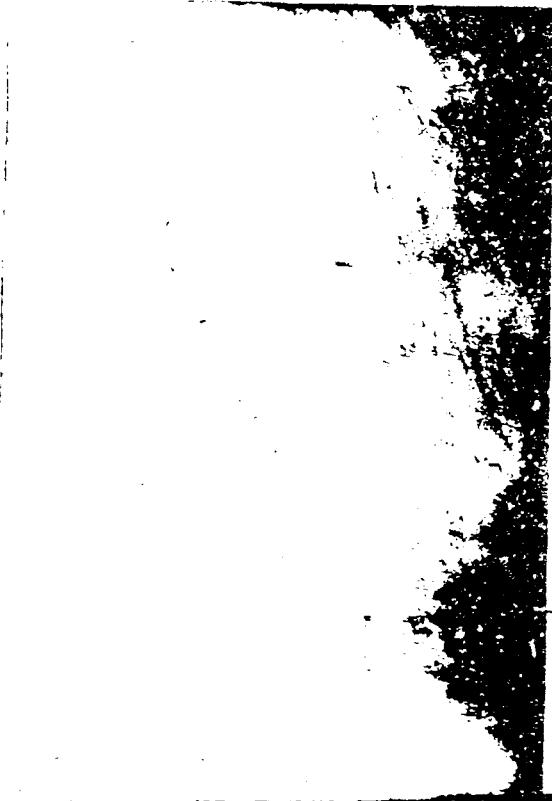
半六行
 二格
 二格

代謝則
 日世無
 人氣稟

食二十日而蟬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
 食而可不死則蟬蟬不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即
 可以緩則蟬蟬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不
 食也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
 食者矣南方曰蠻離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
 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
 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
 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
 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不食則應上古之不死則
 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之不死則
 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李
 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之仙至唐宋時而
 盡死乎今之所為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
 夫仙而果又有無樂其為仙矣是又進退失
 據之論也吾故曰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
 之命有短長由有強弱所致耳

王直錄仙人篇

三



仙說

鬼神篇

洪亮吉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喪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祟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為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寢大門決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何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

上讀錄

一

間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為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為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為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為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釋氏論道之說報應之言實出道家緒餘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住一返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莊子庚桑楚篇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顯

考校

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之類是矣余頗不喜人持輪回之說以為即有此理亦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而已近時士大夫集之可傳者無過錢少詹大明然尚惜其多輪回說一篇蓋輪回之說始於六朝盛于初唐宏明集廣宏明集等可見豈有為漢儒之學者斤斤焉與唐人辨六道之終始十八獄之升降乎惜哉不作可也否則剛之可也人死後以四十九日為七七見北史外戚胡國珍傳蓋存層法也儒林傳李靈曜為南齊王傳七日百日設齋亦同

顧炎武日知錄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為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

上讀錄

一

宋胡寅謂買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為之祖孔子謂為備者不仁有以也夫



後漢書西域傳論贊

范曄

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
 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
 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
 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地者輪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曰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
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
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象生胎生我

上註錄後漢西域論贊一

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誦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
 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
 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
 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
 回邪入正又有無量眾生同隨神迹詭怪則理絕人
 善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燒魚鱉等區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
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
涅槃經曰阿闍王令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刺其兩目棄入瓶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人賊眼皆悉平復
如而
而驚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還數開叔葉乎不然

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
 華蓋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
 累之訓空有兼道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

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道謂不空不有虛實
 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
 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獨做崇善所以
 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請無已維摩

爾時毘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
 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供養佛
 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
 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
 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
 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
 上註錄後漢西域論贊一

上註錄後漢西域論贊一

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蜩角之論
 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
 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
 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
 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尙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
 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
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
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蓋導俗無方遠物異會取諸
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它狄反尙土物琛麗
 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神道以辨明人財財狂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梁章鉅曰凡屬事非常之人必須有定議定力

蘇文忠公官某地時夜夢為虎所扼傍一僧揮扇

障之而去及旦問通此僧揖曰夜來驚未定乎公

遽令收之即遁去此見公之定議定力矣紀文達

亦言姚安公在宛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

七十二年來相見不一者子孫聚會所買皆素衣

因異其僧問其年解纔出一度廉乃前明成化二

年所給開師傳此舉代後通判之議中曰公疑我

我不必再言食未畢南去公嘗曰士大夫好寄住

往為此輩所誤即真仙其佛吾再交臂失之此亦

蘇文忠識力也

見續後集

冊

校

三

歐陽修見於史者不知其詳即黃牧與紅牧異派者也故待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喀巴為文殊室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昭寺則以覺釋迦末尼為唐公主從孫首尾失實又釋悟述空則曰釋與微妙豈關紅黃不知向白則殷王尙赤則周王不關微妙也深藏正德惟釋迦文佛觀世音菩薩來喀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魏源海國圖志楚典分大地為四大洲西洋圖說得其二焉而強割為五為四者萬歷中利馬竇所繪萬國地圖及國朝南懷仁之坤輿圖說與天啟中文儒畧之職方外紀圖皆以地為圖體故分前後二圖其一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羅斯冰海東盡日本朝鮮西兼葱嶺以西是為中國阿細亞洲一作亞細亞其西北之歐羅巴洲西南之利未亞洲則皆以地中海為界地中海以北為歐羅巴洲南抵地中海北至冰海廣萬有地地中海以南為

利未亞洲

北起地中海南至大浪山海廣十度東西長七十八度

兩洲之西

皆盡西洋大海兩洲之東則皆與阿細亞洲相連

利未亞之東則以西紅海與阿細亞洲為界歐羅

巴洲之東則以阿破河及北高海與阿細亞洲為

界此第一圖也又有南墨利加洲北墨利加洲

加今譯為米利堅

二洲一峽相連中分南北其地東南相

距百有八十度南洲南北四十二度北洲如之此

第二圖也圖中諸國風物產疆域氣候瓜區豆

剖指掌畫沙質諸閩粵互市之番舶重譯獻琛之

正說錄

後漢西域論贊

五

貢使事多徵實語非鑿空似可以盡富媼之形勢

窮四洲之方位然以說徵圖實止二洲無所謂四

五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其誼蓋起於洪水以前

及降邱宅土以後因而不改後世偏旁加水為洲

故鄒衍談天則裨海所環曰神州釋典論地則鹹

海所畫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未可以陸

地所通區為渚嶼之國今歐羅巴利未亞之山皆

發脈葱嶺邈迤而盡於西海是即以葱嶺東西畫

為二洲尚不可况於葱嶺迤西之地強指一河一

泊為界而職方外紀之阿細亞與歐羅巴二圖一

則界以大乃河一則界以阿破河此二河者一在

裏海之西一在葱嶺之東相去二十餘度計五千

餘里循前圖大乃河則西侵歐羅巴之界依後圖

阿破河則東侵阿細亞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

餘里之地屬彼洲乎屬此洲乎譬之剖中原為南

北圖南朝者則以黃河為界圖北朝者則以江淮

為界畢竟此江北河南數千里屬南乎屬北乎地

中海本非西海特以巨一域之中表將萬里濶二

正說錄

後漢西域論贊

五

三千里與西海相灌輸即後漢書大秦與條支國

所隔之西海是古書所言西海皆即地中海今既

知有大西海環其外而反指地中海南北為二洲

不距漢人故轍乎至墨利加四面環海地數萬里

洵別為一大洲惟不得以其中央地狹而判之為

二與前圖同弊西人既尋得墨利加之後復念地

為圖體更西應亦可至東因更航海西尋數年復

復得南極下墨瓦蠟之地因并南北墨利加為一

洲而以新得之地為第五洲然未嘗測其南極高

六

距之度數江河入海之津口衣冠人物之形狀以告天下後世第言平原蕩蕩螢火星流尚未晤一人雖至其地與未至等故佛經所謂大洲者西人止得其二而餘未之聞焉或曰此二洲者於釋典四洲當為何洲曰阿細亞歐羅巴利未亞其為南瞻部洲也南北墨利加則為西牛貨洲也梵典言瞻部洲中有四主東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馬主即蒙古哈薩克西寶主即大小西洋是歐羅巴利未亞皆屬瞻部洲之明證至北具慮

上言後漢西域論贊

洲則隔於北冰海故海舶無遠北海而歸之事東神勝州則阻於南冰海故西船雖能至南極左右觀其地而不能遇其人南懷仁坤輿圖說顧闡釋典四洲之誼謂南洲當在赤道溫帶以下不當以釋部為南洲是蓋泥南極北極為南北不知釋氏以北極南極分上下而以前後左右為四方與儒家六合之謂相符其謂天頂為北者乃中土人一方斜視之見其實天頂辰極豈偏于北又安得以南極為南乎釋典又名四洲曰南閻浮提西瞿耶尼

七

尼州東弗婆提州北瞿單越州故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弗婆提日則始沒西瞿耶尼日則初出北瞿單越正當夜半易地亦然又閻浮提州所謂西方瞿耶尼州以為東方瞿耶尼州所謂西方瞿單越州以為東方瞿單越州所謂西方弗婆提州以為東方弗婆提州所謂西方閻浮提州以為東方南北亦然樓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為晝夜釋典四大洲之誼如是釋典四方之誼如是請以告西洋之分二

上言後漢西域論贊

大洲為四為五者并以告西洋之泥南北二極為南北者 問釋典言佛降生必于大地之中故印度據南洋小西洋之間釋氏皆以印度為中國他方為邊地西印度為天主所生之如德亞及回教主所生之天方國皆居阿細亞州之西利未亞州之東南海地中海相夾之際故天主教以如德亞為中國而回教以天方國為中國其尊西印度與佛教尊中印度等是一洲適中之地自古異人所挺生然謂居一洲東西之中可也其地皆偏瀕南

海鳥得為全洲之中曰釋典不言居贍部之中而言居大地之中則是據南北二極言之二極之中為赤道近二極皆為冷帶稍離極為溫帶正當赤道下為熱帶南洋各國正當赤道下距南北極度數皆均等其地終年恒煥是則正當地球南北之中又正當贍部洲東西之中故彼自命為中國也使專據贍部洲言之則正中莫如葱嶺而環葱嶺左右古今但為游牧部落不聞產一英傑何耶故曰東海有聖人出焉西海有聖人出焉聖人之出

正位後漢西域論贊

必在海濱扶輿旁薄之氣必至平原近海如雍冀青兖而後漸殺始登冲和始鍾惟是印度正當熱帶地極炎燠人多穠租而慶日則正當溫帶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且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西洋溫帶之地則為地中海所占而歐羅巴亦偏于冷帶利未亞亦偏于熱帶故佛儒同教天主教皆生阿細亞洲天文算法奇器亦皆創自阿細亞而後流被於歐羅巴洲至利未亞洲之復地周萬餘里為山環之不與他國往



來故雖以麥西國亞昆心城國之聲名文物亦不遜中國而西洋所至則僅其邊隅黑奴烏鬼之區而已是則又以瀕海為精柏腹內為精英地不慮者人不候信哉小西洋未利亞洲瀕海之地多產黑人歐羅巴商舟過之多買為奴使役使明史謂之烏鬼今沿其稱呼西洋為鬼子然白夷與黑夷各處相去數萬里豈惟非一國并非一洲今謂黑奴為烏鬼可也并謂白夷為白鬼則大不可至南亞畢利加洲地廣數萬里與贍部洲同其大明代始與贍部相交通自爾以前其洲中數千載不過草木善於游牧射獵竟無創教治世之聖人及各國開

正位後漢西域論贊

器通商始知有天方天主教釋其言佛出世必在浮提州其三州皆無佛乃竟望天主教之教而無之則贍部洲為四洲之冠何嘗獨歐羅巴利未亞皆奉天主教方之教而天主教方并產西印度佛教則應中印度而歐羅巴未開庭一教主則贍部洲內又以何種宗教在二洲何疑焉 聖利加洲當為釋氏之西牛食類非應度也坤輿圖說曠方外紀言墨利加洲之字蓋謂金加西屬國地出金銀天下稱首百物皆貴惟銀至賤其礦有四

抗俄者三萬人國王任取其一七日約得謀三
 萬兩其時俄國言北極利和洲之銀西可國有金
 銀礦國產銀三千餘萬出口者十餘萬兩其進口
 之銀二千二百萬兩南美洲之伯路國即前之
 全山山最著者為西班牙等處歲出銀數百萬至
 千萬員不等近日日國人欲復自治開礦日旺又云
 當明嘉靖時西洋國此金山銀額之名于是西班
 牙海牙國以兵奪其地所獲無算金條等物
 每海兵各處一二萬步兵各處為各國兵各分
 款萬國其後每年所出之數金七百餘萬兩製于
 有百餘萬員有米金礦自開之後所出其計萬萬
 五千萬國皆載回西班牙國鑄造香餅廣布天下
 至今三百年開盡無窮無盡後因西班牙國兵暴
 虐學黨人不服起義驅逐自立國王招徠商賈于
 是英吉利荷蘭之商咸運銀回國約五六百萬圓
 銀價漸賤貨價漸昂始停止運銀進口俟他日銀
 價起時再運之以平價然則天下貿易之商其盛
 於歐羅巴全銀之產莫盛於墨利加一為西方寶

主一為西牛貨洲何樂於今處處其利堅
 國產有進口銀四十萬圓而俄國則專以鴉片
 耗中國之幣故權利堅于我有幾幾矣其于我
 有損而無益 聞日雖都洲之西方寶主南方銀
 主北方寶主則俄國英人則西方寶主何利以人
 主之東方日則以俄國之寶主俄國則新開銀
 日中國人則寶主三分之一在俄國其餘皆在
 日口不勝四千一百九十二萬五千五百員方
 期費一省費不過十四萬員百七十方員已有戶
 口四千五百零二萬名江南地方九萬二千九百
 方員省口即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觀之中國只
 一省則悉俄國西英吉利歐羅巴特羅阿三國之
 人民又華事與言曰中國兼庶甲乎四海但即廣
 東一省之人可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
 即印度巨口最稠亦尚有曠土中國則不惟平曠
 皆田即山嶽積側無不層層開墾寸壤不遺其數
 布于海外各國者尚不知凡幾其勢更盛而俄所

未有由是觀之則東方之宜人信矣觀曼利加洲南北數萬里則歐羅巴各國爭往開之各國草莽立城市而都邑古無人之飛鳥近即同部之西國故者則可變為城郭焉中國有之乎至北方馬主不特東方以鹿克布特特為然即再北而俄羅斯其東北歐海之魁亦產名馬以游牧為生驢射為俗見異域及本志則馬主之資亦信矣即其所言衡之則西主中亦自以人主為上一問西洋舟船所至止有二洲則無與此外尚有何第二洲

四洲信乎曰此外必有一洲不獨釋典言之也即以西人所製地球觀之兩洲實止全居地之半自中國日本以東更無大國其海路越亦遠南北周八萬餘里且多在溫帶寒暑均平之區尚勝地球北極下冷帶有人之地豈冷帶有人而溫帶反無人乎夫道以南空越亦周七萬餘里其地在南極冷帶者半在溫帶者亦半溫帶以下亦必有國土居民西人遊迹偏至名之曰墨瓦蠟泥加而不能詳其度數形勢豈既有其地而竟無其人乎然則

東形勝洲北具廣州之地即據地球所餘之空度亦盡蓋當有一洲又何疑焉惟釋典所云南北東西四洲實不以二極分南北故自瞻部以外未可指其孰為東州孰為北州 利瑪竇曰釋氏謂中國在南瞻部洲並須彌山出入地數其謬可知也 案西法以北極為北南極為南此天之南北非地之南北也釋典則以北極為地頂而東西南北四面之與南極北極無涉蓋北極為上南極為下是上下非四方也 行海以指南極取向地球以運儀辨方五印度地當震旦西

南以申屬極東形勢格之為丙午丁未方以地平

二十四盤分之則在吳已云唐以前西域貢道由葱嶺達玉關道雖迂遠而歷代取經求法之僧足與自歐羅巴指掌至宋天聖中防西夏鈔掠始改大食等國貢道由海達廣州自後習於航海之便於是自古西域西東近海之國概稱西南洋古時國名十七其六元有天下吞并西域分封尉馬子第為王靈長國名以蒙古薩而古今沿革十七其九明一統志稱自後魏至隋唐唐居安西一區地界相混豈知大食與條支二國則實與印度各屬

尤混之混甚至宋史謂天竺以東之注鞏國距廣州四十一萬里天竺以東當與今滿刺加接壤在緬甸邊界之南距廣州不及萬里元史征川哇謂以五千卒渡海二十五萬里征從古未至之國史考考其方域距閩粵皆里不及萬至馬八爾國在天方之西境較注鞏瓜哇稍遠亦計里不過萬餘而元史謂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皆無稽之說地周九萬里自歐羅巴大西洋至中國幾于繞地半周為里亦不過五六萬里烏有阿細亞洲之南洋近接西藏緬甸動稱數十萬里

上篇 後漢西域傳

者乎又甚者以元太祖至鐵門見角端之地為東印度不知尚未入北印度也以西藏吐番之地為古佛國中印度反以中印度之痕都斯坦為屬賓西域志而不知印度河印度海至今尚存西南洋也以葱嶺東西同部自昔皆同教無佛教不知自古皆佛教無同教也案法顯惠生西遊並出于閩獨元奘之行良為可惑既至龜茲即可循天山而西巡疎勒上葱嶺矣乃又遶道凌山北出烏孫編游昭武九姓諸國而後南至罽賓何為耶夫凌山即永嶺也大清地即今伊犁西南之特穆圖泊也康曹何石史安米等九姓即古之康居大宛月氏今之哈薩克教罕布哈爾也並非天竺經由之道何為紆數千里之程烏呼吾知之

典裝師忘身求法初以佛教衝破海西安知嶺北遐隔不有懸論賢哲周咨博訪涉奚辭既知突厥各疆漢唐無學乃始登意南馳三載印度五翻然歸途不復北指徑回疏勒直趨于閩印度之地惟南印度斗出大海形如箕舌似中國之登萊而補落連山則猶登州之成山其錫蘭島之榜伽山則猶海中之瓊州臺灣也普陀之在西藏在浙江定海者皆後出傳會惟此近翔實以非西夷市舶所集故無述焉是錫蘭島偏近印度史稱地廣富庶亞于瓜哇南懷仁艾儒略均圖述之何以亦闕然于英夷據印度之後即海錄及海國聞見錄亦不一苗及耶蓋南洋斗出瀕海之岸為大西洋各國市埠環峙有英吉利埠有荷蘭埠有佛蘭西埠有彌利堅埠有葡萄埠岸市盛故島夷微矣是書記常德西使皇弟錫里庫軍中返道途之所見王軍營載入玉堂雜記中此蓋別行之本也元史憲宗紀錫里庫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里庫三年癸丑夏六月命錫里庫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里庫師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國八年戊午錫里庫討回法勒噶巴哈台擒其王遣使來獻捷考世系表唐宗十一子錫里庫立錫里庫王錫里庫里庫而諸王中別無錫里庫郭佩傳佩王子從錫里庫西行與此記所云王子歲皇弟錫里庫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者相合然則錫里庫即

錫里庫因元史為明代所修故譯音訛舛一以為錫里庫一以為錫里庫誤分二人而憲宗紀二年書錫里庫三年里書錫里庫征西遂相承誤載也此記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蓋錫里庫獻捷之明年所記雖但據見聞不能考證古蹟然亦時有異聞郭侃傳所載與此畧同惟譯語時偶有訛異耳我朝既定西域昆侖月蝕盡入版圖計常德所經皆在今屯田列障之內具詳西域圖志劉郁所紀本不足道姑錄以備考耳案此記所載回國則直達天方佛國則直窮印度皆驗而抵西海今新疆圖僅有葱嶺以東安能在屯田列障之內讀高宗御製五天竺說則我朝不動遠塞無庸與元代爭疆武亦高宗御製文集五天竺不必以吳詞証往代也

說昆侖居大地之中天下萬國環之昆侖以東我大清國最大昆侖以西南五天竺國最大昆侖以

西羅羅斯國最大今回疆與痕都斯坦相按其國即印度故境以中國之力欲通五天竺國何難但出于招致非彼之慕德嚮化而來故不為耳御製詩集題大西天草書晉吉祥玉印序曰痕都去衛藏甚遠道里莫得而詳即古五印度也相傳彼處有佛遺跡而今彼處佛教乃式微外道轉盛俗稱為大西天者同人之振都斯坦蓋印度之一耳茲得玉印二方體近天竺因令侍衛巴忠持詢章嘉胡土克圖據稱是大西天草書一曰薩爾瓦漢

語晉也一日莽喀拉穆漢語吉祥也首歲得此實為兆庶福之徵案西域圖志以西羅為天竺故向非北印度愈使愈遠皆與御製五天竺說不合惟謂與烏罕為月支則近是爾賓即北印度而痕都斯坦則中印度不當昆侖即葱嶺葱嶺退為一也蓋都一作溫斯

即河源之阿穆達池非弱水條支西海之地淮南洲記非金城臨羌之石室漢書地理志金城即臨等及弱水昆侖山關關者在今西寧府漢志特言墨察於此耳宋書言昆侖山在其地非青海之大積石元都非吐番之悶摩黎山唐人劉亦非後藏阿里之岡底斯山也唐中理藩院主事康

地圖歸奏如此蓋前之一說由誤混昆侖於須爾次三說由誤執青海及吐番河為河源最後一說由誤指阿穆達山在西藏今不暇言弱水條支之荒誕詳辨後與金城積石悶摩黎之淺近請先辨岡底斯山康熙時回疆未入版圖奉使刺麻惟知自侈番地山水遂以後藏阿里之高山當昆侖當阿穆達謂天下三條四列之山皆祖諸此故番語岡底斯譯言眾山水之根又以其山所出支河譯以馬口牛口象口孔雀口附會於阿穆達因水請先徵其不

西入大海東為河源即禹記所謂昆侖又言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出岐沙谷東流徑無雷依耐蒲犁疏勒皮山莎車各國為河源一西徑循休難兜闕賓月氏各國至海息而注雷翁海葱嶺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其城南是昆侖確為河源確居地中分注東西各海證一也爾雅河出昆侖虛色白所聚井千七百一川色黃今星宿海露出即燥若黃金安行色白安有渠并安得為昆侖之虛惟葱嶺河源銀海經浪西域水記曰上通天光而其所井千七百渠者即同部所受于百支幹之水首在未至蒲昌海星宿海以前是爾雅色白指葱嶺之源色黃指星宿海之源知河源為昆侖尤必知河所初出之源為真昆侖證二也爾雅又言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珠琅玕焉今葱嶺產美玉見元劉昫西使記環葱嶺之葉爾羌和闐溫都斯坦皆出美玉詎青海所有詎爾底斯山所有證四也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源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按蒲昌海即今同疆之羅布淖爾受和闐河及葱嶺南北河是為二源葱嶺南河出葉爾羌山中葱嶺北河則出喀什噶爾西千餘里之大龍池是為黃河最遠之正源故史記引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里其上有瑤池瑤池即大黑龍池也出葱嶺者其正源出和闐者其旁源葱嶺河經喀什噶爾東會葉爾羌河又東始會于闐河源流廣大視和闐河數倍和闐兩岸沙磧水多湮滲而葱嶺源數千里或分或合不滲於沙不隔於嶺自古數河源必於此則推昆侖者必於此雖于闐之旁源尚不敢並况他說乎證五也山海經華山七千七百六十七里曰不周之山東望湖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水經注稱鹽澤之水涸竭電轉為鹽滄之脈即渾泡之謂郭注湖澤即鹽澤山形有缺不周而處因名不周蓋葱嶺左幹為天山右幹為南山包同疆西南北三面惟缺東面形如

牛規而歷其中河源蒲昌海出焉是則葱嶺即昆
 崙間不周之山故淮南子稱不周之山為天柱而
 七十二百餘里正葱嶺距華山之里數證六也省
 葱河源考曰西域大勢四陲中望而羅布淖爾遠
 者其遠處凡葱嶺之東嘉峪關之西天山之陽南
 山之陰橫嶺千望一頃一嶺於是匯歸惟以東
 南方一隅為池水之居間雖河沙間隔千里而水
 不流行于涉而必貫于河底雖魏游雅曰易言
 無源赴之噴可決其涸強之源魏游雅曰易言
 天與水運行今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則易之原
 及葱嶺以東耳說文正土之高也從北從一
 也人居北南故從北中邪之居在昆侖東南是則
 昆侖正為地之主名故說文以正屬昆侖若岡底
 斯山則在中國之西南而中國在其東北與說文
 中邪在昆侖正南不合矣證七也昆侖衆山之祖
 祖故十洲記云昆侖有四角大山為其支輔岡底
 斯山乃其南幹之大宗但可謂由葱嶺南轉而為
 岡底斯豈反由岡底而發葱嶺何者田之所趨水
 亦從之如果山脈自後藏趨北轉西至回部而為
 葱嶺則其水皆應從山脈北流何故後藏之瀾滄
 江之怒江之龍川江之大金沙江皆由雪南經瀾

旬安所以入海無一北流之水平是知岡底斯
 山特葱嶺南幹之主基而葱嶺北幹則循塞垣趨
 朝鮮凌和與朝鮮斯分界南幹則包烏斯藏漢身
 盡於緬甸邊境真五印度分界故漢書西域三于
 六國地在葱嶺東者皆屬都護而葱嶺以西無之
 我朝疆域所訛亦以葱嶺為斷惟元代初年盡
 吞葱嶺以西皆屬分疆藩封卒皆尾大難長不
 控則豈獨兵力不逮亦天地大氣之自為界限歟
 證九也元史郭寶玉傳太皇在西域入鐵山屯大
 雪山前谷中雪深二丈乃禱山川神封昆侖為元
 極王大皇極為惠濟王劉郁西使記迦別石蘭過
 葱壘河土人言黃河源出南大地多產玉疑為
 昆侖是元人亦明知葱嶺河源為昆侖證十也更
 徵釋典言昆侖即阿耨達山者始于康泰扶南傳
 及佛圖調傳并見水經注阿耨達山亦名無熱王言阿耨達池出四
 大水注四大海者見於長阿含經經云雪山頂上
 廣五十由旬池東有恒伽河從牛口出從五百河
 入東南海池南有新頭河從獅子口出從五百河
 入西南海池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
 西北海池北有斯作河從象口出從五百河入東

北及唐僧元奘西域記記曰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即阿耨達海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西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南出新度河入西南海東出燒伽河入東南海北出從多河西多河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為中國河源阿那婆答即阿耨達之轉音新頭河新度河皆印而華嚴音義述之曰香山頂上有阿耨達池四面各流出一河東面者斯陀河出金剛師子口南面者恒伽河出銀象口西面者信度河出金牛口北面縛芻河出琉璃馬口而阿耨達池所在則西域記徵之曰自商瓊國境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密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

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慈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其水澄清甘美池東派一大水東流東北至疏勒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漢疏勒國唐之法沙國今喀什西北一大流與縛芻河合而西至達摩諦悉國按徙多河即斯陀河縛芻河即博叉河斯陀河即信度河一名印度河恒河正源也印度河復中道分流為東西兩恒河同注南海別詳印度恒河考縛芻河則西流正支其達摩諦國即今葱嶺西之什克南部也惟入北海之阿被河雖出葱嶺北幹而不出龍池故推南子有黃水三周復所之說蓋重源潛發猶羅布淖爾之發為星宿海唐人不

知此義故強以縛芻河為北注而此乃直指葱嶺以印度河為西注辨見拒河考

脊上之大龍池為阿耨達池即唐元奘取經歸途溺象之地元奘還至于闐國上表云今已越葱嶺波渡密羅川還達于闐為大象溺死經卷衆多未亦即僧惠生至葱嶺頂盤陀國見脊水有載乘

西流之地洛陽伽藍記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四日至頂約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葱嶺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也亦即唐書西域傳所指熱海之地唐書葱嶺水南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由勃達嶺北行經于里得細葉川東自熱海地寒不凍川長千里自此西海矣亦即元

太祖軍至雪山禱神封祭之地見前元史餘下亦即乾隆

正說錄後漢西域論贊

中官兵追霍集占未至拔達克山沿岸鏖戰之地乾隆二十四年同酋霍集占將投拔達克山官軍追至哈喇淖爾遙望五六十里外有塵起越二日追及於和什克珠庫嶺蓋自池東追至池西也拔達克山近古罽賓國道有三池盤石阪臨蟬不龍王之深即經此龍池也北史波知國有三池大者龍王中者龍婦小者龍子行人投祭乃過亦即此也

亦道光初官兵追張格爾至阿賴山頂望脊水南流之地阿賴山頂望脊水在葱嶺脊漢盤陀國也追張格爾事見聖武記登阿賴望龍池見西知阿耨池則知河源知河源則知昆城水道記

倫據大地之中當萬國孔道且滙已浸于萬仞峯顛分注四大海宇內斷無其匹番語黑日哈喇池

日潭瀛以水色青黑得名黑龍池之稱阿耨達與

稱哈喇海爾華亮翻切皆同阿耨即哈喇之華非音釋即海之殊字

若阿底斯之音義際隔且西番語謂雪為阿梵語

雪為底斯合番梵皆謂雪山無謂山水根之誼每

青嶽其巔安從慈嶽亦名雪山亦名香山而西北者蓋慈嶽西北出之神為香山故釋迦氏引

阿耨達有慈嶽西嶽香山之說其東出二幹一為

回疆北路之天山一為和闐之南山而南北二山

皆可稱雪故西域記有慈嶽兩雪山關之語蓋

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神異圖說有高八十里之

佛故山在慈嶽以西邪羅斯境內其高大甚焉

佛即香 鄒衍以扶真增壽起子是十洲記及河

玉版等書混昆侖於須彌以海水遠之為弱水環

之昆侖既不若是之大後世若唐楊筠松以須彌

為四大幹山之祖則又混須彌於昆侖須彌又不

若是之小西域聞見錄疑溫都斯世海西大澤中高山即繞日之峯尤為極縵 豈知

釋典起世經言須彌為四洲地之中心昆侖為闍

浮提之中心是梵書言須彌者地頂也地心上值

天頂正北極下半年為晝夜之地故言日月繞須

彌其外大鹹海環之於海中有四大洲而昆侖特

南瞻部洲中之高山乃須彌南面之一隅烏得以

當全地之須彌哉是釋典以昆侖為南瞻部洲之

中央即阿耨達山與河圖括地象所稱地中央曰

昆侖其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之說合與穆天子

傳昆侖去宗周測羅萬有一千里之數亦合山海

經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自積石

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寧地志可

五千餘里又穆天子傳天子自昆侖山入于宗周

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灤水以西至于河榮之邦

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

里合七千四百里又昆侖瑤池去宗周萬一千一

百里此并以慈嶽為昆侖故里數信而有徵非同

他書五萬里七萬里十萬里四十六萬里之吳說

應道元顧不信而信東方朔淮南子等書幻等蜃

市誕誕豈豈惟儒書所不合抑釋典所不屑道

西洋人所未屑謂何者南懷仁坤輿謂宇內名

凡九自西洋高十三里之山起愈東則愈高有高

二三十里者有高四十餘里者有高八十餘里者

其末最高之山名曰高架所山在阿細亞洲境內

高百有三十里 詳見本志總論 第四十六卷 夫中華在葱嶺之

東則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至葱嶺而止西洋

在葱嶺西則中脈自東往愈東愈高亦高自葱嶺

而始山居東西正中雖譯名不同而字內高山嶺

推亞細亞洲為歐羅巴洲各山所不及謂非葱嶺

而何以萬山之祖當萬國之中謂非昆侖而何更

敬以本朝掌故乾隆四十七年遣使窮河源歸

詔曰史記漢書皆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

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為河源今同部諸水

皆湧蒲昌澤伏地千里至青海而始出正舊榜本

之三伏二見則昆侖當在同部之西此舊里康

熙中錫拉尋河源歸奏言貴德堡西有二支河名

昆都倫蒙古謂橫為昆都倫有二嶺水入於河

也然則同部所謂昆侖山者亦當為橫嶺而不當

如元都實率青海之昆侖都河為同部之昆侖山

至矣哉 聖智周六合 聖智炳萬古如參戰之

幣蒙誓自後皇清通志及松筠西陲總統事畧皆

本斯證曰黃河近源在星宿海西二百餘里遠源

則為同部極西之葱嶺在喀什噶爾葉爾羌西千

餘里蒙古謂天山冰嶺皆名曰昆都倫急呼則曰

昆侖云云雖語焉不詳要之昆侖當為葱嶺非青

海非吐番後慶固已折衷 大聖誕告中外使康

熙世同部早閱專書則 聖祖是論固當先 高

宗而發之昔之有天下者疆域徧狹多不能有昆

侖能有昆侖能知昆侖為河源者皆自我 大清

高宗純皇帝始而拘墟督儒猶或泥於康熙朝論

定未有知葱嶺河源之後說者豈以前說於阿特

達池傳會較詳而後說未之及歐謹鈞稽本末具

圖及說釋闡 兩聖人先後同揆之義軒幹並揭

天地又以謂 國家撫有西域主名山川列正祭

隨祭者十有六不當反遺昆侖太祖非所以母元

氣編萬靈符古者祭海先河之誼 問曰昆侖之

為葱嶺龍池之為阿耨達信已願釋典言四水分

注四海而今考元裝西域記與徐氏西域水道記

圖則龍池所出實止三水東為中國河源南為恒

河印度河同源西為縛芻河源唐人欲合佛經四

水故以印度河當西注以縛芻河當北注今于謂
 印度河即西恒河與東恒河同源分注南海無西
 注之說然則縛芻一河將分注西北兩海耶又佛
 經言阿耨達河水皆云邊池一匝從五百河入于
 大海華人蓋其說謂河源遠昆侖西北及南而後
 東流者皆謂之縛芻大山弄島嶼比河安流
 過其西北南三面兩便折東以行耶曰縛芻山
 則謂本奔無水名唐代諸僧始稱恒河以當西
 一源以縛芻河當北注蓋其論恒河即縛芻也
 經不合試問縛芻河之水果何歸宿耶夫縛芻河
 為龍池西出之正流即水經注所謂有媽水潛發
 葱嶺西逕循休難兜羅賓國北月氏安息國南與
 峴羅歧禰水同注雷翥海者也即元史之阿母河
 亦作暗布河亦作阿梅河元設行中書省以控制
 西域者也亦即南懷仁坤輿圖入裏海之阿書河
 其上游曰亞被亞河曰亞母湖者也阿母阿書即縛芻之音轉
 其水右並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逕石國
 康國米國圖何圖史國等地見大唐西域記即今一作素葉川

納林河逕敖罕西哈薩克入裏海者左受烏滸河
 逕吐賀羅月支國見後漢書新唐書一作馬滸河即水經注之峴
 羅歧禰水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札尸羅國四大
 塔健陀衛國至安息注雷翥海者雷翥海即裏海
 一名鹹海一名北高海一名加士比屯一名凡惹
 騰吉思海一名格騰里海一名達里岡阿泊
 嶺東之水皆瀦蒲昌海即羅布泊葱嶺以西之水皆
 瀦裏海蒲昌海之水伏流潛發于星宿海為黃河
 以入東溟則裏海之浩蕩淵渟斷無永瀦而不發
 之理故嘗謂裏海以東之大乃河長二千四百里
 分三道入壘阿的湖以達地中海者當為裏海潛
 源重出之河是縛芻河為西注正幹而唐僧之強
 印度河為西注又強縛芻河為北注者無理之至
 矣然則阿耨達池無北注之水乎曰葱嶺北幹曰
 烏拉嶺橫抵北海故葱嶺以西之水為烏拉嶺所
 包皆不北注而西南入裏海其北注者惟葱嶺東
 北之阿被河潛源重發一發于烏拉嶺一發于宰
 桑泊皆滸歸厄爾齊斯河即阿被阿也是說也惟
 淮南子得之曰昆侖有疏圃之池河水出其東北

洋赤水出其東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黃水三周復其源凡此四水帝之神靈以潤萬物是明言昆俞流出者惟三水河水即黃河赤水即恒河洋水即縛芻河其一則伏流潛發猶水經述蒲昌海洞湍電轉為隱淪之脉者其為阿被河之潛脉無疑職方外紀及南懷仁圖曰阿被河源一出大布里山即葱嶺北出一基臺湖即宰桑泊北注冰海首尾七千二百里河凍開時有大冰如山岳衝擊兩岸旁盜于二百里土人遷居入山避之蓋葱嶺北幹為

烏拉嶺其嶺西北有帕付林高山時出諸山之上冬夏積雪人不能至即大布里山也不低平處高不過三百丈而長則自北海至裏海為阿細亞歐羅巴二洲之界亦為俄羅斯東北藩屬之界距阿爾臺山起處不遠志四洲上嶺嶺上隨處流泉雖最高處亦甚泥濘其嶺東出烏拉河托及爾河俱東北歸厄爾齊斯河入北海異域案烏拉嶺隨地流泉沮洳泥濘即潛源重發同于星宿海之證故懷仁圖說謂大布里山在俄羅斯境內案四洲志釋為烏拉嶺異

域銀稱為佛落克嶺蓋嶺東出烏拉河嶺西出佛落克河故各據所出之河以名之也嶺西之水下游會佛爾格河一作窩爾加其水不北流而南注入騰吉斯海土爾扈特游牧其地稱之曰厄濟爾河異域又賽馬爾罕之納林河亦自東南來會之是則葱嶺以西更無北注之水其北注者惟烏拉嶺東之厄爾齊斯河為北流第一大幹故懷仁圖說列阿被河于阿細亞洲不列于歐羅巴洲也蓋縛芻河出池以後始灌于雷鵞海而後再出潛源阿被河則不出池即伏流地下發于烏拉嶺為

潛源觀此而淮南三周復所之義明而佛經阿釋達四水皆遠池一匝之誼亦明矣山海經言昆侖之邱出河水赤水洋水黑水與淮南同惟易黃水為黑水考蒲昌海水青黑重發于星宿川則黃以此例阿被河蓋淮南預指其重源故黃之山海經惟據龍池之初源故黑之也唐代諸僧求北注之水于葱嶺以西而不得于是強印度河為西流強縛芻河為北注皆誣地理逆水性請元裝西域記及華嚴音義

後人縱或知阿被河即厄爾齊斯河又以其不顯

世

出阿耨達池而疑之又或不知厄爾齊斯河有兩源但知其出宰桑泊即基臺湖而不知其出烏拉嶺者即大布里山即葱嶺北幹又或泥南懷仁圖繪賽馬爾罕于基臺湖之上則益疑之此西圖之馬爾罕在葱嶺西其下遊豈有注北海之水乎夫古者九能之士山川能說其非徒說形勢分合之謂其必察地理脈水性并其卓詭之狀隱潛之絡而瞭知之昆侖阿耨達之三周遠而使不一證諸淮南子再證請水經注之蒲昌海三證諸烏拉嶺之隱處流泉沮洳泥淨

其不供下士大笑者幾希濟水絕河而南三伏三見使不出中國而傳自外夷其不斥為誕用者幾希或曰黃水之周復其源此語非淮南所能創何據依曰穆天子傳天子昇于昆侖觀黃帝之宮釋氏西域記阿耨大山其上有天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甚是昆侖有黃帝遺蹟自非乘龍御天之大型孰能智周六台若此者乎又西域記葱嶺南接雪山北至熱池干泉干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乘平陸即今伊犁河所西匯之巴勒喀什治也葱嶺得名以西域記山嶺葱翠之說為正顏師古謂產野葱陋不足辨至南懷仁等皆謂真海之水浩蕩甚鹹不通外海獨海國間見錄言真海之水流出自包社不知何據豈誤以印度河出自裏海乎置之不論可矣問自晉魏唐以來歷代高僧使西域皆自葱嶺 印度河南

世

行以達中國二印度從無有沿恒河者豈恒河不源葱嶺而偏處東隅乎佛經說法動喻恒河波斯匿王及諸大弟子往返之跡皆在恒河從無一語及印度河豈佛終身僻處東南二印度而不至中西二印度乎葱嶺大龍池即阿耨達池出四大水分注四海而印度河恒河皆注南海何以唐人指印度所注為西海乎曰恒河同源而異委其出于葱嶺大龍池者即恒河之正源至印度而分二一由西印度入海是為西恒河一由東印度入海是為東恒河佛生中印度之舍衛國一生轉法輪多在西恒河左右其東恒河則偶至不常至後世方俗專稱東印度之河為恒河而論稱西恒河為印度河于是并以上游出葱嶺之源統稱印度河凡言信度河新頭河者皆印度之轉音也始于晉法顯而魏惠生唐元奘並因之二千載來潰潰漚漚無從問其脈絡惟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池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昆侖山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水名新頭河西南有二水名遙奴一

廿六

名薩罕一名恒伽同出一山俱入恒水恒水一出
大秦名犁軒一東流入東海蓋一水所注兩海所
納自為東西也又唐奉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出
極西北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黎大江出出西
北洩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渡江西行極
大秦也此乃並指印度河為西恒河印度河源蓋
恒源法顯傳上游雖沿俗稱印度河而下游言恒
水又東到多磨犁軒即是海口犁軒乃條支瀕西
海之地是亦以印度河即恒水若專指東印度之

上言錄 後漢西域論贊

水為恒水則豈能橫貫印度河而西北至犁軒又
貫印度河而東南至榜葛刺耶源同委異星漢明
白安得忽奪其一又并誣其源致佛經無一可通
乎至爾耨達注西海之水以印度河當之九元裝
記之謬夫東恒西恒同注南海非地中海也烏得
以印度河之海口為西海又安得分一恒河之水
以當一河哉別詳昆
命篇惟是水經雖言恒河下游之
分注而不詳上游何地分支考西域諸記西洋諸
圖皆無分流岐出之證 皇清通考四裔門曰巴

廿七

達克山國扼葱嶺之西有河北流經博羅爾巴達
克山兩部之間至伊什得克特分流一流經北入
圖斯泊一流逕西又北入伊西洱泊此蓋指縛緡
河與印度河初分之處圖斯泊即縛緡河所經伊
西洱泊即印度河所經也徐氏西域水道記第一
圖于龍池西出二派行
六七百里即各分為二
亦以意為之非有所據或謂恒河東西分流如梁
州之東漢水西漢水在山谷中孔穴相通故西域
取經諸僧皆未道及此亦臆度之詞而吾則斷兩
水之分必在中印度以下不在中印度以上何者

上言錄 後漢西域論贊

北印度之北界以大雪山綿亘二千里直抵裏海
包社之地印度河循大雪山而西直至包社始轉
而南故知上游斷無分流別駛之地及至中西兩
印度之間平原曠野受水益多始分一支東行迨
受後藏岡噶江之水而其流始大又至東印度之
東受大金沙江水而浩瀚始極故歷代西使之記
皆踰印度河即為北印度無更渡一水者至其受
岡噶江以後則一統志述之曰岡噶江源出岡底
斯山山南馬品木達賴池及耶噶池自池西流出

名狼楚河西流二百餘里折而北繞古格札什魯
木布則城西仍轉南又西流千有五百餘里至阿
里西鄙桑納蘇木多之地拉楚河自僧格喀巴布
山發源西流千有六百餘里轉南流二百五十餘
里來會之又轉南流二百五十餘里經畢底城之
西二百餘里折東流千七百餘里至那克拉薩
多北鄙又有麻楚河來會之三水合一始名岡
江轉東南經馬木巴托木即都落至度納特克爾
入南海案諸特爾國即中印度也其下游至東
印度又受大金沙江則英夷地圖繪之岡噶江與
大金沙江合流始名安日河亦名安市洽河入南
海故坤輿職方諸圖皆無大金沙江蓋統于安日
河之海口也然則東印度當在恒河以西乎抑在
恒河以東乎曰恒河兩岸地皆有之上游則岡噶
江以東如古里鎖里坎巴諸國下游則安日河以
東如大小葛蘭柯枝諸國以西如榜葛刺國皆東
印度境也大金沙江自緬甸逆流而西則其南岸
之地如柯枝等國亦皆橫行自東而西轉入印度

上註錄 後漢西域論贊

境內故元裝記往東印度皆涉大河而往柯枝葛
蘭今名烏土國榜葛刺一名孟加臘其近後藏之
功德阿難國等當即廓爾喀國不瀕大海其古里
鎖里殆即海錄之徹第岡等地默明史言水程幾
晝夜者海樓沿恒河下游非必皆大洋之道里
問曰漢書往罽賓有懸度之險晉法顯亦曾經其
地述之曰崖岸險絕石壁千仞下有水名新頭河
鑿石通路蹶懸絕過沙河兩岸相去八十步渡河
到烏夷國即北天竺是蓋度新頭河往印度必由
之險而元邱長春劉郁之西行及乾隆中官兵之
追霍集占皆往反此河曾無蹶絕緣竿之事豈陵
谷遷變歟曰水經注言縣度在烏托之西烏托今
巴達克山也官軍追賊僅至巴達克山東北交界
安能即至其西境之懸度乎漢書罽賓傳歷三盤
石坂臨崢嶸不測之深步騎繩索相引一千餘里
乃到懸度是其地距龍池甚遠故法顯傳踰葱嶺
後又西南行十五日始至懸度焉我軍追賊至葱
嶺之阿爾楚山又三日即追賊于伊西庫洱河其

上註錄 後漢西域論贊

兩岸卽和什珠克巒在大龍池之西巴達克山
 之東北距法顯所渡尙隔十餘程故 皇清四裔
 考曰葱嶺西有河北流經巴達克山博羅爾兩部
 之間北入伊西洱泊其北鄙之城曰瓦漢將軍富
 德移檄索其獻俘而進軍瓦漢以待之蓋駐軍其
 國北境未抵其國都也至邱長春初從鐵門踰阿
 母河至印度北雪山行在不言過印度河及歸從
 他道過石峽有石梁橫其上下流甚急賦詩有水
 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更堪驚之句則明指阿
 母河以南之印度河矣其後次再赴行在舟濟阿
 母河後夜過班里城又東行數十里復過一水馬
 僅能度則又涉印度河矣長春兩踰印度河而一
 由石梁一則馬涉是皆印度河上源其水尙淺又
 何曾云烏程以西下游之懸度乎不但此也卽唐
 元奘使西域記亦未經懸度蓋元奘由鐵門過縛
 芻河南度大雪山卽邱長春所經之路法顯則順
 河北岸西行故未經鐵門亦未踰大雪山其程途
 有上下游之別非往北印度者必經懸度之險也

正記敘 後漢西域論贊

以地望推之鐵門在縛芻河北納林河南迫近賽
 馬爾罕當在今敖罕南境懸度則在今巴達克山
 西境愛烏罕東境恒河蓋貫二部而南經克什彌
 爾之西以入痕都斯坦其通舟當在懸度下游以
 後漢唐時往屬賓者憚大雪山之阻故繞其下
 唐以後多踰大雪山至北印度故不繞懸度也故
 知印度河之分流斷在懸度以後不在懸度以上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
 二樓詞賦家沿用久矣朝辭珠球日本諸國皆能
 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
 袤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貢
 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
 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
 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船往來均不
 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際似乎三千弱水然落際
 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或時得遠亦不聞有白銀宮
 闕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虛
 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攷河源有二一出
 和闐一出葱嶺或曰葱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
 或曰和闐其正源葱嶺之水入之雙流既合亦莫
 辨其誰主誰賓然葱嶺和闐皆在今版圖內開屯
 列戍四十餘年卽深崖窮谷亦通耕牧不論兩山
 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
 謂崑崙者蓋屬珠樹芝田概乎未見概乎未聞然則
 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
 今拔達克山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
 與經典相合尙有石室六百餘間卽所謂大雷音
 寺同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捕波羅泥都霍集占
 嘗至其地不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

正記敘 後漢西域論贊

①
乙

相傳同部祖國以銅為城近西之同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同部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志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嶺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洲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案蓬萊方丈始自秦漢方士史書之以見其妄未有信之為實者何勞考辨惟梁書言毘騫國王在南海中去扶南八千餘里其國王自古至今長生不死能作天竺書三千餘言與扶南王相報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此則明載正史確鑿可徵乃自明以來西洋商船無不通遠窮南極曾有此島嶼乎止富辨異騫不當辨十洲三島也昆侖之為嶺無礙其地產玉又有龍池故玉山落池之說尚非無因至靈鷲山在中印度為今之狼都斯坦其北之克什彌爾始為北印度又北始為拔達克山則並非北印度境距中印度境則數千里乃謂諸佛菩薩骨塔具存殆同兒戲至大雷音寺出諸游演義並非釋典何得同釋真有其寺耶同部國為天方阿丹熱德那等地在西印度西紅海之

上証錄 後漢西域論贊

問明史載其職貢 本朝通其商船粵中所謂港麻白頭同子即其部類也其地有教祖穆罕默德之墓墓前有元石凡各國同人皆歲往禮拜焉在西藏之西八千餘里則喇嘛月并非渺茫之域豈有彼地同人舍其聖祖陵墓而向東禮拜之理耶筆記雖小說家言然紀文遠負張華博物之名恐惑輿聽故錄而辨之 新聞紙係教與同回教克力斯頓教亦有分別中國稱為佛日本稱為釋迦蒙古稱為喇嘛印度稱為密他額旬稱為偶麻西藏稱為麻哈母尼暹羅稱為波納分教其實一也佛生于加治麻國在克力斯頓教一千年之前如謂人死復生為禽獸驢介五相輪回皆各教所無而克力斯頓教中又分出二教曰額力教曰加特力教皆以淨水教化視仙佛鬼魔及地獄皆一例親之我思佛教之道理未必能 塞外山川國地勝于加特力教額力教之道理

里至吾何徵請姑徵西域其國則皆城郭居國非

①
乙

同漢南漠北行國之游牧遷徙其名則歷漢晉六朝唐宋而城郭三十六國不甚改非若匈奴柔然突厥回紇契丹之分合無定其書則創自班氏父子世護西域身履目擊非若西南吐番西北瀚海之輶軒不至惜哉惟詳葱嶺以東耳其葱嶺以西則漢書不如北魏書其葱嶺西南之五印度則漢書又莫如唐書蓋前漢使皆至烏弋還無至條支者故有條支西行近日所入及弱水西王母之荒誕至北魏書則分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南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州居部畫網紀依然其言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為大秦國而指其海旁出與中國渤海東西相直則明知為地中海非西洋大海且言大秦國在兩海之間地六千里則並能知大秦以北之洲中海又言條支國海水曲環其東南北三面惟西北一面近陸則并西紅海東紅海皆燦若眉列前利馬寶千餘年而預合符節故葱嶺西北至魏書而大明唐書西域傳

上証錄 後漢西域論贊

①
②

惟以穉林爲大秦是爲巨繆其餘則據元裝之記
與王元策攻取印度之章疏故于南天竺瀕海北
天竺圍貢雪山東天竺接扶南林邑西天竺接屬
賓波斯而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共周三萬餘里
無不聚米畫沙紀綱條貫故葱嶺西南又至唐書
而大明 自庄民以來禹迹所及中國九州之地
則偏東海其西南北三海則雖列代好勤遠略之
君發譯使實金幣尙莫勝其涯際騁八駿步車
尙未徹其里域其能北至于北海西至于西海南

三北後漢西域傳

至于南海者亘古一渾奇溫氏而已其始有西北
海之欽察國阿羅思國阿速國東北海之鐵勒
憂斯國骨利幹國高麗國者太祖其并有葱嶺以
西南至海之印度天方者憲宗其并有南海之占
城瓜哇遠通利未亞洲之馬八爾俱藍者世祖此
皆漢唐聲教所不訖而元皆垂撻有之藩封樹之
駕遠御長甫田驕桀易世而後鞭長尾大于是印
度諸國恃阻雪山不受戎索惟建阿母河行省治
葱嶺以西嶺北行省治和林杭海山以北阿力麻

①
②

里元帥府治天山以北別失八里元帥府治天山
以南遼陽行省治遼河以東火州曲先元帥府治
土唇番至陽關以東然世祖末年阿母河行省亦
廢則葱嶺以西擅于賽馬兩罕葱嶺以北阿羅思
欽察于月祖伯大王其勢已同羈縻且海都萬
娃叛于嶺北幹端叛于和闐則二地亦不屬朝廷
惟治天山南北東三帥府及和林遼陽二路與內
地各行省之地而已然則元中葉後疆域始僅降
漢唐兩國疆域則視漢唐極盛時且再倍過之

三北後漢西域傳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集曰葱嶺爲昆侖居天下
之中昆侖以東莫大于中國以北莫大于俄羅斯
以西南莫大五天竺國元初則兼此三大國疆域
而有之爾不撥古鬱烈哉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從
禮部請令會同館蕃夷使至籍其道里山川風俗
物產爲職貢圖明初又盡得燕京圖籍使修元史
諸臣稍加蒐討何難部畫州居成蓋地之圖補禹
貢之缺擴萬古之曾修王會之盛乃舉一代數萬
里之版章摺諸荒外等諸烏有其地里志未僅附

校

四

錄西北地名二頁畢竟孰西孰北尙未能辨也列傳則動言西北諸王兵起畢竟西方之王歟北方之王歟皆不能明也自十一行省而外一則曰西北之地難以里計再則曰邊外羈縻之州莫知其際更何詰其部落之本末山川之界畫

願炎武日知錄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暨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關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釋寺人掖寺人孟張寺人惠屬伊與寺人柳寺人羅

皆此也崔杼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御史麻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因徒注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寺門而步注寺門即平陵殿門也樂恢傳父爲縣吏得繫於令

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凌統傳亦云過本縣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石林燕語漢石林燕語漢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

四

隨寺既死尸不壞因雷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即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宋程大昌攷古編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天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里併數之尙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爲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英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案波斯在五天竺西則波斯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蓋遠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爲量則波斯之人

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英以正觀二年往至十年回其間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屆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即里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元奘釋子也既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畧如釋語之誕無疑也丙申十一月晦讀元奘記書之以見外國地里難考者類如此

四

洪亮吉曰鄒衍以九州外有十九州其說已不經

矣釋氏更推為荒誕無稽之說云大千者謂一三
 千界為小千世界千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千中
 千世界為大千世界是更捨衍之續餘而不知其
 理之必不可通矣吾固謂西方之數皆吾儒之未
 浹好為邪說者倡之釋氏不足責衍之罪則亦唯
 人庸昧惑也蓋其時佛氏正欲化世而為百有
 一十年生靈一靈靈之類大矣其時人皆
 之無善惡云生而人得其利百年後人皆
 而人用其教百年更十倍百倍之以與
 吾儒爭勝又不足一哂矣

姚暨康輅紀行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
 佛長壽日則始沒西瞿耶尼日則初出北極單越
 正當夜半易地皆然又閻浮提洲所謂西方瞿耶
 尼洲以爲東方瞿耶尼洲所謂西方鬱單越洲以
 為東方鬱單越洲所謂西方弗婆提洲以為東方

千 末千

譯

兒

弗婆提洲所謂西方閻浮提洲以為東方南北亦
 然樓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
 方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為晝夜余按西人
 地體渾圓之說自幼聞之以為信然獨疑其說地
 下人與地上人足相抵果爾則是地下人足皆履
 地不知海水在於何處謂地中下之人首上戴天可
 也謂其人首上戴海可乎及龜釋氏所言則天上
 地下仍有定分蓋自在地之下日月環繞地之
 西非環繞地之上下其日月經行之道則更在海
 外人以所立之地斜視之則若日月更行海底耳
 其實非也此說於理乃足西人之言固未審矣周
 髒算經亦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
 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
 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
 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然則中國之有此說久矣
 樓炭經安知非該經之人依傍算經而為之乎理
 足之言可謂善於依傍矣 魏默深曰隋書經籍
 志佛說滅度以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

二千年考耶蘇生漢哀帝元壽間上距周莊王十年恒星不見佛生爾八十歲涅槃晉周匡王六年凡六百有二歲而天主耶蘇生力距佛教此正法五百年之應漢元壽下距明皇十四年回教穆哈感壽辭世之歲共五百九十四年內除其生世教十載正五百餘年應僧毀寺變西北諸印度為回教此像法千年之應是則自周至漢至隋佛教東流而天主與天方迭據印度代興持世入主由叙各乘氣數皆應記於千載之前而符合乎千載以下天時人事有明必先不翅五德迷王又質選向焉而近日縣縣命正變作釋迦文佛生日論獨謂佛生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丑佛星四四面下至地之日與耶蘇生同時至隋世回教興始為正法五百之歲由其說則佛生距漢明永平二年感夢之時僅七十二歲是佛與明帝同時據已名聞漢廷光徵帝夢而白馬駝經之使竟當觀金容面聆口授乎至像法千年則俞氏以佛授記旃檀像於佛滅度千年後像往震旦當之見續耕即使錄元碑

果如所論而旃檀佛像以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見法苑珠林至揚都距周匡王六年佛滅度時千有百載亦正合千年之議若佛滅於漢章帝時則至梁天監僅四百餘年耳佛滅四百載旃檀佛像已離西域適中土安得謂西方像法垂千年乎俞氏於漢永平之夢則欲減佛壽為六十七歲以就之於像法千年又有旃檀像至宋太平興國始移東都當之不以其離西土之歲而以其在中土遷移之歲則此像至今尚存燕京旃檀寺不將謂像法二千年耶考魏靈樞野史謂遠天方佛天主豈不關佛乃以正基之香梅歸之回教乎計道光二十有二年距周匡王五載佛滅度之歲凡一千有四百四十四年距漢元壽初天主耶蘇降生之歲千有八百四十二年距隋開皇十四載回教興始之歲千有二百五十年今列中國西洋年表而以回教佛教年歲較其後云瑩謂家語孔子言黃帝之德三百年曰服其教者百年畏其神者百年蓋在崩後然天下被其德者萬世豈止三百年而已釋

氏正法五百年級法千年之說仿佛其意固實有
 事證未可盡以爲荒誕也特中土未得異域之善
 足不出乎身國以圖見不及爾國之此何異其
 端語冰平佛生之說前乎孔子行其教於西以先
 聖之多聞南不之知特不欲以惑吾人故曰索隱
 行怪後世有述焉不曰後世有作則固明有所指
 矣列子乃有西方聖人之稱託其說於孔子此豈
 孔子之曾教乎今日異教之習已遍天下力
 大凡傳世知其說無相驚也 余前以禹貢三
 危卽察木多及前後藏地蓋本一統志頃得和泰
 庵西藏賦自注云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
 多爲康布達拉爲衛札什倫布爲藏台三地爲三
 危又名三藏處二甫於三危故其地首苗種此猶
 可據也又引括地志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五
 天竺大國隸屬二十一在崑崙山南謂康衛藏在天
 竺之東卽東天竺泰庵此言則誤矣考衛藏則
 藏由後藏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

邏

月餘至宗里口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由白
 木戎西去皇按此言西去則十餘日交小西天界
 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
 卽至大西天矣據此言之去後藏之塞爾地方兩
 月餘且越涉海乃至大西天西天者善人稱佛國
 之總稱佛出此故以大西天名之此真天竺也
 小西天不亦佛國亦在後藏之南其界外則後
 藏非小西天則果若康衛藏爲東天竺則藏人當
 自以爲小西天矣其言以謂後藏亦乃與西月之
 爲小西天乎且唐時正元策異書天竺國王其時
 吐蕃贊普已以吐蕃川爲國都前後藏皆吐蕃地
 既稱天竺必非藏地明其何得退藏地爲天竺乎
 佛經所言山水地名今前後藏皆無之則其去天
 竺遠矣樓炭經云蔥嶺以東名爲日蓋西國稱中
 國之名也初藏地雖曰當在日蓋且設天法樂遠之
 重深遠於南海傳法觀此益可見諸佛國自南而
 往本尚隔海則五天竺俱不得在今藏地斷斷然
 矣今之藏地或卽括地志所云五天竺隸屬之國

耳持地志明言五天竺在崑崙之南若前後藏則
 在崑崙之東矣豈可混耶 唐史言天竺去京師
 九千一百里指長史而言也今陝西西安府至成
 都二千一百餘里成都至後藏七千四百餘里合
 之正當九千六百餘里然則天竺者其今後藏外
 之阿里以內通平阿里在後藏西地千餘里其東
 南則崑崙山其北則和闐其南有流
 其為天竺何境大約近北中二天竺之間也深曰
 柯轉達池出四大水東流為黃河西南流為恒河
 為縛多河今黃河源距岡底山數千里如何可通
 不以蕃人 宋程大昌考古編曰五天竺皆釋氏
 地五天竺與波斯接五天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
 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
 及中州地理併數之尚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
 傳謂為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奘西域記乃

魏默

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元奘
 西遊記三年往至平九年中其間以年計自當得
 五季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為屬止詢問之
 日則其在行者不逾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
 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理又未在數此可見
 其家甚明也魏默謂云唐書幅員三萬里者圖員
 之數圖三徑一計之裁萬里耳乾隆中開闢新疆
 二萬餘里然天山南北縱橫皆不過六千里則
 所謂圖員者亦非徑一之數程氏謂
 然則五天竺果極萬里乎白明史歷志謂天方回
 國在烏斯處西八千餘里其地為西印度之極邊
 而西藏緬甸亦皆東印度邊境此東西極萬里之
 明証也北印度至南印度海濱約計六七千里而
 南海中三千里為僧伽刺島亦佛說楞伽經之地
 屬南印度此南北徑萬里之明証也徑一則圖三
 故知唐書幅員三萬里之說確不可易余謂魏說
 得之而以西藏緬甸為東印度邊境則未必然今

西洋人言俄羅斯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
 得新藩地東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歐羅巴洲內部
 落南界中國蒙古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又言阿
 丹國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千五百里幅員百
 十六萬六千方里可見凡云幅員百十萬方里者
 皆以開方法言如阿丹國幅員百十六萬六千里
 而言其東西距僅千二百里南北距僅千五百里
 耳新唐書又云波斯居達邊水西距京師萬五千
 里而贏夫五天竺之境既云西抵波斯又東距長
 安九千六百里則是五印度之境東西約六千里
 西藏波斯皆非天竺也其南北雖不可知要亦不
 過數千里耳元奘所云周九萬里當亦以開方計
 之特少一方字遂為詭病但開方法方千里者為
 方一里者百萬五印度地姑以方五千里計之當
 二千五百萬方里元奘所云周九萬里者以方里
 言之猶多未盡蓋昔人以遐方異域不復深求即
 元奘未必了然無論宋人矣 皇清文獻通考言
 四裔曰俄羅斯以千步為里後改五百步為里然

表

千

則較中國里數其狹甚矣幅員方里之說烏可以
 中國類之耶 揚升庵經說解肇十有二州曰春秋
 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 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
 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
 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
 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
 十有二州肇之為言始也至夏還為九州左傳云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登按舜改九州為
 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載乃舜受命以後
 事堯猶在也大禹治水書不言始於何年竣功告
 成又不言何歲失約治水亦在虞舜受命禹作司
 空之後及治水告成乃更還定為九州皆有虞一
 代之事也自堯典至甘誓文尚書者謂之虞夏書
 故堯舜大禹三聖人事皆通紀之以攝讓相承故
 通紀之曰受命至商周以征誅改易稱之曰革命
 然則舜之十二州猶堯命之禹之九州猶舜命之

云爾非易姓改制之謂也人皇氏兄弟九人分治
 九州即大九州也大九州之分始此蓋天皇地皇
 混沌淳悶人事未開其所覆地之所載皆其所治
 者矣人皇之世土宇濶廣人物漸繁勢須分理故
 兄弟九人分地而治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依山
 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
 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似即括地象所云
 也括地象又云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
 之文德及而不治由此言之伏羲神農女媧之世
 治猶及遠黃帝之世乃專治神州然八州之地猶
 有治所及者自此以後則治不及矣治既不及紀
 載無稽故尚書斷自唐虞惟治所及者詳之而已
 括地象言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蓋中州
 也鄭注尚書引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
 里名曰神州較括地象少一萬里鄭解之曰此禹
 殫成五服之殘數也鄭意似亦少之未知鄭所據

二龍錄 後漢西域論贊 至

地記何書康成好用緯議括地象乃河圖緯書之
一不離舍之別取今天下輿圖崑崙東南實萬五
千里所云地記書豈節括地象命歷序等乎以非
一書故總稱地記耳日月出入於地外乃云神農
地過日月之表緯書修言可笑 邵衍云九州之
外復有九州史記及河圖括地象皆同其說隋代
郊天嘗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超通鑑釋文曰此
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
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淮南子諸書云九州東
南神州曰旦土一作晨土正南神州曰深土一
作迎深一作沃西南神州曰涖土正西神州曰升
土一併一作坤州曰正神州曰正西神州曰北
州曰肥土正北神州曰成土元一作營東北神州
曰陸土一併一作正東神州曰信土北神州曰
日陸土一併一作正東神州曰信土北神州曰
日陸土一併一作正東神州曰信土北神州曰
日陸土一併一作正東神州曰信土北神州曰
日陸土一併一作正東神州曰信土北神州曰
日陸土一併一作正東神州曰信土北神州曰

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羶白樹主歲星之精
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
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
膏金醴主榮或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
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
素天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
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
水之中上多瓊樓碧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
五氣元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
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
南曰積石北曰閭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
池翠水金井玉梁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
中焉此道經所言海外五岳則無籍之談因大凡
州之言而衍之不足信矣即如崑崙一山今已入
版圖矣何嘗有
如所云者哉

大

土土土
土土
土土

枚

貶蕭瑀手詔

唐太宗

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
罕用是以舟浮穢舉可濟千里之川輟引輪停不越
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
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
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偽歸真除澆反樸至於佛教非
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
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
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沙門傾帑藏以給僧祇
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
於熊躡引殘魂於雀鷄子孫覆土而不暇社稷俄頃
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縵也而太子太保定國公瑀
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
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
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
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
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週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
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

王直錄 貶蕭瑀手詔

一

校正

過

校正

多用佛事之尤

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尙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
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紀的曰宋胡寅崇正辨專爲闢佛而作每條先引
釋氏之說于前而辨正于後然佛之患在于以心
性微妙之詞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
經典荒誕之說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
與辨者必一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適以自
衰矣 國朝孫承澤明辨錄取諸儒闢佛之言彙
載成帙 顏元存人編前二卷一名喚迷塗皆以
通俗之詞勸諭僧尼道士歸俗及戒儒者談禪愚
民尊奉邪教三卷明太祖釋迦佛贊解四卷張鼎
燾毀念佛堂議 吳肅公廣祀典議力關二氏及
諸注

惟其節其流而已而今日之耗金銀且愈甚即如
中國之銀易外洋之物而一去不復返矣然猶有
物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錢而暗中
耗不可問矣其耗之甚也後乃以中國
之銀易外洋之鴉片而耗中之毒愈不可問矣且
不但銀也婦人之首飾無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
金存也乃至佛像之塗飾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
矣甚至店面之招牌用之門樓用之人家之門匾
用之廳聯用之吉事之屏幃用之凶事之聯軸又
一銀器也 有帖金又有鍍金一漆器也 有描金又
有堆金一蟒袍也 有盛金又有織金蓋今日民間
之耗金較之耗銀爲尤甚也昔宋太宗問學士杜
鎰曰兩漢賜予黃金不若後代送爲難得之
貨何也對曰當黃金未與故金價甚賤耳日知
錄歷考古來用金黃金如吳志劉劭傳管融大起
浮屠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何姬傳注

諭

引江表傳孫皓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
千數令官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載出更作魏書
釋老志與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內鑄釋迦立像五
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斤天安中於天
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
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京
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
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鄧綰十萬翻修法
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幃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
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清昭應宮臺拱欂櫨全
以金飾所費巨億萬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偏
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
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
又籍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兩此皆
耗金之事然猶不過宮殿寺觀之用未至如今日
民間之踵事增華也今欲逐事逐物而禁之則不
勝其擾竊謂但嚴金箔金泥之禁則其弊亦當以

漸而輕金一爲箔卽不可以復爲金泥由箔而成
無箔則泥無所出考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
銀爲箔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亦曾申明此
禁仁宗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
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孔道金法
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
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絲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
宗紀至大四年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此皆載
在史冊倘仿而行之則亦節流
之一端且未必無裨於風化也
袁枚隨園隨筆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按正字通
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寶利房聘秦始皇囚
之房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甘泉
禮拜皆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哀帝元壽元年

氏

文

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為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三國志空融為廣陵都督起浮圖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疑為佛像之始然華陽國志文翁守蜀造講堂作石室安帝時列火為災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復造周公禮殿全蜀藝文志云二人博有石像石室中有孔子坐像其坐斂時回後屈膝當前少十二弟子侍于兩旁此後世廟像之始也隸續載孔子見老聃

畫像弟子侍者一人車上一人又金鄉山司隸校尉魯君家有石祠四壁青石隱起皆刻古忠臣孝子烈女之像載水經注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捏素為之霍去病得休屠祭天金人以歸則是外國所為非中國也

顧炎武日知錄言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嚴瀆向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變死

上註錄 長篇 漢書 四

文

去復活見恩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 關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實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漢中已有能為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宮寺

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邇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可美善發外樂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

上註錄 長篇 漢書 五

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襄轡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八于涅槃則佛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自由清淨起至此其從沈氏校本

傳浸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內典字見冊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府元龜引唐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細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民傳博通圖讖內外圖讖魏志管寧傳張疏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桓譚傳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天道性命聖人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

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唐書李叔明爲劔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儒夫一生仕宦投老得聞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孽孽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

振

四

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頽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孤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孫星衍三教論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衛元

正誼錄 跋蕭瑀平詔 八

嵩撰齊三教論七卷乃以釋氏比于儒道隋李士謙答客問二教至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前人之闢浮屠止謂其無君臣父子與禍福不驗而未究其傳述之本不足以祛世俗之惑考儒書有伏羲象堯舜典謨及周禮繫辭皆先聖所自著道家內經本草或後人增益至道德經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言惟釋氏後出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又非中土名士

士

生

縱佛行高深亦未必能得其旨要世人妄尊其學比于儒家道家之言亦已過矣後漢書襄楷稱老子為浮屠則佛即道家支流魏收釋老志稱劉歆著七畧班固志甄文釋氏之學所未會紀又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為周莊王十年此則魏收之誤至內典以春秋經恒星不見附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已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

正誼錄 跋蕭瑀平詔 九

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則前無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為佛道流通之漸張守節謂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以此知佛像自漢武時始入中國而無其教後漢書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其道者以此知釋

教至後漢時始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君子不死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浮屠斷欲去愛之教興焉五行之道仁可過也而義不可過是以孔子欲居九夷而釋教則爲風氣之偏王化之所不到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宜其出在叔季之世春秋已前無其法也佛者于文爲彷彿之義袁宏漢紀云覺也如來者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云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是佛本無姓名又內典所

正誼錄 取蕭瑀事記

十一

云菩薩者卽菩薩字玉篇以菩爲香草音蒲又以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臺中出黃卽蒲黃薛者卽蕨省文尙書云顛木有由蕨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謂之菩提釋典依聲解謂普濟非也釋迦者迦俗字文當爲茄又有迦葉佛言如莖葉之輔菌菴括所見彼國植物而言又曰牟尼曰比丘則竊儒家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是莊子寓言司馬相如烏有先生亡是公之類而世俗願信奉之大以爲神其愚甚矣昔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佛

氏

果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佛出既在春秋之世佉盧何人所紀何事乃與倉頡同生委巷之談不足置辨今釋氏書方托倉頡以傳佉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則有四十二章經漢攝摩騰所譯魏收釋老志稱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天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了

正誼錄 取蕭瑀事記

十二

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經緘于蘭臺石室括地志稱王舍國小姑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尙存神僧傳稱移都寇亂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後漢書襄楷有五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其語皆出此經知其書是漢人傳本其第一章云凡人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今俗本或削其語當由釋氏亞其義近儒書而去之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至唐尤尙釋典連篇累牘有覆之推屋下架屋之譏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節附會其事其道以布施取利以地獄怖民及一切生天成佛之念大與般若經所惡貪嗔癡者相背是其書并不得比于道家吐納之術黃白之方猶傳古法其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今儒家

正誼錄 貶蕭瑀 詔 十一

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爲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若以攝摩騰所譯之經擬之康成箋注或有微言大義其餘釋典僅比于唐宋人之注儒書而世人顯以素食誦經猥云佛法在是何異執應舉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乎 國家近征烏斯藏卽唐西吐蕃或得番衆帖門夷符以示予文卽梵書譯其咒了無意義至其地者亦言風土穢惡無復清淨佛國亦無高行沙門信乎

子

佛之教中國好事者增飾成之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之書與法廬之字可不必以釋氏之學爲祕妙矣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媿恥求精進修智惠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

正誼錄 貶蕭瑀 詔 十一

金剛弩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藍屋蓋有老聃墓云 姚瑩曰堯舜以前至三皇之世則又有包羲女媧神農以至黃帝顓頊高辛諸聖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開闢吾不知其幾千萬年也然最初有盤古氏之名矣若無懷葛天諸君未嘗不尙存于傳記也彼昆婆尸以前豈獨無天地世數乎則何必無

華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談荒遠故孔子刪書自堯舜始非謂堯舜以前無聖人也若庖犧神農黃帝則見于繫辭矣釋氏既不厭為荒渺之談其有傳記與否吾不得而知固不可以吾儒之不傳謂彼不當傳也儒者推世運之數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開闢至魯哀公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命歷敘云二百六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易乾鑿度云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

正言家 貶蕭瑀事詔 十四

依然有死有生有少老過去者猶吾之謂既往耳現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聽之也惟吾不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覺矣雖然有說焉夫亂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

正言家 貶蕭瑀事詔 十五

今三十餘萬歲帝王世紀云自天地開闢人皇以求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積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五年所說不同大約不其相遠也世儒以其緯書私記而不信若漢律歷志云上元至伏羲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則見于正史矣而邵子皇極經世斷以天地之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則出于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者即彼教之所云劫耳彼所云成住壞空轉增減者亦何必不猶吾儒之元會運世章部紀元者乎其人

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西方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強凌弱衆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摧滅魔怪于是西方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于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

非聰明睿知不足以知之不能責諸愚夫婦也去古逾遠風俗人心日壞傲狠頑淫爭鬪殺中國之去蠻夷幾何矣又濟之以巧詐深文博學強辯三綱五常之說皆習聞而厭聽之于此有人焉獨以其地獄因果之說進言之鑿鑿怵目洞心使兇淫殘狠之人皆回心而聽命當斯時也為吾儒者方深憂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說而爭驅逐之乎世有好警者黃帝岐伯之書神農本草之經少而研習究古方不遺餘力已而室中人病

二二二 既請佛事詔 十一

投以劑不效有術奇方者過室人就試之一服而愈人皆往慶之此醫獨大怒以為非古方不自已出也亦可謂迂矣世之攻三氏者何以異此然則二氏不可攻乎曰曷為其不可攻也彼黃冠羽衣燒鍊鉛汞以求飛昇金闕瓊樓妄撰奇異以眩耳目禹步咒水造作符籙以為妖邪者老氏之罪人也造塔建寺刺臂寫經靡費金帛妄希福利口語機鋒高座說法誑惑士女陰為姦利遺棄骨肉蔑絕天倫一切言空不行實事若此者亦釋氏之罪

人也

錢大昕曰嗚呼始為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為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為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即我之身即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

二二二 既請佛事詔 十一

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即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為恩而轉以為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其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為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為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為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亡而神在自眾庶海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

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墮輪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形與神既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嬗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

正誼錄 賈蕭瑀書 五

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觀所爲兼愛者彼其兼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已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已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茂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眞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鴛鴦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

正誼錄 賈蕭瑀書 五

夫

卷之二

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為人矣人雖甚不肖豈
 有甘心儕于禽獸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
 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
 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列子天
 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
 時始行恐即晉人依託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
 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
 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部
 二言張殷肅瑤手詔 三

情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
 譏之云二部詔于道二何伎于佛王坦之與沙門
 竺法師其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
 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
 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
 卒坦之 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
 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
 仲堪 王氏世傳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
 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

卷之三

卷之三

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王羲之傳 郗愔事天師道子超
 奉佛郗超 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產傳 當時士
 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
 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
 云蘭蘭蘭蘭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
 又捨宅為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顧炎武曰知錄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
 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
 正道錄 貶蕭瑀手詔 三

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
 有行者餘還為民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
 宗會昌五年始用其言併省天下寺觀而有明洪
 武中亦稍行其法

校

請廢佛法表

傅奕

臣奕言臣聞犧農軒項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而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待側豈非會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舍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族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禱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在寢金人入夢傳殺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疑晉夷虜信者一分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三光假征胡而叛君時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上牛雜華摻紳門裏翻受禿了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真同鮑肆過者失香蕙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偽眾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

正誼錄 請廢佛法表 二

孔

正誼錄 請廢佛法表 二

賄女工雜綺剪作淫祀之攝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琢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迤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奸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儀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上按益國利民事十一條其文已佚惟釋氏書一曰上存梗概謹哀集於後一日眾僧剃髮可易義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旋變之尼失禮不婚伏匹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

光 面

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丁則兵強費勸尋老子至聖
尚謁帝王孔某聖人猶跪宰相况道大無取德義未
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
列拜謁王臣編于朝典者二曰西域胡旦末國兵三
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
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鄯立師國兵三
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百五十人孤胡國兵四百五
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
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况今大唐丁壯
僧尼二十萬眾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預備之
哉三曰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蓋聞釋
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
靡稱於典謨實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
舍甲第當衛虛費金帛福利焉在西域胡人因泥而
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今猶毛躁人而獸心道人
土鼻瓊鬃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佛是妖魅之氣寺
是淫邪之祀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
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族

一 僧尼錄 請廢佛法表

二

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寺饒僧眾
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
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自餘凶
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妖氣安旬之間宇宙廓
清維是寺舍請給孤寡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僧
置一寺草堂上塔以安經像遺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
沙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與家多福也四曰僧尼衣
布宜齊則貧人不饑蠶無積死者臣聞佛戒僧尼蓋
法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
章法也若殺戮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或庄
違犯五曰新僧尼賜財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室禮佛
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六曰帝王無佛則大治年
長有佛則害政祚短者自逾議已下爰至漢高二十
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等道履德性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秦起秦仲三十五
世六百三十八年漢明之時佛法始來有之為損無
之為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

來到多與悖亂天道無親頓成虛闢禍淫福善胡其
爽歎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道者無終厥壽計應
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而必
不肯行八曰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
內生邪見剪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
之戶立謂三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
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
貧弱愛少美而賤者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誣而
為宗自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
催驅生漢供結死夷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
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夷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
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欲求忠臣孝子佐世
治民准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佛滑稽
大言不及爵五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
破國者九曰隱農安近市廛度中國富民饒者十日
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曰直
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

一 僧尼錄 請廢佛法表

四

案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專漢王諒高祖
踐位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貞觀十三年卒年八
十五
俞正變道笑論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
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為傷蠹道
法即丁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今僧徒
私寶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
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曰門天帝見老
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

兜告

造吳書云闕澤對吳主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
 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
 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種首頂禮生
 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傲天帝豈非
 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懼心良可笑也笑
 道論曰臣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
 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
 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依辨正論出道
 謬偽篇引較詳

上註錄 請廢佛法表 五

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堪撫掌大集經有函
 虞函云賢
 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驢根出見就之生子觀
 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市又云佛化
 人與淫女妙意行于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
 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
 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疽蟲戶在陰道
 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兜率
 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
 以泄氣為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

泄氣與淫女合即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且昏劉
 晝傳奕人俱通雅扶僧隱私言僧尼不昏天胎殺
 子道譬狼餐釋乃鼠竊食慕嘆蝨良可笑也笑道
 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為木男也釋生西方為
 金女也案命元木官鬼為夫佛應是男道乃為女
 道家笑曰循後漢佛書初入中國即有彌勒為
 女身經轉女戶 菩薩經後漢失譯唐智深闕
 元釋教錄猶載其目 佛本
 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詞道
 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蕭吉五
 行大義云男立命

上註錄 請廢佛法表 六

子寅女立命于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
 為夫則是專論女人年命古用六字
 以太歲言五色取間箕
 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四嫁丙豈得非
 女又日生于東是為陽宗月生于西是為陰宗盛
 德在木春冬為陽盛德在金秋西為陰道不違天
 就居男位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鸞不明理使陰陽
 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佛書南無是為梵語道言
 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子南化天竺
 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曩膜

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指僧徒本

意強取南無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尙桑門亦是

番名苾芻苾芻夷優婆夷是此夷字今作尼者亦僧徒妄誕之證本有正

音今則比邱比邱尼忽飾華文上比孔聖自是志

高遠謬語佛殆將不曉不夷不夏名號無稽良可

笑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憤陀利為釋迦

佛又尹喜等為佛使闍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

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遣三弟子儒童菩薩

為孔子光淨菩薩為顏淵摩訶迦葉為老子空寂

所聞經辨正云迦葉為老子須彌西域經辨正云

應聲大士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佛生年有限

不聞上及伏羲女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

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家宏旨惑見不定

則道道五佛即是禪會為讓頓出識等醯雞又老

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

語必不虛又為女身經釋女身經後漢不譯殆諱

憤陀利事魏書于闐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

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甄鸞不達乃復

正證錄 請廢佛法表 七

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謗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笑

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限三十三天不及道家

八十一天是為道妄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

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遠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

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

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

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調言良可笑也笑

道論曰文始傳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迴六千里

直迴二率不應道家笑曰起世經因云日月天子

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云有一聖

人名大威德語驢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

日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

其數有八五星日月羅候日月為星既昧日生之

義至于羅候更不光明曾此不知又何為教樓成

經積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

十里增一阿舍經空字云大星一由旬三十小星

二百步瑜珈論性云大星十八拘盧舍一拘盧舍

五中星十拘盧舍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

正證錄 請廢佛法表 八

裴

業

救

面

三乃二誤積畫偶加鸞持作笑及覽僧譯如替談

天忽大忽小日被瓔珞星仍親眷良可笑也笑道

論曰道士威儀俱襲僧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

家笑曰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會釋家自論

博又月不合中憲日月乃言七月十五日蓮面然

別生典故觀施小利便背佛憲後又傳譌婆那作

盆倒懸為盃見一切經首義襲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盆

混婆那豈非室如懸磬觚卻不觚釋將非釋良可

笑也老子化胡經十卷實晉宋間撰與裴松之同

三三註錄 請廢佛法表 九

時松之注三國志用其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書

萬歲通天時僧惠澄請毀之而秋官侍郎劉汝璿

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罵詈言

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懟當莫發實中其弊乃

僧徒葉外歸內廣宏明集 梁武帝集正破邪甄正原人諸論

十門辨惑佛道論衡法苑珠林辨偽錄嗔妒忿戾

無復道心就驚笑稍討比對使道伸眉爾又僧徒偽造劉

向文考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

劉向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在于佛經又云佛為黃而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時劉義慶世說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救

李

朴子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存佛經故

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

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

所屬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正論內

九篇篇引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于中夏百五

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錄云惠王

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

太史藏書辨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于今定檢實

錄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

又引劉向傳云吾徧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法苑

珠林亦引劉向傳云向博觀史冊往往見有佛經

案所引何用言俱似辨證向時尚無人知有

佛者向何用辨是知作偽者之非賢矣

又彭祖長年論彭祖之年其見故書雅記者蓋歷

年八百有餘而說或多歧楚辭天問受壽永多夫

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

枕高作杖晚又引劉向列仙傳云楚辭注作七百

歲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

歲崔文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七百年大宗師彭

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為仙去不死呂氏

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

篇雖有彭祖注云蓋壽七百餘歲淮南子說

蓋壽七百歲教一篇彭祖以壽注云壽蓋七百為

三三註錄 請廢佛法表 十

神仙傳云彭祖頽項之元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
歲而不衰老殷王聞之以為大夫藝文類聚引云
已七百餘歲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云殷末已七百
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之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
案抱朴言為大夫八百仙傳又言為大夫時還
獨行或數百或數十日則為大夫甚久史記正
義以為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世本云
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
言之其年已足神仙傳不言至商而周蓋世本
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
彭祖老聘為一人而仙傳分之二楚辭補注引神
傳有及周非其本列仙傳云彭祖陸終氏之中
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
傳注文選孫子判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
作年七百則怪其長年壽酌減之非遠識也分言
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
壽入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彭
水經護水注云彭祖國今彭城有彭祖樓下有彭

三上表請廢佛法表

祖家彭祖長年八百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
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陽彭祖入蜀示終途人
下有彭祖冢亦為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
安縣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峯下嘉靖臨安志彭
祖壽八百故號其山為八百山昔錢鏐禦黃巢臨
安兵屯八百里即此地也俗飾典故知死非其實
冢不足據門人又遇之流沙之西單言彭祖之事
核其年已八百餘莊子大宗師云夫道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
兩說論語述而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
咸釋文引鄭云老聃彭祖也鄭注曾子問老聃云
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經師亦云老聃彭祖
神仙傳言老子或隱或見彭而不及老即生殷時
大戴禮帝繫篇言彭祖母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
脅六人出焉神仙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啟母
右脅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徒極惡老子化胡
之談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宣感通記

事

復

百

言夏桀時見佛則是彭祖少流離西域百餘年正
當夏時及復入中國又之流沙是為殷世至周敬
王時又入西戎化胡是彭老化行爲六佛之三其
事至確其基至美僧徒不當諱也迨後轉世爲釋
迦文佛則已西漢末矣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
染篇均言舜染于許由伯陽呂氏本味篇言堯舜
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尸子舜之七友有伯陽周語
伯陽父史記集解引唐固云周柱下史老子也伯
陽上及舜下及幽王又史記五帝本紀云彭祖自
堯時舉用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三曰彭祖
送周書管蔡傳云其在殷改作疑之五子凶
厥國皇天哀再賜以彭壽思正夏曆竹書紀年云
啟十五年彭伯壽率師征西河大戴禮虞戴德云
子曰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伎
之教庶人漢書古今人表老彭仲虺相接則商初
之事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
末世滅之正義引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案鄭語
韋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與而滅之據彭祖

三上表請廢佛法表

國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實言滅彭
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嗣時彭
是其兼官如後世之領職不害其爵之尊也商滅
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虺時言之非謂紂時也
國語注有經師緒言言後世失道者即末世政教
官教伎教之失言殷復興滅之者謂是盤庚時神
仙傳言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
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
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三書所言合也
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樞
日社兒六十人皆凍死僧徒又詆其祖師言彭祖
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
非壽終也謂其說出司馬彪彭祖無此壽惟黃山君
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壽百歲且
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殞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
以鄭女爲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入百五十
餘年其事見大戴國語漢志顯然盡在入周則爲

夫

教

教

老子為伯陽父為柱下史隨東遷闕五霸下至敬
 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遊流沙開元
 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
 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論語稱老彭
 述而不作神時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
 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史記陳杞世家索隱
 云舜記敘彭祖彭祖墳典不載不知太史公意云
 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
 繫及鄭語莊子列子荀子馬貞何處得見墳典其
 世本皆言彭祖不知司馬貞何處得見墳典其
 不載其兼謬與妄者則路史及注路史云彭祖以
 辭雉養性事放勳壽七百六十七注云彭祖傳言
 三百歲已謬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
 六十七正出彭祖傳乃為殷大夫年也今截此一
 語屬之堯時下又無文深可怪歎注言三百已謬
 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殷王年百三誤
 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誤
 讀之又落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

上誦錄 請廢佛法表 十三

子為妄案南史梁宗室傳下云映見鐘陵老人願
 思遠問之百十有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
 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當四十九妻
 路史以父子雜集一書遇事詳斷謂古人皆妄元
 盛如梓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觀僅
 可糊壁其語甚失忠厚之意然其詳甚當也
 衆章鉅曰列仙傳載彭祖之言曰上士別林中士
 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按俗以素女術出於錢
 可據此語以闢其妄錢以存真葆衛為先務所謂
 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者特形容八百歲之久耳非
 言也
 又曰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載
 然兩途黃冠者流隱濟靜之不足降聽而以丹方
 符錄姓其神怪則石為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
 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
 異者稱黃帝名為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
 恍惚怪誕處為儒者所不用道而歷代史志皆著

學

學

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
 霽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
 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
 應也 紀文達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
 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
 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為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
 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
 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
 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
 實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錄入之北魏寇謙
 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
 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
 符法佛敎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敎其初亦是
 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居穴處恐招異
 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表章
 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卻失了仙本來
 面目矣 歐陽公刪定黃庭經序自稱為無仙子

上誦錄 請廢佛法表 十四

曰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
 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仙而不得其道不知
 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
 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歇元命祕竊當生死關
 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詎
 能安此亦開仙之詩但歐公
 直以為無朱子猶以為有耳

極

請除釋教疏

傅奕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白

正誼錄 請除釋教疏

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

極

為明鏡普襲似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繪綵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佗上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誘誘于佗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

正誼錄 請除釋教疏

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宋祁唐書列傳奕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榮感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發感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從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貶以術宦薦奕自代奕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奕逮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成池六英堯不相公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己日乃革命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遠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恐流美者次冷董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

傳是惑梵

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
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
鑿顛抽發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
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
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
之為眾沮說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
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惑愚欺庸
追既往之罪類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
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
德威福繫之主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撰天
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食臣有
作福作威作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
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
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詐
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襄姁一女營
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輪泥像以惑

正誼錄 請除釋教疏

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眾自相夫婦十年
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
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嬪陽
議陰誘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龍其墓臣竊賢
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
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
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
匹夫抗天子以繼體停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
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
為佛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
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奕付王及
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
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
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有神至入中國而熾
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
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
問醫也帝臥殿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
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

校過 魏晉

去思

傳

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保奕雖
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齊
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
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奕云
阮元浮屠說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
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音為墨韻未嘗但割上一
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為墨韻未嘗但割上一
曲禮學記荀子之說文佛字訓為見不審毛詩論語
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為浮屠齊戒詔曰楚王
向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
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為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
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於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
見金人羣臣或曰蠅蠅精似此傳所西方神
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為宋人宋時始
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恒言改漢之舊語
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
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

上誼錄 請除釋教疏

四

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藏于蘭臺石室桓帝時
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從宮西佛圖洛中
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
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
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
乃成文其譯為淨覺也何字為淨何字為覺或必
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
稱為佛訓為覺是浮屠為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
但一義蓋非其本矣魏註謂竊謂單稱浮屠為
佛當時尚稱淨為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
佛始中國文士所改非爾蓋晉經本單稱佛也又
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
為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紀文達曰嘗聞五臺僧明王之
言云關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
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街昌黎不銜宋
儒也蓋昌黎所闢權施供養之佛為愚夫婦言之

也宋儒所闡明心見性之佛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恆河沙衆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街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街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鬧耳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徧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為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辣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爲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

上疏錄 請除釋教疏 五

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卻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即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爲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即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即循環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即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爲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爲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爲人幾番爲禽獸矣輪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妄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騎坐象平何有焉道言戒殺而烹麟炮鳳殺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里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下至賢劫第三尊迦葉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上疏錄 論佛骨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
 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
 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
 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
 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
 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
 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
 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
 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
 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
 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

止諸錄 論佛骨表 二二

校正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况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
 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
 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止諸錄 論佛骨表 三三

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侈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姪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為禱為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襲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

正論錄 佛骨表

四

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合宏其教元冥大慙立可讖免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為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

兜

劫

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苟其餘哀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窳以補周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為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傳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為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正論錄 佛骨表

五

俞正變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釋迦文佛之生也以中土二月既望為角宿直日數至鬼宿直日當中土三月八日即佛生日也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並云取鬼宿日然後入於母胎摩耶夫人受八禁迦葉三兄弟品云爾時優婆頻螺仰瞻星還言此沙門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為餘星所逼共龍鬪決勝此旁出之言可為確徵佛國月日與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真佛日

若必注之則當佛生也

神
初日

也若樹下誕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生
 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
 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其佛遍安國
 勃泥國或以為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
 以中憲論月日哉佛說灌佛經四月八日以期灌
 佛摩訶漆頭經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
 月八日夜半時生為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發
 生毒氣未形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以今為佛生日
 又漢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論佛四月八日生孟夏
 之月仲呂之時此中土之妄言或宏明集所附益
 佛所行讚則云三月八日生元李翀曰聞錄云元
 初杭城每歲二月八日迎佛或新至番僧猶有所
 受唐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迦毘羅伐窣堵國云菩
 薩以咀咀羅額沙茶月二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
 五月十五日佛國云菩薩誕靈以吠舍佉月後半
 八日藍摩國剃髮窣堵波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
 八日出家摩揭陀國菩提樹東北人云佛以吠舍
 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拘尸那揭羅國云佛以

正說錄前佛骨表 十六

吠舍佉月
初日之明
微

上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
 菩薩誕靈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則一以為三月
 八日一以為三月十五日一切有部則云佛以迦
 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晉
 法顯傳云舍衛城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于
 闕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行像西域記又云屈支
 以秋分行像是西土記佛事及作佛事月日無有
 言佛以己月八日生者長阿含經阿闍世王言二
 月八日沸星出時佛生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出家
 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道八月八日沸星出時取
 般涅槃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辨經音義云依諸經
 言佛以鬼宿日生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
 合時依日藏分經用二月九日曙以夜分屬九日
 故遼史禮志云二月八日為悉達太子生辰金史
 海陵紀云正隆元年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
 佛其致誤有由案李綽尚書故實云佛教上屬鬼
 宿蓋鬼神之事鬼宿暗則佛教衰此占不足憑然
 以佛鬼宿生日相直故有此說其云後半八日者

正說錄前佛骨表 十七

諸部
日三言
除胎
月八日
非出胎

佛國以中國望後一日至中國次月望為彼土一月開元占經有五通仙人九執法羅墨悉達唐時僧與釋迦文治唐憲以明慶二年二月一日起算唐志云開元二年其本術則云白博又二月春分朔于是曜躔婁以起算然則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當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日合白黑博又言月自望至望白半月黑半則鬼直為後半八日謂黑博又節氣中氣不能齊則當以期望範之取二歲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日起角直數之則

西域記所稱佛國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生者于諸說中為獨合佛本行經佛苦行六年二月十六日善生村主二女作乳糜至二月二十三日供佛言第二十三日乃譯經生諱改所未盡者十五日為一半則二十三日是後半八日也分別應辨音義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後半當屬西土之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開元占經而始知之然則佛以何時生也曰生于漢也成帝之末哀帝

都

之初也漢書西域傳絕無佛法後漢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班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是都護所知將士所見譯使商賈所說後漢時有釋迦文佛事在不疑賢愚姻緣經波婆梨緣品云波羅門波婆利思惟必當有佛我書所記沸星下見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是也波羅門種當在漢時剽利之王又在其後天主教言耶穌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穌生死不相能則佛生亦當西漢之末魏書疏勒傳云高宗時送佛袈裟一長二丈前後又梁時天竺達摩至中國有迦葉傳衣乃西域屈胸布木棉花心織成者大唐西域記云那揭羅曷國有佛損壞細氎袈裟其色黃赤是其時去佛未久故衣不腐敗又輟耕錄元時旒檀佛瑞像殿碑云佛為授記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據法苑珠林則梁天監十一年四月五日像至揚都承聖時迎入荆都唐時在荆之大明寺鐵圍山叢談則天監十六年始自扶安送至瓦棺閣一作瓦官宋太平興國中移于東都始

在中原由太平興國上溯千年當漢孝成時以滅
 度之後計之于授記之年尙細後漢書西域傳云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帝時佛必滅度始
 魂遠感應僧徒以爲感夢在永平三年庚申以推
 佛生六七十年當在西漢成帝元延時與耶穌生
 于元壽時者相去不遠漢書元延元年四月丁酉
 實有流星四面下至地之事隋書經籍志云佛說
 滅度之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
 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
 千予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中阿含經林品瞿曇
 彌經云瞿曇彌求出家佛三止之阿難爲請乃制
 八尊師法後又求請少年比丘禮敬年老比丘尼
 佛乃說滅正法年數事時佛教廣行西域住於于
 阇隋開皇時同回讓罕墨特自立教逐衆僧自後
 漢建初丙子至隋開皇己未五百二十四年中有
 立回回教除佛教之漸正法所住正合五百年元
 奘大唐西域記云諸部異議言佛沒至龍朔三年
 經一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十

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以今計之實止六百耳徵
 之班勇元奘之記證之流星之說袈裝瑞像之傳
 旁質之以耶蘇讓罕墨特之事而五百年之數
 可得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佛母泥洹經而知之
 佛國之文紀年月日均與中國不同僧徒以愚濟
 愚遂忘其初今爲正告之曰春分後二十三日者
 佛生日也三月八日者以中法範之也漢成帝哀
 帝間者佛生年也明帝時佛滅度年也然而異說
 並起周建子爲正則四月爲今中法之二月佛法
 起春分則中法之三月爲佛土之二月僧徒誤以
 周之四月爲佛之二月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
 唐六典註並云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七年
 夏四月恒星不見是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注云辛卯四月五
 日廣宏明集周釋道安二教論教旨通局注云春
 秋恒星不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卽周易筮
 之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也道
 安共董奉忠算依舊曆夏正二月七日依周曆夏

法苑珠林卷第十
 十

正二月八日 路史等妄擬之
適為僧徒所笑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

記云周莊王十五年今止取六年入紀佛生莊王

十年匡王四年入涅般春秋魯莊七年恒星不見

卽是如來誕生王宮之時也唐法琳破邪論云後

漢郊祀志晉魏等書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記考

校普曜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

佗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

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

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漢末牟子博理惑論

正誼錄 論佛骨表 十三

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宮謂四

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

八日西土之十月二十三日佛生不合鬼直謂四

月八日生則中土夏正二月八日西土之十二月

二十三日佛生亦不合鬼直而妄為置算辭多枝

葉又取災異之事則其意必有所為案公羊春秋

莊公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劉

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衆星者萬民

之類列宿不見諸侯微衆星隕隊民失其所夜中

者為中國也齊桓起而救存之微桓公星遂至地

中國其良絕矣劉歆以為書為中國夜為夷狄夜

明者中國微也晉宋之間化胡經盛行僧徒深念

以為齊桓功不出恒星分野外又夜中占為中國

夜明則中國微佛生其時明非老化又可冀絕中

國道教不悟天文志云庚辛主華山以西庚主秦

辛主西夷辛日之夜星墜西夷大咎而僧徒為佛

承之徒欲中國聖道衰微兼絕道家卽以佛為不

正誼錄 論佛骨表 十三

祥亦不暇念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

僧之罪也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公羊春秋而始

知之然而愚僧不知也愚僧不知其祖師欲絕中

國之意以為莊王時生去老子未遠且不足為古

則作偽弔詭推而前之曰桓王時生釋道安二教

論云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言如來桓王

五年乙丑生二十三年癸未出家莊王十年甲午

成佛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宋史律歷志云至道

二年屯田郎中呂奉天上言唐兵部尚書王起撰

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
 常星不見語亦奇大謬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
 之曰平王時生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言
 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詔問像
 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
 而前之曰孝王元年入涅槃通歷云佛以孝王元
 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
 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傳毅異記云周昭王
 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為不古則又
 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僧智深續集古
 今佛道論衡明藏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
 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託陰于摩耶夫人以甲
 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
 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
 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
 又引魏曼謨最云案孔子天地人三備卜經佛之
 文言出在中備則孔子言出在昭世但遠出春秋
 前非孔子所及記尋破邪論及辨正論九箴注並

上龍錄 論佛骨表 十四

傳 論

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
 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汜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
 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入貫
 太微光氣徧于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問于太史
 蘇由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昭王乃命鑿
 石埋于南郊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光氣乃西會
 塗山以厭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
 暴風地動午後黑西方白虹十二連夜不沒穆王
 懼以問太史扈多扈多對曰此西方大聖人滅度
 之祥辨正論佛道先後論引姚長謙記云佛是周
 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
 歲佛始滅度言與周書異記法王內傳法王本紀
 闕澤曼謨最等所說不差法苑珠林云詔問姚長
 謙記歷佛是周昭甲寅生劉向列仙傳序古舊二
 錄準阿含經皆同所謂劉向書者宏明集宋宗炳
 明佛論引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偽
 造劉文實始宋世以與晉王浮化胡論辨不知劉
 向之時佛書未到中國即佛家法顯之言可以自

上龍錄 論佛骨表 十五

證無緣豫稱爲經而世說注顏氏家訓素稱博雅亦引列仙出于轉販趙宋以後俗儒販引晁氏郡齋讀書志云佛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瑞像記亦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聖西域五十二年壬申入滅又或謂集佛道論衡爲王充論衡如皇王大紀及通鑑綱目前編言昭王時釋氏生不依魏書而用周書誤異記爲記異又誤爲一十二年庚戌俱出此書也趙宋王質正法世譜程輝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畧錄亦云準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昭王以問太史蘇由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或猶以爲不古且見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夏恒星不見十九年王陟無所謂二十七年丁巳二十四年甲寅二十二年庚戌者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九年生宋僧契嵩傳法正宗記云佛生當周昭王九年甲寅歲舊譜云然或者頗不以爲是大率意必週迂語必元妙年分有無干支錯謬俱不復問或猶以爲不

正統錄 論佛骨表

十六

日

王

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殷末生依晉法顯佛國記謂之佛泥洹以來至義熙十二年爲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其歿當周成王時則佛之生當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記言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經律始到新頭河當平王時新頭河者張鷟甘英皆不至也漢河烏長國卽北天竺其意以釋化胡之謂且釋漢書所以不言佛而道士知之卽謂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元妙之胎與爲無涯涘或猶以爲不古又不足以敵陽甲庚申之說則又推而前之曰夏時生唐僧道宣感通記云天人言弟子夏桀時生已共見佛感見隨機前後何定案釋迦支前有六佛又古然旋佛古自有佛今正問釋迦文佛生年而牽引古佛以亂其辭詎天人以禪宗虛滑之派矣乃道家則從抑而後之曰周敬王時生謂孔子景王時見老聃後也老子開天經云周敬王元年西入化胡南史顧歡傳引道經元妙內篇云雜衛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畫屨乘曰精入其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

正統錄 論佛骨表

十七

時剖左腋而生則敬王二年也而僧徒有不智者亦從推而後之曰周貞定王時生歷代三寶記云梁大同元年廬山得衆聖默記言周貞定王二年甲戌佛生是也其言雜出若此俱爲護法俱欲立之則又無可奈何而曰佛生前後不定梁沈約荅隱居難均聖云佛生不當莊王育王造塔不當敬王釋迦之興不容近在周世感通記云天人言佛有三身化身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不足數也素化身隨感其義以通古佛今佛

正龍錄 論佛骨表

六

不可言一况言是二若指名釋迦文佛明具年月生歿有父有母則修短應物生滅隨時物時有定應隨之者豈得無定感通記又言邠州藏本作邠州謂什方石像秦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卽周穆王所造寺也法苑珠林云釋道安朱士行等經目錄言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來化被囚禁金剛破獄出之其言妖妄但欲證佛入中國在明帝前而造事悖亂爲委巷所不道又史記漢書匈奴傳均言霍去病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謂

神

祭天爲主是也而崔浩以爲浮屠金人張寔亦言佛徒祠金人魏書釋老志以爲不祭祀但燒香禮拜爲佛教流通之漸不悟匈奴祭金人乃是拜天殺牲飲福與燒香不相涉且魏書釋老志太平眞君七年三月詔云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言無有可知佛非匈奴種也後漢安帝末班勇列西域奉浮屠是爲創獲並檢張騫所記止言地多曷溼法顯記亦言新頭河有經律張騫所不到漢書亦不言佛是班固法顯范蔚宗所見張騫遺說中無浮

正龍錄 論佛骨表

九

屠而魏書釋老志言騫自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僧徒及事佛者所言若此豈復有一可信者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魏志注引魏畧云臨兒國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魏書于闐傳云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言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故址猶存而道士所撰化胡經語多詆斥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服之方求悔過自斃自斃老子大慈憐

佛

釋

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陀乞食制苑
 頑之心緒服偏衣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駭
 刺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又偽造一魏明
 帝序辨正論據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實作此書
 齊張融三破論又申之云浮屠言屠割也僧曰喪
 門言無生也僧徒不忍其詬乃移佛于老前指稱
 恒星不見以冀符中國良絕之占而元妙內篇又
 即其四月八日之說而移其年于老後法顯遂決
 棄恒星不見之義謂佛是殷時生其守恒星不見
 之義者鄭中記言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
 象宋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
 志俱在化胡經後吳志劉繇傳言廣陵浴佛設酒
 飯不言其日蓋初學西域行佛後人引之于四月
 八日不知化胡之事止是漸教釋迦文佛未出世
 之先西域行老子化于釋迦文佛何害故東漢時
 佛國自承之迨化胡經出同于惡習僧徒亦偽造
 周書異記莊王別傳三備卜經法王本紀法本內
 傳列仙傳序古錄舊錄傳殺異記又偽造郊祀志

上說錄 論佛骨表 三

校

校

沈

吳書及張鷟王遵爾澤之言孤陋鄙儒亦因言周
 書記異列仙傳序論衡奇書怪簡以誕相勝以妄
 為常道詐而悍僧拙而很則致費有由而作偽有
 迹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化胡經遺說而始知之
 又佛徒秀書論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元嘉時
 慧琳著均善論曰周孔為教積善不過子孫之慶
 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于榮辱誅責推于窮
 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廣宏明集梁武帝天監三
 年四月十一日敕云老子周公孔子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唐
 法琳破邪論云傳奕奕曰但聞郊祀上帝琳彈之
 曰員壇南郊不免殺生之咎豈如佛戒不殺為先
 太平廣記崇經像引傳神錄云會昌六年正月有
 人至周穆王陵開神人言錄西海君當與李某同
 日錄李其坐殿聖教滅一紀算此皆中國人言也
 謂天有咎周孔冥然跡邪為唐武宗民直斥其君
 之名而云鬼卒錄之學佛之人豈宜作此言乎有
 學佛者曰君作此言墮拔舌獄矣學佛者逆天背
 君非聖又欲拔人舌可謂諸善莫作惡惡奉行者
 也佛法之衰正由妄言之過魏書以崔浩滅族為
 滅佛及投經廁中之報沈德符野獲編以夏言罹
 大辟無後為撤大善殿焚佛骨野報其說陰
 慘無理廣異記云鉗耳合光妻陸四娘許寫金光
 明經病亟忘遺屬地府受罪與二十八婦人各解
 髻兩兩結投盆中竟楚之聲聞乎數里法苑珠林
 引洛陽寺記云宋南陽侯慶有尺許銅像疑賣牛
 為金色遇急事賣牛用之夢像云負我金色今取
 卿兒魂多以充金色醜多送死慶年五十餘惟此
 一鄰里之內咸聞香氣文見洛陽伽藍記開善寺
 中乃魏事也地獄之冤恣銅像之無恥
 一至于此世亦何苦而須此正教哉

上說錄 論佛骨表 三

又桃莉桃符義周官戎右職云盟贊桃莉禮記桓
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莉執戈昭四年左傳云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及云桃之為
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為桃印長六寸方二寸施
門戶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
藝文類聚引莊子云插桃枝于戶運灰其下童子
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童子也今莊子無
此文淮南子詮言訓云羿死子桃梧注云梧大杖
桃木為之以擊殺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
說山訓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
事不關羿藝文類聚引本草云桃在樹不落主
殺百鬼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
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引與術云
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時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
木仙也蓋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甄異傳夏
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
憎之又唐關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東引桃枝蓋
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索山而還宛記張稔為

上証錄 論佛骨表

三三

鬼乃手執桃杖而罵搜神記韋英之鬼乃桃人所
化世俗不察如閻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鍵其
棺遂謂無患豈不哀哉度索桃樹下神荼鬱壘積
漢志大饑注文選東京賦注刑楚歲時記並引風
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
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
妄為人禍害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
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于門以禦凶也雲
箋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太平御
覽亦依風俗通引黃帝書論衡訂鬼篇則云山海
經曰北方有鬼國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
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
之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荼鬱壘主領閻萬
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龍篇亦載其
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
東至蟠木集解續漢禮儀志大饑注藝文類聚文
選陸士衡挽歌注歲華紀麗桃板署門注雲箋七
籤軒轅本紀注此歲時與璞戰國策孟嘗君入秦

校注

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展時賦引荆楚
歲時記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六桃樹盤屈二千
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伺不祥之
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
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曰蟠桃蔡邕獨斷
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
有度朔山有二神李善注蜀都賦洪桃屈蟠及陸
機輓歌俱云水經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
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山桃都山
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東南有桃都山
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籟日
初出照此樹天籟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樓子
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積成東南枝向日之
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長異四維云乾天門
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
門僅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
百間石旁題曰鬼門聖人立鬼冥門于長壽時用

上証錄 論佛骨表

三三

貴登天門竊塞鬼戶皆有所據桃枝取東南兼用
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于游辭始不
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金姓五十三參象記佛廟像設有所謂五十三參
者乃善財童子參學成道因緣始於文殊終於普
賢詳見華嚴經者也昔文殊童子承佛神力南行
教化經歷人間至福城東則有善財童子與五百
童子共來頂禮文殊聞善財已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復欲親近諸善知識問菩薩行修菩薩
道於普賢行速得圓滿知其已得根本智未得差

別知解雖圓而行未圓因指示南行隨方參學凡
 經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其各種善印
 識自比邱比邱尼優婆夷居士長者外道婆羅門
 人法王女釋女童男童女童童子童子師船師鬻香
 者市肆人以至仙人天神天女地神林神夜神大
 士菩薩佛母道俗兼該人天畢到離咸自遜謝迭
 相稱舉然已各就所能知能說指示化現愈推愈
 廣愈進愈深佛法微妙真實義固已隨在旁通即
 至四民生業百工技藝無不究悉恒沙算數梵音
 字母咸得秘傳善財守文殊戒精進勤求誓不退
 轉其間亦有見真生疑而梵天四眾皆護持啟告
 俾得因疑得悟如于勝熱婆羅門所則從投火聚
 而得清涼于阿羅王所則知借王難以消罪業于
 須婆密多女所則悟由褻狎而離貪慾久歷歲時
 不憚勞苦歷劫過去諸佛皆因稱她現前沙界無
 量道場皆獲分身瞻禮見不可思議功德悟不可
 思議神變遂得無量一切法門一切解脫門一切
 總持門一切三昧門一切般若波羅蜜門得至一

上說 論佛身表 二四

章 佛 夢 廣 為

切處菩薩行得菩薩大悲曠行得普門速疾行既
 見彌勒得入華嚴樓閣定中瞻觀諸佛已彌勒乃
 指明先所見善知識皆是文殊神力加持仍應迴
 向瞻禮於是重詣文殊遙受告戒乃志心皈命求
 見普賢遂得於金剛藏菩提場毘盧遮那如來座
 前參禮普賢詳示行願善財即次第得普賢行願
 海然後解行俱圓遂得與普賢等與諸佛等蓋其
 參學之勤成道之大如此此固學佛者所當歡喜
 頂禮慚愧奮迅以期仰效其萬一者也至其終以
 童子稱者蓋佛嘗娶妻生子而後出家故不稱童
 子不則概稱童子即文殊亦稱童子
 梁竟鉅書李龍眼白抽羅漢卷前人壽羅漢者如
 張僧繇盧陵迦貫休皆十六像東坡集有十六羅
 漢畫贊又有十八大阿羅漢贊為蜀金水張氏所
 畫攷之梵志佛傳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
 十六阿羅漢令其護持清波雜志亦載蘇扶攜古
 畫羅漢十有六求山谷題名號歸宗禪師一見笑
 曰夜來十六僧來挂塔則十六羅漢於古有徵
 其云十八者不見西域書不知何自起也此卷跋
 稱十四而像止十三更不知何本級敘情狀亦
 與坡贊異同大抵佛之為教神通顯示圓滿充實
 千百億身是一身則是十六以至十八億而為
 五百為八百為千二百五十為五千九十九萬
 億其義一也江西通志載貫休於雲堂院畫羅漢
 已畢十五從禪定起寫本身以足之則何必不可

樹林

重出

丸

十四何必不可十三后村集載跋王右丞畫渡海
 羅漢云此軸應有十六僧今存後三僧則以十三
 有名相即有生成可以證禪可以論畫矣
 又曰吾鄉多淫祀凡人家疾病災殃四出祈禱率
 多荒誕不經惟本里社神及城隍廟神向為近理
 朱文正公云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
 齊慕容紹宗傳唐則有張說之祭文張九齡之於洪
 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
 隱魏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禮記大
 蜡之水庸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引禮於
 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鄭庸古字通此城隍之祭
 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絳傳絳知邕州蠻入寇
 城陷其家三十六人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
 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
 引歸邕人為城隍祠此則以人為城隍神之據也
 今各直省城隍皆有新舊替代關係以龍虎
 山張真人文移為準凡水旱祈禱輒有響應

不田今南關中所供張仙打彈神相傳為後蜀孟
 昶像花蕊夫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常懸於壁十
 日太神詩之語去此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
 子於是傳之人間遂為祈子之常祀趙歐北獨關
 之以為神之人汴宋遺親鬼之花蕊果攜其像宋
 祖堂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手致高青邱有謝
 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
 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
 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軸捲贈成都仙云昔蘇夫
 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鵲和鳴上下
 相聯翩翾然此像本起蜀中關廟祈子久已成俗
 是以花蕊夫人攜入宮後人以其來自蜀中事為
 聖祖像按蘇老泉集謂張仙名遠眉山人五
 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
 事自注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
 加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鐵彈仙差
 哉一失五百年續通攷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
 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曰

時第

樹林

吾彈能辟疫當寶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
 法是時中本有是仙今度世張氏挾彈王其生卒
 事蹟未詳惟傳為童子之祀事緣此
 又曰天后廟祀詳見元史祭祀志明一統志蓋自
 宋宣和間始允給事中路允迪所請官為致祭廟
 號順濟紹興乾道淳熙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加封
 號顯靈夫人洪氏夷堅志所載與化軍海口林
 夫人廟今進為妃或土俗私號見於元史者猶曰
 南海女神靈惠夫人則前此未有妃稱至元中以
 護海運有奇應始封天妃廟曰靈慈神號曰護國
 庇民廣濟福惠明著明代兩加封號曰孝順純正
 孚應感濟聖妃者洪武五年護海運也曰宏仁普
 濟者永樂中所賜廟額也本朝康熙十九年以
 澎湖之役始遣官致祭也二十二年始建祠
 滬洲加封天后聖母暨乾隆二十二年始建祠
 十三年嘉慶五年道光六年累加封號積至三
 十二字祀事徧海內而神之靈益著按宋潛說有

臨安志神為閩之莆田縣人統軍兵馬使林願生
 女有神異沒而為神潛氏以宋人言宋事其言必
 有所承何喬遠閩書因之張燧東西洋考因之吳
 任臣十國春秋因之雖文有詳畧而義無異同即
 瑛七修類稿所述靈威尤詳惟張學禮使琉球記
 謂天妃姓蔡為父投海身死則出通官謝必振所
 述此或失於省記影響言之非傳聞之異也至嘉
 慶上海縣志載天妃廟丹鳳樓記肖神象三人侍
 季對奕伯坐端視而引董紀詩以證之此則不待
 辨而知其荒誕矣就陸間鄞縣全氏祖望陽湖趙
 氏翼各為論辨趙氏以神之功效甚大疑非一女
 子所能是但知神之為女子而不知神之所以為
 神殆猶以鯨測海而曰海小而已全氏并謂南方
 好鬼造為靈迹以欺世竊意好造靈迹世所不免
 然未有歷數百年之久遠而呼號響應捷於桴鼓
 者全氏未嘗涉海徒挾其拘墟之見以逞其迂繆
 之談則尤非是今就其說審之趙氏謂水為陰類
 其象維女地媾配天則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妃此

說明莆田朱氏湖天馬山房集中已先及之考左
 氏昭九年傳火水故丁為壬妃蓋火以妃水而非為
 合之說火畏水故丁為壬妃蓋火以妃水而非為
 水主火主水祀則陽制於陰失妃之本義矣且如
 詩月離于畢疏言箕好風畢好雨引鄭洪範注云
 風土也為木妃兩木也為金妃蓋箕為東方宿屬
 木畢為西方宿屬金風雨為木金之妃不得轉以
 木金為妃今以傳之火為水妃者改而謂水為妃
 文義不顯倒乎全氏以海上之應祀者祝融祝融
 為火海為水水火相配故海之瀕於南者其神有
 妃之稱水火相配語猶之趙氏而曰神有妃稱似
 稱妃纓固如此趙氏因之亦以天妃為海神之本
 號按韓昌黎南海神廟碑號曰祝融絕無妃稱全
 氏之言殊為臆造不知天妃者乃因林氏女之靈
 異而著此號非海神本有是號而後舉林氏女以
 實之也趙氏明言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復以為
 本號自相矛盾乎至全氏又立三怪之論亦皆不
 然其云自有天地即得有海即有神林氏女未生

正統錄 論佛骨表 三

生以前誰為司之粵籍諸古海與江河並列望祀
 諸籍為黃河之神時代尚近而伍胥亦為江湖之
 神矣豈前此獨無神乎女子之為水神者湘中記
 舜二妃死為湘水神曰湘妃離騷有湘君湘夫人
 其稱如者猶曰因舜妃而得名若司馬相如上林
 賦劉向九歎俱稱處妃王逸注處妃神女蓋伊洛
 之水精處妃不必定帝王之妃亦象妃號此皆漢
 以前相傳非起近代湘水與伊洛之水何嘗不自
 昔有之而湘妃處妃可為之神即郭璞江賦中江
 妃與水夷並舉知江妃亦江神也何獨於天妃之
 為海神而疑之其云天之配為地宜以富媪為仇
 儷即趙氏地媪配天之說夫天地至尊容可以尋
 常男女之匹偶論哉伏儀之稱賓越尤甚蓋自天
 地合祭始於王莽徒傳會父天母地以為天地合
 精等於夫婦宜同席而坐共牢而食此乃莽以之
 與元后而武豐借之以竊唐鼎者通儒皆斥為邪
 說與地祇之祭女后借食同屬不經全氏號博雅
 豈獨昧此不應肆口詆譏而自忘其言之鄙也其

何食死

祖惑

曰林氏生前固處子世有深居重闕媒妁之流笑
 呼之曰妃曰夫人則避之恐不速而林氏受之不
 以為素并云婦人之德言不出閫於海上樓船之
 夷險而涉而忽出位謀之論似持正然天妃下后
 之稱與大雅稱天妹相似特尊之詞後人為此
 崇奉步生前而受之也其所謂深闕閨者亦自
 其生前為女子時則然固不可概之於神也者
 有升降飛揚之氣者也既曰神矣而猶欲使其如
 女子生前之趨避屏而讓酒飲乎湘妃處妃亦婦
 人也即非處子豈遂獨異若盡以越位為虞則必
 凡為神者悉冥頑不靈而後可也况全氏既云巾
 幘之奇煩宛以死魂魄不可卒化世人因而祀之
 以屬風化是三禮之精意獨不思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祭法之文乎天后靈爽顯
 赫護國庇民見諸史策者彰彰如是垂之祀典亦
 矣不宜德莫過於天神之德配之故曰妃南郊之
 祭古帝王皆配天豈亦有伉儷之疑哉女之尊莫
 過於后故曰后爾雅釋詁后君也古天子皆稱后

正統錄 論佛骨表 三

易象上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注坤女主故
 稱后則何嫌乎天后之為女子而稱后也古來女
 子為神始於西陵氏之女為黃帝妃普蒼桑之利
 祀為嫫祖而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不知誰何之女
 亦得祀焉苟其有功雖尊之不為過又詎必生前
 之會為妃后耶况六朝之祀蔣帝近代之祀關帝
 以人臣沒而為神而稱帝與天后之稱后一也近
 人習聞宋以後議論稍遇非常輒為指駁如簡狄
 姜嫄之事出於感生帝明見雅頌六天之說鄭康
 成據周官經而王肅嘗之宋儒遂繼肅而背鄭適
 成其謬全氏自謂其論本之明會稽唐氏而加申
 暢後有江氏辨畧同今雖未見其文大要亦不越
 乎此夫儒者讀書稽古於意所弗盡通者存而不
 論可也必謂海神不必指實其人則是先農之祀
 不必棄大理之祀不必卑抑何感也天地之大奚
 所不有神之為靈昭昭矣果朝奉之 天子祀之
 天下無賢愚賤羣然信之而欲以一二人之疑
 說箴鼓其間則六合內外可疑者不悉數終終歟

校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藏於至幽達於至顯而動欲以但理繩之則聖人所謂體物不遺者將盡成虛妄歟

論佛骨表

三子

其於(學) 其於

校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正論條 原道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陳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

師之

於

壹

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溼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

王道原道

一

各求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

王道原道

二

則失其所以為臣

殊雖

楊

校
校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詳以之為人則愛而
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三記北原道

四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
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
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
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
其書廢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錄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李宗傳重訂近思錄發明辨異端明道先生曰楊

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為我
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
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釋氏本怖生死為利豈
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
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
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于道體自

三記錄原道

五

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
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化豈有
立偽教而人可化乎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
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
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
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
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
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
為周孔為之矣外書橫渠先生曰浮圖明鬼謂有

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
 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
 知天乎孔孟所謂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
 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
 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
 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惑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活習之事長則師世

正誼錄 原道

六

之列

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
 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
 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
 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于假借則遂顯然篡取
 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
 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者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于書首其後
 無以繼子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
 五輪之類以至于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
 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元極妙之指蓋水火
 之不相入矣 至于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
 于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
 證之或能頓出神怪以術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
 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亦可見當
 時所尚者止于如此也 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
 之士或頌出于其間而自覺其陋于是更出己意
 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譁其怪幻

正誼錄 原道

七

鄙俚之談于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善于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 佛書本皆梵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于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書

上說錄 原道

八

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知其繆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書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入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常倚靠得施瑛可怪者佛本一身說為法身報身本得身三身道家亦效其所為尊老子為三清曰元

莊子

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統一老子也莊子書明曰老聃死亦人鬼耳乃妄加種種神話如此文公言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書為佛家竊而用之卻去仿做佛家經教之謬譬自家竊人盜去卻收抬他人家破壞破釜此豈自思愚人真世之妖祟也 蓋好異端者總因未嘗格物窮理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異福即程子所謂者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固其高明是也但在程子當日只見佛老之害甚於楊墨猶未有陽儒陰釋之害也故只於述上判決其非天下豈有無人倫滅天理而可謂之悟道者乎雖佛說多與吾儒相同然本領不是一齊差卻故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也 蘇軾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復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於是改詞換面陽儒陰釋之節歲矣幸而朱子生同其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迨至有明中葉而陽儒陰釋之學復盛其

上說錄 原道

九

害更有甚於老佛者蓋佛釋之惑人昔猶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然而禪門統會一大宗指不過無善無惡一語即陽儒陰釋之徒自立宗旨亦不過止於至善而釋氏必曰無善豈非與吾儒大相反哉統而言之吾儒只是說有釋氏只是說無吾儒只是說實釋氏只是說虛而陽儒陰釋之害更有甚於釋氏者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 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

校校

薛

校

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

而不足信也明矣學小

江藩宋學淵源記儒生開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關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開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澆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尚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聞師諸先生是已問嘗考之後人

上言金 原道

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揚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察斷純亦不已是也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

薛

與五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過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忭兼至未嘗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頭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上言錄 與五尚書書

益也孔子云某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人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止龍錄 吳孟尚書書 一一

七 教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曰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懸懸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釋法死儒為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賈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止龍錄 吳孟尚書書 一一

梁章鉅曰唐德宗朝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勤兵賦日屈臣請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餘還為民使宗善之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所費不貲臣請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尼及女冠輸絹二疋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二教不耕不織且絕繼嗣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

移 易 禮

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
 為入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十一
 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者許在
 寺觀餘悉還為編民收寺觀以為國舍議上告許
 行五瓶庵曰此三議俱可行定寺觀之等則與造
 不得行立征輸之制則僧尼有所畏酌年齒之數
 則少壯無所容籍是為之僧道不出十年將漸衰
 矣舍此不為至會昌時乃欲一槩剷除之封刀闕
 上母亦近於不教而殺耶 可馬溫公曰世俗信
 浮屠言於始死及七七日日百日期年耳期除喪皆
 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
 為死者滅罪天惡罪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
 唐瀘州刺史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
 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請浮
 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
 可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資惡有罪豈終
 浮屠所能免甚至有傾家蕩產然後已者則焉若
 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云 王韓門曰俗教與而人

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千至七則剷地支至七則
 衝以其衝剷為之禳解其事蓋始元魏時魏書外
 戚胡國珍墓誌自始葬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百
 日設萬人齋北齊書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從
 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恒為請僧設齋傳經行道
 按路史發輝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
 十九日而七魄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
 遂為後世飯僧之說錫耳今吾鄉相沿已久但當
 七七設祭而不齋僧即無可議近有於計書中注
 明不用釋教七七期以為通儒家法如此亦可謂
 少見多怪者也



校

大毀佛寺詔

周世宗

釋氏真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
 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頗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
 緇徒犯法蓋無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
 潮脩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
 之輩苟剗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
 濟隆教法須辨否願宜舉舊章用革前弊諸道州府
 縣鎮村坊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
 仰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並騰併于合畱寺院
 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勅額寺院祇于合停
 慶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畱一
 所若無尼住祇畱僧寺院一所諸軍鎮坊郭及二百
 戶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勅額寺
 院處于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畱兩所今後並不得潮
 造寺院爾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今後不得奏
 請勅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
 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
 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

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計驗經文其未剃頭間須鬻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卻勒還俗其師主決重杖勒還俗仍配役二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陪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稟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應異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遣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姦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貧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疏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隣房同住僧尼仰收捉禁勒申奏取裁僧尼俗士目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掛燈諸般毀壞身體試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眾惑感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

仰所在嚴斷遞配遠還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帳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攬帳至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禮行脚出入往來一切取便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勒條流僧尼畫一如後一諸道州府鎮村坊應有勸額者一切仍舊其無勸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神像及僧尼與限一月騰併於逐處州軍縣鎮台留寺院內安置所有殿堂屋宇仰封鎖收管所有資財衣鉢斛斗華蓋什物並仰分付本主一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勸額寺院只於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置一所若無功德只置僧寺院一所其在軍鎮及優鎮坊郭戶及二百戶以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撥如遠遠州郡無勸額寺院處其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置兩所一兩京諸道州府除見留寺院外今後不限城郭村坊山林勝境古殿之地並不得創造寺院若如有僧尼俗士私造勸命者其主首及同勾當人並徒三年仍配役其僧尼勒還俗本州府錄事參軍本判官本縣令佐並除名配流城分廂錄事參軍所由當並嚴斷長吏奏請造止一王公戚里諸道節制已上今後不得奏請勸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如違仰御史臺彈奏又勸兩京諸州府每年造僧帳兩本一本申祠部一本申州州司攬帳委錄事參軍本判官檢校至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如出限不到及漏畧僧尼寺舍申奏處葬具本判官及錄事參軍州縣官共並等第科斷今後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如有身死還俗還亡者於申報逐處州縣次年帳內開脫其餘還俗行脚出入一切取便其年諸州供到僧帳見存寺院

利

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十六見在僧
 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又勅條流僧尼盡一如後一今後僧尼不得私剃頭
 應有人志願出家者並許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
 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得出家其師主須得本
 人家長聽許文字得容受男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
 百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方得經本州陳狀乞剃
 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合勅條者只仰聞
 委其未剃頭間留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卻勒還俗其
 本師主徒三年勒還俗一僧尼不得私受戒只於兩
 僧尼杖八十並勒還俗一僧尼不得私受戒只於兩
 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府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
 差官引試前項經業其大名府等三處戒壇只委本
 判官差事參軍引試合勅條者分折關奏如有私受
 戒者其本人本師主師壇三綱之事僧尼並同私剃
 頭例科罪如引試經業不精輒與剃頭受戒者本試
 官當行朝典一應合剃頭受戒人等仰逐處于天言
 節一月前具姓名鄉貫寺院年幾及所習經業申奏

三言錄 廢佛寺記



利元

毀壞肢體戲弄符篆左道妖惑之類今後一切止絕
 如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遣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
 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所有居停寺院知事僧尼地方
 兩鎮職員所由公然容縱者重行科斷一應有懷才
 抱器或武或文寄跡空門莫遂展志其中有願出仕
 宦者仰逐處長吏發遣赴闕少壯驍勇之人願在軍
 門者亦仰申奏必當量材錄用若僧尼中有情願歸
 俗者一切聽許所在不得攪擾 新五代史記即位
 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十六是時中國乏
 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
 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
 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
 言 括異志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
 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
 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為報應云 隨手錄錄其後世
 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
 請免既而北伐命以毀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

世宗廢發
 乳間而祖
 元李神日閱錄三代後惟佛為盛為佛者曰佛能
 為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
 不足信也為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
 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為福
 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為哉
 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
 出家而稱佛佛之言實也覺人世之事皆非也為

傳馬 囑

佛而惟求寂滅曰寂曰滅死即已矣無復餘事也
 安得既死之後尚為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
 之說能為人禍福也為禍福於昭昭使人皆期頤
 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
 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為禍
 福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墮之天堂也死者
 日或為人求佛牒而出之者日亦為人使天下之
 造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關節不暇一不得
 直筆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為幽
 冥中受賄行私不顧是非曲直強竊公事之渠魁
 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為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
 乎然則何為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知矣世
 俗傳說觀而不同字經三寫焉焉成焉况隔萬里
 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變偽孰從而辨故凡福
 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
 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福
 禍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
 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

辨 料

騷

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
 鬼之說因列子書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
 雜書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九
 州演為九九復演為九之又九遂增展為十萬億
 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
 隱避以為光明遂推廣而為日月循環須彌山照
 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於是
 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
 子言兼愛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
 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為吾大
 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為血肉皮耳目口鼻
 身意為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
 謂一切有相皆為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
 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
 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
 端而已皆譯者徇徇中國之書而為之其後雖稱
 唐僧取西域經律論等成二萬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其
 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詔武后為彌勒下生

誤大靈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楞嚴經本只咒語
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
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譯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本
不從慈嶺來司馬公又謂佛書獨般若經最多至
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為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為
蓋皆文人綺語蓋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
為佛之精語耳漢末甘肅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
譯藏服誦仙經宋妖賊亦嘗為五龍滴淚經占
侯則有地母經諸語則有博文經况譯經有使謂

寺名錄 卷之八

八

文有官其制近來尙存太平與國中置譯經院延
梵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
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二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
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蓋漢人名孔子之書為
經故亦列名其書為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
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
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二僧
於渴羅寺故亦就名其屋為寺不知寺之言傳也
渴羅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

語

寺名錄 卷之九

九

王大臣正與持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
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為齋故亦節名其飲膝就
食為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
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
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饒乘之其心紛亂
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
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為功德今乃梵唄歌聲
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
名三寶所捐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
名三寶云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晉二席空地以
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
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
殿相輝耀亦名方丈衆生二字本出祭法供養二
字本出左傳布施二字本出鴻烈於意云何本後
漢語何以故本晉人語精舍本曹操語庵本王元
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塚本古人同官之稱前
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謂用之
考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至

於自爲門戶尤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爲二曰律曰
教曰禪律一也又分爲二曰資待律曰南山律教
一也亦分爲三曰天台教曰賢首教曰華嚴教禪
一也復分爲五曰雲門宗曰法眼宗曰漚仰宗曰
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爲佛
之真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
文不經譯難於爲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
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
乘青牛出西關老子亦人也而云剖母左腋而生

正書錄 聖佛寺記

十

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誇雞犬
亦仙葉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尙侈天師靈迹難於
爲欺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
屢經翻譯易於爲欺莫此爲甚其欺又將何所不
至乎佛書言十萬億國之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
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界有無量壽
佛猶道之言三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彼皆知
人情貪生而惡死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
侈窮極人欲指空畫無切中其心髓以深入之佛

遊

書則高於道家之說而其說彌巧道言三神山近
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士往往腰斬伏辜佛書
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可究詰者矣道言安
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書謂託生西方在
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墮於茫昧而不問矣夫佛
亦人耳亦稟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之血氣亦衣
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子而出家
離官居服食而行丐絕類離羣獨潔其身前乎此
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爲異聞者每以爲異四海之

正書錄 聖佛寺記

十一

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爲異增飾誇大
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爲僞書耳以生日
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卽爲佛矣何爲
娶妻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
臣皆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爲既
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
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
東無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
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所隔不過掩關可實西夜德

穆

若條枝安息大康數國自洛陽東至大海僅踰千
里即與大海中日本國為界日本以東有去無返
人舟不可復回方言謂之鴻書傳謂之尾間殆即
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幾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
國可乎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
自中國而往行四萬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過
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窮無盡者乎蓋嘗訝
其欺誑之太甚戲問佞佛者曰佛父母所生血肉
之軀也何為而有丈六金身曰既成佛而變也余

三

曰豈真因柔者也尚變而為金之剛齒與骨剛者
也何反不併變為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為
羚羊角一叩而碎其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
出家晚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
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
為刹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
甚長也余曰佛若自曠劫以來即便說法則縮長
為短無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沒
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

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為苦海人事為火宅唯
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
返安樂清涼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
噫嚶涕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為
苦耶死為苦耶人世為樂耶佛國為樂耶又驚惶
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謬佛之書務佛之神故
肆其誣誕務以驚動愚俗而不暇計其理之所無
說之易窮也此其為書以誇佛者其欺已如此若
其假佛以說者其欺又豈為少哉佛書莫重於金

三

剛般若其說主於蕩空若曰如來說佛即非是佛
是名是佛大要不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
事物曰即非某是非某以至涉為千百無非此一
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演為一卷
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家可盡正指此類今
乃謂金剛經亦入中國尚千卷一語已演一卷更
演千卷乎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為大乘乃高自
稱譽謂若持此經當獲其福若此書止非此經而
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華正經其果何在

其言天堂謂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有光明
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
有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
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
比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爲無間地獄無數罪人獄
滿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雞子黃充實雞
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
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
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
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可地獄者亦
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既說無常又言常
住既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既說不許親近
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託國王大臣既說不可以
色求我以聲音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既
說佛以多劫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隨念即得
往生既說大阿羅漢屢劫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
闍世王弑君弑父當入無間地獄一求事佛即得
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爲佛之真耶甚至如

上說錄 聖佛寺記

十五

明

如居士語錄稱捨田一畝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
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
宿於何有寺而令人捨田佛既不會有寺於何設
浴而禁人費湯此等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
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太濫費湯之罰何如此
之太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爲心乃不量本情不問
輕重貪忍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僞至此
益彰彰明甚而僞爲佛書者之謀衣食窮迫一至
於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
其爲僞然有一說可證其僞日月東出而西沒有
目者所共觀今乃云日月無出沒乃從須彌山循
環而轉若果其然當以循環之漸次爲昏明何爲
天下之廣皆卯而日酉而昏亦當以東西之相望
爲均平何爲一歲之間冬夏有長短朔望有交蝕
是其言日月者既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月所經行不過一百七萬四千里明歷
者所共知今乃云須彌山外先以七重寶山各
四萬二千由旬七重山外雜以二十三重之林林

上說錄 聖佛寺記

十五

抄

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知合而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北景陰山之地夏雪何為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幾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皆冥漠何為周匝皆水不見高山巨林大第層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見者其說且妄况其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是灼然無須彌山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億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

三藏經 毘佛寺記

十六

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真以為有而惑之則大可憐錢熙祚曰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固視為俗緣諱學家細辨佛源流不惟愚蒙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不若即彼所以惑世誣民者反脣相藉使之無從置喙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康熙中遂甯張文端公奉使俄羅斯道次琴拉克帶與即必拉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音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聞達賴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聞外國金丹壩兼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佛國中反求佛於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篇合山草堂集所辨參之當益者宜自匡而返矣元謝應芳辨惑編劉忠清公作尊天敬神文曰益聞非其鬼而詔祭之聖門所戒假于神而疑衆者

阜

王制必誅敢說愚誠少神明見自有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為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為驟更次為七十二侯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蒸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善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

三藏經 毘佛寺記

十七

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灑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運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象蛇蝎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于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魍魎魍魎之狀況至貪者卑吏有不取之賦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會謂城隍鈞播而乃

善惡相攻其間人可自勝至于用醫藥以救
喪事亦須託環玦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
下去生已寤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槎
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
雜冥頑之重附而為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
為神神亦可為妄言禍福以紿昏愚性十餘不供
一夕之需香燭盡僅充一蕪之用其他誘取醫取
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嬌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
藝豈實有餘或真貨而一縷無餘或假貨而倍蓰

正論錄 歐陽詩話

廿五

者感會不以入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
敢謬民瘼同底于壽富康寧文集 朱子曰古人祭
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
不至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所以反致惑亂人
心僥幸非望無所不至語錄 謝上蔡嘗言祖考精
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誠敬則己之
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于祖
宗正合著實處都卻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不
知鬼神與己無干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牛若是
正神則不歆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
之理 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
相見有幣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眾于是
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
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又安用事通鑑 晦
菴先生曰紙錢起于元宗時王璣蓋古人用玉幣
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惑于王璣之術而鬼神事繁
無許多錢求理得故璣作紙錢易之語錄 論道家
三清云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說名挾戶了老

正論錄 歐陽詩話

廿五

志

社

終

子既是人鬼乃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
 位大又如真武本元武選聖祖諱改元為真元龜
 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元
 武七宿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
 亥其狀如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如鳥故曰朱
 雀今乃以元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于下已無義
 理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
 南軒張先生治桂林毀淫祀諸生日從游雅歌
 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

三書錄異傳卷之四
 三

况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
 亦費耳然載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又曰今州
 縣祭祀卻是要之祀獄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
 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
 婦其變實甚矣 北溪陳先生曰大凡不當祭而
 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益由脈給不相關之故後世
 祭祀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
 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此類與我輩又何相關
 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

夫排

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
 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太山曰天齊仁聖帝
 在唐封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
 封天帝則上帝而已安有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
 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
 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邪據
 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
 方地脈全不相干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獄行祠
 亦失于講明之故

三書錄異傳卷之四
 三

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軍血人率多死李德裕
 嚴勸津還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
 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填塞以絕其妄源上從之
 唐書 蔡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士大
 天多稱神尼歐陽文忠公自少力排佛氏故獨以
 為妖尼嘗有名公子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
 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
 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夫人人罪醫藥悞
 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

一坐聞之皆歎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
 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一牛安能記前世姓名又能
 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為萬物之靈其尤者為聰明
 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譴之牛乃能
 自知乎坐人皆服明善錄 謹按汝南桐陽有男子
 得麀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望見
 此麀者因持去其不辜而得持一鮑魚置其
 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麀反見鮑魚澤中非人
 道奇怪之以為異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

因為立廟眾巫數十唯帳鏡鼓方數百里皆來禱
 祀號鮑魚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曰此我魚也當
 有何神上堂取之廟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
 神言人共鑿成之耳風俗通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
 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
 吾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
 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姬為報河伯
 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何
 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女子不能

撮

塔

春

百華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
 延孫等入趣之皆叩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河
 伯娶婦史記 唐肅宗朝王璵以請見寵驟得宰相
 帝病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
 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貽遺狼藉時
 有一巫美而驕以惡少年自隨馳入黃州刺史左
 震晨至館請事門籍不啟震怒破鑄入取巫斬庭
 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贖得十萬因遣還中人璵
 不能語通鑑 姚文獻公遺令誠子孫曰昔周毀經
 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
 周興汝曹勿效兒女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
 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唐書
 司馬文正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
 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館設道場或作水陸
 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
 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死者必入地獄剝燒
 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合氣血知痛癢
 或剪爪刺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死者形神

廬獄春

悟

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剝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為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

上書錄 毀佛寺詔

三

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邪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集文 朱子知漳州諭其民曰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敢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寄函並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杖

禪用

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明善錄 眞文忠公曰程子家治喪不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我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禘祫而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優優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漢明帝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上書錄 毀佛寺詔

三

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其教貴慈悲不殺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生前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英有逆謀廢徙自殺通鑑 唐世孫樵上言於宣宗云百姓男耕女織不能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

論

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與之於已
 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明
 猶或親親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
 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
 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
 力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
 殄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
 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聖帝明王
 之所必除豈繫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庶
 乎其有感矣 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豈
 不有助於世而何闕之深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
 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或者又曰夫在
 家以養口體視温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昇
 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
 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
 而為之者也逃父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
 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金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

正書錄 毀佛寺詔

三

年

人膽

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
 然則佛之所謂大孝者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
 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
 絕而佛亦不得傳道矣入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
 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崇正 辨序 三教各
 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之
 說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
 摩訶迦葉下生世間曰老子老氏曰老君遣尹真
 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
 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應流沙化俗成佛各相軋
 以求勝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於
 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
 薩號女媧儒童菩薩號孔子月明儒童往為顏回
 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
 唐景福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廟為孔子寺以孔
 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為儒童意孔子真佛派
 也吁不能証其謬過矣又從而壞之焉豈不甚哉
 古今論衡著周書紀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

正書錄 毀佛寺詔

三

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
占爲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之異也又安有前
唐虞夏商豫託生爲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
恒星不見在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二
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語也陳大建五年
恒星不見史占爲主不嚴法度天子失政諸侯暴
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論正 東坡蘇
先生曰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
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

東坡蘇先生集

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世之學者
耻不言性命此豈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
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
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覈其說邈然無著而不可挹
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心安於放而樂於誕耳
便天下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
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

是

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
哉 奏議 佛氏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
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淨經卻有偷佛家言
語佛經所謂色卽是空 案原本此下有處把色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
也而十六字蓋因
下文誤行今刪去 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謂皆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卻說無無亦無
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卻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之意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卻偷得
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道

東坡蘇先生集

面

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應芳伏觀本
學重建地靈祠於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
有之是豈不知廉耻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
楚楚乎簪釵之飾盈盈乎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
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耻乎禮曰男
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
近世禮俗之蔽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如閭閻細
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爲神妻迺
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饜士大夫

矣

蕩豆之薦反不若問問匹婦乎吁幽明雖殊理則
 一致決無是理明矣此聞先生有見於此止欲設
 地靈一儼今乃不然豈先生以此為細微之故不
 欲矯世違俗而姑從衆也歎先生之心固然矣但
 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為衆所矜式愚恐
 四方來觀解讀禮或宜然轉相倣效而卒莫知其
 非也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
 之明即彼其後從衆之意如此邪此愚所以不避
 謹詞借便尺璧以爲其多藝之誠惟先生以義祭
 之勇爲撤去非惟雪神羞明禮教不淪胥於習俗
 之纏抑亦可見先生不以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
 焉夫地之靈者真靈於賢者也若吳季子處文靖
 胡文恭鄒忠公諸賢皆歐陵土產之英靈學有舊
 祠庫隘弗稱卽以此祠奉之豈不勝夫無名氏之
 鬼乎程子曰除神祠而民爲善夫如是而有蕪戾
 於鬼神者其爲殃咎宜加於應芳之身無悔 敬
 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禫有日將欲命羽士設醮
 以助先君子真編計以粟糞幾四百石是亦出乎

所

孝教之心循乎世俗之禮如此然冥福之實果何
 有哉曷善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戶之
 飢當此凶年使鄉之貧者免爲溝中之瘠其歡
 欣贊頌奚止百倍黃冠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
 一設一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今人於親歿之後
 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卽老氏之醮二端之
 外餘無用情雖祭祀亦苟焉而已此蓋汨於習俗
 不自知其非也愚請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
 爲諸友詳言之佛氏以釋迦爲師其書無齋設之
 說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命僧流爲之厥後亡
 滅宗國餓死臺城因果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爲
 師書亦未嘗有設醮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
 命羽流爲之未幾傾危宗社流落金國所求之福
 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爲編黃衣
 食之計焉耳前代名賢當今肅傑卓然有見而不
 惑者固嘗有之惟間閭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
 效也諸友皆明達之士平居高齋過出人表豈至
 是亦淪胥陋俗而不能踐其言乎僕與先君子心

交幾三十年忠告之語多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但從而行之其必含笑冥冥中矣餘懷未盡旦夕

面言諸親或有以俗論泄之者請以吾言折之正十有五年時方擾攘齊雖有禁屠親戚尚多非議之者書去乃從吾往子過無

錫適州人出郭迎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詭

異旗旄鼓吹衛從而昇之子嘗訝而問焉人曰此

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作厲鬼故世稱公為

疫癘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

邪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厦之踏兵盡力

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

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為疫癘之鬼

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謂厲鬼者乃汎言剛厲

之鬼若韓文驅厲鬼之厲相似非疫癘之癘也誣

諱前賢罔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辯哉

第恨老無能為不能為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

之陋區區謔言用告來者病俗陋闢轉相煽惑遇

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夫江南淫祠在唐為狄

梁公盡燬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徵福詔

狄傷風敗俗莫甚于斯

甚

傳

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加封齋雜祀典祠廟滋多里

巷間土地有祠蓋實啟于此吾嘗以民情推之其

始也必以農穀之功本乎地土歲時祀享亦循乎

報本之意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為像遂以鄉之有

齒謂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訛踵繆至有可

笑可怪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西南三

十里曰海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官

後乃說為三姑耳夫孤次於公即後世所謂少師

少傅少保是也村祀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為

姑又城之北東有稱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稱雨淋

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雨淋而不室

處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聖少艾三人

冷容美飾眾所具瞻且復變九里塘為九女以附

會其無根之談或感人心傷風敗俗有不容不辨

者改而正諸宜自茲始吁其矣人之好怪也昔蘇

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譏狂小姑前年嫁彭

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彭浪之磯亦訛孤為

姑訛彭浪為彭郎戲而譏之意甚明白有足以

甚

破其惑矣如應方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奈無
狄公在位之權久無慈子名世之時請與鄉之士
君子追原俗情遵依平法律撤去繆像題其主曰
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正訛傳息邪說矣

三直要佛寺詔

三四

唐書

唐書李蔚傳贊

宋祁

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頭
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
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為一條據
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
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
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
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其間為或然以賤近
貴遠為意鞅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據
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
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
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
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五蘭
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
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
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
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

衛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徇嗚呼運庠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蔚字茂林係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諫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邢軍李侃代之土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

唐書李蔚傳贊二

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龜金鈿之上施複坐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帶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驚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利珠玉為帳孔鸞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為櫨注陸城塗黃金每一刻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璠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貲復夏四月至長安徐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為利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披飾傳言利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貴相與集大衢作繪臺纒閣注水銀為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效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者臺辭餞或嗚咽流涕

樞

救世

明博那 臂有迦

色椎

綴

明徐應秋曰佛國記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國一牙在天上一牙在海龍王宮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或放光香花數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又云那竭國有佛頂骨精舍七寶金薄粧飾城中又有佛齒塔異記則天時西國獻毗莫博義天王下頷骨及佛舌額大如胡牀舌青色大如牛舌伽藍記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元奘傳羅羅城中

唐書李蔚傳贊三

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佛鬘如荷葉盤 又陳太建二年建靈刹高十有五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藏諸寶篋光飛五色燄起一尋又佛有舍利云室舍利一云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光明經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舍利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擊即碎如試舍利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高僧傳劉薩訶師卒于肅州形骨小細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聯續元二錄

骨 骨

延州有婦人頗白皙孤行城市年少之子與之遊
 一無所却及卒有胡僧向墓敬禮曰此鏤子骨菩
 薩也不信可啟視之開墓視之偏身骨鉤結皆如
 鎖狀按釋典佛身有舍利骨菩薩身則有鏤子骨
 南城縣壺公巖洞中有石函貯七星劍及五色鏤
 子骨遂寧縣有幽禪師真身塔會昌中寺廢地陷
 成池太守王公見有僧立公庭逐之入池而沒因
 掘地得異骨如金色鈎鏤相連謂之菩薩骨乃復
 興塔寺有五色圓光現谷中人以為觀音化身又

三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四

敏時有仙女昌容隔窻見骨沙門衛道安為天長
 寺僧精修苦行坐化之夕毫光五采茶毗之日
 有庵室利迦訶阿六字梵書人始知其為文殊
 之化以寶瓶盛其靈骨化為清水

唐失名杜陽雜編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
 座賜新安國寺一為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
 研沉檀為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
 偏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
 立金類伽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褥

頂

壽精巧奇絕冠於一時即設萬人齋勅大德僧撤
 首為講論上勅修安國寺臺殿廓宇制度宏麗就
 中三間華飾秘邃天下稱之為最工人以夜繼日
 而成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子宮中結
 彩為寺賜升朝宮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
 作四方菩薩蠻隊、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
 于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
 事者上曰但生得見破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為寶
 刹以珠玉為寶帳香昇仍用孔雀氍毹毛飾其寶刹

上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五

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為飛簾花檻瓦木
 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昇一刹則用夫數
 百其寶帳香昇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
 悉珊瑚馬腦真珠瑟瑟綴為幡幢計用珍寶不啻
 百斛其剪綵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
 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
 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即
 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
 迎真體者悉賜銀椀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

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
福時有軍卒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
血流灑地至于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
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卽掉其首
呼叫坊市少年擄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
哭卧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
晒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卽設金花帳温清床龍
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
年阿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

正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六

甸于路傍壘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
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
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
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彩爲樓閣臺殿或
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
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
于其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綉爲小車輿以載歌舞
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絲華之最是
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爲物極爲妖公主薨而上崩同

改

昌之號明矣。僖宗皇帝卽位詔歸佛骨于法門
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者羣士
女爭爲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
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于前嗚咽流泣所在香
刹詔悉鏹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唐失名北夢瑣言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
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
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
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仙跡

正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七

招提奔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
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
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
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
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
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
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
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
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

定

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繼至京師俄而冥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宋趙令時侯鯖錄唐武宗即位罷朝奮怒曰窮吾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節度觀察問華汝二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住西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

上讀錄 唐書李蔚傳第八

六萬五百其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并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于有司寺坊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字傳舍後二年宣宗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率興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李朝景志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千寺陳襄述古判詞部日說云川江都幾雜詩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

定

上讀錄 唐書李蔚傳第八

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目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為膜音謨穆天子

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為謨又因之為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尙訛况于語乎 宋王楙野客叢書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又

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
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
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降得金人之神
上置之甘泉宮金人首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
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
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
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
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
老聃師竺乾書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于武帝

唐書李蔚傳贊 十一

宋馬永卿瀛真子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
本于唐也顯慶元年正月元奘法師在大慈恩寺
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符
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
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時
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元
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燧
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元

特所翻經論既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
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
正倫時為看閱有不釋官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
藏經三藏法師傳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
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
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
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
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

上直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二

類是也故夏二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
謂之額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
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罕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
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即翼
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
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
為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
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
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吒月乃印度

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王士正古夫于亭雜錄晉曜經言太子薩婆悉達
手七弓一發透七鐵鼓又一手執大象擲著城外
還以手接不令傷損又發一矢穿過大鐵圍山誑
妄不經極矣且如來為人天師詎與孟賁烏獲角
力耶何其鄙而無識耶 釋氏書最不可信者如
云太子初生為起三時殿擇取五百伎女形容端
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寶璽珞其身迭代宿衛後太
子啟王出游止閭浮樹下王恐其出家喚令回國

正說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二

更增伎女而娛樂之既為納妃又增伎女而娛樂
之不知官中須許多伎女何為古來有此豫教之
法否其鄙倍殊可一笑 妙法蓮華經誦寫皆有
利益然其開卷即說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銀瑠
瑚眞珠牟尼瓊瓔瑪瑙金剛諸珍奴婢千乘寶飾
輦輿歡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
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旃檀寶舍衆妙卧具施佛
及僧如是等施種種微妙云云不知世出人需此
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涉祇令俗

僧援為曰實為清淨寂滅之累而已大善知識必

能辨之 毘婆尸已來纒有七佛而內典云成劫
已過入住劫來釋迦牟尼如來于住劫中當第四
佛尚餘九百九十六佛于後續次而出信如經言
河佛如麻草之多耶然釋迦之後降而為祖歷一
十八代不聞有佛東土自初祖達摩而後止于六
祖亦不聞有佛所謂九百九十六佛者將俟何日
耶亦幻而無稽矣 香祖筆記佛經幻妄有最不
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

正說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三

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
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為諸鬼神說法
于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神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
不至誕妄如是 分甘餘話前輩嘗言諸佛經多
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
令元裝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諭有不
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元李冶敬齋古今註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
更相假借以為誇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

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脈歸于澤聲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復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者止四而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盜嬰語耳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即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為學故著原道等篇舐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

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為大醇矣奈何惡其為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為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已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嗚呼思愈鮮送文暢云已躬佛根源識事

止道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四

輒軌送無本云老懶無關心以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頽苦感領聽穎師彈琴云嗟子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牀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別盈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廣宣上人頗見過云久為朝士無禪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二書皆情分綢繆不寧反覆密于弟鼻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于有司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

止道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五

揚已乎又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前董闢浮圖修崇之說其衆獨南豐之說最為簡明彌陀閣記有二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混而因緣作至于虞附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二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又荅黃漢傑書云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于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圖何道哉又云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月

半薦新啟柩祖遣有奠虞卒哭耐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必不暇日七日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云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廢闕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卒不從退之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俄不祥懿宗曰使朕生見之

正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六

死不恨李蔚苦諫亦不聽見蔚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先是官中施物已數千鳳碎之乃止見鳳傳明宗之好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於韓李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 南史范鎮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續盛稱無佛阮瞻著無鬼論皆有所激而云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峰山

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經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趙鳳必能驗真偽而斧之矣

矣

宋程大昌攷古編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

正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七

非明知不惑者特志偶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道士趙歸真為道門兩街教授博士歸真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宣宗即位遂發歸真罪竄之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主用道士偏語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錢大昕養新錄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槩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栖名位素卑不為當時所重而

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指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
 詞人之上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彦和序文心雕
 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
 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識後
 代范子直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佛書初八
 中國日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遼唐西來自
 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
 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為鴻寶併佛所說之經
 曲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懼而世
 正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六
 之言佛者反尊尚之以為勝於教律僧其矣人之
 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
 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
 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
 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宋葉氏愛日齋叢鈔魏太武詔毀浮屠形像誅天
 下沙門而起天師道場受寇謙之符錄作靜輪窟
 唐武宗詔毀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場受趙歸真等
 法事固反於太武勳復效於一信宣和之事是

已魏正光以後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唐會
 昌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
 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數移獲祿僧二千餘人
 周顯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
 百九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數
 可以言最盛時矣江氏雜志記景德中天下二萬
 五千寺嘉祐間二萬九千寺趙德麟載之侯鯖錄
 北史所載元魏正始間都城寺踰五百名民居
 正誼錄 唐書李蔚傳贊 十九
 二之一唐代宗以元載王縉等勸事佛由是深信
 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或疑非其教所向不可
 知也宋敏求東京記載太平興國寺故龍興寺周
 顯德中廢為倉昌陵之初主僧槌鼓求復其舊遣
 中使持劍往視其怖畏即斬之至則神色自若引
 頸就戮遂詔復為寺彼能堅忍自強震以刑威且
 無避崇長之宜何如蓋輕生死者其師立教為然
 抑亦鮮矣豈盡不可卻也漫錄記宣和六年義烏
 普門寺主僧飲酒食肉為知事歐奪交訟於邑令

逐主僧杖遣知事猶訴不已聞於外臺付州欲治其事二僧乃齋月不至忽道錄院下縣云普門寺住持僧某奏夜夢神人告普門山與金華洞天相連乃高真會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聞朝廷改官易服臣不憚遠趨詣闕庭願改官額度為道士得旨寺改道官僧某還俗姓毛名歸真特授右街守闕義林靈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詔僧徒歸心道門者聽詣輔正亭陳詞即賜度牒衣紫長老僧官別優賜視官品使道流創為之說求附

王上通錄 唐李蔚傳贊 二

於釋氏勢之所從視此足矣張知甫可書記温公在政府每過潞公有門僧求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即誅之僧聞即遁是可倣其徒之反覆而政宜大臣所不敢問也 退之以讓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謔浪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顯於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謝自然詩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

說

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窺神山意向何見乃謂姪孫韓湘獻花為藍關之議公嘆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王上通錄 唐李蔚傳贊 二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官人二十七名赴臨臯驛迎鳳翔法門寺塔有釋迦佛指骨一節入內時刑部侍郎韓愈上書諫之 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佛寺減僧教銅像鐘磬納官鑄錢鐵像置農器由是天

此著者愛主

執

之書有之曰懷與安貧疾大事註云詩誰將西歸
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子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
王也于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
知矣

洪亮吉曰因思人之所以一意學道釋者以其長
生不死也今老氏之非不死已見前矣至釋氏並
不能長生涅槃等經云釋迦牟尼年未五十即死
隋書經籍志亦言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矣
儒家之死釋家之所云涅槃圖寂也今秦隴一帶

唐書李蔚傳贊三

佛刹皆西師佛皆係涅槃圖寂之形十大弟子皆
在旁雪涕則所貴乎佛者果何在乎棄父母妻子
不食肉飲酒而又不能長生則用心亦左矣今西
域諸城郭又多塑敬喜佛皆再文露形作委瑣淫
褻之狀其徒又皆尸祝之敬奉之不以爲恥則其
教又可以教淫矣、談空語怪天堂地獄之說皆
起于戲國之時而雜糅經爲尤甚遠游篇談空之
始也天問篇語怪之始也招魂大招諸篇九夫八
柱昆侖縣圃長人土伯絕山劍樹天堂地獄之始

於於

埋

也外此則莊列鄒衍諸人雖各不相謀又皆可揚
其波而助其益蓋三代之末禮教衰而邪說起漸
背先王之軌法已開道釋之源流未必非屈子諸
人階之厲也 釋氏出于道家故古人皆言道釋
唐書天授二年四月制詔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
於道教之上今人言二氏者皆言釋道或起于此
然魏收撰後魏書已有釋老志則道先于釋又不
知何時改也

唐書李蔚傳贊三

姚崇康輔紀行昌黎讓迎佛骨表言人主事佛愈
衰年代允促余按唐代三迎佛骨始自德宗貞元
六年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示諸寺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一月道中使復葬故
處是時僅取觀之旋復埋之未其崇奉也然十九
年德宗崩甫一紀耳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
骨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
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燭頂供養者崇奉
過于德宗矣十五年正月憲宗爲陳宏志所弑才
一年耳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迎佛骨至京師導

競

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膜拜流涕迎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施金帛不可勝紀崇奉又過于憲宗矣是年七月懿宗崩明年王仙芝又明年黃巢亂起僖宗出奔昌黎之言不其信哉佛不能福人可以觀矣人苟修其政事正其身心盡其所當為者而為之無傷天理無拂人性未有以其身家社稷者蓋天之所佑佛亦佑之反是則天惡之矣佛何能違天而佑之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佞佛何益佛又豈受人諂媚者哉姚瑩識小錄佛教之在今日其宗門分派又自各有源流偶閱彼書得其所以分門別派者亦自確然可攷宋景濂胡元瑞諸人皆嘗攷之最悉今抄其大畧於此昔釋迦牟尼在世說法四十九年自從鹿野苑中直至于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利鈍分為頓漸二門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苦海弟子得道百千萬億然後於拘那城

系

婆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其說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後先闡化千百年後乃分為教禪二門教者其始有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毘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即彌勒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熾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凡此五等其後各演其說遂分為教門五宗其一行事防非止惡之宗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譯之立羯磨法羯磨者作法辦事也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其一瑜伽微妙秘密之宗金剛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通氣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其二三乘法相顯理之宗唐貞觀二年三藏元奘

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作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以傳其一四教法性觀行之宗梁陳之間比邱惠因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上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威授惠威威授元朗朗授湛然真一一念圓融具德之宗隋末杜法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者華嚴疏論數百萬言主峯宗密繼

上道錄 唐書李蔚傳贊 云

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為教門五宗 禪者其始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宏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宏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嗣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間與各以所得為傳其後遂分為禪門五宗其一為臨濟之宗懷讓傳道一即馬祖也馬祖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即百文也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

門

師義元元立三元門策勵學徒其一為滄仰之宗海之旁出為滄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元機不可湊泊其一為雲明之宗青原行思傳希遷即石頭也石頭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雪峯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字如玉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其一法眼之宗元少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為羅漢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

上道錄 唐書李蔚傳贊 三七

然獨立不涉九情其一曹洞之宗石頭之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為禪門五宗 右教禪分門如此攷其興廢則教門五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後世者惟天台慈恩賢首而已禪門五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微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存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明代極盛

至今亦微矣。宋書周朗傳朗上書曰自釋氏流
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亦既
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
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姝
滿室置酒淡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
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
是乃外門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
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嚴申
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隨其藝

唐書李蔚傳贊 二六

行各爲之條云亦可謂能言當時之弊矣惜乎
猶存事佛之見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
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
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
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余謂齊祖
信佛專誠精神所結乃有是夢所謂相從心生也
而當時遂以爲靈感之應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
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九層帝欲起十層
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

謂

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
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
有知當悲哭哀憫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
粲在坐爲之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
容虞愿此語可謂深明佛理矣 舊唐書李嶠傳
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馬寺嶠上書諫之其
畧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
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
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

唐書李蔚傳贊 二五

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餬糧亦有
賣舍則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
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
戶拯飢寒之蔽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露
聖君亭育之意人神宵悅功德無窮張廷珪傳廷
珪上疏諫則天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
不可以諸相見者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
也姚崇傳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戶彊丁因遊

七

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蕭倣傳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子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尙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此皆善言婉諫者也傳奕傳武德七月上疏極詆浮圖法與

正氣錄 唐書李蔚傳贊 三

昌黎佛骨一表正氣凜然彊毅不屈矣、今世道士有室家者謂之火居惟僧則否陶宗儀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禹雜記云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是唐宋僧人固有火居矣余按僧人蓄室始自後秦晉書鳩摩羅什傳姚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

傲 汨

此者乃可謂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此僧室之始也然釋迦雪山得道後返家仍與妻子聚處則此事亦不足異

正氣錄 唐書李蔚傳贊 三

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滿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

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避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業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是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二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弄善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

評

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狼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墳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

斷傳

稱

燒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神之
 星蠱厭人用藥殺樹志怒師傳抵觸父兄強取強求
 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遂樂過節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譏毀平人毀人稱直
 為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
 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饒人左道惡聚短尺

王直錄 感應篇 二二

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奸利壓良為賤謾罵
 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恃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誇誇常行
 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并越竊
 談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躑歌舞胡且號怒
 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燄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墜流星指虹霓亂指三光
 以視日月春月燒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

補

校

凡

善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
 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
 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
 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刃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卮救饑鳩酒止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
 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
 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
 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

王直錄 感應篇 四

日有三善二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
 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劫不勉而行之
 羅有高曰其文出于道家其稱舉條目統該人倫
 于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為之注而真希元凡
 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靈神司人禍惡之說
 近于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微北斗主
 伐無道誅有辜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
 司命為首鄭康成云司命水脚居人間司察小過
 作謹告者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今遂以竈

校
付

為司命有錄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深長矣
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平蔡季通書傳稱王氏
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考之商俗
為甚故盤庚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辜疾為
告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
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為仁以奉先為孝
臨之以鬼神則愚諭之以災祥則愚後世機智深
文巧勝反指殷人為尙鬼謂祭祀為矯誣矣此教
化之所以逾難罔吾之所以曰密刑罰之所以曰
敬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
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以
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

正直錄 感應篇

五

本言如
盛子如
瘡多作瘡

校
付

上

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昔君子持已立
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
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為最古自此以下無幾
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日夜嘗藥又禱於
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毋疾天誘其衷毋疾有間
因念此書感應之速

正直錄 感應篇

上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
三日也吾未能審此事之有無然山川草木井
海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
有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
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覺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
者必須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怨已及人仁遠昆蟲
樂人之吉惡人之苦賜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
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
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如勝己不嫉詭陰賊如
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若乃憎善好惡口是心非
背聞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
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
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實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
危胎破卵春夏殺降伏誘誦聖賢殘傷道士彈射飛鳥
善危人自安仇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
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
術害人迫脇厄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



不公不平注決傾斜凌虐孤寡拾遺取施欺偽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置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顧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欺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濟潔飲餉他人輕秤小斗依幅短度以偽純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朝哭凡有一事雖是一罪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逆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背殃及子孫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若以漏脯充饑餒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人以解之按此皆六朝以前道家之言可與儒家相表裏而鄭康成漢詩經之章有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孔沖遠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別漢唐大儒之言載在經典列在學宮矣

徐應秋王芝堂談蒼感應篇太上老君演說每月

十直齋日初一念無量太華天尊初八念元上玉

晨天尊十四日度仙上聖天尊十五日玉寶皇上

天尊十八日好生度命天尊二十三日元真萬福

天尊二十四日太靈虛皇天尊二十八日太妙玉

極天尊二十九日真皇洞神天尊三十日玉虛明

皇天尊 正月一日元始天尊登九元傳大帝君以

龍日純陽真人成仙二日寶聖佛生三日北斗聖

聖真君降太白金星現四日重聖全真開化真君

上昇玉皇大道君登玉霄宮四盼天下五日大慈佛生六日定光佛生七日北極元天眞武上帝午時下降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至成都玉局治說南北斗經玉床自地而出八日南無華嚴衆意甘露苦王觀世音菩薩現五殿閻羅王轉生九日玉皇大帝生南斗星君降現太眞三元朝眞十四日三官降十五日佑聖司命眞君誕摩竭陀國佛舍利放光雨花金精山張靈源眞人飛昇十九日北陰聖母降二十日南斗星君降二十三日關天師張衡陽平山白日飛昇二十七日北斗降二月初一日二殿奏廣王蕭誕初三日北斗降梓潼帝君誕初四日南斗六司眞君降初五日辟支佛生北極天蓬都元帥生初七日南無七寶林中一十二面觀音示現南斗北斗西斗帝君降初八日釋迦佛生廣古佛生三殿閻王誕初九日東斗降南無光祿法王白衣妙德觀世音現初十日長生護眞天尊降十三日中元高眞君生十五日三教宗師太上老君誕十八日四殿閻王誕十

九日大聖大悲救苦觀世音誕二十一日普賢菩薩生二十三日保德眞君生二十七日北斗降廿九日聖母元君降三月初一日九聖玉皇君詣波梨天奏九地學仙得道人名于四天王又二晨延江王曾生初二日玉皇誕初三日北極元天眞武上帝誕南無唐西來僧大聖觀世音示現初五日南斗天蓬下降初六日南無清淨海衆山月面吉祥觀世音菩薩示現初八日入殿閻君變成王石誕十三日南無天香山妙香觀世音菩薩示現十五日玉皇道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元始天尊游玉京元陽觀會三界神眞眞聖說法十九日南斗星君降廿七日七殿泰山王畢誕廿八日東嶽泰山誕四月初一日南方七宿下降初二日太虛元君生初三日北斗北極眞聖下降初四日太殊生初七日南斗北斗西斗降生初八日釋迦佛生十五日呂純陽下生十八日碧霞元君生觀世音菩薩示現廿八日藥王佛生五月初三日

北極下降南無天竺藏王慶信觀世音菩薩示現
初四日孔子誕十三日武安王生十七日南無晶
日宮中八難觀世音菩薩示現廿二日中明王生
廿五日太平真君升仙六月初四日南瞻部洲轉
大法輪初七日瑤華帝君生初十日金粟如來生
十五日佛囉神生十六日南無寶陀山大悲救苦
救難觀世音菩薩示現十八日南無西十洋海中
慶一十二面觀世音菩薩示現十九日南無清淨
淨寶海慶音觀世音菩薩示現廿三日南無清
雷寶善化天尊誕廿六日二郎神誕廿九日九華
真妃降七月十三日南無廣慶倬願觀世音菩薩
示現大勢至菩薩生十八日太真西王母誕生十
九日力吉祥國聖母化生賢劫千佛廿四日龍樹
王生廿五日景佈真君生三十日地藏王菩薩生
八月初三日北斗降龍神誕十七日太白長庚降
十八日四海龍王神會之日廿一日燃燈佛生廿
六日南極老人降廿七日諸佛慶會東海九月初

一日太上老君于玉天瓊房金闕上宮又集靈篇
初三日九壘上皇君詣答愁天陳奏九地得仙名
初九日北極真武元天上帝成道于武當山十五
日南瞻部洲救度衆生十八日北斗星降十九日
日月宮會合諸天列宿上朝無始北斗大帝降廿
三日南無華嚴海衆觀世音菩薩示現廿五日長
生大帝降三十日琉璃光佛生十月初二日南無
妙吉祥林中海月觀世音菩薩誕初三日三茅真
君誕初五日達摩祖師誕初八日火德星君誕初
十日西王母降十五日九江水府帝君十五河源
溪谷大神與陽谷神玉水府靈官同降人間定校
人生善惡罪福十八日五百阿羅漢會廿七日北
極紫微星降十一月初一日葛仙翁受太上三天
金簡策書初三日太上玉高大道君登玉霄琳房
四盼天下初九日南斗東斗星降十一日太乙救
苦天尊誕十三日海空智藏天尊降十七日西方
妙善阿彌陀佛生十九日日光天子生諸天幸慶
菩薩出世文殊菩薩出世南無清涼寶山自在觀

世音菩薩示現廿三日南斗六司星君奏錄生籍
之辰廿六日妙果天尊降十二月初一日八仙聚
會蓬萊之辰初三日北斗星降初四日九壘玉皇
君詣答愁天奏仙名十二日玉晨道君登玉霄琳
房四顧天下十五日西斗星君降廿三日五岳神
君下降人間廿五日玉皇下降廿八日老君化胡
降伏九十六種邪魔二十九日華嚴菩薩下生稟
按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
生春秋經十月朔庚辰閏庚子甫二十日不得入
十一月穀梁傳不記月然既同庚子日亦十月史
記作二十二年路史生年從二十二年生曰從十
月庚子爲二十七日祀聖此作五月初四日不足據至關
帝生漢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見筠廊偶
筆此作五月十三日乃其于平生日 仙道鬼神
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人經
玉門子姓王名剛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名恒絕洞子姓李名修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

姓朱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元女姓縵名和南
極子姓柳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超馬名生姓和名
君賢張道陵名翰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
字元則見葛翁神仙傳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見
聖賢塚墓記秦宗新祠頌又姓呂名公于夫人姓
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真夫人姓王名婉羅見真
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靈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詡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
姓古名老師見本草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
公姓施名存孔子弟子見真誥又姓謝名元見丹
臺錄武當戴將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
崖先生亦姓張名氈俱見真仙通鑑東王公名倪
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天翁姓張字刺渴 東
嶽姓元丘名目陸南嶽姓燭名洋光西嶽姓浩名
元倉北嶽姓伏名通南嶽姓嶽名角普生東海姓
閻名內靈西海姓嶺名洞清北海姓喻名淵元又
東海姓河名歸君南海姓劉名鸞君西海姓劉名
漱君北海姓吳名禽強君龍魚圖泰山姓圖名常

龍銜山姓丹名靈時華山姓浩名鬱符恒山姓登
名潛淳嵩山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海神
姓馮名修青又名阿明夫人姓朱名隱城南海姓
口名赤夫人姓駱名逸寥一又名祝馭西海姓勾
大名丘伯夫人姓靈名素蘭又名巨乘北海姓是
名禹棧里夫人姓結名連翹一又名禹陽龍魚圖
又有泰山將軍唐巨霍山將軍朱丹華山將軍鄒
尚恒山將軍莫惠嵩山將軍石斗 莊子沈有履
窺有髻尸內之須壤雷處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阿蛙蠶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萃山有變楚有方皇澤有委蛇東京賦消
隨魅削獠狂新委蛇脂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湖女
魁于神漬殘蕩蕩與罔象殞楚仲而藏游光八靈
爲之震懾况魅與畢方家語水石之怪爲龍罔
象木之怪爲夔魍魎土之怪爲積羊火之怪爲宋
無忌風俗通夏月暑五彩辟兵符題曰游光游光
爲鬼也知其名者無温疾孺子火精爲游光金精
爲清明土神爲積羊水神爲罔象木神爲畢方按

正誼錄 感應篇

十一

注履水神鬻鬻神阿娃鬻狀如小兒洪陽物頭馬
尾罔象大耳長臂萃文身五彩方皇如蛇兩頭鬻
一足越人謂之獮罔兩山精好學人鬻罔象食人
一名沐灑龍神物也鬻鬻鬻狂山澤之神委蛇大
如車數紫衣而朱冠方良草澤神亦作罔罔鬻狂
無頭鬼耕父當遊清冷之淵見則其國敗女魍旱
鬼所居不雨魍魎小鬼畢方老鬼山海經罔罔人
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樊仲游光兄弟八人
恒在人間爲怪害也一曰火之精爲畢方狀如鳥
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水之精曰罔象狀如小兒
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食之吉
東方朔罵鬼書有鬻鬻僧倅鬻鬻將鬼也王延壽
夢賦有游光鬻鬻教諸渠印堯鬻鬻將劇脈堯峴
仁游詢跟海賦海童遊路馬御當瑛海童馬御水
怪也一作馬銜一角而龍形又水石之精名曰慶
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
水取魚又潤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長四
寸黃衣黃冠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一日千里木之精曰彭侯狀如猨犬無尾可烹食
之抱朴子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
陽山中之精如小兒頭共名跋又名熱內如鼓赤
色一足者名暉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者其名金
累如龍五色赤角者其名飛飛呼之不爲害山水
精如吏人者名四微大蛇有冠幘者名升卿白澤
圖左右有山石水生其間水流三歲不絕其精名
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故車
精曰寧野狀如輶車見之傷人三軍所戰其精名
曰賓滿其狀如人首無身而赤目見人則備故宅
精名輝文故臺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
之使人目明故市精名問其狀如罔而無手足故
室精名侯龍狀如小兒衣青衣長一尺四寸赤噴
大冠帶劍持戟丘墓精名狼鬼弊池之精名曰髡
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故道徑精名忌狀如
野人行歌又名作器如壯丈夫善眩人呼之使人
不迷故曰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
故井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

正誼錄 感應篇

十一

又其鬼名賜名瓊廁精名倚衣青衣持白杖呼之
者除故潤精名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媿則
去龍神蘇吉利妻王氏名博頰西陽雜俎則云龍
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其神
屬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例
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一曰龍神
名壤子金甌鬼名婆女凡遇金鳴呼其名不爲災
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又
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如人五彩衣玉之精名曰
委然如美女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曰
則得之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則長二尺見則
掩面見之有福又其精名忽長七尺又其精如小
兒長三尺而髮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
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
地一身兩頭五彩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故丘
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青衣而好操杵好
春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致虛閣雜俎筆神曰

神

之入水不溺執明甲戌神也呼之入火不燒江神
 名奇相東海神名馬強北海神名禹京南方神名
 延維驕山神名鬻圍岐山神名涉蠡漕水使民橋
 神名付雷神扶南國神名摩醯首羅桓公所見卑
 耳溪神日俞兒蠶神日苑庭禹功記載顧希微所
 遇河神名屈末多幽明錄日南太守河南陽聖卿
 所役變形為奴送書京師朝發暮還名肅霜神禹
 鎖龜山下淮水之神名巫支祁佛說護諸童子陀
 羅尼經有夜叉羅刹常喜噉人胎男女交會時使
 其意迷亂懷妊不成就第一名彌迦迎第二名彌
 迦王第三名鶻陀第四名阿波悉麗羅第五名牟
 致迦第六名騰致迎第七名閻彌迎第八名迦彌
 尼第九名梨波瑛第十名富多那第十一名曼多
 難提第十二名舍究尼第十三名健陀波尼第十
 四名目佉曼茶第十五名藍婆此十五鬼常遊行
 世間為嬰孩小兒作于恐怖又有山騾一名山蕭
 神異經作彥永嘉記作山魅一名山騾一名蛟一
 名灌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

風阿硯神日洋妃墨神日回氏紙神日尚卿夢神
 日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咒日元州洋管娶
 竺米題臨誦七過吉司書鬼日長恩除夕呼其名
 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酉陽雜俎產鬼名語
 忘敬遺臨產呼之吉使偶神其名郭禿馬神其名
 馬步害變神其名族人炊見郊祀志花神其名女
 夷獄神其名草野三郎蛇鬼名例石圭馬鬼名賜
 衣服鬼名甚遠金樓子船神名馮耳下船三呼其
 名除百忌龍魚河圖刀神名滄耳一名疊弓神名
 曲張箭神名續長琴神名達望刀神名脫光劍神
 名飛揚奉侯吉神也如人而虎尾居和山五曲出
 入有光惡祈居火神也婆瘦風神也涸川之精名
 蟬見管子水木之精如老翁長八九寸名藻兼見
 漢武故事兩山之間精名僕囊千載木有虫名賈
 賈狀如豚食之如狗肉黃門令侯子逐疫鬼日甲
 作食列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攢諸食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燻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奇鸞根共食蠱又弓隆甲子神也呼

正誼錄 感應篇 十三

神女

獄名 諸道書所載人身神名髮神名蒼華字太
 元形長二寸一分腦神名精根字泥丸長一寸一
 分眼神名明上字英元形長二寸鼻神名玉壘字
 靈堅長二寸五分耳神名空閑字靈田長三寸一
 分舌神名通命字正倫長七寸齒神名嶋鋒字羅
 干長一寸五分面部七神並衣飛羅裙各鎮其宮
 心神名丹元字守靈長九寸肺神名暗華字虛成
 長八寸肝神名龍烟字含明長七寸腎神名元真
 字育嬰長三寸六分脾神名常在字魂庭長七寸
 三分膽神名龍曜字威明長三寸六分六府真神
 同著丹錦飛裙處五臟之內精血氣三真名無生
 君字黃血中赤氣君名混雜子字叔實堅司命精
 魂名發滯子字慶元二神鎮我百關之血絕節之
 下上元元父君名高同生字左迴明下元元母名
 叔火玉字石迴光帝皇太一名重真空字幽參元
 九帝尊名日月真字眾帝生大帝精魂名陽堂玉
 字八靈君九關魂名鏡迴道字絕真天紀帝魂名
 照無阿字廣神七神鎮我本命之根塞我死路之

日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至赤白相間狀如
 射埃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云山蕭伍相
 奴或擾人禱于伍相廟良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
 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
 為猪婦奴為人都左腋下有鏡印潤二寸一分右
 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
 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為人在樹尾者名
 鳥都其禁有持土壘法山鵲法其掌映右手第二
 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 佛經蘇利
 月日神也蘇摩月神也婆瘦風神也惡尼火神
 也那羅延一日跋折羅金剛神也提婆犀那天軍
 也是為陰兵乾闥婆香陰也是為天樂神阿婆羅
 無端正也是為非天神緊那羅疑神也似人頭有
 角攻魔一日閻羅善生也閻羅王名閻多夜叉奇
 池鬼也羅刹連疲鬼也波旬一日波卑夜惡鬼也
 鳩槃荼魔鬼也形似麋毗舍闍頭鬼也產迦耶薩
 無常也泥梨耶無喜樂也泥梨迦無去處也二者
 皆地獄名或作泥梨一作泥梨阿鼻無間也亦地

正誼錄 感應篇 十四

門又二十四人行事訣腦神覺元子字道都長一
寸一分白衣髮神元文華字道長一寸一分黃衣目神
衣皮膚神通眾仲字道連長一寸一分黃衣目神
蓋生字道童長三寸五分青衣項神靈蓋字道
周長五寸白衣臂神益歷輔字道柱長三寸五分
白玉素衣鼻神冲龍玉字道微長七寸五分青黃
白色衣耳神名梁時字道岐長七寸五分赤衣呼吸
袖百流放字道通八寸九分色衣肺神素靈生字
道平八寸一分白衣心神煥靈生字道明長九寸
赤衣肝神開童字道清長六寸青衣膽神龍德拘
字子元鎖我兩乳之下源骨節二神名堅玉君字
凝羽珠鎖我太倉之府五臟之精心血之眞名天
精液君字飛生上英鎖我胸中四極之口九元之
眞男名制制字三陽鎖我左耳伏晨之戶皇一之
魂四名上歸字帝子鎖我右耳伏晨之戶紫素左
元君名醫醫無字來上鎖我頭面之境黃素左
君名圓華黃字大張上鎖我胸脇之境白素右元
君名啟明蕭字金門上鎖我下關之境日中司

正誼錄 感應篇

十五

命名接生鎖我左手中月中桃君名方盈鎖我右
手中胎中一元白氣君名務元子字有尙生太乙
精魂名元歸子字盛昌二神鎖我五藏之上結喉
之本結中青氣君名案延昌字合和嬰兒元君精
魂名保谷童字明夫二神鎖我五藏之下大胃之
上節中黑氣君名凝來生字精上門帝眞精魂名
幽臺生字灌上生二神鎖我九腸之口伏原之下
飽中黃氣君名祖明車字神無極天帝精魂名理
雜藏字法珠二神鎖我小腹之內二紅之本字道
放長二寸六分青黃綠衣左腎神春元眞字道睛
長三寸七分元白色衣五色無常右腎神象他無
字道玉長三寸五分衣白或黑衣牌神名寶元全
字道鸞形長七寸三分色正黃又五帝雜修行乘
龍圖肝東方青其人姓妻氏字君明心南方赤其
人姓張氏字巨明肺西方白其人姓文氏字元明
腎北方黑其人姓元氏字子眞肺中央土黃其人
爲己氏字元已又肝神名爲青龍字慈龍子方心
神名爲豪丘字陵陽子明肺神名爲方長宜字子

付收

名無可作
期及神
資助

病

凶

元腎神名爲雙以字林子牌神名爲黃庭字飛黃
子又太清真人終命訣人身中有神衣赤衣長九
寸冠九德之冠著綠瑤之幘名曰响响肝中有神
衣青衣長八寸名曰藍藍膽中有神長二寸衣白
衣名曰護護脾中有神衣黃衣長六寸名曰裡裡
胃中有神衣赤衣長五寸名曰旦旦腎中有神衣白
衣長四寸名曰漂漂雲笈七籤上元泥丸神赤子字
元房一名帝卿中元絳房神眞人字子丹一名光
逐日人神所在不宜針灸一日在足大指二日在
外踝三日在股內四日在腰五日在口六日在手
七日在內踝八日在腕九日在尻十日在腰背十
一日在胃脘十五日在偏身十六日在胸十七日在
氣衝十八日在股內十九日在足二十日在內踝
二十一日在手小指二十二日在外踝二十三日在
在肝及足二十四日在手陽明二十五日在足陽
明二十六日在胸二十七日在膝二十八日在陰

正誼錄 感應篇

十六

二十九日在膝脛三十日在足跌 西陽雜俎道
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
二名魁魁三名波節樞四名尺見五名索關六名
魄奴七名窺窺八名亥靈九名魚食兩字不辨博能
始一統名勝志仙遊九坐山在縣西北唐元和初
邑雷坡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
隨身送出家學道咸陽六年建太平院于此術人
有照影而知吉凶者有治疾而影者又有撒病
人所臥席藥之而病愈者似未可信然本草蠟螬
能溺人影令人生瘡射工居水中能吐氣射人影
沙虱居水中能含沙射人影○○○○○○○○○○
則及影而病愈又何疑乎○○○○○○○○○○
釋老志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
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
飛仙之士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

常授軒轅于峨眉教帝譽于牧德大禹閻長生之
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
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記其為教也
或獨去邪累溼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
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
帝置華蓋于濯龍說壇場而為禮也隋書道經者
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每至天地初開授
人秘道謂之開劫度人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
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

正誼錄 感應篇

十七

天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
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命世人莫之與也所說之經
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不
滅天地將壞則蘊而莫傳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
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
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
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辨行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
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衆經
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

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
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記竟無效焉本始經無
宗無上而
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通道一切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宋三朝
國史志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
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
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
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較定事具道
釋志嘗傳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讐較去其
重複者得二千七百三十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

正誼錄 感應篇

十八

若依詔舊目刊補洞真部洞元部洞神部太真部
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合為新錄凡四千二百九
十五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
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
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為雲
笈七籤馬端臨經籍考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
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
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
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

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
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
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俱不
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以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
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
子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

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混元統聖經
退元一始萬
初至于百成百成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
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老子者一名李
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
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

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在天皇時為
通元天師地皇時為有古先生人皇時為盤古先
生伏希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大成子祝融時為
廣成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帝堯時為務成子帝舜
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商湯時為錫則子
西伯時為俊邑子武王時為育成子成王時為經
成子康王時為郭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為師
在人間以常縱為師生于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
日以敬王元年八十五歲西入胡陳心叔名疑曰
李聃姓李名耳字聃一作聃一作聃呂覽老聃貴
柔是也一作儋左傳太史儋是也史記云老子名
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說曰聃集真錄云老子
始生母名之曰元籙字伯陽列仙傳云老子諡明
呂氏春秋舜染于許由伯陽注云伯陽老子也恐
候蓋舜時伯陽別是一人王安石許氏世譜伯陽
神農之後佐堯舜有功賜姓姜則非老子明矣又
老子本皐陶之裔世為理官以理為姓紂時有理
徵是也古文理李通用路史理徵事紂抱道不台

太上洞玄靈寶下元黃籙齋醮儀
卷之九

太上洞玄靈寶下元黃籙齋醮儀
卷之九

而死其妻契利氏述難伊侯之墟命其子利貞姓
李姓老子十二世祖也利貞子仲師左傳類解晉
里克注云商未理徵孫仲師避難改姓里氏是李
理里三姓同祖矣姓譜北史新舊唐書等有謂老
子生于李下而得姓有謂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有
謂因饑食木子而得姓有謂老子母李氏女因母
得姓有謂老子生于李氏家因姓李均妄老聃父
名乾字元果一作元果舊唐書又云聃父名敬前
涼錄索議云元果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
野合孕十年而生老子故世傳老子母為益壽氏
路史元果娶洪氏名嬰數感飛星孕十有二年折
左腹而生老子邑于苦之瀨鄉瀨即萊也故又曰
老萊子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歷流沙八十餘土
化胡成佛壽四百有四十歲南唐書世譜元果為
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數生老子或云果
娶滕氏女元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備妄西陽雜俎
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如彈丸入口而
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

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山丹元之阿又曰
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具三十六
號七十二名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
長五寸方瞳絲筋貫之有紫光額三理腹三誌頂
三約把十踏五身綠毛白項有紫氣靈寶隱書
中極真人主人命籍九華真人主九幽之上宿封
生死太元真人受天地之符度長夜之魂太極真
人治赤城玉洞之府司較太山死生之錄三元真
人主紫微行道太霄隱書曰無上大道君治在五
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元臺金床
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
外神仙五岳圖曰大道天尊治太元之都玉光之
川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
不及又道尹一處太元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
包三界居七瑤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
萬物又道家稱元始天尊居玉清微天靈寶道
君居上清禹餘天太上老君居太清大赤天即化
身為老子者也陶虛白真靈位業圖則謂玉清三

元宮上第一中位上合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
 第二中位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為萬
 道之主第三中位太極金闕帝君姓李壬辰下教
 太平主第四中位太清太上老君為太清道主下
 臨萬民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不知所謂老子者
 金闕帝君乎抑太上老君乎雷震玉經浮黎元始
 天尊玉清神母元君生長子為玉清元始天尊第
 九子為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上清三尊
 諸錄則云第一度師上元真明道君即元始上皇
 丈人第二度師無上元老即高上九天太上真三
 第三度師金明七真一在上清金相宮一在上清
 金闕宮一在上清丹靈上宮不知所謂第二第二
 者即靈寶太上石大有金書復稱天寶君為大洞
 尊神號玉清宮靈寶君為洞元尊神號上清宮神
 寶君為洞神尊神號太清宮此則三清之別號也
 葛洪元始上真衆仙記元始天尊在玉京山經二
 劫下遇太元聖母經一劫一施生天皇十三頭東
 王公曰元陽父又生西王母後復生地皇十一頭

人皇九頭玉皇諸錄說昔道君群仙隨業以補其
 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
 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王清真登上清仙
 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卿大夫上清有元
 都玉京七寶紫微太清有太極宮殿見太真科又
 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二戒二千
 善上靈宮萬善升玉清真靈位業圖又有玉清上
 元宮上左位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東明西華
 北元南朱高上虛皇道君玉清上元官四道君玉
 清中元宮紫清六道君玉清下元宮高清四元君
 玉清中散位一十君右位紫虛高上元皇道君洞
 虛三元太明上皇道君太素高虛上極紫黃道君
 虛明紫蘭中元高上停皇道君三元上元虛皇元
 晨君三元四極上元虛皇元靈君三元晨中黃景
 虛皇元臺君三元紫映輝神虛生主真元胎君玉
 元太皇君上皇道君玉皇道君清元道君上皇道
 君玉天太乙君太上虛皇道君太上玉真保皇道
 君元皇高真太乙玉君高上玉帝右玉清境元始

天尊為主已下道君皆得禁命學道號令羣真太
 微天帝來受事並不與下界相關自九宮以上太
 清以下高真仙官皆得朝宴焉 本行經玉皇上
 帝初起為光嚴妙樂國淨德王太子拾位修道入
 百劫捨位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為清
 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始證玉帝位道經謂
 玉皇大帝為衆仙天子紫微大帝為衆星天子西
 陽曜炁天帝劉翁惡張翁欲殺之張翁畜一白雀
 恒先為備劉翁自下觀之張翁盛陳寶主醉其從
 官策乘龍上天寒北門劉翁徘徊不能上乘其餘
 龍人周為災張翁思之封之泰山其說尤誕括異
 志晉周與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
 紫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
 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世明帝耳佛國記小
 道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
 畫石跡故在此 象教被廢那王也因陀羅天王
 處此沙門子多聞天王也提和疑那天人王也厚

謂三摩阿遮遮太平等王也 元帝稟天一之情
 于神農在位末年歲在甲午三月三日午時託胎
 於軫繫妻三星之次龍變梵度之天淨樂君善靈
 皇后孕一十四月從右脇而生時瑞星天花異
 香寶光滿國地變金玉國朝對三吾先生五龍靈
 應碑則云相傳元天之氣三神當軒轅氏時震風
 申此國王家王家乳母右脇瑞雲垂覆天花飛雨
 異香滿室年十五辭親出谷誓斷妖厲至玉清紫
 元君授以無極上道俾之越海東歷軫翼之下訪
 登是山擇是山泉嶽中沖高紫霄面陽者居之當
 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被黑衣被髮跣足坎離
 之真歸真復位鎮極北方自茲風月雷洞霄館龍
 宮神功顯赫靈異非常其顯應尤著者太湖青龍
 樂十一年五月廿五日修理大頂銅殿圓光現內
 有高真皂袍披髮而坐二神左右下有祥雲護之
 六月廿一日 霄宮修理初地現五色圓光中坐
 天真左一將執旗右一將捧劍下有白雲擁護復
 見龜蛇蟠結之狀八月十七日彩繪大頂殿宇天

真凡五見像初現黑雲擁護左右二天神侍再現
披皂袍一袖捧劍導前一神侍三現一袖導前一
神侍印侍四現一袖捧劍導前一神執皂旗侍五
現坐于黑雲上左右二神侍十九日大頂殿宇諸
五色圓光內復現天眞下黑雲擁護頃之光中復
現一神侍真仙通盤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
聖像乃宿殿致齋于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
于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帝祝香再拜願見真君霹
靂一聲龜蛇不見但一巨足塞于殿下帝又上香
再拜願見小身須臾遂見身長丈餘語聲妙相披
髮皂袍金甲玉帶脫劍跪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
立一時入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奉安醮
謝則元帝之神其來舊矣雲霓漫抄云元武本北
方之神符閣通聖祖諱始改爲真武后興醮泉
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真武現繪像爲北方之神披
髮黑衣仗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后奉祀益嚴
加號壇大祐聖或以爲金房之謠百陽雜俎大和
中朱道士嘗游廬山題于洞石忽見蟠蛇如堆

正誼錄 感應篇

錦儀變爲巨龜訪之山與云是真武見今真武聖
號百字爲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眞悟道濟度羣
迷普爲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界祖師大慈
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
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眞武靈應福德衍慶
仁慈正烈協運眞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元天上
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明方升太岳志五龍宮內
爲道九曲十八折嶽以崇垣前不相見元帝啟
聖二殿增合九重前五重爲級八十一後四重爲
級七十二望之如在上殿之左爲玉像殿紫玉
像一披髮跣盤右膝而坐沉香像一披髮跣端坐
舊白玉像入供于內蒼玉像一冕而垂絛雲鬚紫
玉像一首飾不可辨額微起至後如抹帕筆袍圓
履碧玉像一頂左右結雙髮素袍銳履諸像皆貌
元帝而大小不同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
何代考其出處亦有所本張果明皇時顯跡甚著
生于美之丙子爲侍中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
蝙蝠精鍾離權呂岩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

一律見唐諸選中一云鍾以神將從周孝侯處敗
于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始
一出度純陽呂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
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又與正陽度劉海蟾王重
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蓋采和亦唐人有
踏踏歌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
姪昌黎實贈以詩買島亦有詩寄湘何仙姑見純
陽文宋人雜說本零陵市人純陽啖以一桃僅食
其半遂不饑仙鑑純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
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羽化去合在純陽
前而徐純翁宣和間海陵入見三仙傳頭詳獨曹
國舅考諸仙傳舊姓無外戚而諸史外戚曹姓無
得仙者或言丞相彬于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
家雲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直純陽見而授以道
又有破者李孔目蓋卽圖中破足拄杖者尤荒唐
惟神仙通鑑有劉破字而非李姓或云韓元開元
中于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爲虎所食得一破丐
新七者附其尸以起大都委巷之談也善秀蜀紀

正誼錄 感應篇

敬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卽鬼容區隱于鴻家今
青城山之次李耳生于蜀今三青羊宮三曰董仲
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
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
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
兩宋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
繪爲圖百陽雜俎白誌見腹名在瓊簡者目有錄
筋名在赤金書者陰有伏骨名在林札青書者胸
齒名在綠籍者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丘亦仙相
也

宋吳曾能改齊漫錄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
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
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

生日亦類此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注 梁章鉅退蕃隨筆論語

言謹權量審法度成周開國之政莫先於此其於

天下則有五歲一察之典虞書所謂同律度量衡

是也其於國中則有每歲再察之政月令所謂日

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降至

後世權量丈尺隨地而岐一權也既以十六兩為

斤矣乃民間又有十二兩稱十八兩稱及斤半稱

之殊既以庫平為準矣乃民間又有京平市平曹

二五五 咸應篇

三五

平廣平之別一量也既有部頒之官斛矣乃又有

倉斛鋪斛大斗小斗之異一尺也既有部定之尺

矣乃又有京尺家尺裁尺工尺之分名目愈紛詐

偽愈出甚至田畝之數有以五尺為步者有以六

尺七尺八尺為步者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

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

有以一千二百步為畝者在下者奚所適從在上

者憑何稽察乎顧亭林嘗言隋張昞為冀州刺史

作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稱便不知我朝開

一再

國之初 盛京即有金石金斗之製康熙四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各

別此皆牙儉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

窄若少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虧少弊端易

生職此之由嗣後直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

升斗式樣應否底面一律平準一併議奏旋據會

議查順治五年戶部將供用庫舊存紅斛與通州

鐵斛較紅斛大鐵斛小將紅斛減改永為斛式十

二年又鑄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

正誼錄 咸應篇

三五

各省皆發一具今應將將鐵斛照鑄七具分發

盛京順天府五城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

造二十具分發直隸各省永遠遵行至康熙四十

三年復 諭大學士及戶部尚書等曰戶部呈樣

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

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均算積數

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

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

查性理大全嘉量篇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為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三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令照式以鐵為之仰見 天縱生知精心測量允足垂定式而息爭端惜臣工等不能實力奉行隨時審較以至吏胥高下其手市僧又從而生心弊竇叢生遂至不可究詰也 同律度量

正誼錄

感應篇

二十七

衡自是二代以上之政今再三思之權量尚不難定制而度尺實未易更張人家日用之丈尺猶可設法均齊而履勘田畝之弓尺則更難於畫一查乾隆十五年戶部議奏自順治十二年部鑄弓尺頒行天下康熙年間復行嚴禁如有盈縮定以處分迨後各省弓尺多有不齊乾隆五年行令直省各將該地方現行弓尺式樣報部其時惟直隸奉天江西南湖廣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並兩淮河東二鹽場俱遵部頒弓尺此外或以三尺二寸或以

水

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為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或六百九十弓為一畝今若令各省均以部頒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且事經久遠一時驟難更張已據各督撫開明不齊緣由報部存案毋庸再議惟自十五年以後新漲新墾陸科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私自增減然迨茲又八十餘年豈能保無

正誼錄

感應篇

二十八

盈縮以此見立法之不易自古至今未有一勞不逸之方也

朱書曰古苦縣瀨鄉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境太清故宮在焉祠老子也老子實生于此云于讀史見唐元宗宋眞宗時祀老子極侈祥雲甘露降太清宮者時見書甚且得天書頒示中外恢奇怪迂不可究詰恨未能一至瀨鄉覽其宮闕廟祀之勝乙亥八月初吉之關中道誤出亳州西四十里有村村東南宮碑高十許尺亟下馬視其額曰六

宋重修太清宮之碑文磨滅不可識。村人即苦縣瀨鄉也。碑北二百餘步有老子廟甚庳。隘廟前碑碣四五。金明昌間。亳州正胡筠記。猶完好。謂老子生於武丁二年。後與秦獻公論周秦分台。曰太史儋。儋即老子也。子孫數世官于朝。餘碑刻。唐追尊帝號。制詔歷代御製老子讚。又刻道德經于石。子觀望久之。度舊制宏鉅。占地數百畝。為前後兩宮。今皆禾黍矣。嘗考太清宮之祀。始盛于唐。再盛于宋。金元仍之。代有增飾。蓋千年矣。小明王龍林兒。撒毀荒廢。迄今不復。夫譜學莫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元宗祖老子。能免遙遙華胄之譏邪。趙氏興。雖派間去老子。居甚近。其崇祀固宜。然真宗所為。則已誣矣。二君者。好恢奇怪。迂故其類。應焉。豈老子真見靈異哉。何昔甚顯赫。而久寂然于今也。傳曰。妖由人興。傅土刻木。肖人形。跪拜日禱之。久則能禍福其民。以自饗其祭。有卓然不惑者。毀去之。蔑如也。如此者眾矣。山東濟南府西南七十餘里有山曰五峯巖。幽木森。鄉人奔走相望。曰老

正誼錄

感應篇

三九

通紫雲洞清
之宮之疎遠
廢去之跡
字之相傳所
序之
悉偽託

嗚

何

子生處也。彼非老子生處而祀之。勤此老子生處而一。敗不復振。其興其廢。殆有時與。抑凡事固樂其假。不必問其真。老子之靈。亦姑移于彼。與明太祖嚴厲威刑。以懲不恪。及讀道德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恟然而止。盡除五刑。以外法嗚乎。仁者贈人以言。雖人與骨俱朽。而天下尚受其賜。宜其廟祀之崇也。予無意中得至瀨鄉。甚喜。又感太清宮荒廢。益信瀆祀無益。故記之以告世之人。祀而無祈可也。

正誼錄

感應篇

三九

胡筆叢青巖叢錄。今煉養服食其說俱在。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乃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按錄以全真之教。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于呂崑崙。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巖授劉海蟾。操

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元泰泰授薛紫賢

道光道投陳泥丸補補授白海瓊玉蟾蟾授彭

鶴林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崑傳王重陽高傳馬

丹陽姪及妻孫不二姪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

元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

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

陽下撰述多傳于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述有鐵

冠周顯洽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繇學而致也昔聞

遇老君請問煉金食氣之道老君曰天地之精華尹喜

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

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煉藏吐故納新

上入泥丸下住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空採于五

府以補百神此內丹也修道之士得內丹者可以

延年得外丹者可以升天三一九思者內修之要

也丸丹金液者外煉之極也合而修之大道成矣

尹喜請問三一之道老君曰眉間却入一寸為明

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泥丸上丹田宮也中有赤

子字元先心中為絳宮中丹田也中有真人字子

丹齋却入三寸為命門下丹田也中有嬰兒字元

陽晝夜存想循環不息即為九思以補上一中一

下一氣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嬰兒嬰兒赤子

子能守一亦守子矣故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愚謂內丹可以點合外丹必須夙緣者能修三

一丸思實讀五千言可以稱老子之徒外丹煉金

之術請候宿果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乃以淮

南黃白之法上天子無効下獄幾論死白樂天貶

江州亦雷意鐘鼎一夕而敗潘道遠賦方于太宗

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蘇子由亦自試之將舉

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術終不成富鄭公積黃白

書一櫃後為齋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范

文正得方于同舍程明道得方于佛腹中蘇子瞻

得方于扶風僧而皆不為非卓然自信者不能也

李虛中從事服食夢泰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

卒患背裂而死韓昌黎用硫黃末攪粥啖鷄男號

火靈車始亦見功終致絕命方山道人時元亨煉

真獸世三十年七十髮不白走及奔馬宋先生于

酒中以羊豕糞一泔啖之便頭痛下痢出如剝淨

鷄頭肉者二三升明日遂卒仙家修煉有所謂

黃芽白雪者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

火取水一斗鑪中以火灸之百沸致聖石丸兩其

中初成蛇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

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

名黃芽又蜀道觀鑿井得一碑是漢時陰真人煉

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蠶食之前用乎

化火之後白英聚而雪懸黃酥凝而金醜又曰北

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為一

體朱雀調運成金花孫思邈詩取金之精合石之

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

覆載鼎俟無忒姪女氣索嬰兒聲寂紫色內達赤

芒外植骨變金植顏駐玉澤參同契河上姪女得

火則飛蛇女真汞汞者水銀查也李泌少時幾

欲為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為中國宰相主者失色

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幸

相林甫竟欲宰相貴後頓忘教戒之語楊牧小時

讀書廬山遇一道者曰子欲學道即有仙分不然

位至三公終有禍收卒登台輔極于南荒夏竦兒

時有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可惜墮

落張士遜讀書武當有道士教之學仙公不欲曰

不爾當位極人臣林靈素謂宋神宗為長生大帝

君明節劉皇后為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

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于巫山髻鬢鈿合金釵

宋真宗為來和天尊見諸楊曠之夢故崇尙道教

建立宮觀仁宗為赤脚大仙故坐殿方御鞋履下
 展即去之蕭何感昂星樊噲感狼星微子感輔星
 李白感長庚星蘇子瞻為奎宿崔曙為泰山老師
 白樂天為括蒼山主錄大夫又為蓬萊山樂天院
 主杜甫為文星典吏清溪山道士識杜滋為西關
 坐禪和尚若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為華陽
 洞主司馬季主委羽託化南華沖虛各備仙職嵇
 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為遮須國王蔡邕為修文
 郎劉翽徐幹王粲並為侍中王茂宏為尚書令陶
 隱居為蓬萊都水監魏鄭公為太陽都錄太監李
 長吉召賦王樓記杜祐馬總為六押大都統韓退
 之為真官冠萊公蔡忠惠俱為閭浮提王麗籍為
 王屋山君韓魏公為紫府真人石曼卿為芙蓉城
 主王平甫為靈芝館仙官蘇子瞻又為紫府押衙
 劉景文為雷部掌事沈文通為地下曹司他如真
 諸諸書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又為廣桑
 山真君又為儒童菩薩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
 大司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郎召公為南明公張

正誼錄 感應篇

良為門下侍郎張衡楊子雲為北方鬼帝周公為
 北帝帥莊周為太元博士嵇康為中央鬼帝屈原
 為海伯統八海王弼為丘監嚴君平向在蛾眉山
 鬼谷子為太元師墨翟為太極仙郭景純為都
 錄司命咸洪為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為北天修門
 郎溫太真為監海北斗預為長史王嘉徐庶何晏
 敫浩俱侍帝晨荀彧為北明公賓友謝幼與為左
 副監顧和為執蓋郎不可勝紀大都從古將相侯
 王文章杰士生從諱籍去列仙真既為不世之人
 自無隨形氣消滅之理申南降從高岳傳說歸騎
 箕尾尼丘禱而仲尼生大星噴而武侯卒灼然史
 冊定當不誣也 張果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見
 嶺仙傳肅宗為億耳龍見唐書杜預醉吐人見大
 蛇垂頭見晉書郭璞為龜精見文選注王蒙亦為
 龜精見錄異記高澄為夜叉精見吳越備史李紳
 為黑蛇精嘗在剡州佛寺晝寢有僧見黑蛇食丹
 奈紳覺曰適夢樹間食奈甚佳見雲溪友議鄭愚
 為白猪精見北夢瑣言明皇徵時至洛陽令崔日

世三 畫

知宅崔設解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
 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遂巡不見明皇覺曰饑甚夢
 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他日啟聖之驗也見逸
 史錢武肅王為蜥蜴精嘗夜令老吏監直更聽一
 宵銀板燈有大蜥蜴據油缸踰之將竭倏然不見
 明日王曰昨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
 人有對者王微晒而已見傳奇蔡君謨知福州夢
 登鼓而睡鼓角將見大蛇盤鼓上世遂以君謨為
 蛇精見范鎮東齋記事米芾知無為州詰鼓吏三
 更不聞鼓聲吏言有白蛇繞鼓米領之叱去不問
 故郡人疑其蝶精見米襄陽志林又周詢醉而假
 寐園吏見大蛇垂于欄楯宋楊戩臥牀上盜入室
 中見之乃一大蝦蟆大可如牀兩目金光芒射
 人春渚紀聞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與潘氏女二族
 稱其韶麗既歸老不數年而卒其終之日飛蝶散
 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是既設靈席每展
 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去遠諱日像側必
 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

正誼錄 感應篇

畫壇錄李諫諫議知鳳翔卒有胡蝶之祥自殯所
 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宮尊卑接武不相辨
 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
 千秋金鏗錄安祿山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
 翻烏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鵝之精指爪純赤
 又北夢瑣言梓潼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其
 神甚靈焉王建世子元膺牙齒常露蛇眼而黑色
 通夜不寐以作逆伏誅其夕廟祝夢為惡子所責
 言我往西川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
 人知元膺為廟蛇之精定命錄嶽山醉臥化為一
 猪而龍首元宗識為猪龍鑿嶽蒲墳任宏實寐于
 簷下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宏實口蜀僧相之以蝦
 龍當近江海方有榮顯后歷一州二鎮俱近大江
 揮塵錄唐黃巢劫州縣有太白山人素掘破牛
 山賊自敗掘之見一石桶置劍其上桶中有黃腰
 獸撲劍而死是秋黃巢衰中原平草木子沔陽盜
 倪文俊生于黃陂母夢白虎入室遂生吉安志文
 山為紫瑤山下黃土潭龍嘗往來山中客店主夢

龍蛻爪于門外迨曉開門見公脫履于石少憇而
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不能勝公鎮日夷然孫
公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見大龍池邊
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林
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賸元發為郡一日夢
殺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因出俸
營窆之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或自
外窺之乃一巨龜也占相篇行步舒緩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從鶴中來體小好姪意不常定見色心
或從雀中來語則曠恚不啻來義口出火毒從鶴
中來眼赤齒短語便吐沫臥則纏身從蛻中來
太霄琅書稱帝嚳詣德牧之臺謁九天皇人得靈
寶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遊行星長
抱朴子或謂隱淪之道曰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
左轉欲見則右回或以玉給丸塗人身中或以堯
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札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
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
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通幽閑之徑或

三言錄

感應篇

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
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可為老翁
或可為小兒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
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
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
又曰變化之術唯有所謂五行記其法用藥用符
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舍笑即為婦人斃
面則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
即生瓜果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與雲起
火其大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
金木玉石與雲致雪渡水不用舟梁分形千人因
風高飛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物放光萬丈
冥室自明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白虎
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組流萍以三月三日殺白
種之一生甄一異七種合其實可以移形易貌飛
沉在意與雲子及玉女隱微畧同又自然解脫法
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

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露靈輿或以天文二十一字
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
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又云千歲柏木
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塗身則隱形
欲見則拭之又云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
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岳不能犯守元一復易于
守真一思其身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
數十人隱之顯之皆有口訣所謂分形之道能一
日至數十處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人
余讀仙傳搜神記諸書如赤松子叱石為羊盧航
飛身化鶴淮南八公變為童子色如桃花蜀都變
巴卻入壁中化成一虎趙廣化鼠被擲飛入雲霄
左慈走混羣羊不復辨白庾肩吾噓氣為雪張果
冥紙成驢軒轅先生使傅茶宮人忽為老嫗敷天
祥戲佐酒倡優不覺狂舞王子芝豎于酒壺度從
門隙張定車馬萬隊並入瓶中羅公遠從玉碣以
道形許真君擲酒杯而隱跡王子喬戈擊墮尸而
振融散筐徐光斬首無血而拊手松杪漢陰生收

三言錄

感應篇

繫怪結而俄在市塵吳猛羽扇畫江而忽成平陸
班孟入地而冠幘俱沒劉根召鬼則壞壁自開謝
紇書符投井而雙鯉自躍趙侯披髮畫獄而羣鼠
並來蘇子訓三十二處同日分身辛七師漏窺七
密一時俱在張微餐霧服氣散形能合虛空孫徹
靜室供養席上便聞人語徐登昇屋據鼎而震趙
兩呼風亂流以濟冠先被殺而宋城鼓琴平常生
數死而華陰為卒費長房縮地千里如在目前葛
孝先吐飯化蜂仍飛入口董君異飛鳥騰空人都
不覺李仲甫投羅作鳥忽已還家冷謙水遁而隨
呼應聲馬湖入壁而久之不出皆挾坐在立亡之
術得益精易形之傳不知于前數者所用何等符
藥也然龍樹尊者學隱身術潛入王宮為王揮劍
空中僅以斂身得免非悔而入道墮落已深北山
道士年及千齡而自恃隱形以淫取敗于飛昇長
生固非至要稚川謂無故為此則致詭怪成受劉
足妄行諗矣朱張紫陽名用成修煉功成受劉
海蟾秘訣詩有一僧自謂得最上乘禪能入定出

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一日相遇紫陽曰可與禪師同遊遠方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于是紫陽與僧同處一靜室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至其地僧已先到送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師各折一花為記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于手內折出瓊花一枝問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後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直修性宗不復修命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此其異也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起內障世尊真心六載始出凡龍以此知釋迦性命雙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宅舍難固不免遷徙一念差誤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奪舍而已此非道家純陽之仙所謂第五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曾聞馭馭之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高皇帝奇待之時的達與真人張宇皆侍從焉帝命二人較術謂宇

三 二 証 錄 感應篇

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達止求孟水置前結脚跌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逾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字皇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孟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荒沙忽見洪濤漲天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夫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王龍以獻帝駭以為神賞資無數余讀釋摩騰及唐羅公遠金剛不空三藏事頗相似譯經圖稱明帝永平三年帝感異夢劫即中蔡楮中郎將秦景將土王道等西尋佛法至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至洛陽帝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不悅請較試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集白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七寶行殿上信等升天入火履冰隱形諸術所試不驗時佛舍利

編 3 冊

光明五色直射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坐臥天兩寶花及奏眾樂此道教為佛屈也唐元宗幸東洛羅公遠葉法善金剛三藏皆從時方修齋跏趺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帝謂葉尊師曰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元宗曰師之神力何有失耶曰三藏使金剛善神眾壓一頭故不舉已而使葉設法鐵于足取三藏金剛袈裟指之以益壓之葉繞之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纒隨邑各為一聚又覆而祝之則袈裟如故又令三藏固收袈裟合羅公遠取之三藏脚踏作法取袈裟置銀合又安數重木匣眾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以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公遠言笑自若食頃啟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即令人十其院中開櫃取來元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遠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則不見其形耳此釋教為道術屈也皆其徒

三 二 証 錄 感應篇

相傾塌之語耳 案爐火錄來門 恩則變成變化 出神而 閣若臻潛邱劄記感應篇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惟宋理宗命鄭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于世前代儒者如高忠憲亦兩序其書 錢大昕曰太上感應篇附注錢唐陳堅君實所編仇遠為跋泰定甲子上元繡梓而嗣子從仁復刊石於湖山堂蓋在至正中惜石刻漫漶不能辨其何年月也吾友惠徵士定字言此篇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

竈

卷三

廿八

板

傳無不契合非後人所能假託然階經籍唐藝文志皆無之宋藝文志始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此書之傳蓋自李始矣據仇山村跋則宋時有李善齋先生注其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韞而為贊衍而為解韻而為詩今惟鄭清之書載於道藏餘無聞焉陳氏附注詞雖淺近而無俚鄙不經之談懸諸座右可為日省之助 又曰惠松崖徵君以為出漢魏道戒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子讀之良然蓋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允為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思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銜諸梨殺以廣其傳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道家有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

三言錄 感應篇

聖

末士

必昇

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為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為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好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二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眾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為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彭定求感應彙傳序今者學士大夫之論有二一則欲舉感應而諱之一則欲舉感應而略之其諱之者富貴利達之習重機械變詐之術深輒援天道遠人道邇之說以自便其私謂夫太上云爾者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以儒者而襲道藏之緒言非愚則誕故有強辨飾非縱至歷報彰明之後而不肯前車是鑒是誠無忌憚之流也其略之者玩心

三言錄 感應篇

聖

遊

高明之域遊心曠遠之途遂舉無善無惡之說而
誤任之謂為善去惡即涉於計功謀利之門初非
君子之所以立教將人人盡託於上智而防檢相
疎補救日尠則亦偏執之過也

昭文單學傳感應篇試律序考昔史遷謂百家皆
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子聞赤松子因黃帝問道作
中誠經求其書讀之而遷言益信蓋未經專門文
學者手定固當別論耳然辭義頗與感應篇相涉
豈同出當時而感應篇獨有筆削之者歟篇名見

上誼錄 感應篇

四

宋史藝文志其在道藏也不知幾何年秦皇求僊
無火厄也先哲重之者稱為天下通行必讀書或
云竟是一卷天律不得泛視為勸世文俱見孫氏
全人矩矱
要之足與老氏道德經互為體用而實證以五經
四子三傳廿四史勸德之法亦無不合者就晉代
葛洪抱朴子書所述若玉鈴經若易內誠若赤松
子經若河圖記命符若諸道戒統彙觀之全篇之
文十得其九則由來久遠可知夫言道德而先黃
老後六經班固所以史遷也葛洪謂固之言未

遊

可遽信而羅處約又有黃老先六經論宋史
本傳亦孔
氏各言爾志之義也惟覈實于古而又切于人心
世道言乃足式耳逮唐而夔州推司楊旬信奉是
篇常行十種利益見舊本感
應篇讀法其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二語釋道欽嘗盛稱于劉晏晏謂三尺童子皆
知欽言三尺童子道得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傳
為名論段成式載之酉陽雜俎傳燈錄作鶴巢是
和尚告白居易
已舉世誦習此篇矣宋則理宗發禁錢百萬刊本
廣行仍御書此八字于卷首其先范仲淹謂得神

上誼錄 感應篇

聖

道設教之要旨蘇轍言道書而足資日用而太乙
宮舊有摹本李昌齡特作傳註多引宋代事為明
證故道士胡瑩微刊送鄭清之為贊與序稱昌齡
之傳該貫確洽信而有徵益可知疑昌齡掇拾抱
朴書成篇者說謬悠也其後馮元素刊送真德秀
亦作序洎前明世宗復刊而序之曰善者聞之益
勸不俟爵賞之加惡者觀之自危踰于刑罰之及
可見此篇不但扶翼聖教亦且補助王化故其前
後有汪源康彥恢金秋李贊屠隆張成倩高攀龍

龍

冒起宗錢養庶于元履朱璣嚴沅顏懋猷諸名賢
 刊本疊出吾郡歸氏又有倣宋本且歌偈頌引箴
 銘悉備甚或多集唐宋元明以來誦持施印者之
 事為靈驗記此感應篇著于往代大畧也我世
 祖章皇帝于順治十二年博採經史子集 製勸
 善要言一書既錄感應篇語又 命內院詞臣翻
 譯感應篇引經註證俱引五經 四子書刊刻滿漢字樣
 頒賜羣下舉貢生監皆得徧及陳廷敬文貞公序 查昇刊本
 謂其談禍福有裨修身立誠之學陸隴其清獻公 文集

二二錄 感應篇

謂為救世藥石足資慎獨之功若註釋之家謝簡
 汪楫于覺世趙熊詔惠棟彭希棟孫念劬等各有
 可觀喻成龍查昇皆刊麻氏註本樊正綱亦有倣
 宋之本餘或署姓名或不署姓名或為之圖而繁
 衍至數十冊不能殫述也吾邑則陸輅許嘉祐蘇
 翔鳳蔣振屈成霖稱寶恩堂主人 留 耕氏者屈本也諸秉版尙有
 存者楊彝之序在朱璣本錢良擇事天之說在于
 覺世本一表悔過之卓越一實說出天人感應之
 際皆佳文也錢又有後序在陳世安重刊于氏本惟以自出道藏或

出 自 天 由 猷

嫌儒墨混淆致不欲明言則正使人昧由來之古
 而忘功德之溥矣若柴紹炳著感應篇直解因老子有太
 上之號謂此即老子所撰後漢書班固傳注太上者太古立德賢聖之人
 真諦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
 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陶宏景注曰
 此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河上公老子注太上
 太古無名之君也隋書經籍志引道經元始天尊
 當開創之時所度皆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
 文人等轉共承受按諸說皆不以太上專屬老子
 况道書以太上稱首者不可計算非皆老氏書也毛奇齡謂宋儒以冥報
 事作感應篇見西河合刻二 先師鬼判錄殆亦未盡審其由來
 者乎

二二錄 感應篇

朱彞尊感應篇集注序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
 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
 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
 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
 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
 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為明神居
 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
 陸耀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修吉悖凶惟人自取
 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

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
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癩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
人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
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
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
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
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
於人猶是矣豈日緩於彰善哉且善亦有辨苟非
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為善為之愈力不

正龍錄 感應篇

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
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
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
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為善皆天之所以
不善以是而責報于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則人宜
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為其母乃為疽為癰為天所
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
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
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洪亮吉曰老聃未嘗入西域其以為老聃入胡者
釋氏欲引為同道故神奇其說以炫世耳至葛洪
神仙傳等并以老子為十二聖師皆屬不經之談
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莊子為老氏
之學使老子果不死方將表其靈異肯反寔其死
耶水經注蓋屋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是老子之
死既有弔賓復有葬地明生未出秦國境可知何
云至西域耶金蓋屋縣東南二十七里有樓觀或
因老子休神之所故為之立觀也 元和郡縣志

正龍錄 感應篇

蓋屋縣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周穆王為
召幽遠之人置為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云
云余又疑之史記老子列傳云見周之衰適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之著書以其時攷之當在春秋
之末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
過關喜去吏而從之是喜官止關吏又與老子並
時何得云周康王時喜已作大夫耶疑吉甫等亦
采傳記之誤而未及細考也劉向列仙傳即云關
令尹喜者周大夫不言在康王時 葛洪書老子

關

西遊遇關令喜于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魏崔

浩亦云尹喜為散關令李尤函谷關銘則云老子

所出為函關張守節等亦云老子所出關或以為

函谷關今攷散關在整屋正西老子既葬地在太

陵似未嘗出散關且由周而秦則函谷為必經之

地疑函關之說為是也洪云道德經止一卷亦誤

關尹子九篇據史記漢書則尹當是喜之官李

尤函谷關銘及崔浩等所云則喜又似本姓尹然

藝文志題云關尹子則以為官名者是也因記老

正誼錄 感應篇

子事遂連類及之

短尺狹度輕稱小斤注 胡煦曰各省之斗斛有以

三四筭十七八筭及三十六筭而始為一斗者有以十

多寡之在各省原不一其量也又按各省之數秤

有蘇法廣法之不同其秤亦有十四兩十六兩十

八兩二十四兩之不同是輕重之在各省原不一

其衡也又按各省之尺度有以兩手為一尺者有

以三手為一尺者又有以一度為一尺者又有直

立於此伸手挈布疋而上之俟其下垂至地始為

一尺者是長短之在各省原不一其制也且非特

省殊制異也即在一省已先不能齊而一之矣

張照曰黃鐘為聲氣之元象數之本度量權衡皆

於是受法度量權衡正而人生日用萬事皆為一

漢書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一為一

分十分為寸各自其十以陞於引而五度審矣量

者備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命用度數審其容

鈞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甬以井水進其

概合甬為合十合為升各自其十以升於斛而五

量嘉矣權衡者權重也衡平也銖兩斤鈞石也本

起黃鐘之重一甬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

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

為石志代諸儒考古制者胥以此為鼻祖焉夫黃

鐘元聲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難得其真蔡元定

律呂新書所載有周尺漢劉歆銅斛尺蔡邕銅斛

尺建武銅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始平古銅尺

汲冢玉律尺劉曜土圭尺劉宋錢樂之渾儀尺後

魏元延明尺後周玉尺梁景表尺隋開皇木尺五

代玉律律準尺宋和峴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鄧

保信尺大晟樂尺共二十種其同異則宋史詳之

至於量周制則見考工記稟氏為量章漢志則見

漢書律志至梁陳則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獲

晉古玉升仿其制頒天下徑七尺八分深二寸八

分重七斤八兩以彼時官斗較之多三合四勺隋

開皇以古三升為一升大業後復古升嗣後史無

其文至於權衡漢志雖詳而不知其器之何似石

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圓石有銘曰律權石重四

鈞同律度量衡云又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

獻古銅權一枚具有銘銘七十九字議者云皆王

莽所造也梁陳以前猶依漢古秤齊以晉宋時一

斤八兩為一斤開皇時以三斤為一斤大業中復

古秤貞觀時鑄銅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符古玉尺

玉斗藏於大樂署武后時亡之宋淳化間詔以租

黍依古法較定權衡史稱其制為精備領之天下

奸弊無所措元明兩朝無聞焉我 聖祖仁皇帝

既有斗尺秤法馬式頒之天下又凡省府州縣皆

有鐵斛收糧放餉一準諸平遠則有刑又恐法久

易墜且古法累黍定度量而量與權衡準焉今

尺八寸一分恰合千二百黍之分符乎天數之九

九於以定黃鐘之律尺既定矣又恐不寓諸器則

法不可明乃於 御製數理精蘊書內載其法以

金銀製為方著其輕重而度與權衡之準瞭如

正誼錄 感應篇

四一

指掌雍正九年列之爲表載入 大清會典頒行



正誼錄

感應篇

四九

稱

稱

覺世經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卹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資成美垂訓教人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同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

正誼錄 覺世經

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妬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袖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奢華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詭說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故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蠶殺身亡家
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
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毀侮吾言斬首分形
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
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
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
毋忘厥志

陳守詒曰戊午之秋予謁大府于軍營過許州至

覺世經

八里橋有關帝廟與它處異土人曰當日帝辭曹
公禱先主于袁紹軍曹公追以袍贈帝帝于馬上
受之此其地也故塑當日情事于廟以為世觀瞻
焉予考正史帝辭曹公盡封所賜而去左右欲追
之曹公不許無所謂贈袍事然元人詞曲已有挑
袍雜劇則裨官小說之流傳久矣以帝之忠誠爭
光日月而血食萬世固理之可必者然廟祀之尊
崇亦有其時焉六朝暨唐于帝未有崇祀及宋徽
宗始加稱公爵繼遂加以王爵至明萬歷年間遂

故

崇為武廟與孔廟並祀而尊以帝號則始于本
朝順治九年我 國褒獎忠義道足以風示百世
而血食之盛極諸寰宇固亦感帝之精誠為人心
所不能自己者歟

陳用光曰關壯繆之著靈蹟于我 朝甚眾是以
加崇其號曰帝而世之尊奉之者無貴賤無智愚
皆稱之曰關聖世所傳覺世經謂為帝所著雖或
出于依託昔先大夫守陳州時嘗乞翁覃溪先生
為書是經壽之石嘗拓以贈人用光紬繹庭訓固

覺世經

朝夕諷誦而惟恐嘗戾于是經之所言矣

梁章鉅曰相傳天啟間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
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於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
置正陽門左側一小廟中而供大像於宮中以窮
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遂燬而小者香火
日盛 案一作兩觀音像其大者在明大內被兵其
小者在南海日久朝山者其眾近始因海氛
戒崇禎間有卜者邢姓設肆廟前甲申三月初旬
卜者書一聯於廟門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

案封公始于宋徽宗南渡後加封武安王
明立武廟似帝號正于本 朝順治九年 聖天子

可謂厚矣內有姦外有敵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

待之 按此語乃左忠毅 是夕夢入前殿見關帝坐

帳中告以明運已盡天命有歸不日 大聖人至

矣卜者寤後告人曰吾設肆於此十餘年滄桑之

變何忍見之明日遂縊於庭樹今廟旁有土地祠

一白鬚神卽卜者云 關帝廟聯最多世人皆習

用三國演義語殊不雅馴有集四書句者云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最著於時語

正誼錄 覺世經

四

似正大不知帝之好讀春秋正史亦無明文惟裴

松之引江表傳云公好左氏傳誦誦畧皆上口而

已學孔子語亦泛而無當 河南許州八里橋有

關帝廟壁有畫像帝騎馬居中曹公及張遼等分

立兩旁酌酒餞行有長聯云亦知吾故主尙存乎

從今日徧逐天涯且休道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

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又肯忘樽酒縑袍此聯

最著於人口此事亦見正史然史但云吾極知曹

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

鋪

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及殺顏良

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帝盡封其所賜拜書告

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

其主勿追也並無酌餞贈袍之舉此殆補張演義

之言而忘其非事實也梁心來 紹王 兩般秋雨庵

隨筆稱其組織本傳別有機杼過矣 有傳關帝

亂筆一聯云史官擬議曰矜誤矣視吳魏諸人原

如無物後世尊崇為帝敢乎論春秋大義還是漢

臣按此才人之筆託名於降虜者也陳壽三國志

正誼錄 覺世經

五

評云關張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關報效曹公

張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關剛而自矜張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此聯為帝辨矜字

其意甚善然視如無物云云則仍不脫矜字似非

帝所欲云至我 朝順治間封為忠義神武大帝

尊崇之典實至 昭代而極隆非臣工所得擬議

故託諸亂筆以示謙冲庶為帝之所許歟 筠廊

偶筆云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關侯祖墓碑事奇而

文不雅馴以示吾友馮山公 景 山公走筆作記一

篇庶足與侯並不朽矣記曰天之生聖賢也必鍾
祥於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父母合名予
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為明神廟貌偏宇內
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
天之靈必有盪然隱痛者子每遇河東博聞之士
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
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
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甃碎之磚
上有字昌亟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

世經

六

甲子大畧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主
朱且朱且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
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
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
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
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
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
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畧如此昔趙
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

公

不皆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載在
宋史以為美談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
有名氏載墳石章章可考顧忍軼之哉 吾鄉汀
建山村中每數里必有關廟廟多塑像旁必有周
將軍立像即世稱周倉者亦間有周將軍專祠輒
著靈異而廟中聯語皆鄙誕不經緣其事僅見演
義正史中並無其名考魏書魯肅傳載肅往益陽
與關相拒肅邀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
軍單刀俱會 俗傳關帝單刀赴會
自緣此語而訛耳 肅因責數關曰

世經

七

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鄉家者鄉家兵敗遠來無
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
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
德所在耳何嘗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
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是人
姓名不傳演義似即據此敷衍為周倉事然紀文
達師筆記中稱元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
兔兮從周倉語 案四庫書錄由紀文達總其成于
集部桐山老農文集載為武安王
廟記而開微草堂筆 則其來亦已久矣 以上皆極
記不知何以異詞

案此記開帝序傳
傳寫筆已取矣
核可

鬼

核可

又曰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錯謂
即書之稽疑今人變作此字其實今之扶此當作
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此以附於古之卜耳
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
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焉監子夾扶持插筮視
其書俄若有物憑對盪不須史豈必考中否一笑
爾相娛詩書亦問作酒食隨所須與關念辭去誰
能執其祛持箕界電輝棄筆臥牆隅几席亦已微
狼藉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
扶乩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
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令人往。○○○○
往以此引鬼入屋亦不智劫劫。○○○○

閻若璩潛邱劄記世傳五月十三日為關公生辰

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為四戊午則不可不

辯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

正誼錄 覺世錄

八一

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僅四

十有二耳不合一戊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

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不合二古人

始生止記年月日不及時即唐李虛中推命猶不

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公生東漢間而傳其為戊

午時於千載下乎不合三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元至正十二年五月關王廟

碑無撰書人姓名後題將仕郎汴梁路許州判官

普顏立石普顏姓李氏陝西平涼人文稱王堯於

核可

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

鄉人相率上塚如祭掃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

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二年五月賜廟額曰顯

烈東廟曰昭貺即侯子平也俗呼為二郎荆楚之

人相傳顯烈六月二十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日

生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輻輳焉案王之生日不

見於傳紀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

五月十三日為王生辰矣文又云大元分樞密院

知院總兵官南征至許昌南安營於至正十一年

正誼錄 覺世錄

九

十一月十九日遣本院經歷文林郎和尚詣廟致

禱施財增修廟宇 輿業豐中浴
日碑在許州

王棠知新錄關公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

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一百三十歲豈關

壯繆先字長生後因同范而改耶 關公祖石磐

父道遠並公三世皆述春秋奇甚然無徵不可信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 關公生辰四戊

午張飛四癸亥攷之史年月日皆不能合按漢靈

帝光和元年為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

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
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
則是光和元年有戊午月無戊午日矣 關侯墓
有三一在四川成都府城南萬里橋乃昭烈招魂
葬衣冠處一在湖廣當陽縣城西北五里章鄉即
遇害處孫權所葬一在河南洛陽縣城東南十五
里孫權送首於洛曹操所葬 僧智者傳云僧名
智顛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宮望當陽見山上有
紫雲念彼當有勝地入山山林幽深可以卓錫即

正誼錄 覺世經

十

止焉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師問曰
長者爲誰少者爲誰答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
也此吾子三郎也曰何所爲來曰吾鎮荊州父子
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依此山師曰道人欲於此
卜築以奉佛侯曰善哉願捨此作道場言訖不見
遂立侯祠此佛家以關公作迦藍之始 湧幢小
品云宋崇寧中蚩尤作祟解州鹽池水溢道士張
靜虛攝關侯之神治之池鹽如故而關侯見形於
禁廷於是加封拓祠按崇寧爲宋徽宗年號徽宗

好道封關公爲崇寧眞君此道家立趙溫關馬之
始 梵語云伽藍摩此云衆園圍者生植之所佛
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故昔人謂寺爲
伽藍楊銜之有洛陽伽藍記皆紀寺也自玉泉點
化之說出以侯入伽藍可笑之甚又馬趙溫關馬
馬是馬伏波趙溫生於何時著何功德而與壯繆
爲四帥不知未有壯繆時馬趙溫止三帥何以作
上帝儀衛也壯繆以一人而釋氏入之伽藍道家
列之四帥壯繆將在釋家坐乎抑同三帥立乎或

正誼錄 覺世經

十一

坐或立議論紛紛可歎世人愚昧不覺也 宋洪
邁漢壽亭侯辨荆門玉泉關廟有壽亭侯印一鈕
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
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歸廟中又復州寶相院以
建炎二年於土中得一印其環並背俱有文曰漢
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守黃沃叔啟復買
一鈕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眞漢
物且漢壽乃地名不應去漢字聞嘉興王仲言亦
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五年受印

亦不應在二十年云 程敏政云漢壽縣名在健
為漢壽封邑亭侯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
有亭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 來集之
云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為漢壽
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
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為漢
壽至晉仍之漢地理志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
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

正誼錄 覺世經

十三

志載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
亭卽曹操表封關處此為近之 程敏政論壯繆
辨後主三年九月追謚關某為壯繆侯三國志云
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功德蓋世蔣琬
費禕亦見謚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
追謚時論以為榮子按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
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宋岳飛
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為惡謚如謚法武功不
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

為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為榮也

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
以序昭穆古本作謬左傳穆多作繆是繆繆古文
皆通 宋時江南諸郡無侯廟止吳郡子城有一
闕廟而各郡立廟之盛則自破倭顯靈始 徐階
云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為徧天下惟社稷與孔
子為然按史侯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
四百歲矣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
與孔子等何其盛也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侯

正誼錄 覺世經

十三

為忠惠公又封崇寧真君大觀二年加封為武安
王宣和五年加封為義勇武安王 宋高宗建炎
二年加封為壯繆義勇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加封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元文宗天歷元年
原封漢壽亭侯卓識定謨猶孔子之去王爵稱先
師皆千古不朽之論 明世宗嘉靖十年復侯原
封漢前將軍假節鉞 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差
太監李恩捧九旒珍珠冠龍袍玉帶金牌上書勅

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十有
六字齋至正陽門關廟建醮三日頒知天下劉道
開曰是時各刻黃紙一張余時十四得見其金文
自封侯之外並封夫人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
長子平為竭忠王次子興為顯忠王將軍周倉為
威靈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丞相陸秀夫右丞
相一員宋將軍張世傑其道壇朗靈上將三界賊
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仰藍崇寧
護國真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優人搬演不

正誼錄 覺世經

十四

許仍扮關帝以恣褻瀆違者地方官治罪劉若愚
蕪史云神廟時掌道經厥太監林朝最有寵關侯
封帝號乃朝所請也 明熹宗天啟四年太常寺
少卿盧大中題請萬歷封天尊帝君神號出自特
封未經知會臣等故臣等無由奉行今廟貌儼然
帝像而稱謂尚屬侯封用是題請奉旨稱號著遵
皇祖 本朝順治九年題准三界伏魔神威遠鎮
天尊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順治十六年僧道
志歸山 世祖章皇帝命巧匠以旃檀香雕關侯

繫

土

同

勒馬聽風像被以金甲飾以珠寶三年始成賜悉
作山川之鎮

洪亮吉曰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
之杜主漢之城陽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
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
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廟尤徧天下
已未歲余以罪戍伊犁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
六千餘里所過鎮堡城戍人戶眾者多僅百家少
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

正誼錄 覺世經

十五

壁必繪一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
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
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
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
神武世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
云云遂定為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
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
鎮寧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上久及方志皆
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

壯繆 本朝定謚神武余蒙 恩赦回過長流水
 值里人欲新神廟乞為記其壁如左云 論語非
 其鬼而祭之謂也夫諛豈特不可施于非其鬼即
 應祭之鬼敬之則可諛之則不可推之而事神之
 道何莫不然余親見吾鄉腐儒乞人代製文昌三
 代名諱以立木主者夫以孔孟之聖高曾祖諱尚
 不盡傳家語係王肅偽諱所云孔父生子木金等
 諱殊未可盡信即如史記世家所言孔防
 叔生伯夏防叔伯
 夏亦昔字非名也况下于此者乎近世諛神之道
 又別生一法必載籍窮而無可稽者即云掘地得

正誼錄 覺世經 十一

碑石云云周倉麥城之碑關索盤江之碣皆是也
 近人有為關侯祖考名氏記云戊午解州有常平
 士于昌得碑于關侯故居之塔廟碑記侯之祖考
 兩世諱字生卒甲子云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
 和帝永平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子
 諱毅字道遠于桓帝延熹二年庚子六月二十四
 日生侯無論東漢尚無塔廟又既有諱有字矣而
 復云石磐公則必其別號也豈有東漢人而已者
 別號者乎至干支之舛錯更不足辨此必係明時

結

村學究所為故所取諱字皆不出四子書中所與
 吾鄉腐儒製文昌以上三代名諱者又何以異夫
 諛神者欲神之喜耳安有妄造神宗祖之名諱而
 能博神之喜者乎且神之祖豆一世祖豆千秋原
 不藉乎宗祖又豈籍宗祖之名諱方能震耀一世
 乎諛人不已而至諛鬼諛鬼不足復至諛神吾見
 今之無所不用其諛矣

正誼錄 覺世經 十七

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心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馴馬之門實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

正誼錄 陰騭文

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羨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湯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鰕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

稱

稱

稱

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翳礙道之荆榛除當塗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

正誼錄 陰騭文

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沈大成曰周官之大祝辨六號其一曰神號則知迎神而饗之其號不可不正也今士之祀文昌神其號之曰梓潼曰司祿曰帝君非也夫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文昌星名天神也梓潼山名地示也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文耀鉤曰文昌宮為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又考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武林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則文昌之為天神而不得以地示號之明矣周官之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鐸曰司命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蓋司民者主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查凶之神今則以為司科名爵祿之神矣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云謂冬至祭天於圜邱所以祀天皇帝穆清之表帝祇有一凡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之帝坐猶天子之內朝外朝行朝也是故四時迎氣兆五帝於四郊後儒猶議之今乃以文昌之星而號之曰帝乎我觀唐孫樵祭梓潼神文祇言其飛芒射天劈雲飄雨之靈未嘗有科名爵祿之禱也特出於後世李釋之所謂儒者勿道也然古者百事之舉必祀之以神是故農祀靈星蠶祀天駟今以文昌而士祀之宜號曰文昌之神則名正而祝順矣是神也先

正誼錄 陰陽文 三

正誼錄 陰陽文

松曰

禘

儒陸清獻公會辨之余復申之為書於冊以誌學者云朱彝尊曝書亭集開化寺碑搏土以為神傳以彩飾綠衣烏曠兩童子夾侍繫白馬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為宮刻栴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棲文章之神號為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為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於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於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出於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徒其像

正誼錄 陰陽文 四

學宮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歷降於世必為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子嘗怪其說以為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於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於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為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

正誼錄 陰陽文

五

亦無事於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誇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於理遂從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於是哉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

忠 廟

鬼官之長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能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官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且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為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

正誼錄 陰陽文

六

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為對之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嵩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成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

禮記

贈其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為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攷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為二又以梓潼神為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祿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禩授弓矢之義高禩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

正誼錄 陰騭文

七

祀司中司命靈師雨師鄭注司中司命文昌五星四星孔疏案武林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鄭以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故先五星後四星又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餘與星傳同又考星經文昌六星形如筐在斗魁前而皆不言其義嘗據經釋之春秋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中以定命

王

通文

而祿在其中矣將相祿之大者也元將後相威福之柄也威福命也命之根極在中致其中而後得以受祿於天故周禮先司中次司命不言祿不言將相則致中以至命貴在人事也然則士大夫崇祀文昌夫固有所受之而陰騭文一篇勸善遏惡天人之際深切著明其旨與六經表裏余觀六經之教統歸於勸善遏惡而其感人尤捷則莫盛於詩其所以節性而防情者必原於天之明命在雅如助明在下赫赫在上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神之

正誼錄 陰騭文

八

格思不可度思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在頌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之屬每一飄誦覺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威嚮之機不爽毫髮示禁文昌化儀君位列台垣光臨斗曜統三才而立極率持文教之權衡垂至訓以矜愚允協天心之陰騭因相傳有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之言遂至神奇其說必欲穿鑿為工不知神明所寄臨在上而質在旁無敢妄越靈爽式憑輒如聞而優如見豈可形求即以為宜王時人已出於後來擬議或以為梓潼縣籍亦並無真蹟流傳乃有江陵縣監生阮錫圭生員阮步瀛等刻成文昌巖註一書假託化身希圖欺世以寂滅虛無之教詭為清淨道場使聰明正直之神幻作閻羅變相豈非正道轉流為邪說而當

又統言

過

意

意

經反近於異端耶以此祀神神必吐之是六無禮也以此劫世世共感焉是交相誦也聖人本無求

杭世駿魁星樓記古帝在瘡幾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運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

時暗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璣為珠以璣為璣以玉為衡夫其義矣天樞又為三公魁下六

正誼錄陰陽文

九

意

壽復統于福嬉世抗俗之士起而非之謂星之名多出于雜書惟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當孟冬獻穀

正誼錄陰陽文

十

寅按韓怡注竹書紀年以文昌帝君為周文王蓋因文王名昌諡曰文遂傳會其說而忘其為顛倒

黃承吉曰陰陽之字出於洪範文昌之星即是司中周禮以類聚首祀乃祀夫民受天地以生之中

1074

非曲不成是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文昌一日文
 曲曲為贅薄即是蓋筐吐文章以衣被萬物故
 文昌謂之敷匡天以此中界民曰陰陽而文昌即
 是司乎此中故文昌專主陰陽陰陽以帝君主之
 即中極以帝皇主之故曰惟皇作極曰于帝其訓
 曰王道王路天之陰陽非皇極不能體非帝訓不
 能明文昌繫屬之帝君即洪範所以謂天陰陽之皇
 之帝之王也斗運帝車文昌輔弼以謂天帝運期
 而會文昌者精所聚昌以揚天紀其職如是則陰
 陽乃文昌之職也文昌為斗魁故相傳為魁星文昌
 輔北辰而非即北辰所以首二三星明之曰將曰
 相故即今世俗猶以文昌為天樞之宰相宰以轉
 帝故即主帝若夫帝君為文昌之徵號乃神道後
 起之跡如是實則以精義為文昌帝君陰陽文
 七字字字鉤深聯貫一皆根乎天道本乎聖經
 立乎中極其體則即洪範之正直偏跛其用則即
 大易之吉凶悔吝惟天有此星故庶民惟星惟星

文昌

從風而故禱燎祀司中司命合兼而惟此星陰
 陽庶民故以文訓導庶民然則陰陽文者乃消息
 體認乎洪範而成者也義至深而辭故顯主
 於斯民其瞻非可外視為別教所傳之書
 梁章鉅退庵隨筆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
 士尤親敬之吾獨家塾中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
 神之源流則多昧昧不可不分別言之今道流所
 傳文昌化書以存道神當文昌帝君謂為周張仲
 之後身所謂十七世為十六夫身者謬也明史禮
 志禮部尚書周洪模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
 其地為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
 月三日生辰遣祭宜物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
 俱宜拆毀議上未行梓潼神語長曰秦人物無主康濟
 姚襄至蜀遊梓潼嶺神語長曰秦惡人子也其既
 其在君乎宜正還請其氏曰吾孫惡子也其既
 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邀
 如意贈襄事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白霧中彷彿
 見列仗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釋蕭遇感賦詩刊

石故蜀人至今祖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
 星象也古祠屬之天祐祠廟從天下而列在祀典
 則自我 朝嘉慶六年始是年正月十日奉
 上諭京城地安門外善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
 帝君廟宇久經傾圮碑記尚存特命敬謹重修
 已落成規模壯麗朕本日慶申展謁行九廟
 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訓
 靈歎最著海內崇奉與闕聖帝君相同允宜入
 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二祭
 之典及一切儀文仿照廟定制欽此

文昌

君此但如月令之以人帝配天神則可耳不當夫
 其本原又晉書天文志北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
 為杓開元占經北斗第四星曰文曲今士人祀之
 取此故其像猶肖魁字其色綠者九宮術以文曲
 為四綠也改作
 魁字者亦誤
 明徐應秋談薈今世所奉文昌像為梓潼帝君其
 神即張惡子也按文昌化書神姓張氏出黃帝之
 子名揮始造絃張網羅因以為姓初為山陰張氏
 子有孝行傳法水醫藥救人事周公以壽終復投
 胎于諫臣張無思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謂張中
 孝友幽王初以諫賜酖死魂遊於雪山為神治蜀

五丁拔蛇而厭死蛇即神所化也尋為漢趙王如意為呂氏所殺魂散蕩無所歸孝宣世至印池其令曰呂牟即呂氏後身母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割臂出血憑野石曰中祝曰倘生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而托生為蛇金色逾年頂生角腹生足呂氏有馬呂產之後身也拘而啖之令繫張翁夫婦于獄乃吸雲霧化風雷揚海水灌城邑周四十里皆陷以所殺多護為印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釋迦文佛歸誠脫罪復生于趙

正統錄 陰陽文 三

國張禹名敷為清河令卒復生於世為孝仲西晉未復生於越構終時夢治水府尋為吏所請跨白驢而去到一山下有古湫入石穴悟七十三化其說甚誕世所傳張仙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為衣紗帽與張仙不類按陸文裕金臺紀聞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萼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于壁且祀之太祖見而致詰夫人答曰此蜀中張仙祀之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孟昶太祖時曾屢入朝無緣不相識親及考地志中州有挾仙樓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疑世傳張仙挾彈或本此耳又按王長公勸書圖跋宋初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于花萼夫人所供其童子為元詰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

校

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訛而為梓潼再訛而為太宗皆可笑也
王棠知新錄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文昌不獨文人當祀武人亦當祀也後人以梓潼之神姓張名亞字霧夫亦名文昌帝君亦言文亦言武然取義不本於文昌星所謂文者因化書中有天帝命張掌夫曹桂籍桂籍者月中攀桂為得第之象非因文昌取義也所謂武者張戰沒人為立廟又唐元僖二宗入蜀梓潼之神擁護宋時復顯靈異

正統錄 陰陽文 十四

於是武人爭祀亦非因文昌宮內有上將次將之星而取義也然則何以謂之文昌也曰梓潼之神九十七化其功蹟自周至宋皆見於扶鸞所書詩皆七言律按此與稽通古作乱宋祁言蘇頌頌古尚書釋文乃知稽古作乱開元以稽易古文便將乱易稽矣方氏通雅曰乱當是叶說文引其籀七叶疑神海註此必定反是又以乱為叶矣等語載通典西戎用羊卜謂跋蕉卜師曰斷乱是以草卜而稽疑也是乱者即稽意也非如今之所謂乱也其封爵並諸語有文昌等字其序則曰淳熙其續序則曰紹熙乃李姓所作亦天曹中人亦皆乱語事似不根語亦有不可

盡信者然錄善懲惡足以勸化愚頑而為仙為佛
 為文昌等語皆可存而不論也 梓潼帝君蜀劍
 州人姓張諱亞又諱善勲一名亞子字霧夫仕晉戰歿
 為神人為立廟唐元僖二宗入蜀神為擁護宋後
 復顯靈異其墓在隆慶府有梓潼水來朝宋淳熙
 時人扶鸞帝君下降自書九十七化帝君自為之
 序其續序乃與帝君同聯天府之李姓者所作乃
 紹熙間降乩語帝君詩一化一首凡七律九十七
 首七述自周至宋時事其事邈茫其理難測至於

三言錄陰騭文

七

解者七十二化掌桂籍八十一化護衛唐僖宗入
 蜀封為濟順王八十二化證佛果號安樂不動地
 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証如來何以八十
 八化又為張浚也張浚富平之敗豈為菩薩為如
 來者不能先知之乎八十九化帝君奉玉音加秩
 有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又曰惟文昌司祿主職
 貢舉真君張某九十餘化之行藏編諸冊書又曰
 恢隸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特加金闕昊天太
 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九十化則云子自興國之後

三言錄陰騭文

七

六十三化之前躬為七曲張王又歷世皆以忠盡
 命血食於蜀又言遇老子授丹自後五通俱足又
 云老子言西方之教法將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
 之云夫以梓潼為文明之主自以儒道設教乃
 或言仙或言佛何哉二十化之間陰德已多上帝
 賜為君山主宰治洞庭何以二十一化之中一動
 測忍之心又墮凡胎也三十化上帝以為雷山大
 仙三十一化為蜀北門山主又屢世陰德不宜六
 十四化復為高祖之子如意母子罹禍此皆不可

與人相同亦異事乃天上亦有年號如開化十九年更異豈天位亦有相傳耶不然何以云十九也詰辭有文昌等字又所居之宮在紫微垣文昌宮故世亦謂之文昌帝君也其化書宋末時始因此語流傳是以疑信互半至於詰語言上相言大師言都督府言真人言真君言先生言慈尊言天帝言教主言菩薩言如來叢雜之甚不審後世恬然不以爲異相與尊之奉之又崇而篤信之然其所傳必應篇陰騭文戒士子文惜字紙文皆有關於

三言陰騭文

七

世教宜其爲人尊奉不替也世人皆言張仙能令梓潼帝文昌九十七化中亦言其事蜀北郭張生本張宿奠胎產於張氏在蜀持彈古男子生惡惡以弓矢眉山蘇氏以玉環易彈因生數致後世求子者爭藉而祀之櫟園書影云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有挾仙樓昔有仙人張遠霄往來於此每挾一仙乃遠霄也崇真皆屬無根之語存而不論可也錢大昕養新錄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

五

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夜而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及侯昇平鄭侯爲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

五言陰騭文

六

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

鋪考

實主之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
榮既勤樸新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
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朱已有之矣顧氏日知
錄謂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為魁又
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為首故有魁之
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星六
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
賦冠倫魁能古台字魁能即魁台也杜子美詩
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為宰
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三
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為三
魁刻上舍第一人為上舍魁觀教由來可
以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為封豕為溝瀆不云文章
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妻為
不野儒教當與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
且魁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為斗魁非奎宿明
奎為西方之宿而殿以為北方元武之宿亦詳

正誼錄 陰騰文 十九

雙世

雙世
魁星
魁星
魁星

夔案文昌是星固宜雲漢昭回豈有語言文字即
使是人無論為周之張仲晉之張惡子宋之張浚
何以有姓皆張若謂文出生前斷無張仲晉
能辨體事于奎星桂香况救蟻更難前知
張浚雖可引然而筆錄並非古有此壇亦倩人
扶姑取其意主勸懲猶夫古文尙書明知其偽而
終列于經耳文發端于十七世為士大夫蓋自其
高曾祖父以至及身十七世猶言十七代皆書奎
人家耳應就一家積累而言非指一身輪迴之事

亦如彭簪族大八百已歷數傳桃源地偏秦人必
其始祖 黎以其弟吳同為重黎後吳同生陸終陸
終生六子三曰彭祖彭祖氏商之時嘗為侯伯商
之末世滅彭祖氏子以年數記之若吳同自帝學
時己生彭祖至商末之世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
壽不啻八百年矣然于詳其文既曰彭祖氏則不
專指彭祖一身并與子孫皆包舉矣或其族壽數
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誤讀桃源記謂漁父所見
者猶是初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實
枝為薪世上紛紛幾幾秦則食實薪桃者避秦之
子孫 然則當云吾家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則語
意自明說傳何有哉至道藏無非膺鼎 元始天尊
君應驗經又本願 坊本更是重儻 蕉窗十則戒淫
經河河內傳化書 文天戒錄 世

正誼錄 陰騰文 三

文惜字律惜字寶訓戒撰淫詞小說文戒上子文
孝經勸孝文救叔寶章感應篇贊孝功過格序重
訓三訓 見知見仁願從其朔
單學傳感應篇試律序今天下文昌之祀盛矣然
不知奉感應篇乃是奉文昌何則人知感應篇最
重司命或未知三台北斗之言尤為全文統領也
蓋司命有二司過即祭法七祀之司命 鄭康成
楚辭為少司命皇侃禮疏稟謂文昌第四星未暇
詳分祀之貴賤實則文昌第四星即太司命故周
禮祀之以大宗伯史遷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

故

為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

六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

名曰三能同據此則司命即文昌而三台近相統

附若周禮鄭註則云司中三能二階也司命文昌

宮星賈疏引星傳云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

祿又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三台與

文昌俱有司中司命不得分言據此則司命即三

台三台即文昌無可游移惠註最確然則潛夫論

所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獨

正註錄陰陽文 三

非總括感應篇以示誠乎至元代以梓潼張神屬

之下台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亦自有

說考真誥北斗神君有二是有副也三台貴神非

概可奉祀即人鬼以副天祇其祀乃可廣而不為

僭越實則奉張神即奉下台猶少司命之于上台

也張文昌神今與關神並極尊矣歷考往籍知張

仲係因姓附會實晉代越人諱亞于曰移母

化受人進地仕蜀符堅留梓潼戰沒人為立廟及

魏漢世蜀遇神于梓潼領授真錄如意使司奉故

表送潛號特崇張相公祠唐宋俱以顯靈靈齊封

賜有孝德忠仁王等號元道流司天神之祀始

用以副下台之司而加封誦元開化文昌司祿

仁帝君其化書又出于後陰陽文根據之明古

宏

辨致

之通雅始引化書朱彝尊開化寺碑疑其說汪師

韓韓門綴學續編據史以駁在晉為呂光之說致

為確鑿至既封文昌俗遂混為天上之星李調元

新搜神記亦詳辨之然克孝克忠死為神而又代

著靈異如崔鴻十六國春秋外唐孫可之文李商

隱詩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宋祝穆方輿覽勝元

馬貴與文獻通考明一統志等書皆載之固不待

附會而可王可帝者葉石林巖下放言載蜀二聖

入宿張神廟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極靈異

高文虎夢花洲開錄亦載之此事係科日兼因封

號文昌為祀於學校所由也而夫命以氣言主長

神之事業則一孝實為始基矣

短中以理言主邪正祿以食言主豐吝又况曰將

日相同在一官求科名者知經史家言實有可據

則知奉感應篇以奉文昌即祈壽祈祿皆得宗主

故因考證本篇而並著之

陸耀曰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為之說者其別有

二一謂文昌天神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

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大宗伯

以燂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

五祀其一曰司命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

者是也一謂文昌人鬼也在周為張仲在漢為張

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宋咸平改封英顯者
是也二說皆出於道士家元世袁清容稱始載於
符臺集文昌之祠遂徧天下尊之曰帝君甚而闈
入學宮焉士稍讀書明理皆灼然知其非禮往往
因爲碑記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檢討竹垞且爲
諧辭以寓譏竊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
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
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才者不必祿祿者不
必其才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近人又因文昌

正誼錄陰隱文

三

之社而有惜字之會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
媚神以求富貴則其所宜深惜又有在字外者毘
陵相國劉文定公言掉弄楮墨詐欺官師纂輯淫
詞狎侮經傳是敗壞文字之大原雖綿襲弄藏其
戾滋甚故吾謂祀文昌不若惜字紙惜字紙不若
慎筆墨使文昌爲天神耶大夫以下不敢妄干爲
人鬼耶非其子孫理不歆享其祀之而不效也固
宜抑求名干進之徒毋乃實有所闕不能自慎于
文字之間而非鬼神之不靈與余足跡所至往往

文昌

司中

司命

官

有以文昌惜字之說屬爲序記者既已槩謝弗應
而復著此文以爲將來塞請之也明理君子其必
有以鑒之

輿案錢辛眉宮詹尙有鏡陽文昌閣記不甚考證
實事故未錄入惟載其義新錄錄條已見前

宋王達蠡海集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

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

天地豈可聾啞哉

梁章鉅歸田瑣記朱文正公自以前身爲文昌宮
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訖者謂公係文昌

正誼錄陰隱文

三

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 加封號行九
拜禮

顧炎武日知錄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

奎爲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

者謂孔子魯人奎妻爲魯分野儒教富與之象特
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
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邑偉觀其
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立廟祀之

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

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元武七宿

之一錢氏曰奎西方七

宿之一非北方也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

魁

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干奎而

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

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為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

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

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末為杓淮南子注斗第一星

至第四為魁第五星至第七為杓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

斗也趙宦光曰斗首日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

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為魁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

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

俊之目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

國語幽王蕩以為魁凌董士溝遺章昭解

小阜曰魁列子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史

記趙世家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鮑宣傳

白首耆艾魁墨之士揚雄傳甘泉賦冠倫魁能陸

接感三賦羅魁封之墨墨又文選潘岳笙賦統大

魁以為笙李周翰曰大魁謂匏中也又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履以魁附之注魁屋始近時

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

絕少左傳有鄫魁墨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

燕將張魁

袁枚隨園隨筆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

上誼錄 陰陽文

三五

治時有拆毀之令未及施行按孝經援神契云文

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通浮稱之詞並非實

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

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祠諸星而合成一官其

義取諸宮室非在文學也故漢之尚書省比之文

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

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龐元英在尚

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

妄以文為文章昌為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

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又附會以為節詩

之張仲孝友再轉為梓潼神張惡子李義山張惡

子廟詩有如意贈姚萇之句蓋本成都志也志稱

張惡子生於越嶲見靈于姚萇萇為立廟唐僖宗

入蜀神于霧中迎謁僖宗脫佩劍贈之王鐸蕭邁

有詩刊石王氏見聞記謂文昌生於晉時張氏踰

驢樓蜀之梓潼又化蛇裂石以壓五丁王弼州委

宛餘編云文昌黃帝之子名軍始造弦再攝醫官

服事周官投胎于張無忌家生神為幽王所醜化

上誼錄 陰陽文

三五

為趙王如意作蛇報警啖呂產之後身沈其一縣
今所謂陷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為
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
為魁五至七為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說
文魁彙斗也原涉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
杓之本也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
南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錄辨魁乃奎
之誤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為溝瀆一曰天豕
主武庫尤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

上誼錄 陰陽文

三

坡為奎宿路史云蒼頡觀奎星圖曲之形而造字
大繫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
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
張祖侯廟亦不敢燬

姚望康輅紀行世傳蜀中文昌二十四化皆作教
化之化解楊升庵謂奉道之室曰化又曰治治字
音雉猶今之曰宮曰觀耳其說出六朝詩話云錢
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

同

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
五方還故名客兒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按
六朝詩話以道家靖室為治蓋本道書陶宏景寇
謙之等所撰集也道書正一經曰張道陵學道於
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
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
民受其福又按太平寰宇記平都山漢陰長生白
日洞天即此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也據此言之
蓋所云治如今郡縣治之治理事之所也道陵治

上誼錄 陰陽文

二六

鬼置二十四治蓋其治鬼之處有二十四所或又
以治作化為二十四化言化導人鬼亦治之義耳
又昌二十四化豈因道陵而附會之歟後又轉為
變化之化矣王蜀時李昇善畫有一千四化山圖
則謂張惡子非道陵也是時蜀中已盛祀張惡子
矣又今人多以靖室作淨室亦非靖猶治也

心經 欽定西

梁章鉅曰此我朝康熙年間所得百藏足本心經較世間流傳之本多一百數十字乾隆中會命儒臣校勘鑿板以行計歷千有餘年相承闕畧兩不之察者而忽得此足本信乎文教昌明之會即彼氏之書亦樂達其盛也特外間傳本尚稀因集取正古軍各帖中字鑿為石本而同時顯南雅學上郭蘭石廷尉又各以精楷上石流傳益廣庶幾善男子善女人誠心持誦者各得善本而波敦亦與有榮施矣又考心經之本自以唐僧元奘所譯為最先當時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末附心經即用元奘本宋史藝文志有元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亦即此本故白樂天撰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云空法應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蓋此本之流傳久矣

正訛錄心經

今西藏足本即當時元奘所譯惟字數較多中間文法亦有詳畧異同而前後敘述獨為完備仰蒙聖人精鑿可信可傳然則異今日而讀此經斷不應舍此而從彼矣特是波敦所傳之本尚不一而足今並為彙列於左以備參觀此亦如大學之有古今本尚書之有今古文不妨各尊所聞而習舉業者自宜恪遵 功令以定一尊爾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眾大菩薩眾俱爾時薄伽梵入觀照深妙法品三昧是時復有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觀般若波羅蜜多深妙行照見五蘊皆自性空於是壽命具足舍利子承佛神力白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欲修般若波羅蜜多深妙行者作何修習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壽命具足舍利子言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樂修般若波羅蜜多深妙行者應作是觀應以五蘊亦以從性空真實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如是空舍利子以是諸法皆空無相不生不滅無垢亦不離垢不減不增舍利子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法無眼界及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正訛錄心經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是以無苦寂滅道無智無得亦無不得舍利子是故菩提薩埵以無所得故依般若波羅蜜多心無罣礙故無恐怖遠離顛倒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除一切苦咒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恒旨他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娑訶

又即今通行唐僧元奘譯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

婆呵

又相傳唐契藏沙門曇海譯



爾時如來在雷音宮遙聞菩薩演說上經即捨涅槃相騰身虛空來投菩薩所在化一長老雜大眾中手持憂鉢瞿曇視花微笑菩薩說前妙經已長老於大

眾中起合掌白言菩薩佛何以得空五蘊曰以照故以依般若波羅蜜多故以行深觀故以自在觀故故得涅槃得開一切微妙門一切救苦難一切真實不虛法究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業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如是如是乃真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乃真五蘊皆空時不落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如是即見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實非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名曰諸法空相如來能隱能見無往無來能以芥子包納三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〇〇

大千世界能行止坐臥無異常人隱則慧眼不能觀見則肉眼不能翳無死無生萬劫圓明我不得而名強名之曰金剛尊其號曰如來爾時長老復白菩薩言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依何捨慧達岸無訛菩薩曰善哉善哉是有發大信咒發大慧咒發大戒力咒發無上定力咒一切邪魔外道脫離咒一切吉人擁護災難消亡福田利益咒是乃如來口授功德不可思議舍利子樂依般若波羅蜜多者虔持此咒咒曰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怛 者多 唵 迦

囉 伐哆 迦訶伐哆 囉迦伐哆 囉迦伐哆

娑訶

又亦唐契藏沙
門曇海譯



是時菩薩在大羅刹園紫金殿內演說心經已復告諸舍利曰昔我作王子時即對佛發願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衆生不聞正道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誓不成佛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可得道其心即佛舍利子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何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正誼錄心經

五

提心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大德不德大明不明大勤若惰大淨若汚舍利子我今授汝祕咒即非祕咒是亦祕咒能除一切苦即非能除一切苦是亦能除一切苦能除一切難即非能除一切難是亦能除一切難何以故成法非法法會於心心融於法法忘其法法無可法乃爲大法得度衆生舍利子彼岸無岸強名曰彼岸無成岸心止即岸是故如來無定相無往亦無來舍利子汝知如來有慧劍否無也有戒刃否無也如來依般若波羅蜜多也善

囉

薩曰否如來有慧劍有戒刃也如來無慧劍無戒刃

不識般若何以故般若即般若衛之則存矚之則明

存而明之道假以成於是乃設大圓滿般若波羅蜜

多心咒咒曰 唵 佛囉 嚩吽唵 薩哆蜜破

囉 嚩吽唵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喝喇唵 喝喇喝喇唵 喝喇喝喇唵 喝喇喝喇唵

吽 喻薩哇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味 唵 唵 吽波吽波 唵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摩訶吐囉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正誼錄心經

六

訶

又見大藏元皇
道人傳本



是時菩薩言舍利子汝以般若般若耶蜜多蜜多耶般若非般若非般若若忘非般若即般若故名般若非般若見名般若何以故多須般若故名般若非多是多忘多是多故名蜜多即非蜜多是名蜜多舍利子我今授汝祕咒即非祕咒是名祕咒能除一切苦即非能除一切苦故名能除一切苦能除一切難即非能除一切難故名能除一切難何以故一切有

情無情即非有情無情是謂無相是謂無無相故能

皆得拔度拔度者實無拔度故名拔度乃設咒曰

唵 佛 囉 嚩 嚩 嚩 嚩 薩 多 蜜 多 耶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薩 多 塔 嚩 市 人 薩 未 嘿 咄 薩 多 塔 喝 喇 唵

吒 婆 吒 婆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囉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囉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徐應秋談查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也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自母

右脇而生資貌奇異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生雖有生身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前之身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敗每一成敗謂之一劫此天地以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劫至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眾生緣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則出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度滅遺法相傳有正像末三等教法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已後眾生愚鈍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

矣

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釋家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妄言飲酒是為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帝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于拘尸那城沙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經以文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此佛經教所自始也王舍州曰四果果預預即那伽陀為三果無生即阿羅陀含為二果不來即阿那含為三果無生即阿羅漢為四果自此以上屬覺菩薩為四果佛自覺覺化為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因果圓滿為諸佛無上正等菩薩 如來滅后五百歲摩騰竺法以經來

中國始聞其言后五百年達摩以法來而中國始傳其心揚用修曰從佛出十二部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從九部修多羅出方等從方等出摩訶般若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從大涅槃出法苑珠林從法苑珠林出大藏經從大藏經出元時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宋雍熙時增新經凡九千五百卷 龍樹菩薩入龍宮流傳天竺分八萬六千偈至中土 元魏傳徒駱國有雀羅浮圖元魏靈太后遣沙門道士等齎大僧長七百尺往彼掛之腳纏及地父老云此浮屠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又西域金剛坐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胸臆矣又起陀國頭河岸有髮白象樹花葉似粟相傳此樹據佛法暗則佛衰 三世諸佛過去見在未來過去一尊曰華光佛末後尊曰毘舍浮佛賢劫第一尊曰俱留孫佛末後尊曰耨至佛星宿劫第一尊曰

日光佛末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現在未來每劫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劫于賢劫為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劫于賢劫為第五尊一大劫考成住壞空凡四種為一大劫成而即住而續壞壞而復空共成住壞空八十轉廬劫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百年為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劫也一日五劫龍漢為木劫赤明為火劫延康為土劫開皇為金劫上皇為水劫一起一伏周而復始又劫有六種一中劫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空劫六劫大劫中劫者即轉廬劫初問浮提人壽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寸身減一分過千百年命減八寸身減一尺過十百年命減一丈身減一尺則減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轉廬劫積三十六轉廬共三萬三千六百八十萬年為一成劫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八轉廬今當第九減劫有四佛出世初滅人六萬歲時俱留

正誼錄 心經

九

孫佛出世次滅人年四萬歲時俱那舍牟尼佛出世次滅人年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出世次滅人年一萬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又至釋迦文滅至宋紹興二千一百九十年又滅二十一年身減二尺一寸今人只可六尺壽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人壽十歲身長一尺此減劫之極也復入第九增劫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四萬歲時銅輪王出六萬歲時銀輪王出八萬歲時金輪王出此增劫之極也復入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勒下生是時百億閻浮真金為地平如掌杭稻自生思衣食來思食食具男女五百歲方婚嫁彌勒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人九十四億第三會度人九十一億爾後度人無數彌勒減後尚有九百九十五佛相繼出世十一轉廬劫中如是千尊出盡二十轉廬已滿則壞劫到來漸成空劫大災之後復入成劫如前劫風鼓揚劫水水厚沫化作三禪天等逆運下至人間大地依前造化星宿劫亦有千

戊

佛出世右見莊椿論然則釋迦乃第九減劫末尊而彌勒則第十減劫首尊也又曰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地肥極為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滅沒復生糞米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才分男女形相 舜子有元會運世之說寅為開物戌為閉物其論甚奇然佛氏已有此論矣佛之言曰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大重雲偏覆蒼天注大世雨滴如車輪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至梵天兩止之後水還自退有大風吹起彼水聚波濤湧生大沫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自此始也非開物之論乎又是大災時有大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緣此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大風取第三日出大恒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乾枯六日出天下煙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舊建立非閉物之論乎陳眉公曰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獨委

正誼錄 心經

十

心帖膝于黃面老子隋文帝嘗云朕與崇佛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中來若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高為實梵經自西域還劫付有司善化世者也隋智高為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千金琉璃瓶侍者三人散官一人董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眾共以幢蓋臺輦種種樂供養團繞而元裝法師抵剎賓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駝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宏福寺譯經成賜九道總管又賜刺刀百金磨納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萬三萬卷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金銅檀像六千餘萬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書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

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
覺寺于潞州破劉武周立宏濟寺于汾州破宋金
剛立慈靈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洛州
破寶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招福寺
于洛州並給度牒勅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
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師律
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驅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
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
元覽尤為魁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
哉隋唐之交經藏既顯而幽奇變幻之迹亦時足
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
十六莖道遙之極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
尺許隋文與后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
一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唐文
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
所不載而震旦國中所罕習者也王元美曰韓退
之謂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年宋齊梁陳
唐佛漸謹梁武在位四十九年餓死臺城國亦隨

正誼錄 心經

滅此不足以服憲宗也自憲宗前赫連勃勃畫佛
于背迫僧禮拜為雷震死子昌滅佛教身死國滅
魏太武誅僧毀寺見獄人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年
晏駕子天國亡憲宗后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崩無
子宋徽宗改佛為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播遷之禍
以唐文皇宋藝祖我太祖太宗之明斷隋文帝之
威果而不能不歸心釋教此必有內契于心者矣
筆叢貞觀七年法師元奘遊天竺求法達于王
舍城樊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
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
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
原州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裝行資護送
達于劉賓從僧伽論師俱舍因明大毘婆沙等
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
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
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胃論師學眾事分
毗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
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龜闍國從毗那摩

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樊
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流伽河彼俗以人祀天樊與
諸商被執以樊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
沙漲天晝日晦頃彼眾震懼以樊為聖人遂釋之
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樊聞瑜珈師地即入王
舍城彼預聞樊至具禮郊迎之日供上饌饌有龍
骨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樊寓其國從
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至貞觀十六年
樊發王舍城入祇羅國主交迎之已而問曰而
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
人樊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
大驚即以青象名馬助樊駢騎而還以貞觀十九
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為經文作
序名聖教 六祖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今以七
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
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
佛是為七佛釋迦傳西土二十七祖至二十八祖
達摩教入東土傳六祖後分五宗已另有考今詳

正誼錄 心經

七佛內毘婆尸佛為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
尊此云勝觀釋迦于此佛州初種相好故為七佛
之首尸棄佛為第九百九十九尊此云持髻毘舍
浮佛為一千尊此云徧一切自在拘留孫佛見在
賢劫第一尊此云所應斷那舍牟尼佛賢劫第二
尊此云金色仙迦葉佛賢劫第三尊此云飲光人
壽減至二萬歲時出而釋迦牟尼佛則賢劫第四
尊也人壽百歲時出而釋迦牟尼佛則賢劫第四
佛毘舍佛俱姓利拘留孫佛那舍牟尼佛迦葉
佛俱姓迦葉釋迦文佛姓利氏小字頓吉訖為悉
達又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隣那阿謁四
朱蹄彼會蔡四密蔡羅薩五樓波黎波黎蔡六那
惟玉蔡七維黎波羅八和那蔡九和羣黎十那
他蔡十一和那羅維于蔡十二佛霸國耶蔡十
三隨阿閃誰波多蔡見事物紺珠又考名經所載
三十佛始金剛不壞佛終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五
十三佛始普光佛終釋迦牟尼佛凡八十八佛人
所常誦又諸佛始釋迦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

三編 3 冊

七千六百八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
凡十有二如來始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
十有五尊者始吉祥密終密陀尼聖堅寶貴凡七
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騰巴凡二百有七合計
萬有八千六百七十有七其尚名定號毋論已中
多泛稱者如諸佛則有一藏虛空佛十方佛十光
佛十上光明佛六十光明佛六十功德寶佛六十
寶作佛六十二毘留羅佛百金光藏香淡佛三百
同名大種佛五百波頭摩王佛五百歡喜佛五百
威德佛五百日王佛五百淨整佛七百同名光嚴
莊佛百千見釋光明佛百千德光輝佛千光明佛
千上光佛千近佛千香佛千迦葉佛千閻浮檀寶
空藏佛千閻浮檀金佛千光靜住王佛千八百寂
滅佛二千寶幢佛三千毘盧舍那佛千八百寂
佛八千威德佛八千然燈佛十千迦葉如意佛萬
八千娑羅王佛三萬同名毘盧舍那佛四萬願莊
嚴佛八萬四千名自在幢佛二億同名佛鄰佛百

三寶心經

十一

億微塵金剛藏佛百千億劫智慧聲德佛如來
則有過去七如來滅罪八如來八江河沙諸佛如來
十一無垢世界等行如來十一江河沙諸佛如來
慧世界香盡如來十四江河沙諸佛如來音世界
梵德如來六十功德寶如來百餘光明胎如來五
百上威德如來五百淨登王如來五百普現如來
百千佛上莊嚴德如來三千光明如來千勢自在聲
如來千八百寂滅如來三千毘盧舍那如來八千
堅精進如來九千法莊嚴如來萬八千普護佛如
來萬八千婆羅王如來三萬散花王如來十八億
佛剎如來百億江河沙諸佛上水晶世界淨尊如
來千億光明如來恒河沙寶如來菩薩則有十百
光明火熾然菩薩千相菩薩日光千相如來東北
百南千萬億菩薩初會二會三會無量至十會
數菩薩凡此皆泛稱無量者也又佛經有
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中千佛
始拘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后千佛始日光如來終
須彌相與名經又迥異又經云值一千佛名紫幢

值王百佛名蓮花值六十四佛名螺髻按佛者覺
也一日佛陀一日浮屠一日部多一日母駛一日
沒陀五日竺異音耳釋迦牟尼佛能仁寂默也迦
彌陀佛無量壽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山王波頭智光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投佛也伊濕伐邏自在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修跋拏婆頭鬱多摩金光明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祇陀洹戰勝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現佛也阿耨理勝無上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我佛也阿耨理勝無上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提伽也阿耨理勝無上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佛也阿耨理勝無上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羅智積佛也鉢底婆才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也阿濕縛婆生馬鳴大士佛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難佛無苦也阿育佛無憂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薩也是為善住功德寶王那婆羅吉利低輪觀世
音菩薩也遠磨波羅護法菩薩也一日無量清淨是為普化功德

正誼錄心經

十四

菩薩也曇摩識法豐菩薩也曇無竭法勇菩薩也
阿迦雲藥王菩薩也妙法文殊師利菩薩也那輸
跋陀一日三曼跋陀音賢菩薩也菩提薩埵有菩提
覺也薩埵有情也省提埵字止稱菩薩謂覺有情
也凡有生皆有情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則不免
有情而能覺也多陀阿伽陀度如來也路迦那他
世尊也摩訶薩大菩薩也南無一日那謨一日南
摩諸佛世尊號也王元美尚書譏荆公誤解三
昧乃取佛書中不能解者悉舉而盡解之可謂宏
博然亦有未確者如云阿彌陀佛姓喬戶迦釋迦
文姓剎利摩訶迦葉姓婆羅門皆係說外考音
王經稱好善國王生三子長曰月明次曰橋尸迦
三日帝衆時有一佛出世名世自在王橋尸迦發
道意棄國位投佛出家號曰法藏比丘是橋尸迦
乃彌陀未成佛前因地俗名亦非姓也至彌陀
成佛淨土諸經論悉稱以大願力誓取淨刹蓮華
化生未聞從何姓氏而二又考釋迦氏諸稱人夏
種姓有四謂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限羅此四者皆

種也而刹利王種最為高貴佛姓自分別有五姓
一曰瞿曇二曰甘蔗三曰釋迦四曰舍夷五曰日
種故釋迦姓也文名也釋迦為能文為仁也釋迦
姓經文單複有數比方胡馬剌若刹利乃其種非
姓也摩訶迦葉此云大龜氏大龜者先世學道有
靈龜負背而出因為姓則摩訶迦葉自姓大龜
婆羅門乃其種非姓也按佛有六姓一曰瞿曇此
云純朝又云地最勝即大茅草王之姓也二曰甘
蔗三曰日種大茅草王老而無子傳位大臣出家
學道成王為弟子以龍盛懸樹上微人射子滴血
于地出二甘蔗日炙出一男一女則善生與如四
日釋迦此云能仁昔甘蔗王斥四子于雪山北以
德化人成大國父王歡曰我子釋迦五日舍夷貴
姓也以生釋迦大樹林故名舍夷所耶此以處立
姓六云刹利王種也此云主初初人食地味各有
封植乃言有德者當之瞿曇者西天王種姓釋迦
慈悲充積故歷劫生于瞿曇種中本起經翻釋
迦與能仁本行釋牟尼為寂默寂點故不住生死

正誼錄 心經

五

能仁故不住涅槃悲智兼運立此嘉稱釋迦佛天
竺國刹利王子一云迦維衛國在葱嶺西三萬餘
里有五天竺獨中天竺臨禪連河是佛所生處也
我佛初于無數劫中修度萬行最後于毘盧遮那
佛得法界觀于然燈佛授記來世得作佛號釋迦
牟尼居兜率陀天為護明菩薩自兜率降迦毘羅
國即中天竺也佛初生時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
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主若夢白
象必生聖子夫人將諸絲女游藍毘尼園攀無憂
樹于時樹下忽出蓮花大如車輪化從夫人右脇
而生大地震動井水溢出有五色光入貫太微身
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四尋生已四方
各行四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惟我獨
尊時四天王即以天綰接太子身置寶牀上帝釋
執蓋梵王持拂左右侍立九龍空中吐清淨水一
溫一涼灌太子身天龍八部滿虛空中作天伎樂
兩妙香花瓔珞天衣不可稱數抱入天祠天像悉
起斯則淨飯國之王太子也姓瞿曇氏字悉達多

祖號師子類父名淨飯母大衛天臂城中善覺長
者第八女曰摩耶十九出家于檀特山中修道始
于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舍復至
鬱頭藍佛處學非非想定知非亦舍三十歲于二
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四十九年處世以莊王十
年甲午二月八日夜宿舍生至王四年壬子
二月十五日夜于拘尸城入般涅槃以金鑽迦黎
女傳法于摩阿迦葉弟子以香薪茶毘之禮後全
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
一千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中夏通孝論佛降神兜
率之宮垂象迦毘羅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
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神形六動方
門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灑水遍空身邊則金
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卅字于胸前巖千輪
于足下于是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
沐法流之淨水游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
草法輪則奈園初轉僧侶則憐陳始度迦葉兄弟
目連朋友他仕宮視乃宏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

正誼錄 心經

六

乘周書異記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天沸星
出不雲而兩山吼波逆塵刹大震暴風忽起連夜
不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此時佛涅槃
也拘尸那城北阿利羅跋提河此譯為有金河河
畔有婆羅林如來于此林中入于涅槃俱尸城諸
國共以金棺斂佛舉不能動摩耶夫人自初利天
宮下至哀憫爾時金棺自開如來起身合掌問訊
慈母棺即自舉下迦葉自鷄足奔來七日方至佛
出雙足棺外遂以兜羅織毘寒火自焚頂骨四牙
燦然不動天人乞得一牙作供建塔其三牙在海
龍王宮叨條國就隨國各有舍利八斛四斗諸天
及龍王與八國各得一分其后百年同育王取龍
官舍利建八萬四千塔佛父臨現國王名肩頭
耶母名莫邪後人改佛父曰淨飯王母曰摩耶非
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
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今僧徒
無妻非佛本然也釋迦于諸弟子授記後當成
佛至云彌勒發意先我之四十二劫我于其後

乃發道意于此賢劫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于無
上真正之道則投記先後又有不可定者釋迦雖
先成佛於五濁惡世人壽百歲時彌勒成佛當人
壽八萬歲時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人九
十四億第二會九十二億爾後度人無數蓋佛無
高下功德有大小緣與願力所成耳 彌勒發心
在釋迦前一進一退釋迦超六劫而先証菩提攻
法華經日月燈明佛時文殊以妙光菩薩為上足
弟子作七佛師而文殊八百弟子中有求名菩薩
貪著利養雖復論經而不利多所遺失是為彌
勒亦自稱心重世名好遊族姓至燃燈佛出現于
世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識性流出無量如
來而釋迦下時僅一獻花布髮之男子耳此其為
前後輩易知也第燃燈佛見釋迦即授記作佛而
彌勒又歷諸無央佛踰七佛至釋迦而始授記夫
釋迦之精進在燃燈佛前不應始獻花布髮其精
進在燃燈佛後則不應先彌勒而受記也彌勒紫
金身十六丈而釋迦止丈八尺彌勒壽八萬歲而

正誼錄 心經

釋迦僅八千歲彌勒行化之地東西長四十萬里
南北廣三十萬里王國鷄頭末城周圍四百八十
里而釋迦所化僅五天竺諸胡不過十萬餘里淨
飯所都與王舍所栖其城不過四十里而已彌勒
之地若琉璃鏡平無丘陵坎官人無天札厲病戰
鬪而釋迦皆反之所謂五濁世界也釋迦正報身
為千丈毘盧遮那于色究竟天成佛釋迦僅值身
之一身耳而彌勒則未聞有他報身也釋迦二輔
文殊普賢皆古佛現菩薩身以世無兩大耳而彌
勒之輔無著未登十地天親南脫二乘去二大士
殊有間也 佛國記載舍離國本菴婆羅女家為
佛起塔佛將泥洹最後所行處謂伽藍國佛上切
利天三月為母說法來下處謂饒夷城佛為諸弟
子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處謂國是苦薩本以
銀錢買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謂陀衛國是阿育
王子法益所治佛為菩薩時于此國以眼施人三
刹尸羅國漢言截頭佛為菩薩時于此以頭施人
宿阿多國昔天帝釋試菩薩化為鷹鷂割肉買鴿

處拘夷那揭城北雙樹間希禪連河邊世尊于此
北首而般泥洹乃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
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入王分舍利處
諸處皆起塔 嚴耕錄京師構檀佛像以靈異著
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
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線今則不然矣按學士程
鉅夫瑞像殿碑刻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
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切
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失瞻仰于如來乃
刻栴檀為像目健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
切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奉如
真佛及佛自切利天復至人間此像騰步空中向
佛稽首佛為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後汝從震旦廣
利人天緣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
八年京州四年長安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
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七汴梁一
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大
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返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

正誼錄 心經

丑三月迎還聖安寺今五十九年計自優填王造
像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二百有七年然按釋氏
咸通錄稱梁武帝遣郝壽等往天竺迎佛栴檀像
其王模刻一像付驛天監十年至建康迎奉太極
殿則今聖安所安之像優填王之所刻與天竺之
模刻與又阿含經優填王勅中國巧匠以牛頭旃
檀刻作佛像供養晨夕禮拜波斯匿王以紫磨金
作佛像于是閭浮提始有二像考佛國記拘薩羅
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
出城南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所謂祇桓精舍也
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
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還入精舍
眾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足眾像之祖佛于是移
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鼠銜燈炷燒花幡蓋連
及精舍七重都盡謂旃檀像已燒開東小精舍戶
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則造栴檀佛者波斯匿王非
優填國王也海豐白牛塔冷傳栴檀佛乘白牛至

此化為石通極論瞻相好于香檀記名號于貝葉
佛國記那竭國城東北有佛錫杖以牛頭旃檀
作長丈六七許正復千百人舉不能移 僧迦
國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以神通力不使諸弟子
知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大目連往問訊
佛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雲集此國又北天竺
有小國名陀歷國有羅漢以神足力持一小匠上
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像齋日常
有光明 釋迦文佛首傳西天一祖摩訶迦葉尊
者摩訶陀國人偈曰法本來法無非非法何
于一法中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
人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
了無二法第三祖商那和修摩尊者突羅國人偈
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
心法之也 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毗利國人偈曰心自本
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非本心非本心法第五
祖提多迦尊者摩迦陀國人偈曰通達本心法無

正誼錄 心經

十五

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第六祖彌遮
迦尊者中印度人偈曰無心無可說得不得名法
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第七祖婆須密尊者
北天竺國人偈曰心同空虛界示等空虛法証得
空虛時無是無非法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
羅國人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
故是達真如理第九祖佛默密尊者提迦國人
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法非真
亦非偽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偈曰真體自然
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門無門亦無止第十一祖
明辨又勝白生俱有實學上有一十一祖富那夜奢
尊者華國人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
隱顯法非一亦非二祖馬鳴大士波羅奈國
人偈曰隱顯即本明暗不二今付悟了法非
聚亦非離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偈曰
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
智十四祖龍樹大士西天竺國人偈曰為明隱顯
法方說解脫理于法心不証無頃亦無喜十五祖

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偈曰本對傳說人為
說解股理于法實無証無終亦無始十六祖羅喉
羅尊者迦羅國人偈曰于法實無證不取亦
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十六祖僧迦提
尊者室羅伐城寶莊嚴王之子偈曰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十八祖迦
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
發明于緣不相礙當生不生十九祖鳩摩羅多
尊者大月氏國人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
于法既無得所懷決不決二十祖闍耶多尊者北
天竺國人偈曰言下合無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
是解通達事理竟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
城人偈曰炮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
無今亦無古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
子偈曰心隨萬法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
喜亦無憂二十三祖鷲勒尊者月氏人偈曰認
得心性時可說下思議了無可得時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度人偈曰正說知見時

正誼錄 心經

二十三

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二十五祖
婆舍斯多尊者多寶國人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
無是非我亦悟其性無道亦無理二十六祖不如
密多尊者南印度德勝王太子偈曰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應勝而化物方便為智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偈曰心起二十八祖菩
復生理果滿善提團華開世間起二十九祖菩
達摩尊者南天竺國王第二子王姓利帝名香
至有三子長名月淨多羅仲名功德多羅季即達
摩大師梁普通七年至全陵為東土初祖 釋迦
默契燃燈一心之妙說法四十九年未談一字偈
拈優鉢羅花揭示人天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
尊嘆曰善哉善哉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
于汝仍以所披金縷袈裟鉢盂付之傳信教外別
傳善提達摩大師傳法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師
念震旦緣熟乃航海而來三週寒暑達于南海五
羊寶梁音通七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也梁武帝

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師曰此但
 寓嵩山少林石室面壁而坐終日默然謂之壁觀
 婆羅門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
 議論是非峰起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
 遂不復究端坐而逝是為初祖有僧神光博覽羣
 書善談元理聞達摩大士住少林乃待承承大雪
 積雪過膝又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名
 之曰慧可慧可為二祖俗姓姬二祖繼開風博求
 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身纏風恙設禮
 求儀祖曰與汝鐵單宜依佛法僧住後祖為剃髮
 出家受其付法于大樹下合掌立化是為三祖僧
 燦燦隱居皖公山有沙彌道信來禮祖乞解脫法
 門服勞九載乃付衣鉢是為四祖道信姓司馬氏
 生于廣濟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垂六十
 年于黃梅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常兒識其法器
 乞付出家付法傳衣是為五祖宏忍又按宏忍先
 為破頭山栽松道者常請于四祖曰法祖可得聞

正誼錄 心經

乎祖曰汝已老矣倘若再來尚可遲汝果即托生
 浣衣女女孕後父母以為不祥拋棄港中明日泝
 流而上氣體鮮明遂舉之隨母行乞後遇信大師
 得法嗣化五祖于破頭山過居士盧能謂祖問曰
 汝自何來師曰嶺南祖曰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
 曰嶺南人無佛性師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呵
 令入擔服勞杵日入月餘以法交付之是為六祖
 六祖于南海法性寺從智光律師受戒陀羅壇授
 滿分戒始于菩提樹下剃髮中宗敕改實林為中
 興寺以居之即今之曹溪也其後脉出二枝禪分
 五派皆衍曹溪之旨 六祖母夢庭前百花發
 自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孕經六年而生師生
 時光燭虛空異香馥郁不飲母乳每夜神人灌以
 甘露化時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詔新兩郡各修
 靈塔莫決所之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即師所欲
 歸時爐香騰便直向曹溪入塔蓋曰大鑿禪師塔
 日元和靈照之塔得法弟子四十三人惟青愿思
 行南岳懷讓最居上首 浮屠學不出教禪二端

宋太史敘之極詳其文云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
 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跋提河演說苦
 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純利分為頓漸無小無大
 盡皆攝入薩婆苦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
 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
 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
 剛薩埵于毘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
 章句無著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
 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異
 羅之法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深入
 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
 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
 曇無德曇詒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
 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
 惡之宗薩埵以瑜伽授龍猛授龍智授金剛
 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
 道貳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成師尊之是為瑜伽
 微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元英往西域請

正誼錄 心經

國會戒賢于那蘭陀寺因受雅識宗旨以歸授慈
 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
 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
 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
 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授灌頂頂
 授智威智威授惠思惠思授元明明授湛然是為
 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
 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旨
 作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
 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伽久亡南山
 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
 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繼蔽于竹帛間乃宏
 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
 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
 深入其闢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
 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惠照大師義元元立三

元門策勵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鴻山
大圓禪師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
微妙元機不可湊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還
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
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聞偃偃之氣宇如
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
宗元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為桂琛琛傳法
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
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為藥山惟
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
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價傳曹山元澄大師本寂
而復大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
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
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絳嶺臨濟一宗大用大
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 禪家五宗獨臨濟為盛傳石霜石霜傳
揚岐楊岐至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璋
傳竹林寶寶傳竹枝安安傳西堂谷谷傳中和璋

正龍錄心經

璋傳簡公號海雲大士禪學至此蓋中興焉印簡
弟子二人曰可庵朗曰頤庵優傳西雲安住天都
慶壽寺元之諸主皆崇奉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
智光稟龍樹大士依般若中觀等經論立法性
宗戒賢稟彌佛無著依深密瑜珈等經論立法相
宗又五祖宏忍弟子神秀秀與六祖慧能行業相埒
天下散傳其道入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南
能為頓宗北秀為漸宗 摩訶摩耶經正法衰微
六百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
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
七百年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
幢然正法炬馬鳴當周顯王時龍樹當秦始皇時
五燈會元馬鳴大士亦名功勝以有化無功德殊
勝故名焉嘗于華氏國轉妙法輪有大金龍變一
小蟲狀若蟻蟻潛于坐下聽法師曰汝名誰耶眷
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汝神
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大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得
性海否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

六道蘇茲發現迦毗摩羅言下大悟後因付法為
十三祖釋尊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祖于座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生聞法音不觀
視相以長春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尊者現佛性
體相以示我等言訖輪相即隱其號龍樹者龍接
入海于宮殿中以諸方等經深奧經典無上妙法
授之即得深入無生三忍具足龍還送出入寂後
南天竺散奉之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
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樹號曰龍
樹馬鳴者北天竺國餓七疋馬至於六日請比
說法以浮流草與之馬垂念聽法無念食想于是
內外沙門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號馬鳴宛委
餘編曰阿濕縛寶生馬鳴也那伽曷樹那龍猛也
言龍樹談 楞嚴經二十五聖之証圓通也橋陳
那于聲音得阿羅漢優婆塞尼從色相得阿羅漢香
嚴童子從香一器得阿羅漢藥王藥上二法王子
分別味因倍登菩薩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
住摩訶迦葉以法空成阿羅漢阿那律陀旋見循

正龍錄心經

元為第一周利槃特迦反息循空為第一橋梵鉢
提還味旋知為第一畢陵伽婆蹉純覺還身為第
一須菩提解空舍利弗智慧為第一普賢菩薩修
普善行說本因為第一孫陀羅難陀以息久發明
圓通廣大為第一富樓那法音為第一優波離通
利為第一大力目犍連清瑩為第一烏芻瑟摩以火
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持地菩薩以諦觀身界二
塵為第一月光童子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
圓滿菩提為第一琉璃光法王子與空虛藏菩薩
一則以觀察風力無依一則以觀察虛空無邊入
三摩地彌勒菩薩漢心因明入圓成實遠離依地
及偏計執得無生忍大勢至王子以淨念相繼得
三摩地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又維摩詰會
眾菩薩問不二法門會中為法自在菩薩德守菩
薩不陶菩薩德頂菩薩善宿菩薩善眼菩薩妙伽
為菩薩弗沙菩薩師子菩薩師子童菩薩淨解菩
薩那羅延菩薩善意菩薩現見菩薩普守菩薩電
天菩薩喜見菩薩明相菩薩妙意菩薩無盡意菩

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毗紐龍王德叉迦龍
 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龍王極摩那斯龍王
 三優鉢羅龍王龍王等有四龍王那羅延龍王
 角王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樂乾闥婆王
 持法緊那羅王有四乾闥婆王樂乾闥婆王
 樂音乾闥婆王美乾闥婆王美音乾闥婆王有
 阿修羅王有阿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
 阿修羅王有阿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
 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
 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
 佛足大阿修羅王住須彌山北大海水懸在宮
 上為四風所持身長二萬六千里阿修羅九頭頭
 有千眼九百九十九手八腳踞海食淤泥及麩生
 一女端正挺特帝釋娶以為妻阿修羅師諸鬼神
 與帝釋戰而奪其女為帝釋所敗入藕孔中阿修
 羅前世居海之濱河水漂溺隨流殆死因發願我
 後世身形長大一切深水無過膝者以是因緣得
 極大身立大海中身過須彌手踞山頂下觀切利

止諍錄 心經

三

天宮阿修羅以指覆月下晦真或覆日以晝為
 夜所謂日月食也博異傳前進士薛琮元和
 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
 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
 視見一老僧僧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
 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
 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
 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退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
 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
 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
 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負但言不見思至極
 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
 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
 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緋
 裙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慮此非人乃飛天夜叉
 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
 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
 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其之使八千

人敬捉此乃獲罪于天師勿庇之僧乃具言須臾
 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
 卻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
 一緋點走出入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
 于空碧中久之兩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矢矣
 前身之說多矣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後身為
 甘肅武侯後身為韋臯鄒陽十三世為蘇軾鄒瑒
 僧後身為張旌陽五戒僧後身為馬京張車騎後
 身為張睢陽五戒僧後身為子瞻鄒再後身為范
 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
 于許元度之為蕭譽承師之為房瑄謝靈運之為
 邊鎬馬北平之為馬仁裕顏延之之為潘佑牛僧
 儒之為劉沆武夷君之為楊億玉京之為王素已
 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為昏愚小吏釋公為浣衣婦
 人于羊祜出于陸家王德本于沙門王十朋出于
 嚴伯威韓滉為仲由又何輪運之懸絕至是也明
 徐國公鵬舉為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為韓忠獻
 托身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為僧差不

止諍錄 心經

三

失故步耳然總之或揣摩近似夢兆偶符恍惚以
 一事為憑或連編十異人指點而悟耳讀神官得
 數事焉正堂間話崔慎由初以未有子嗣願以為
 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
 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
 若不願更之他若願我厚當厚結之俾感動其
 心則其後身為公子矣如其言初過二處不願後
 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
 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毋以報公願以後
 身為公子不數年僧卒而子生手有繩僧二字錢
 氏私誌賢穆乳母承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
 問云大主以未得子為念何不去玉仙聖母處求
 嗣光玉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雷知觀老道
 士一人祝香禮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欣歡富
 貴云願得貧道與貴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
 月十五賢穆夢王仙觀知觀來取道人問道士動
 靜且祈禱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
 床日久矣聞人聲問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壽

賈香燭祈禱知觀曰來催我也昨日告祖大父寶
闕善推步午時遣人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
今日酉時生是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
淡薄享壽七十有三朝野史史彌遠父丞相浩
與覺長老道契極渥史一日問之曰我好和尚好
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黛綠環列
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
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
一日浩坐堂上儼然見貴長老揖而入使人往
寺中已圓寂于法堂頃時浩堂裡弄璋矣夷堅志
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于
旅邸假寐夢人請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
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
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
一字無異因拜姬為前生之母奉之別所漫筆載
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前生為大同趙
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因京次飲火酒
大醉臥樹側僕以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

正誼錄心經

三九

來畏為所囑適有孕婦在傍避身婦邊不覺入其
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為嬰孩即悟託生
在此北地貧家生子不坐月三日後即往田間
時有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
使犬近床婦人大駭以為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
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爾某舅某生也
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又宜
室志通州王居士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
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問諸
王生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耳某縣
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
幽冥祐之過期今九十餘矣令殺之日此女當愈
鄭君使訪之果有此令後月女忽若醉寤再驗之
則令以女疾愈日卒矣養病漫筆徵宗師江南李
后主神祖見秘閣江南李主像再三嘆其人物俊
雅而徵宗生時夢李后主來謁所以風流人物過
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直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
高宗于章后生時徵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事



覺與鄭后言之而後夢亦同須臾報生高宗建炎
渡錢唐建都百有餘年豈非乞兩浙之應乎神聖
往還夙生直如且暮此更其灼灼者安得謂釋氏
之盡屬虛誣也 開寶括異志蔡元度除杭州舟
次泗州僧伽吐光直射其舟至高郵而沒世言元
度乃木父後身蜀禱祝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
鄰里異之有僧見而異之曰此五臺山靈也 幹
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請其營者觀其形貌與藝
祖色相類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于帝王廟中
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論迴報應之說誕耶
真耶 案古佛釋迦彌勒廿七祖六祖五宗馬鳴
龍樹廿五聖羅漢天龍以及修羅夜叉無不輪迴
紀昀曰蓋佛法初興惟明因果暨達摩東適始啟
禪宗譬以六經之傳則因果如漢儒之訓詁雖專
門授受株守師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據其學校

正誼錄心經

三九

實而難誣禪宗如宋儒之義理雖覃思冥會妙悟
多方而擬議揣摩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駁故
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避難趨易辨才無礙語錄
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學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
蓋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有良价號洞下宗
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祐慧寂號為仰
宗義元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徧海內宗門撰述
亦日以紛繁名為以不立語言文字為不二法門
實則膠羈紛紜愈生障礙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

適

曰

末

失名

與釋爭末以後機巧日增備自與儒爭釋亦自與

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禪宗自六

而為二一日青原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日南祖以後分

岳其下為臨濟馮仰是為五宗

宋葉遵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臨濟馮仰洞山

法眼為五家宗派自馮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

者亦甚少故馮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

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

將終以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

正誼錄 心經

三

之願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

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

清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

雲門臨濟二氏及楷出為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

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為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

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

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

終不可泯也

宋名氏西溪叢語唐李舟作能太師傳五祖宏忍

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為法

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

南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

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

及大師歸至曹溪道者未至遂隱于四會懷集之

間不言雞足峯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

有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

宏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

居嶺南為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

正誼錄 心經

三

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

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服曰此真吾師也其

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為六祖而自稱七祖因

檢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

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等並為朝野所重江

西志微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

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還于蘄

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

七年甲申歲住蘄州破頭山至貞觀中方改爲雙
峯山第三十二祖宏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
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
中有晉武侯元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
左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
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歷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
峯和尚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
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
爲建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

止道錄心經

三三

南方不賓勅授恒山立曹溪爲鎮界將軍兼知平
南總管晉室復後封曹侯爲異姓王居石角雙峯
二嶠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師願陪貴
寺方呼爲雙峯曹侯大師也

王景心經淺釋跋心經註釋不下數百本此釋義
深文簡愚智皆可以有得可貴也三藏法師所取
六百五十餘部此爲第一當時冠于聖教然或謂
阿難結集卷首皆標如是我聞此獨不爾應非全
本或謂從大般若經摘出精要殆不誣也此釋乃

皇六子留于拈花寺者前有圖記又書花間堂
鈔存因錄其副而還諸寺

王元啟與楊觀察書接到心經淺釋一冊蓋揚雄
不好非聖之書而於晏墨鄒莊申韓諸子無所不
讀至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無關遠大韓愈
氏亦云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
又况佛氏所說多治心養性之旨非方伎小道及
諸子怪僻險賊之流可比而心經發明眞空實相
實爲五千四十八卷之總要儒者尤不可以不之

止道錄心經

三四

考也顧西土梵音多華人所不解而禪門宗旨與
其中分條析目之語類非儒籍所有不加訓釋無
以通其義而得其旨意所歸然或刻意求深反足
滯學人之妙悟唯爲疏明其大旨而至理元渺則
在乎讀者之深思而自得之此淺釋之所爲作也
今卽訓釋所及通以吾儒之理則六根六塵者耳
目口鼻四肢之欲及聲色臭味安逸諸外遇是也
所謂五蘊則孟子所謂蔽也交也引也卽空卽色
則有物有則之義也空中無諸蘊諸入諸界諸因

緣諸諦則無聲無臭之原也不生不滅不偏不倚之中不以寂感而殊不垢不淨不磷不緇之體不以磨涅而變不增不減不加不損之分不以行藏而異也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正等覺則樂天知命之境孔顏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信知佛書精要不外乎吾儒昔人所以喜其與易論語合者此也

陸耀與王惺齋書書庵釋迦院記作彼教中語為大儒之玷不能無待於後來者之去取先生之言

正誼錄 心經

三五

良是也如大著虎頭崖墓疏以其為龜山過化之地浮屠祖真母孔姓壽序以其能節食養母異於呂奩廖甲之絕倫理而情游兼明繪父像於師旁雖不中禮猶有仁孝之思是皆有憫俗警世之意而出以昌黎震川之筆比之蒿庵洵為過之惟與楊觀察書以為佛教勝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諸書儒者不可以不考則蒙竊有所未安佛書精要不外吾儒其往往與易論語合正其竊吾易論語之糟粕而為說以惑人耳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為多心何以為佛恐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據鮑氏安素軒石刻唐人書心經係由徐明府午在嘉峪關外戍卒家從倒塔下得之于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後多究竟究竟到彼究竟到彼齊究竟菩提之畢竟語又唐人書心經注一本亦多此四句其開章作

正誼錄 心經

三五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比現通行本多波羅二字

高王觀世音經

觀世音菩薩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佛國有緣佛法
相因常樂我淨有緣佛法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
大神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南無摩訶
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
等等咒南無淨光秘密佛法藏佛獅子吼袖足幽王
佛佛告須彌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師子遊戲佛寶
勝佛神通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
功德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

高王觀世音經

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藏佛定光佛六方六
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
王佛西方阜王神通餞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
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
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閼佛阿陀佛中央一
切衆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虛空中慈
憂於一切衆生各令安穩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持誦
此經能滅生死苦消伏諸毒害那摩大明觀世音觀
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音藥王菩薩藥上



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王
菩薩清涼寶山億萬菩薩普光王如來化勝菩薩念
念誦此經七佛世尊即說咒曰
離波離波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羅帝毗離
尼帝摩訶伽帝真靈乾帝娑婆訶

俞正變觀世音菩薩傳畧跋元大德丙午歲趙魏
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畧謂菩薩為妙莊
王第三女名妙善蓋元僧所述既裝成冊閱明胡
應麟莊嶽委談議其詞陋無識案宋朱弁曲洧舊

高王觀世音經

聞云蔣之奇因僧懷畫說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
之事則此說唐已盛行今世所演孽海記其事亦
然乃謂其以猛勇丈夫易為女子此所謂知其一
不知其二真蔽固之談也嘗覽佛書秦譯維摩詰
所說經不二法門品有不昀菩薩菩薩即觀音也
梁學無懺譯悲華經云過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
時有佛出名曰寶藏有轉輪王名無量淨第一太
子名曰不昀發菩提心衆生念我天耳天眼聞見
不免苦者我終不成無上菩提寶藏佛言汝觀一

切衆生欲斷衆苦故今字汝爲觀世音劉宋曇護
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昔于金光師子遊
戲如來國彼國之中無有女人王名威德于園中
入三昧左右二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卽是觀
世音右名寶尙卽是得大勢觀世音爲普光功德
山王如來得大勢爲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據此二
經觀世音菩薩出世不作女身而其示見中國實
事可徵及秘記所傳則與傳畧說合蓮社高賢傳
曇翼見法華普賢大士正是女身北齊書徐之才

一正誦錄 高王觀音經 二二

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
人身長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是女身
也隋書北史王劭傳並云隋文皇獨孤皇后秘記
言是妙善菩薩卽妙莊第三女妙善故秘記以之
比况皇后是隋時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
云齊建元元年彭子喬繫獄誦觀世音經有鶴下
至子喬邊時復覺爲美麗人子喬雙楸向脫是亦
女身也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觀音婢是觀音亦
女身也秦隋唐所譯各經清淨觀世音說普賢陀

詩

羅尼經云及見天人請受佛法楞嚴經第六云觀
世音尊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于彼前
見比邱尼身女王身國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
女身而爲說法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云佛
言觀世音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
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觀世音本
兼觀自在義梵本有異同譯者分爲二人唐有不
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經金剛手菩薩誦觀世音
菩薩說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一卷則唐人以

一正誦錄 高王觀音經 四

觀世音觀自在爲二人明甚妙法蓮華經又分出
妙音菩薩品云菩薩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
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于王
後宮變女其事與普門品同嘗反復思之法華二
品本是一章普門品乃觀自在妙音品乃觀世音
譯者兩存之故疑誤其名亦不敢專定又管夫人
所采傳畧其本傳言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三妙
善今妙音見妙法蓮華經妙善見隋書法華言于
王後宮變女屬之妙音檢隋時天臺智者觀音義

疏云觀世音于王後宮見女身者王者禁固不得
遊散化物爲難益知妙音品卽觀世音今常德武
陵梁山觀音寺有碑言宋孝建中妙音住錫于此
唐天寶中改寺額爲壽光有梵僧至開妙音塔見
金鎖連環骨滿鉢以錫橫擔之冉冉而去乃奏復
爲觀音寺是唐時亦以妙音爲觀世音妙法蓮華
經多此一章也北夢瑣言唐懿宗妻同昌公主見
左軍觀音像陷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國之天子
菩薩卽邊土之道人意指公主爲觀音示身亦是

正法藏高王觀音經 五

女身夷貳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許泗妻見觀世
音皆婦人而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有漕矩吒國
商人建窰堵波言南海遭風同聲歸命觀自在菩
薩俄見沙門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達本國述
異記僧法義歸誠觀世音夢一道人爲治病冥祥
記太平畢覽逃竄誦觀音經見一道人示途張興
妻繫獄念觀世音夢一沙門使逃法苑珠林王球
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有其所見爲沙
門蓋不必是觀世音親見也唐僧伽大師傳云中

宗問萬迴萬迴言僧伽化身觀音也引普門品見
比丘身而爲說法眞弔詭之辭不足爲據趙宋僧
知禮觀音元義記云觀世音卽眞身義普門不見
卽應身義眞是內證之智應爲化外之身若以爲
憑虛烏有實無其人則又非也涼譯大方等大集
經寶女品云寶女爲舍利弗說一切法佛說寶女
前爲轉輪王今以方便示女身晉譯寶女所問經
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一
以慈悲爲主婦女旣是示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

正法藏高王觀音經 六

威德王出世之身佛坐聽法見尊者相卽猛勇丈
夫亦示見之一不能謂爲觀世音時是男身也觀
世音爲女身其事見于南北朝名妙音妙善則隋
秘記引之唐菩提留志譯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姥陀羅尼身經宋法賢譯有觀自在菩薩母陀
羅尼經是觀音必女身而說岐于法華至唐僧義
常宋僧懷書復理女身義遂成此傳畧明人胡應
麟王世貞覽太平廣記中報應二卷摘其數事謂
古時觀世音無婦人相李贄作觀音問言大道不

分男女致士人妻女若狂

見明萬曆三十年閏
二月禮科張問達疏

非道聽塗說為管夫人所笑哉王世貞作觀音本

紀不能多覽佛書為之參考故所說多誤傳畧言

妙善欲學道王為招壻不從使為僧奴又燒之又

棄市皆得脫王病斷手眼和藥進王王愈見妙善

血淋被體顛天完之少頃手眼已千數矣後父子

同沖舉案大悲心陀羅經則云菩薩言昔千光王

靜住如來為我說咒我于是時始住初地超第八

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無由指實周有

正誼錄 高二觀音經 七

耶舍崛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有元奘譯

十一面觀世音神咒心經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

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智通譯千眼千臂觀

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佛梵達摩譯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悲心陀羅尼經不空譯

金剛頂瑜珈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

楞嚴經卷六至云現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陀羅

臂清淨寶目按梁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以銅為

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

或鳥獸或日月梁時扶南多進佛說此天神即觀

世音觀世音本慈氏教也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

秘密心陀羅尼經言補陀落伽山而傳畧言老人

啖以仙桃導至香山修煉得道香山在蔥嶺西非

額納特珂克之補陀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

亦言聖觀自在菩薩補陀落伽山宮殿大唐西域

記言南海信伽羅王依孤山式供養觀世音菩薩

蓋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一在西藏今布達

正誼錄 高二觀音經 八

拉山一在廣東南海宋丁謂朱崖詩云且作觀音

菩薩看海邊孤絕寶陀山由隋唐西僧多從此道

歸中國也今則為浙江之定海寧波府志云東海

梅岑山即普陀落伽山上有寶陀寺唐時日本僧

慧諤留五臺觀音瑞像于此宋郭象暎車志云紹

興時四明巨商泛海十餘日抵一山飯僧得丹竹

一莖前至一國有老叟見其竹曰補陀落伽山觀

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後遂于此立刹亦謂之南

海世人奉觀音者真傳拾遺

太平廣記云晉寶傳為呂

護所伴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專心屬念鎖械緩解
 逃免沙門支遁為謝敷具說其事觀音義疏云音
 謝敷作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之又續之神異久
 著觀音元義云曇摩羅懺法師亦號伊波勒菩薩
 沮渠蒙遜有疾患法師曰觀世音與此士有緣乃
 令誦念患苦即除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
 引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間淨提
 地示同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
 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此黃教指釋迦文紅

上誦經 高王觀音經 九

教為凡品而黃教自為教化之證今榮陽有唐武
 德五年陸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寶建德還
 軍廣武夜雨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
 身像王頓首拜瞻救于其地建觀音寺杜陽雜編
 唐文宗食蛤蜊中有一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
 螺髻瓔珞足履齒齋上置于檀香合賜興善寺宣
 室志云唐文宗以鼎烹雞卵方然火鼎中有聲微
 如人言羣呼觀世音菩薩聲甚悽咽因頒詔郡國
 各于精舍僚觀世音菩薩像遼史禮志云大祖幸

右

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世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為
 家神中外香火因緣當由此盛民間及軍士私奉
 者不備記也魚籃觀音則由俗人謠傳佛說七月
 十五日救面然餓鬼面然者觀音變相以附目連
 孟蘭盆經孟蘭盆者正言孟蘭婆那言救餓如解
 倒懸而俗謠魚籃觀音感應傳言唐元和十二年
 出陝右金沙灘美女子持籃賣魚即鎖骨菩薩唐
 阿諦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有觀世音部有馬
 頭觀世音菩薩法印咒品宋僧壽涯題魚籃觀音

上誦經 高王觀音經 十

至云馬郎納敗還盡幾多菩薩債此大妄也白衣
 者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若造像
 觀音坐華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聽佛
 說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
 向菩薩佛說大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薩受記
 品云觀自在菩薩從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禮觀
 自在持青蓮花瞻仰而住此即白衣及童子拜觀
 音之所由起咸淳臨安志云晉天福四年得奇木
 刻觀音大士像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

感悟卽其地建天竺看經院白衣本毗陀天女而俗人名爲白衣觀音洪皓松漠紀聞云長白山蓋爲白衣觀音所居則其說始五季佛正法衣赤而此陀羅尼言觀世音著五色衣是不專事寂滅又天帝釋婆羅門皆衣黃侯鯖錄言唐末豫章有觀音黃衲則觀音自有師法兼通佛法又護佛法不得謂卽釋迦一派也宏明集釋智靜作檄魔女云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干王觀世音及釋道安作又加十九天都督此與寶

正誼錄 高王觀音經 十二

林破魔露布言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同一寄寓之言然古時僧徒尙知觀音爲護法之神故佛經佛于觀世音俱表異之不全待以弟子之禮宋胡寅龍王山慈雲寺佛殿記云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住僧創意徙佛右廡改殿爲閣刻木像高三丈爲于手觀世音紹興時僧法讚改如常制寅以爲得人生在三尊師之義是不知派別之言今西藏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爲伽藍茲

格此爲失之余讀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行中有

觀世音菩薩唐譯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言佛說書寫此咒者于咒心中作觀世音及帝釋形心異其事因廣徵之今日見此冊條比事附就其異同皆有陳義好古論世之君子所當知者

☆又觀世音菩薩名義考觀世音所以止稱菩薩者觀音義疏云菩薩外國言爲摩訶菩提質多薩埵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僧肇注云菩提者佛道薩埵者大心有入佛道之謂實則大般若波

正誼錄 高王觀音經 十三

羅蜜多經菩薩品云菩提不生薩埵非有薩埵者好施之意言以善施爲事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菩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旣不同俗復異于僧處季孟之間故居中又天人著生死菩薩不訢不著居中求宗故在兩間又涅槃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耽染又菩薩自言衆生不免苦者終不自取無上菩提普超三昧經云文殊深入菩提故不取道于佛則菩薩在佛家以救度爲心不專尙清淨者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衆佑新經世尊舊經扶薛

扶

新經菩薩其實扶薛菩薩皆對音不比眾佑世尊
 義有新舊之別菩薩品位宏明集笑道論云觀音
 極位大士劉宋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云第十觀
 觀世音菩薩觀音元義記云如來藏經觀音文殊
 皆未成佛案菩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
 釋摩男本經云佛言我為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
 晉法護譯等集衆德二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
 昔為菩薩時唐譯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
 尸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月光佛所
 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
 劫中已作佛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眾
 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
 正法明如來釋迦為彼佛作苦行弟子觀世音授
 記經云觀世音次阿彌陀後當成正覺名普光功
 德山王如來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小分
 云阿彌陀佛有二菩薩皆為第一一名觀世音一
 名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方如佛分身遞次作
 佛分云彼佛榮泥洹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其次

正誼錄 高王觀音經 五

底

大勢至菩薩作佛施護譯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
 空王祕密心陀羅尼經云此言菩提者即是正慧
 薩埵者即是方便作大饒益畢竟當成佛也或言
 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當成佛而阿彌陀願宏
 文殊志深觀世音心堅皆慈氏教非覺氏教也所
 以名觀世音者傳畧云徧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
 間之善惡故有觀世音之號案妙法蓮華經普門
 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稱名即時觀其聲音皆得
 解脫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憶昔無
 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
 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
 修又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十方眾生觀其音
 聲是古所譯觀世音之義而又有觀自在義隋天
 臺智者觀音元義云今言觀世音者西土正言名
 曰阿耶一作那婆婁吉低輪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觀
 世音者天竺言婆婁吉低稅思益明宋廉觀音畫
 像贊云梵言阿縛盧枳伐多唐言觀世音今檢大
 唐西域記云阿縛盧枳底濕伐羅唐言觀自在也

正誼錄 高王觀音經 五

阿縛盧枳多者觀也伊室伐羅者自在也舊譯光
 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譌其說蓋以觀自
 在為義唐義淨求法高僧傳觀在西域亦云觀自
 在不空亦譯觀自在說普賢陀羅尼經又師會般
 染心經畧疏連珠記言觀自在者鎮國謂二業歸
 依十通隨應鑒無遺照義無不周其或曰觀世音
 者梵言婆羅枳底者觀世梵言濕伐羅者自在攝
 伐多者音梵有一本故譯有一名觀世音菩薩按
 記經釋道應音義云梵言阿婆羅吉底舍婆羅此
 為觀自在天竺多羅葉大皆是舍婆羅雪山以來
 經本則作娑婆羅其譯為音或譯為觀世音當以
 舍婆兩音相近遂致譌失蓋明繙譯者皆主觀自
 在義妙法蓮華經音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能
 以無畏施于衆生又云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
 畏者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白佛言我從耳
 聞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象得三摩地成就
 菩提斯為第一鳩摩羅什般刺密諦本是梵人譯
 此二經名是世音義兼自在則觀世音名必非譌

上言錄 高王觀音經 十五

誤又千手千眼大悲經則稱觀世音自在菩薩兼
 兩名之又唐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經則云金
 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觀葉衣觀自在陀羅
 尼分作兩人而晉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函中云光世音得大勢不知光字從何取譯梁僧
 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光世音新經觀世音按觀
 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行檢閱元釋教錄已是漢
 經舊經不作光字蓋俗僧所傳有作光者西域記
 衆經音義皆以為譌是也此觀世音菩薩之名義
 也
 又曰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義為慕
 容丞所獲埋其足于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
 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于楊佺期南
 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觀世
 音千徧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
 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猶誦不輟忽傳唱停刑
 太平廣記且載其文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
 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靜朝念觀世

上言錄 高王觀音經 十六

傳

音暮念觀世音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能改惡
 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河朔于獄屋光處見
 其文有張氏子病曰念此得達魏書盧景裕傳繫
 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
 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然誦千遍臨刑刀
 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于世號曰高王觀世
 音此人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蓋正史非佞佛者
 偽造唐書傳奕傳云噉愚欺庸追既往之罪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則當時

高王觀音經 十七

實見文案如此又夷堅志下集紹熙時明州王曰
 娘患瘡嬰投誠觀世音夢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
 云何獨禮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
 勸持誦踰月即愈其舅為鏤板以廣其傳矣辛雜
 識言行御史臺周維卿流哈喇和林持高王觀世
 音經夢僧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咒曰荅侄
 他嗚哇羅伐多吐囉伐多吐呵伐多羅哇伐多羅
 哇伐多娑阿持誦還朝今其咒在經後聞見近錄
 朱道誠妻王氏素持心咒病中夢人授天羅神地

志 孝

羅神人雖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十九字今
 其文附心咒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而情
 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
 云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歎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
 恭敬之自差曰善禳惡正勝邪陳書徐陵傳陵疾
 其子汾焚香泣涕跪誦經日夜不息三日陵豁
 然而愈其事不由佛經南史劉蕡傳其母寢疾
 瘳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
 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忘
 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禘報傳母病篤請
 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
 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
 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祈福佑
 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道每言元為孫不孝使
 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天人師乎願祖目復
 明元代聞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銀治其
 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

高王觀音經 十六

說

喜而覺徧告家人居三日祖曰果明鑒誠錄云陳軍使妻高氏以破殺戒暴死見城隍神問更修何善高素念上生經至此遺亡乃厲聲念伏牛和尚傷蠱巢燕傷鷄刀鳥鳥傷造蜜蜂及一鉢和尚阿刺刺歌神聳耳立聽送高歸人世夢溪筆談朱壽昌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刊布至河中見其母案白石村人及徐汾所誦非佛經張元之夢非僧高氏念歌朱壽昌水懺非佛語然則史冊所著炳然不誣者惟有

二說一則至誠感神事不由經一則經初出借此

人以傳至于官事喜慶或日月食番僧及中土僧結壇持誦或以為違禮則又不然古兜離僚侏所以合萬國眾類使各致其情聖王之法非門戶偏見所能喻也若喇嘛持咒非是妖邪唐義淨求法高僧傳咒藏云升天乘龍役神利生之道惟咒中土服聖道鬼神明禮法外國人信佛鬼神惟敬法師傳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太姬在齊蓋神歆其類佛徒日眾其神亦宜有至者理勢如此

託

非可口舌爭也佛咒在中國或驗或不驗中國自有鬼神或好佛者助之或惡佛者阻遏之辰州符咒至神易地稍衰豈非人鬼不相謀之證此則持咒之說不為誣也又言誦經有益於死者佛以金人感夢達于漢帝知其神力足以自傳人死轉經自晉以來學者引經非之此在不荅也古自無佛周人非故畧之孝子求有益於死者惟佛書自言有益故于此求之耳古人言佛不能枉法不知是鬼神鑒其哀誠又言忍以死者為有罪則又未視

追福之文此追薦之義合也至愚民誦經欲自準

罪據北史蕭督傳督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甄元成素誦法華而密與江陵通書亦釋不誅督後見之嘗曰是得法華經力也周書督隱忍深怨以勸誦法華人沙門亦當有道高徒眾者其在陰司類人世貴鎮為鬼神所重枉道請託千百之中蓋一二焉佛之正法必不如此僧徒得其一事妄謂皆然非佛之失此又一說也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取士射

王植

中者為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于治民本
訟益無與焉而不廢顯達佛于鬼神為近端誠誦
經者自當留勝因矣人神一也神者聰明正直而
壹人者五行之秀萬物之靈人不皆靈秀則神亦
不必壹以人世推之凡此七事理在不疑關佛者
不推究事情徒作傲狠之語有損無益記曰君子
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民誦經不必得福猶讀書
不必富貴民求福不必于聖猶食粟不必是伯夷
所樹誦經之說如此而已降神怪誕焚頂穿脇巫
祝皆然邪教釀亂或託于佛或託于道或亦出于
儒是在法禁張弛事不關佛也 鳩摩羅什曰天
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禮韻以入管弦為善凡
親國王必有讚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三國時
魏東阿王植夜聞魚山梵唄清雅哀婉動人佛氏
慈善以慈悲化俗故當勸以闡行之詞昔蒙古攻
金至潼關謂其臣撒馬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
已取之今獨餘一兔耳又其臣言得漢人無所用
不若盡殺之使草木岑茂以為收地耶律楚材善

言之始用收納租稅法番子及蒙古部落遠廓其
人奉佛猶中國用儒耳其人不知種植以殺奪為
業勢使之然其不以殺人為不仁亦勢使然獨歸
依咨稟于佛不匿其情此豈堯舜周孔之道所及
化哉又仲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諫矣隋書李士
諫傳云客問二教優劣答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
星也穀耕錄云李羅魯御言釋如黃金道如白璧
帝如五穀中土以三教並論誠非達人之言後周
武帝考論三教先道于佛則又不然道者九流之
一家佛自西北之法教十國安危係之迎國師求
舍利至以兵爭中土兵亂時或蒙其利或被其害
承平無事搖筆著書號曰三教此僧徒之所樂聞
者也僧非佛也會之教亦非佛教也佛教人在推
論報應衰去後漢紀明帝紀云天竺國佛漢言覺
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不殺生專務
清靜其精者為沙門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
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
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魏書釋老志云有過去當

兜

今未來三世漸積勝因陶治粗鄙經無數形操練精神乃至無生隋書李士謙傳云佛經言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論也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鶡鳩襄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龍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非因佛說始傳可為前證今喇嘛亦言修煉精神其轉世乃所自主真佛教也然則輪迴報應之說佛

一三三金 高王觀音經 二二

所深畏推已及人演說陳戒世人反謂佛造此欺人抑何聽之不聰哉古言三世為將道家所忌陳平自言多陰謀其世即廢不能復起李廣忼慨自陳殺降禍大不得侯自刎死其後族滅殺戮之慘加以機心老子化胡佛繼起而致戒焉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修浮屠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其效甚明又言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梵言羅漢此言惡少年佛之化之後漢書注引本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命舍利弗等外道

卜

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其言不必信佛實欲世人止殺後世慧黠求食者始創禳禱談心之學非佛法也好生乃天道殺即寓于中誠不能止而堯舜周孔化所不至有佛以為之導又幸而為人所服宜何如寶貴之元時薩斯迦之帕克巴與紅教明時甲勒瓦宗喀巴羅下藏札克巴與黃教西與北外番奉之中國則元世祖置天師領江南道教以遏巫鬼之習均于儒術渺無涉亦何必並儒稱三教也推佛義為覺亦曰世尊言時宗

一三三金 高王觀音經 二二

也牟子理惑論云佛者諡也見宏明集魏書釋老志云浮屠佛陀轉為二音則佛言能仁靜覺西域或呼信為佛世人望之過深且曰活佛宜不死此與雨行何聖之談何異羅泌妄引學記求之也佛解佛名或又以香草初生解菩薩六根清淨一塵不染解和尚案後漢書佛作浮屠菩薩則一切經音義且言為菩提薩埵古人又書作扶蔭和尚則音義云梵言鄔婆塞迦于闐言和尚華言知有罪無罪又如伊蒲塞為在沙門為息心單字還音非中

近位

國語就和尚名知回回初學佛教削髮實回回
番子本俗今喇嘛衣似蒙古冠似古突厥突厥者
此言兜鍪卽回回帽或中叢紅黃細紙毛又作臺
笠似安南人佛本無髻言髻者乃肉髻以此異相
爲教行中土之兆朝野僉載云僧鼎言如來螺髮
菩薩寶首如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得杖一百
不知佛紺髮則未剃時髮也中土僧則魏晉時處
士冠服何者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
是佛本俗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

高王觀音經 三五

佛戒剃髮爲僧不言有他異知其冠服是魏晉制
也天地間游氣必有所歸靈威仰五府祀廢泰山
主生火神王南真武稱帝佛持金行舍樞紐亦散
爲淫祀小鬼神三帛三正三恪制廢而方外不改
易服色道教存漢制佛教存魏晉制鄭康成註經
詳訂五府三帛若逆知後世之事蓋儒有深心者
矣佛生天竺水經河水注云新頭河逕中天竺兩
岸有國曰毗荼佛法興盛今温都斯坦厄納特珂
克爲古中天竺人皆惡佛習天主教藏爲東天竺

點

緬甸兼南天竺自藏東北佛教亦不同藏北回回
則唐書回鶻傳云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曼
食飲水茹葷屏醢酪可汗常與共國今阿渾也天
主之耶穌回回之穆罕默特佛之釋迦文乃後秦
韋宗所謂九州之表五經之外正自有入者中土
釋教僧尼各兼四窮民之三其黜者乃欲排陷道
士獨據其利君子非之據南史顧歡傳夷夏論老
子之天竺入淨妙夫人口中化夷而夷語又以道
教書居佛前卽欲伸道此大智度論迦頻闍羅鳥
乘猿乘牛之鈍義也天行不取畫一師道期于
成物西方之佛則是宗師佛至中國譬若客耳使
與家人齒禮不可也僧徒則家人之叛從客者又
不得復與道士齒也隋志佛經有四種曰大乘曰
小乘曰雜經曰疑經其三藏則經論律漢秦景蔡
愔得四十二章經語無迴曲梁時佛徒達摩來見
中國經論以爲不得佛旨又洛陽伽藍記云西域
流支以梵語譯曇謨漢字經傳之西域沙門皆東
向禮拜謂之東方聖人今中土經多妄推尊佛至

高王觀音經 二六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梁章鉅退庵隨筆吾鄉水旱必就城中九仙山觀

妖行化度人孔孟二夫子汲汲皇皇總期善世善惡同歸曲成元教精心與二氏何異佛經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皆久已造佛境而不肯成佛普賢則廣大修習圓滿未退名未息願文殊則深入善權廣化眾生故未取道觀世音于阿彌陀佛滅後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彼國土曰眾寶善集莊嚴大勢至繼觀音成佛號善主功德寶王如來至文殊為七佛導師又云過去無執數佛皆其弟子成佛之時以恒沙諸佛世界為一佛刹其佛刹裝嚴比阿彌陀佛猶大海水比一滴水則諸佛功德未有如文殊者也文殊普賢皆古佛以菩薩現世為釋迦二輔故稱普賢長子文殊小佛常以頂光灌文殊頂口光灌普賢口念一以差別知一以本根知相問答為經又文殊之學得于知普賢之學得于行知之勇猛精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在獅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好在象又五燈會元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世尊默然又世尊問普賢眼普賢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復問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于靜三昧不起一念便見普賢又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曰咄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豈吾曾轉法輪耶高僧傳釋豐干居天台國清寺與拾得寒山子相得歡甚豐干出遊適聞丘允出守台州病頭風持淨水喚之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寺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遜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闕丘入寺于厨下見二人拜之二人曰豐干饒舌便連臂而去更不復寺又大麻中有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結茅居微山一日走靈泉縣靈鷲山中其徒追及但見文殊石像耳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即師子也

音殿祈禱甚則必出城三十里詣鼓山請觀音下山猶杭州之詣天竺皆其應如響吾鄉人家堂室中亦無不奉觀音者女流持齋諷經尤為敬信然或塑或畫率用女像而不知此為觀音之變相也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中述師將詣洛中感觀音之靈異云杖錫出山了焉孤邁恐罹刑憲時禁僧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歛至皓然白首請與俱行之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則非女身可知王蘭泉祖跋云夢泉供小山觀音是男像亦白首老人與碑所紀合六朝唐宋名手寫像亦無作婦人者但閨閣崇祀則於女像為宜既有變相隨人所奉可耳

宋書蕭斌將斬王元護夢人告云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謫既覺誦之得于遍明日將刑誦不輟以沈慶之諫忽傳呼停刑令守碣磔

齊書高歡得罪將刑在獄中夢沙門教誦經覺時皆記憶不失誦滿千遍及刑刃折得釋是為神武帝其經人名曰高王觀世音經

北史河間邢摩納與盧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
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
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景裕之
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柳鎖自脫 又高王時有
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所誦千遍
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
世音

南史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年已五十衣不解
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

高王觀音經 三三

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
餘乃亡 又王元謨傳太武軍至元謨夜遁敗亡
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將
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元謨夢中
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千遍不輟忽傳唱
停刑

太平廣記張暢常持觀世音經南譙王義宣構逆
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王
遂不敢殺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

寸斷獄司易之輒復斷有司因釋之

宋周密癸辛雜識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
言事忤權臣得罪遠流西北方名哈刺和林去燕
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
夕夢有僧問之曰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
僧于是口授一咒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
神咒也持誦一萬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
覺書之紙自是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
臣怒猶未已復繫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

高王觀音經 三三

遣使雲南以自贖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閱大藏
經得梵本咒此夢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
刑部郎中還其妻子財物人以為誦咒之力云咒
曰答侄他在者只唵吐罷哦哆吐哦音吐囉哦哆
呌呵哦哆羅呌哦哆羅呌哦哆娑呵宋孫光憲北
白衛嶺多虎豹噉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
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
女子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
者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遂巡與韋
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又成都府
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
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囑
一七首行坐相隨倘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

執修一日行于村路崙崙而伏而掩之陳抽
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所
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借行馬胥
亦無所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周記
其所親官于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
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生尋光處得文字三十
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
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
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痊

姓宜識小錄談薈皆據胡元瑞筆叢王會州嘗取
楞嚴音門三
上誼錄 高王觀音經 三

章合刻為大士本紀而著諷以
開元僧之妄

蒙古

蒙古象教志序

龔肇祚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聞也諸
肉勿食泥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
於邊地不生地殼以畜牧為耕作以血肉為饗飢宗
教既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儔戒
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
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祖卡巴羅
烏翰阿阿鄂
補阿昂阿克阿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
額納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

三言錄 象教序

論

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
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
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
預喇嘛是為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
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 聖祖拔其亂噶爾藏
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 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
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為之此一也第二弟
子號為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
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第四輩名羅卜藏

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 盛京受我
太宗皇帝冊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
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
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
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
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薩於庫車淖爾
爲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
圖矣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
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

上誼錄 象教序

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絕
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
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
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稱哲卜尊丹巴呼圖克
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 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
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
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
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 聖祖優
禮之命其住持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

必勒罕 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
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 高宗朝大加獎異命
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
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
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
統於四十一年跌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
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
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
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

上誼錄 象教序

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
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秘印佛無
秘密義有秘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
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篤矣今按自修多羅至
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
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具如首楞
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
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曰促成利那境界
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

撒

子拉撒視

門而非

撒拉

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視為固然即蒙古道高喇嘛尚能近似而此震且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讚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梁章鉅南省公餘錄達賴喇嘛居前藏曰布達拉漢語為普陀宗乘之廟班禪額爾德尼居後藏曰札什倫布漢語為須彌福壽之廟今熱河所建二廟即規仿西藏為之 喇嘛中又有所謂紅教者

正誼錄象教序

四

黃教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呼土克圖皆以此見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夷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然其教不甚行 國家加禮於呼土克圖亦緣西北諸部習尚如是故因其俗以鎮撫之然西藏路遠各部不能遠悉者則各有呼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呼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

諭

其一摩頂便以為有福歡喜無量並不必呼土克圖也即凡為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穹廬與居宰羊馬奉酬酪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如是雖愚而可憫然國家之加意優待亦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眾咸挺而為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

正誼錄象教序

五

巴呼土克圖林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乾隆中有章嘉呼土克圖來京師上稱之為國師居旂檀寺每元旦入朝坐黃轎車所過爭以手帕鋪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為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趙歐北嘗及見章嘉願狀殊醜劣行步需人扶掖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公由敦嘗叩一佛事

亂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差則其人亦未可輕

魏源聖武記西藏古吐蕃元明為烏斯藏其人則

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四

川打箭爐外巴塘察木多之地為前藏亦曰曰衛

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建牙之所今達賴居

之為中藏布達拉華言曰藏即扎什倫布本拉藏

所治今班禪居之為後藏扎什倫布華言吉又並

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上出回

北界相連寧皆與藏地南界大金沙江雅魯藏布江橫貫于

江上游也下游由緬甸入南海視岷江上游之小

金沙江廣闊數倍或云即黑水而三稜即三危其

以怒江為三藏雪嶺為岡底斯山在東

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

里由川陝滇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

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云在五竺之

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阿里南二千餘里

印度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九驗多僧無城郭僧

居士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士臺外自唐太

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贊普好佛立寺廟百餘

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

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為

釋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土番人生七歲

神童年十有五謂世祖潛邸即位尊為國師命製

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行天下今後

藏薩迦有刺麻即元帝師後人為紅教之宗明洪

武初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欲綱其勢而分其力

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

許其世襲以化獠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

其教闢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尙師遣使

迎至京師為高帝后薦福於靈國寺有卿雲甘露

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

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一法王禮

之亞于大寶于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

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

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

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

茶食貢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

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創于宗喀巴一名羅卜

三三三

六

三三三

七

以永樂十五年生于西寧衛得道于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呪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即會衆自黃其衣冠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禪又稱額爾德尼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先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

正証錄

象教序

八

已尊者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于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者卽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胡土克圖則分掌教化當

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于中國武宗遣中使率將校十人士千人迎之達賴不願行國人匿之將士欲威以兵爲番人所敗遁還而武宗崩世宗立果盡斥遣番僧繼又崇道教不信佛人始以達賴之欲行爲有前知焉二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堅錯也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俺荅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欽長生水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荅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遣大學士張

正証錄

象教序

九

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邱中國始知有活佛人實得禪定慈忍淵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耀于是紅教中大寶大乘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圖古隆汗族十四歲入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蹟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枕者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刺麻
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于是達賴班禪及藏
巴汗青海固始汗聞我朝興東土各報使繞塞
外數萬里以崇德七年至盛京奉書及方物約
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存問
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我朝通西藏之
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
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詔賚甲冑弓矢皮幣
并遣使遊達賴九年冬至京師世祖賓之于太

正誼錄 象教序

十一

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篋之南苑德壽寺授金
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
達賴刺麻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初
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
始汗者本厄魯特部于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
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
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
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于
固始汗翦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一藏

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于是紅教
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康熙二十一年第五世
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秘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
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既祖準噶爾
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鬪中國又外播
策妄內闖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
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
特之一曾入藏爲刺麻與第巴相暱歸篡其汗自
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受

正誼錄 象教序

十二

古自國初以入藏隔于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
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
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
謝圖汗交惡構兵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
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刺麻坐牀者爲
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
奉詔莅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
隨之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
上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讐爲名襲侵其部

喀爾喀東走 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
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喉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
南我兵敗之烏闌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
佛立誓而道第巴內慚三十三年達賴刺麻入貢
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 詔封第巴
桑結爲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
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
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
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第

正誼錄 象數序

十二

巴桑結皇恐明年密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
賴刺麻于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
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
二十五日出定坐牀求 大皇帝勿宣泄西藏不
紀天干
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寅爲
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開不同如雍正十年壬
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二年乙卯閏四月
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而無小建假如
閏初二則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無初二矣每月必
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于其中間擄去一
二日 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
之京師乞全其生命戒體並封進達賴臨終牀寶

尸鹽拌像 上許爲秘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
巴使者歸途遇策妄那布坦會噶爾丹之兵復
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
歸 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
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
地第巴忌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
奏防其猖獗而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
賴之爲欲藉詞侵藏 上以二人皆叵測不之許
也策妄疏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教自
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

正誼錄 象數序

十三

圓寂之後第巴匿之不宜合正傳之聖徒班禪而
自尊其身別奉紅教刺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
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
云云案首通乃前輩達賴之別號海潮乃前輩班
禪之號也 四十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
之拉藏汗集衆討誅第巴 詔封拉藏翊法恭順
汗拉藏汗着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旣以衛
藏爲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
衆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于順治
十三年鄂齊爾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賚汗卒于三
十六年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刺麻故與

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 詔執獻

京師行至青海病死 即方略所云策妄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

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為第六世

達賴刺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

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以康熙四十七年轉

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十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

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 上恐其構

釁 詔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

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

正記 卷之十四

黃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峰環繞之海中

有二島人迹不至 即唐時所謂龍駒島 番僧習禪定者于水

合時裏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

西藏相亞兩部爭議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初

策妄那布坦取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于伊犁

不令歸五十六年策妄遣精兵以送丹衷夫婦歸

藏為名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

犁禁新達賴刺麻于札克布里廟 詔以軍數千

赴援青海蒙古皆懼進藏奏言達賴刺麻可隨地

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亦皆言藏地險

遠不決進兵議 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

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五十七年 命兩路擣藏至

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真藏中

所舊立之贖合詞請于 朝乞擁置禪榻 詔許

給冊印于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

或數千或數百于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

刺麻入藏厄魯特大潰不敢歸藏還伊犁 詔加

封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刺麻于九月登座取拉

正記 卷之十五

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刺麻之

助逆者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

刺麻西陲倣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

且有一花五葉之識至六世果以衣鉢啟爭故六

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

一轍 秘笈綴服紀略曰紅教刺麻最尊者為薩迦呼土克圖即元帝師帕斯巴刺麻之後也在

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喇本

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余巡邊見薩迦呼土克

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眷屬惟薩迦胡

土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不往來祇為生

子翼衣鉢計其經典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

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到藏傳教為紅教之祖乾

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濂曾覆奏薩迦本同黃
教情形余詢之達賴班禪兩刺麻及濟隆第穆等
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裏塘番眾凡崇信
黃教者亦皆敬薩迦如達賴班禪蓋紅黃二教本
同其近日邪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末失非薩迦
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
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而已又言康
熙中喀部爲準部所攻破集衆議投鄂羅斯與投
中國孰利哲卜尊丹巴刺麻曰鄂羅斯持教衣冠
俱不同必以我爲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遂
定計

爾喀部來朝卒于京師年九十矣後五年喀爾喀
奏胡土克圖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 詔賜金十
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爲駐京之章嘉胡土

二 三 聖 錄 象 數 序

十六

克圖後身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
者 上在雍邸時從容佛法者也準噶爾策妄
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
藏汗二子 詔移達賴刺麻于西裏塘之惠遠廟
以避準噶爾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其極西由葉
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
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偏
近衛地故防守尤要十二年準噶爾請和 詔章
嘉胡土克圖赴川送達賴由秦寧歸藏其哲卜尊

以

丹巴于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
庫倫章嘉爲達賴刺麻請巴塘裏塘地還前藏
廿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
世達賴刺麻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
教自固始汗卽以此據衛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
藏歸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于達賴策妄拉布坦
破藏歸復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于偽達賴皆鑄
鐵章梵文以賜于是立固爾札廟于伊犁河北立
海努克廟于河南取所掠藏中供器實之飯厄魯

二 三 聖 錄 象 數 序

十七

特刺麻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刺
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室曰都綱屠利
螺唄幾埒西藏策妄及噶爾丹及那木札爾三世
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 朝
廷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達爾札達瓦齊之得
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構讐皆伊犁刺麻爲之阿
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卽使人赴藏熬茶祝已
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刺麻請
將軍必使已主伊犁叛後故 御撰平定準部碑

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刺麻亦類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王師再至伊犁遙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刺麻皆焦土與崇奉刺麻之懃酋同歸一劫亦黃教一大變局也第七世達賴刺麻年二十二歲尙未受封至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綏唐古特之衆仲巴呼圖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

三正錄 卷四

六

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于達賴所屬之戴喀諦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施子于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刺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于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其惑衆倡逃之刺麻濟仲等剗黃伏法仲巴禽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沙瑪爾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

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刺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遁土舍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即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口實漸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世後不復再來故後此登座者無復眞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胡土

三正錄 卷四

六

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誨盜之禍 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劍頌金奔巴瓶一供于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先于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

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
嘉通宗乘爲 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二世呼
畢勒罕轉生于多倫泊 詔造善因寺居之 高
宗朝奉詔來京師審定大藏經呪奏言其國五百
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
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本土四譯而歸又佐
莊親王修同文韻統于四十一年跌逝京師是爲
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
于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

三直象教序

三

小支則不暇詳述云 凡駐京刺麻于雍和宮中正
殿養心殿圓明園香山昭廟
及各佛寺所誦之經有吉祥天母經大游戲經龍
王水經刺麻供養經長壽佛壇城經尊勝佛母壇
城經大佛畏壇城經禱迎佛壇城經淨淨經斗母
經沐浴經寶匣經時輪王佛經上樂王佛經十六
羅漢經救度佛母經財寶天王經秘密經毘盧佛
壇城經其作法有日跪布札有日放鳥卜藏多與
中國僧 綜計刺麻之能以神識轉生于世出呼畢
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
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
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
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

格

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
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靈
徵象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者
爲破格凡刺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
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刺麻駐漠南北
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刺麻班四三歲
一至其駐京刺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
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
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佛法出五印

三直象教序

三

度更在烏斯藏西逾葱嶺越廓爾喀其水爲恒河
西南流入海今通互市之南洋孟買孟加臘等國
卽南印度其海名印度海者是也烏斯藏則在葱
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元奘譯經皆從
涼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自南海皆
不經藏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來佛教
則衛藏爲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
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復出諸大法王上兼
以修夙命通化身轉世爲神奇西北諸行國常

要傳

視爲嚮背中國常用爲衝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
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卽宗喀巴
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于六世自後不復再來
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九非古之釋教宜若可以
已焉然葱嶺以東惟回部諸城郭國自爲教外其
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
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
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錄
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狼性野心且洪

正說錄 藏教序

三三

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
利動至兵爭爲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
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
能馴也 高宗神聖百族稟命 詔達賴班禪兩
汗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
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 西藏
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
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
則官舍民居塹山建禪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

設宗布木以理民設了布木以理兵民居碉房其
游牧之番及蒙古則居黑帳至其衣裘毳食湏酪
仰茶忌痘則藏民所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
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俗一異 又有稱營者前
四十有三小營二十有五邊營十有四五後藏大營
三中營十有四小營十有五每營設官一二以理
各寨 達賴刺麻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刺
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
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刺麻萬
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 據乾

正說錄 藏教序

三三

年理藩 其刺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上
院造而司各轄番民不設官吏僧多于民君并於師介出
家在家之間則俗又一異藏地萬峰刺天高懸冰
凌窪輒燠澤十里殊裘葛其曠坦數百里四山環
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
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番贊普都之以鞭撻
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數萬里蒙古厄
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于靈奇磅礴之
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

主事勝住僧刺麻達爾沁等往圖徽外山川以阿
 里西三百餘里之阿底斯山為天下大幹宗祖岡
 底斯者葱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之內而外凡南
 條之水若大小金沙江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若
 岷江無一不源于西藏者故說禹貢者或以三藏
 即三危而入南海之江即黑水云布達拉山者華
 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
 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蓋二峰
 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為高行刺麻靜修

三藏金 象數序

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逶迤叠整而成樓十有
 三重高三十六丈
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
 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物耀日皆創
 建于唐時贊普而悉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
 殿則宗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其
久而不渝番民所頂禮其
 刺麻所居一峰即招拉筆洞山顛建寺形如磨盤
 下瞰藏江山後又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
 高四重瓦皮船渡之為達賴刺麻習靜之所拱以
 羣山匯以三江即大金沙江上游捍隄三十餘里

規

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刺麻與大招寺誦
經畢即共增隄石一層刺麻
 終歲惟此山之東五里為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
 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
西向志在西方小寺東向思中上也大招高
 樓四重殿宇闕千皆銅塗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
 及白布國王文塑像其內神佛萬計釘酥為燈殿
 門外有長慶中唐蕃和盟碑旁有唐柳鬱若龍蚪
 舊制藏中有公事則駐藏大臣會諸貝子及大刺
 麻于大招寺議之近始議于公署小招寺規制亞
 之大招寺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鑄自中國請
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珠吉多佛其座額書寂

三藏金 象數序

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而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
 白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佛即公主侍女成佛直
 委巷之談而西藏記等書皆載其說不足辯也
 大小招寺在喇薩城為西
 藏諸城之首喇薩者華言佛地也又南七里為札
 什城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臘桑鵝四
 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刺麻多者五千餘次者二三
 千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
 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為成道
之期是夕萬戶燃燈光明
 如而宗角圓卡契園經園諸勝錯錯落其間徑園者
書造貝
 業梵經頌行各地番僧蒙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
 其間此外諸園或為達賴班禪來往停驂飲茶之

所或在湯湖樹林 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
內為避暑之所 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 圓聽膜拜千計不
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一至焉 達賴所坐登
為高座番民得其一磨頂 一擊拂者亦不世之遇 梵唄徹山谷莊嚴窮七

寶為西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倫布寺次
之 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面江氣勢雄
闊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亦與布達拉等 其大
刺麻學道能轉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為胡
土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尚師
也其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刺麻等號分駐

正誼錄 象數序

二六

各番蒙古部落而皆遙領于達賴班禪其兵刑賦
稅則有第巴有噶布倫有戴喇有堪布有商上等
分掌之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麻半
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千賦稅其外夷
則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
萬餘戶寺廟百有一十刺麻一萬五千餘天時物
產勝西藏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即天竺界惟番僧
往來漢民罕至也又西南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
四千餘戶于雍正間內附乾隆間并為廓爾喀其

過核

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 其陝川滇入藏三路雲南
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出河源之西又不
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以四
川為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中國赴
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
甸城轉西至東天竺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達藏至
東天竺惟東天竺即今南洋孟如地為西洋英
吉利所據已不與佛教專產鴉片 梁章鉅隨筆
乾隆庚子歲二藏活佛來朝供帳極一時之感所
過境內有司奔走恐後儲備惟恐不周老弱男婦
環擁蹶趨而頂禮者如恒河沙數佛軀幹豐偉方
口重頤兩耳及肩笑容可掬儼世所望布袋和尚
狀時方盛夏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
塵土漲天眾咸叩頭請雨譯者代白輒見其手
疊訣口喃喃作咒條爾雲色油油兩絲飄飄旋即
晴霽灑塵而已不能久也或僮兆環繞道邊不行
忽如大笑聲如洪濤歎飲大眾不覺一時頓首伏

正誼錄 象數序

二七

地道乃割然中分與去如飛愚婦于旋即飛行追
尾俄復團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講者
日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俯身摩其頂有
摩而笑者有摩而閉目掩口者有摩而側首旁睨
者各示區別受者無不歡喜作禮而去京城內外
僧眾無遠近無老幼咸來參謁五體投地佛乃高
坐踞跌無少動也有淮陽僧號達天者飲酒食肉
如常人獨不往或怪之曰彼夷僧我 天朝法侶
也若上伏我我豈為若屈哉或不信於是偏袒杖
錫往及門語門者云可傳語大師某來速出迎語
入佛竟出僧曰若識我乎譯者轉告曰識得曰既
識何弗拜也佛遠拜之僧乃以錫卓地大言曰若
本不合來而竟來吾恐雙履歸時未必肉身而西
也譯者具以告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未幾
佛竟以出痘死有好事撰一對云香香三魂活佛
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時傳為笑柄
按宋元祐間高麗王棄家為僧號義天航海至上
疏乞徧歷叢林詔朝奉即揚旌為僧伴使至吳中

詰刑皆飲饑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丁元高坐禪床
 受其展謁揚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
 矩如是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又曰西番帕克巴為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為
 黃教之祖有二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
 達賴喇嘛位居其首曰根敦珠巴次即班禪喇嘛
 麻其名曰凱珠布格平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透
 相為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即如漢
 語稱僧為上人喇嘛黃教後轉生為呼必勒罕如
 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
 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為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
 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為呼必勒
 平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以掌彼教蓋蒙
 古最尊奉彼教與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行之既
 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出於一族竟
 與世襲無異乾隆時朝廷洞鑒其私製金奔巴氣
 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眾
 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弊乃絕所謂

正法藏象教序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 俞正
 變紅教黃教論西域佛分二教曹魏時譯七佛文
 母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刻利種婆羅門佛後始衣
 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始衣
 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世增飾隨譯佛本行集
 經剃髮染衣品云獵服袈裟唐譯畧教戒經則作
 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教師多衣黃佛自
 染衣作以紅其徒象從之佛本行經云佛為太
 子時作瓶天子化一人剃頭剪髮衣色純赤不
 同白衣在車前行乃利紅教之先兆魏書釋老
 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牟融理
 感論云今沙門剃髮衣赤布謂漢時西僧依其
 本法其後雜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泰常
 八年十月戊戌寇謙之得錄閩真經經云佛弟子
 皆髡形染衣諸天衣服悉然是所見皆染衣法也
 珠林云不費崇先見福遠寺欽尼容儀瑞嚴皆
 布袈裟是具儀必著藉唐支謙譯根本說一切

部尼陀那云茲芻被盜盜被收外道認芻芻赤石
 染服其言若今冒領賊賊言外道認芻芻赤石
 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茲芻赤石染也朱趙汝
 適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答並云真臘僧有室家
 者黃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滿甘僧則皆黃
 衣蓋真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
 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斃思城僧皆精
 衣則皆釋迦文派其緇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
 就所見為存其名於經慶燒亂經云剃頭沙門以
 黑纏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阜衣分與諸龍願
 歡夷夏論云剪髮緇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推之
 四分律袈裟音義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然
 則或言卑緇黑者以初譯時見濁赤也宏明集釋法
 明云吳時衣黑衣宋書言文帝時慧琳道人孔顛
 目為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煥傳云術士言亡
 高者黑衣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
 也辨成論云周祖以前忌黑齊宣欲誅稠禪師周

正法藏象教序

祖曰我名黑纏足以當之既入關中令僧衣黃西
 陽維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袈裟是
 漢西僧衣濁赤即燒色紅衣其後中土僧有濁赤
 卑緇黑青白宇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教也明史烏
 斯藏大寶法王傳云洪武五年十二月賜紅綺禪
 衣及鞞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土皆以紅教
 為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為一派佛本行集經教化
 兵將品布施竹園品並云切利天帝釋化作梵志
 身著黃衣左持漆瓶右持杖梵志為第六佛婆羅
 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為難者侯鯖錄云唐末豫章
 有觀音禪師今天下皆謂黃袍為觀音納觀音深
 入苦提為持世之人與帝釋同願力摩竭譯觀
 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華嚴問他力菩薩何人
 得此三昧佛言觀世音得大勢二大菩薩則觀世
 音於第七佛為他方本第六佛教亦仗第七佛時
 婆羅門依第七佛者皆體善袈裟獨觀世音黃服
 或五色衣終不著袈裟故黃教入中國者觀音為
 始僧徒皆買買然也三國志烏丸等傳注引魚豢

魏畧云臨兒國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毛
青爪赤如銅此言係像其身服色黃服是衍文此
皆言身相不應及服舍利弗問經言有五部黃赤
早木蘭青謂之五種律衣唐西域傳蓋波國言集
衣為禪黃赤不同則兼外道言之亦知五種各不
相入也那揭羅曷國言有佛損壞細氈袈裟其色
黃赤蓋年久不辨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著衣
法式云染作乾陀赤石研汁和之或用藥心赤土
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藥心赤土
赤石土紫據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福力強
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汁蓋黃教為帝釋為轉輪
聖王為梵志為魔剎利目之為婆羅門四外魏譯
賢愚因緣經二梵志受齋緣品云波羅門受八齋
其婦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
當語諸梵志使驅擯汝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
經三摩竭經並云滿富城梵志求舍衛城阿那那
耶女為兒婦報曰種姓財貨足相倚匹但所事神
祠與我不同答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

上誼錄象教序

三十

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曇無蘭譯佛說梵志
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
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婆羅
門不信利利佛能上天也剎利之言為田主取租
婆羅門正言為婆羅賀摩舍衛貴種其前有佛
福力必有大勝之時當明永樂時宗喀巴喇嘛初
習紅教既深觀時數即會眾自染黃帽其事自
迎文佛染濁赤色衣同宗喀巴乃觀世音分體之
光化生本性不昧常在輪迴諸宗時河套諸部迎
宗喀巴派答賴喇嘛鎖南堅錯釅釅釅釅釅釅
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釅
者黃教遂顯紅教弱矣長生大部落數十萬無淫
歲解脫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百歲多聞堅固
五百歲福德堅固五百歲門諍堅固五百歲鑄與張
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亦奉之鎖南堅錯與張
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正福德之限其事至
隱而甚顯魏書釋老志釋迦而佛而成道又言
將來有彌勒佛方釋釋迦而降世以彌勒之言

敗亂階見於史冊不知彌勒即黃教與紅教異法
皆也故特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喀
巴為文殊室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昭寺則以覺
祥迎末尼為唐公主從殿皆愚鄙夫實又釋悟逃
空則曰釋典微妙豈關紅黃不知尙白則殿王尙
赤則周王不關微妙也深識正慧惟釋迦文佛觀
世音菩薩宗喀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王昶春融堂集美篤寺災記距小金川番巢三里
倚南山岡土有美篤寺蓋酋以居喇嘛喇嘛者華
言番僧喇嘛種有二由宗喀巴達賴喇嘛班禪額
爾得尼下者謂黃教由後藏多爾濟下者謂紅教
其言皆宗釋迦而紅教大率如長瓜梵志迎葉火

上誼錄象教序

三

師之屬為彼道中外道番酋多尊信之故創寺為
五重宏壯雄麗翼以樓煩與內地阿蘭若等今年
六月大軍自美諾飲兵出火其樓未燬十一月初
四日收復美諾復燬之中夜火作其光若流虹其
燄若撒沙烟燄若雲霧蔽障星斗祝融燦怒神鬼
焦爛百里之外番夷企踵呀駭歎驚自茲迄五焚
畢或問于于火曷為而作曰心火也心動欲生欲
動爭生爭怒不已因有刀兵之禍刀兵銳其口刻
其上咸火象也故離為戈兵為甲冑方兵格騰之

後繼之以火蕩為冷烟寒灰靡有子遺乎是心之火之禍始熄楚之兵焚阿房漢之兵燒漸臺類此者于史以千百計故曰兵猶火也始于不自制其心之火遂延于人民寨落而佛氏刹宇隨之雖番夷之地其理有不易此者其可不怵然用此為大誠歟

姚望康輶紀行釋迦之未成道也歷五百劫皆苦行勤修既成佛入涅槃即不肯再轉法輪將滅度時文殊請如來再轉法輪如來曰咄文殊我說法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四十九年豈嘗一轉法輪耶此如來之本旨也今藏中達賴刺麻皆以轉世立法始自宗喀巴創興黃教西域以迄蒙古諸部皆崇信之其法以當住輪回不迷本性教化眾生然宗喀巴遺囑二弟子亦止令達賴轉世六次班禪轉世七次而已今則世世轉生不特達賴刺麻已十數輩其在後藏則有班禪額爾德尼復有第穆呼圖克圖濟隴呼圖克圖青海則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衛藏圖說作額爾尊卜尊巴胡卜雅察木多類伍齊二處亦各有呼圖

迦

克圖皆以轉世為教而在京師者則又有章嘉呼圖克圖為各呼圖克圖之首領焉考其名位則達賴刺麻最尊班禪額爾德尼次之大呼圖克圖數十而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第一章嘉呼圖克圖次之濟隴第穆察木多卜雅類伍齊以次序焉蒙古西域號呼圖克圖者尤眾何其多也蓋明成祖所封八王亦即此類乃世之人主為之邇非釋迦之教矣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諸呼圖克圖坐牀後多至前藏參禮達賴刺麻或禮班禪受大戒焉藏中參禮受戒必熬茶供僧眾大小拍刺麻二三萬皆偏及之如中國之放齋者而達賴刺麻坐牀上亦遣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熬茶著為例名秩尊卑森然不紊使殊方數萬里桀驁強狠之人知所羣奉為活佛者咸聽命焉其在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其此之謂歟 明初西蕃諸部族酋長沿元制無不奉佛為僧而有妻子世襲洪武中西甯番僧三刺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

上
卷

居其眾來朝貢馬請勅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甯僧綱司以三刺為都綱司又立河州蕃漢二僧綱司並以蕃僧為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賜勅護持蕃僧來者日眾未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刺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給印許之世襲自是以後或由蕃僧而長其眾或本以酋長而得印勅封號不可復辨矣事詳明史此皆紅教所云世襲者皆傳其子不傳其徒亦

二三頁金
一三頁金
三四

非如黃教之轉世也刺麻二字當時以為禪師名號本不甚尊崇至達賴刺麻乃加達賴二字于刺麻之上今為蕃僧最大之稱而眾蕃僧仍皆名刺麻一如稱僧稱和尚耳甚矣禍福之念中人深也西蕃崇信刺麻非以其教之善謂其能禍福人耳乍雅呼圖克圖住裏塘數年蕃人見之數十步外即五體投地匍匐蛇行而前倘呼圖克圖手摩其頂則大喜以為佛降福也或病有憂者得之則以為消災滅病矣或不驗亦惟自咎罪深重而

已尤可憫者謂呼圖克圖修行數世元陽不洩並其瘦弱亦寶重之曰得其一滴服之可以延年治病蕃僧皆樓居男婦有持器終夜守其下以待者蕃僧亦自珍貴以瓶盛貯而蠟封其口非虔誠備禮求之不輕予嗟乎吾人聞此未有不笑其愚者豈知獻媚權門屈身昏夜得其咳唾以為珠玉者亦何異於是哉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穆

二三頁金
一三頁金
三五

隆經其所立也穆隆經者即今之摩羅木也摩羅木譯言攢詔蓋達賴刺麻至大詔眾刺麻所誦經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為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為蕃眾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為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

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為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為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於紅教矣 經簿云達賴刺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單達賴刺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幸未任喀那木隆喀木青恩饒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誦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遂號根敦珠巴為湯微

上言象教序 三六

清巴壽八十七歲 等按經簿前云宗喀巴生於宋生於洪武二十四年幸未是宗喀巴之生後於根敦珠巴二十七歲根敦珠巴二十歲受大戒時宗喀巴未生當是 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二十一年丙申 登按根敦珠巴生於洪武辛未年 年丁酉苦十二年丙申其 創建羣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百王等咸稱為達賴刺麻班禪額爾達拉 按此與通 明萬曆間封為大國師 明史烏斯藏傳有僧瑣甫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

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為名西侵瓦刺為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 亦勒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遣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朝帝命受之而許其蕃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開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蕃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余按明史所云瑣甫堅錯即經簿所云第三輩索諾木嘉木磋也瑣甫堅錯諾木之譯音堅錯即嘉木錯之譯音也經簿所云嘉靖二十二年親赴各蒙古行黃教蒙古咸稱為達賴刺麻班禪額爾達拉蒙古王即俺答矣又云萬曆間封為大國師蓋即神宗許其通貢 第四輩時事明史漏載爾此其說之有徵者也 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曆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寺坐臺之

上言象教序 三七

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曆間封為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尼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磋明萬曆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台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 國朝崇德七年達賴刺麻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刺麻差人進貢九年入覲 世祖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為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尼墨多

按此書

禪

文自當以經
宜其有據
今云及來

爾濟嘉木磋刺麻金冊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
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
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
王伊西為達賴刺麻疑即此人第七輩名羅布藏
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
察漢諾們罕家出家之即圖識所云噶爾藏嘉
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 賜達賴刺麻名號
統領黃教勅金印雍正二年 賜西方湯徹清
巴巴木載達賴刺麻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

正誣錄象教序

三六

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
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 按此言達賴封號
與通志及衛藏圖
其書據其表所稱他家世生於
也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
布格爾生於明正統十年乙丑 按頭輩達賴刺麻
根敦珠巴是時年
五十五歲前云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
附計其修行信附至早亦二十餘歲則根敦珠巴
亦將八十歲矣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
正統乙丑年二十九歲頭輩班禪為其第二弟子
年歲迥之惟前云博洞班 第一輩名珠拜旺曲索
諾木綽爾濟期布生年缺第二輩名結珠拜旺曲

賜四

羅布藏敦玉珠巴生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
名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
丁卯 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 太宗文皇帝
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為師學
習經典壽九十六歲 按藏中至今達賴班禪轉
世皆互為師弟蓋始於此第
五輩名班禪羅布藏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
十二年 賜金冊印注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
屬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哲布尊巴勒丹伊喜
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 賜金冊四十五年

正誣錄象教序

三五

入覲 贈 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
十七年壬寅 經簡所記未著其人名
蓋其時現在故諱之 乾隆五十
六年辛亥廓爾喀侵後藏七月據拉木濟龍八
月班禪移住前藏九月賊入札什倫布掠財物以
歸大兵平賊後五十七年壬子五月班禪仍還札
什倫布余謂達賴刺麻受四方供獻珍異之寶積
富久矣廓爾喀利其所有故取之班禪能舍而予
之是也昔張初昌受囑夜懷刀入室將害六祖祖
匱金與衣於方丈張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

為

特謂

故名

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張鷟仆求
哀祖與金而去即此義也達賴亦以避兵移床非
惟道有魔劫亦物忌太盛理宜然耳佛豈能違天
道乎 和泰庵云梵書言天下普陀山有三一在
額納特克國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乃觀自在菩
薩游舍處此真普陀也一在浙江定海縣南海中
善財第二十參觀音菩薩處一在圖伯特之布
達拉亦觀音菩薩化現處余按泰庵此說亦本康
熙 上諭圖伯特即唐古特布達與普陀音相近

上諭錄象教序

聖

也唐古譯釋迦牟尼佛曰沙迦吐巴緯爾濟乃
通經典者稱之俗曰曲結謂觀音菩薩曰江家孜
格陀羅尼 圖識云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
海中山上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中乃女
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
碟巴三節亂藏時化猪遁去藏地呼猪曰拔菽
碟巴即第巴事在 康熙四十年間 余按會典朗吟仔之薩木黨多
爾濟奈爾爾女呼圖克圖疑即此人 嗟呼人情
不甚相遠也雖異域豈有殊耶夫佛法精深上智

道子愚

而巴

猶難盡識寂滅之說欲以化養之善民其誰
信從之乎人莫不有好惡好莫如生惡莫如死生
矣則更求其福而樂也死矣則又懼其罪而苦也
釋氏深有觀乎民情非徒清淨寂滅所能動其信
從也於是莊嚴色相使民崇敬而不敢褻更炫之
以富貴生其歆羨之心以為從我者如是之福可
極樂也不惟此生樂之且生生世世樂之雖中智
亦欣慕焉况愚蠢乎猶恐人見佛之死不見其生
疑為妄也更為轉世以示其蹟民曰佛果轉世而

上諭錄象教序

聖

有福如是也欲不堅其信得乎至於死後之事民
不得而見也則告之以地獄果報神鬼夜叉兇惡
慘酷以休其心復示之變相以駭其目雖君子亦
有戒心况小人乎未以前古佛諸祖雖有三生之
說佛經亦但云歷劫而已宗喀巴出乃實其事確
與否吾不得知然西域蒙古二萬里人皆信服
而心悅之數百年矣雖聖帝明王威德及於遐荒
不能不藉其教以化凶頑而安邊徼此豈尋常智
識所能及哉觀於西藏壽民以百戲相悅與中國

無異凡所以宣滯導和鼓舞人心使皆配祀尊
遊於光天化日而不為亂也意深哉非古之
制而古佛之所許也昔明太祖既定天下思以銷
兵革之氣於金陵設十四樓出官錢資酒食實以
官妓接待四方之士而草澤英雄之氣遂以潛消
帝王大畧如此雖儒者之所譏非通智之所善歟
宗喀巴者其雄傑豈在諸祖之下哉理藩院請
修呼圖克圖刺麻源流冊其畧曰國家統一寰
宇凡藏衛西甯唐古忒呼圖克圖刺麻內外札

正重錄象教序

四三

薩克各旂之蒙古呼圖克圖刺麻向化輸誠或以
功績優著或因經典深通歷賞職名冊勅印信其
銜有呼圖克圖那門汗班第達綽爾濟之次序其
號有國師禪師之分冊印或玉或銀或鍍金各視
其職銜名號大小為定其圖寂轉世湖查達年漫
無規制遇有報出呼畢勒罕者但憑西藏唐古忒
刺麻吹忠辨認是非乾隆五十八年定制於雍
和宮暨西藏各設金瓶蒙古所出呼畢勒罕由
雍和宮籤名入製唐古忒出呼畢勒罕由西藏大

世目

臣籤名入製達賴刺麻等俗家不得入製凡駐札
前後藏之唐古忒刺麻達賴刺麻班禪額爾德尼
西甯之唐古忒刺麻章嘉呼圖克圖內外札薩克
所屬之蒙古刺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共一
百四十七名彙為一冊原有勅印可憑者準其補
入轉世冊檔無名者悉不準其轉世立法至美且
備惟後來奉行未善致雖有勅印而生前未及補
入冊檔者有之或轉世後前輩確有勅印而得於
冊檔無名不能補入者有之又或憑其勅印奏準

正重錄象教序

四三

入冊而但於稿內聲明又或冊檔空列人名并無
事跡可稽至於其人名下圖寂轉世地方年月僅
載一輩其後垂今六十年未嘗修辦前此臣院查
出吉勒圖堪尼爾德蒙額那門汗暨有勅印以遺
漏入檔致圖寂後轉世將其勅印追銷不準轉世
又四川咨查乍雅呼圖克圖早經入瓶籤掣而實
未入檔俱已隨時更正雖覺範與政體難以相提
併論要必准情酌理有所依據若不及蚤修輯遇
事憑何信守臣等酌議揀例案較熟司官數員請

旨派章嘉呼圖克圖會辦詳查原冊定出規條分別應裁應留應補就平日調到各處文冊核對仍飛行前後藏西甯內外札薩克另造全冊送院以免遺漏紅教刺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為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性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為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蕃人雖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

正誦錄象教序

四

僅以清心無漏為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門汗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尚幼訪於班禪以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返後藏蕃人敬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兵結訟類伍齊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姚瑩識小錄察木多南通雲南東北連德爾濟部落自正土司外有大小頭目百數人戶萬餘亦強

構

悍其部有紅教刺麻日色多呼圖克圖者眾所服也而最敬者則為札什倫布以西之薩迦呼圖克圖相傳明永樂時有宗喀巴者為黃教之祖生自西甯而學經於薩迦廟廟內舊貯經卷最多其經一如黃教所有僧眾亦如黃教無家室惟薩迦呼圖克圖有之期望一相見為生子襲衣鉢計蓋即元之帕斯巴刺麻也其徒云所有經典皆始自甲噶爾即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是為紅教之祖唐時來藏傳教其經與黃教無異或

正誦錄象教序

四五

云惟咒不同兼尚法術蓋敬薩迦者非獨德爾格即打箭爐裏塘巴塘類烏齊諸部雖崇奉達賴班禪而心信薩迦者多至青海蒙古亦敬之如敬達賴也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公濂賞奏言薩迦本同黃教松公云余嘗密訪紅教之實初無法術僅供奉巴特瑪薩木巴瓦處誦護法經咒而已蓋法術本屬妄誕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因俗羈縻之耳

魏源聖武記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

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為戒
高宗亦言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為根本苟必欲
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
不能尙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皆 評謨遠慮
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
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即為蒙古計與其為匈奴突
厥之馮陵飄忽九邊枕鋒鏑原野厭膏血何如水
草屢訛休養生息是則以慈悲銷殺伐以因果導
猿狼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敬
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由於其妻三娘
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
勢推移不獨明舉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
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故馭夷
得其情可使鴟音化泮林中孚格蠻貊有能借耶
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是有待於
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姚鼐曰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
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

正說錄 象教序

四六

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
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職曰
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為喇嘛
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
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
死而不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
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即其
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
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弟
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
年 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為祝 上禮
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其厲以謂
入中國凡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媿
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
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正說錄 象教序

四七



天方教考

魏源

天方教之事天同于儒之事上帝而襲取釋教禮拜齋戒持誦施舍因果淺近之說以佐之大旨亦無傷世教其以天地日月為上祭山川水土為中祭宗廟墳墓為下祭不廢神祇人鬼亦勝于天主教之偏僻惟既以阿爾寶天庫爾西天最上無外而又各有廣大若干萬里之數不知從何測量從何起算是其言天也近蓋聖為天口言合天心而經必皆託于真宰之所降則其稱天也近誣中國有周以前同姓昏姻不禁然穆罕默德以女妻其兄之子不避期親則其于倫也太瀆誦主名殺者可食不誦主名殺者不可食則主名不以止殺而適以濟殺牲畜必純良者乃食性不純良者不可食則是專宥狼而戕良且不食犬豕惡其污穢而同一嚼穢之駱駝雞鶩則又飼養旬日即可宰食何獨不可施諸犬豕或雞劉智曰同教事天當體天心好生惡殺何不概禁不食劉氏不能援上帝以解之則援中土先王之制以自遁嗚呼同教何事違于先王獨于殺生乃援先王豈先王亦

天方教考

正論

故人誦主名而殺乎先王亦教人但禁犬豕專殺純良乎鴻荒草昧禽獸偏人蹄迹交于中國人無爪牙鱗介以自衛故庖犧作網罟教民畋漁以捍暴而衛患非利其養也沿習既久弱肉強食又以人而賊物聖人有憂之而勢不能盡塞也爰制令曰魚鱉黿鼉獸長麋鹿鳥翼鷩鷩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公不射獸舌不入汚池於是一食戕無數生命者免矣又制令曰天子諸侯大夫士無故不殺牛羊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珍不祭獸不田獵賜生必畜饒生必畜不網不射宿不獵較國君春田不圍禽大夫不掩羣士不取羸卵孟夏毋大田獵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於是

一物可供數人數日之食者亦非秋冬賓祭養老不用矣先王之好生惻死曲全萬物若此酌中制去已甚若此乃徒計較於物性之純不純污不污利養不利養而物命死生漠然不問乎且同教不食豕之人果否純良智慧他教不食豕之人果否皆不良不慧乃以一豕之食不食為出教入教之大坊幾視濫殺盜妄為尤厲乎既斥佛氏概不食肉為非而回教概

德

智

禁飲酒又同於佛氏母乃舍其難而禁其易舍其大而禁其細乎為回教者曰眾聖猶長月之月穆罕德出則中天之日也眾聖自阿丹至毋撒猶木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華穆罕德出則其果也嗚呼大聖必全天德全德必體天心天心果偏仁於不純物而偏悉於純良之物乎穆罕德適墨瓦底納國見市屠牛者謂之曰曷改業其人曰無以為生也穆罕德曰有羊乎民遂舍牛而業羊是言也殆中土同人襲齊宜費鐘之權詞而不察牛羊之何擇且齊

宣詎大聖耶其言果合於阿爾實之天心耶抑合于

庫爾西之天心耶剛經定制集羣聖大成而所定之制若此所自援之儒教僅若此又何暇與議五倫何暇與議六合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無方無似天地既闢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天方居崑崙之陽處二洲之極中為聖賢首出之地天方輿地經曰地為圓體乃水土相合而成土居水面四分之一地之半面分為三東土西土中土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自南至北作一橫線兩線相交為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為天地之樞紐故萬方環向焉阿丹生育子孫聖聖相承其修道立教之規皆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制傳世無一出于肌造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溢人民漂沒三月而洪水退有大聖穆罕德受命治水使其徒眾分往四方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矣四方地氣不齊

默

曰

故人之散處四方者語言文字風俗不能一致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古教惟天方得上古真傳又六百年而後穆罕德生以天方帝胄生而神靈以大德王天下西域諸國共上尊號曰倍昂伯爾顯罕凡天方受命行教同是聖人而有四等行教而微有微兆者曰聖人如脫魯特郁實父是也行教有微兆而勅之以經旨曰欽聖如施師葉爾孤白素來馬尼是也行教如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先聖之典者謂之大聖如穆罕德小刺欣毋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典總革前聖之經為天下萬世奉由之準者謂之至聖惟穆罕德一人而已其未生也父額有珠丸之相既生而胸有天使之文及長入山得元石之瑞其生平靈異材藝不可殫述其功之大者一日削經經即真宰降與前聖凡百十有四部自穆罕德出真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爾加尼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共三十冊包括前古經文于其中甫爾加尼者華言寶命真經也蓋自爾撒去世六百年異端紛擾古經訛謬是以聖人奉命剛定存真去偽由爾撒約而後蕩蕩平平萬古不易二曰定制如齊拜禮喪律度權衡大而朝廟禮祀小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總前聖之精微而集其大成如一日五禮晨禮始於阿丹喇禮始於易卜喇欣喇禮始於郁納息皆禮始於爾撒宵禮始於毋撒至穆罕德始兼而用之一曰五禮七日一聚一年二會一禮始兼而用之禮四拜喇禮四拜昏禮五拜宵禮九拜聚禮十拜會禮二拜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禮親之禮禮親二拜明禮夜功無數穆罕德以其教傳子孫傳弟子分適殊域廣行教化其為教也以點讀主宰為宗以敬事主一為功以歸根復命為究竟教服五功天道盡矣教崇五典人道盡矣五典同儒五功者一念真二禮真三齋真四捐課五朝覲天關也時念真宰誦經始於終身一觀天關歲即一月禮齋歲捐課財福始於終身一觀天方禮聖墓親撫元石以示慈故蓋借有形之朝覲

鳥

士

以寓無形之朝觀也 天方經以南爾加尼經為最
 大諸大弟子發明之者則曰葛曼經曰哈希德真
 經曰大觀真經曰昭微經曰費隱經曰研原經曰道
 行推原經曰真光經天方諸賢若查密爾氏暨阿補
 德爾等經既行于天方又傳之東土文義聲牙一合類
 史謂等經既行于天方又傳之東土文義聲牙一合類
 不能通于備康熙中有金陵劉智若彼教中人也會
 通東西之文譯為天方性理天方典禮二書因經立
 國因國立傳大都天方七日為期七天者即七洲人
 分七等其禮拜亦以七日為期七天者即七洲人
 其言無可譯則仍其舊名然各重天皆有廣翰里教
 即蘇家之恒星天宗動天而已入分飲聖聖聖大賢
 皆慧摩介清常真頌七等分配七政而有至聖大聖
 以觀阿爾寶庫西二天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七
 行者於金木水火土外增氣為一行凡風雲雷電皆
 是也靈活為一行凡動走飛潛皆是也民常言曰五

室以居木竹石土五寶以用金銀銅錫鐵五寶以
 女將絲麻葛裘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醃醢五寶
 三物五寶居處講曰居近仁遠義非其鄰不宅
 穆民思野居不處野近恩城近智先鄰而後宅以
 之鄉原不寺國無家禁地之中無私合淫
 之家不其門非我族類必有表記凡我城中不容
 之若堂不容說虎院不容佛堂道觀以不眩亂于吾
 民服結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
 不其其王用弁冠冠上著頂頂之數不一視所
 王國多寡為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掌四
 五王四王五王頂皆重寶為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
 百四王五王五王頂皆重寶為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
 統于子密之一君所謂帝之君也其冠也
 一頂三王五王頂皆重寶為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
 風為草推以山水藻卉相臣銀鍍金素百官銀鍍龍
 更奴短褐民不衣帛不以金銀飾惟婦女金帛無忌

衰 亂 各

男子不衣黻色禮官尚白刑官尚黑聖王尚綠庶民
 土黃吏役青衿母者異冠異履遠異其國制
 飲食篇曰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若雞雁
 雜穀食者之屬有鹿獐麋食者之屬有兔鵪鶉
 有類食者之屬有鹿獐麋食者之屬有兔鵪鶉
 利則不以負非大祀不宰駝非貧會不宰牛有牛
 屠聖化不入若草與木有良有素若鳥豎豎有善有
 惡金鷹浪宿厥性毒鳥攫獸獸性惡唯豎豎有善有
 惡類性賊性惟大皆勿食其羽革毛皮可也介蟲
 之類酒醞蠶蠶蛇蝮蟻蜂蟻皆勿食勿革毛皮可也介蟲
 天豕汚酒醞蠶蠶蛇蝮蟻蜂蟻皆勿食勿革毛皮可也介蟲
 禁酒穆罕德勿食自死肉勿食浮水魚天豕勿飲酒
 能酒穆罕德勿食自死肉勿食浮水魚天豕勿飲酒
 日飲之而絕不許飲凡祭祀實燕皆代以花露雖終
 又曰昂刺比亞在阿細亞洲極西南之地東南比阿
 界大北界都魯西亞在阿細亞洲極西南之地東南比阿
 者里編員百十六萬六千方里戶口約千萬聖域

形勢亦居要害惟無地不沙無山不石缺源泉惟資
 山瀾瀾激湍滴細流遇沙即滲通國僅有東隅一小
 港耳西那山伊阿列山耶里山皆最高廣西海在
 墨加默德那各族之中不產草木故古咸謂之石阿
 書經典皆依內地教無官無王類以族分每族之教頭
 事劫掠耶蘇紀年七百以前遠眺鄰國皆亂獨阿丹
 無恙有教首馬哈墨者被請多年收納勇敢教以職
 陣值羅汶國之東征西討西取摩羅果又渡海取
 大呂宋等邊地東取阿沙斯河各地疆域廣闊無出
 其右子智自雄創立法與各教為仇敵為古今文
 字之一變傳及其兄子阿厘嗣位為大教師初尚禮
 宮室後有哈倫兩子支阿爾門二人佐理大與文
 學因本國禮儀遠遜於巴社即古時巴比羅尼何之
 本國還其禮俗不與他國往來其濱海西岸復被都

千 津於千有

逐 頑

魯機奪去越二百年... 衰弱始復奪回千七百二十年... 其附會自謂能知未來有少年頭目衣沙烏信之以... 德那兩處為首區威震鄰國一時稱盛遂率其子阿... 領兵拒敵竟擄伊掛磨加等國廣行教化伊掛之內... 滋莫難圖地方遠兼多曠野可以乘機出擾而外... 地不能進攻政事以一族為一節每族立一教首各... 理各族不相統屬故阿丹之族諸推究極詳自古迄... 今未有改易其族中操權父老謂之小師而於大小... 師中議立一師謂之大師各小師均屬之有大小... 尊卑大者不能以王自居而小者亦不以臣僕稱也... 歷來各團均有更亂而阿丹依然如故此外又有一... 人曰耶米在僻地獨立一族以貴人執政後有伊... 相繼為政於千六百三十年至千七百三十年... 通節道權為教主立加底士官以判事焉其教...

出世家如歐羅巴之俗故師之名雖南而不易... 麻哈密之後裔生齒蕃多雜處民間無處不有其... 貴世家謂之煎里摩其帽貴族又有哥厘士十二家... 專司教事亦得冠綵部人望之若神明同於... 阿丹而阿丹又以馬哈墨為最著迨後又分兩種... 曰色底特士教一日比阿屋教各立門戶常見... 教巴社與阿丹人爭辯教理成仇反以馬哈墨所... 之教為邪教是荷爾耶教或華人以克力士教亦... 容留善待不至輕忽拒絕若華人司尼國俗泰由... 弄敗死後教亦不甚流傳阿尼國司尼國俗泰由... 教敗死後教亦不甚流傳阿尼國司尼國俗泰由... 四百年事遂通國中有伊岳之佛聖曼底士仕於... 龐用事遂通國中有伊岳之佛聖曼底士仕於... 之主從未至此類中表克力士佛聖曼底士仕於... 是以境內所崇之教毫無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合等由伊登至此類人改奉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東方考

千 西

教 過 劫 劫

百二十年... 行其道遂感... 將加特力教... 年湮幾忘其... 之大僧師為... 教中是旋以... 同懸前史言... 者至二十七... 十二支分逾... 克山各則布... 洋鄂羅斯之... 塞克以前無... 自唐以前無... 教稱者自唐... 悉嶺以東其... 山南各回城... 被滅於準夷... 聖者則其言... 什傳及晉僧... 見于魏書舊... 域內之古淨... 好莊嚴梵經... 言回教善在... 同部之自食... 時讓罕默德... 曰天使番語... 十五世始分... 什五世始分... 始東運喀達... 為新運喀達... 故回教近始... 東之有回教...

百二十年... 行其道遂感... 將加特力教... 年湮幾忘其... 之大僧師為... 教中是旋以... 同懸前史言... 者至二十七... 十二支分逾... 克山各則布... 洋鄂羅斯之... 塞克以前無... 自唐以前無... 教稱者自唐... 悉嶺以東其... 山南各回城... 被滅於準夷... 聖者則其言... 什傳及晉僧... 見于魏書舊... 域內之古淨... 好莊嚴梵經... 言回教善在... 同部之自食... 時讓罕默德... 曰天使番語... 十五世始分... 什五世始分... 始東運喀達... 為新運喀達... 故回教近始... 東之有回教...

承子

天方教考

國初以前皆元裔者見于元史明史見于欽定外藩王公表傳所載順治初年之奏蓋元時慈嶺以西為太祖駙馬賽馬爾罕封地慈嶺以北為阿爾泰恩欽察為太祖駙馬賽馬爾罕封地慈嶺以南為太海都篤姓昔里吉等封地慈嶺以東天山以內為太海都篤姓昔里吉等封地慈嶺以東天山以內為太海都篤姓昔里吉等封地慈嶺以東天山以內為太

同域無復元裔于是霍集占以回教橫起嶽之前此從無回教首長表貢之事是霍集占以前之昔元裔非同裔亦昭如星日而近日西域圖志獨以新疆南陔從古皆回教蓋斥歷代西域傳之謬然無以遠夫唐以前也則取元成吉思汗至順治初凡二十五世之藩封併移請上古謂其更在漢罕巴爾以前與元太祖同名又以派罕巴爾即遷喀城始起而無如回教祖墓在天方極西設在明史也則析派罕巴爾與穆罕穆德為二人謂回教首長自元明即皆回教而順治開表貢之元裔首長何人竟置不問于欽定外藩表傳之官書亦置不問推原其故皆由明季回教由天方至喀噶時諸元裔首長薩然泰之故康熙初上諭番貢表畧千八百三十二年此元裔奉回教之證故幸人考誤以元裔為回裔并誤以新疆自古皆回教此皆鑿枘之至大者唐書言于闐疏勒俗事祇回宋史言其佛寺外有宋尼寺及波羅寺此回疆舊言天國之專又豈得西域自古皆天主教乎佛堂言其羅門外道尊大白在天祠雖佛世不能盡絕

之 猶 皆 故

天方教考

豈得謂印度自古皆祇教無佛也乎唐時長安有大秦波斯寺今京師及奧門有天竺堂各省有禮拜寺又豈得謂中國皆奉祇教無佛也乎惟回疆南路之祇教皆謂中國皆奉祇教無佛也乎惟回疆南路千里并為一教家喻戶曉佛教掃迹不行則實始於明之末葉不特此也回疆回教皆慈嶺以東國名其教創于天方本名天方教不名回教其慈嶺以西奉教各國亦皆不名回教猶之蒙古崇佛教豈可許稱印度為蒙古耶今中土稱天方為回教并稱為回國不知回部之去天方尚有餘里正謂天方之行厥羅巴即古之大秦後人因并稱天主所生之如德亞為大秦不知實隔地中海

明史默德那回同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讓罕穆德即馬哈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諸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十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為祖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隨開皇中其國徵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氏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國中城池宮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歷醫藥音樂諸技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殷物繁五穀六畜咸備俗重殺不食猪肉嘗以白布帶頭雖



適他邦亦不易其俗柔阿丹默德那皆天方也而
明史分三傳蓋方其盛時則
巴社等國亦皆并于天方其後分爲數國而教仍
一教是一國不足以該同教同教亦不專屬一國
 杭世駿景教續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
 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
 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派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
 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私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
 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明魚契走城
 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域商賈頗與囊橐爲
 姦李文饒亦稱其技邪作變浸落宇內則其可絕
 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回回之先即
 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四譯館考作
謨罕穆德生而靈異
 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語拔爾華言天使也而天
 方古使稱阿丹奉真率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
 千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弩海受命治世使其徒
 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
 千餘歲後世習清真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
 施師師傳弩海海傳易卜刺欣欣傳易司馬儀儀
 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

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具
 見天方古史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
 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刺特降與母撒則連
 爾降與達五引支納降與爾撒皆經之最大者自
 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
 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者又有古爾爾尼之寶
 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
 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
 真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今之昭微
 經特卜級爾之大觀經侏僂昧任不可窮詰而其
 隸在四譯館者回同特爲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
 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馬爾罕占城日
 本真臘瓜哇滿刺加諸國皆用之今考其教之入
 中國者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入撒阿的幹思葛
 始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
 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淫略見新唐書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
 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見舊唐書明洪武時大將

入燕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同同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遣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亦名天堂本與同同為鄰明宣德間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拜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為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

道古堂文集

每月統紀傳曰亞非哩加東北對面隔紅海有長

正證錄 天方教考

十三

地稱為亞刺伯三邊及海縱橫遶瀾荒蕪沙漠天氣甚熱飛沙走石土民游牧不知農務乳酪為食虜掠行旅其南方肥茂宜五穀多果實古時居民崇太陽星辰以為神明猶太民亦遷移立國耶穌之徒廣布教然道理不正經初差臺厘後謬千里陳宣帝大建元年有穆罕默德生其地為同同開基之祖儀容俊偉少時家貧服買遠游通交異國入廣曠見識體察人物之性不舍晝夜推窮義理累入深幽無人之處將本地所崇教門千思百索

醜

默尋根原竟捕風捉影水中撈月立新教其妻并家人拜服視之若聖言已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上帝獨一位而穆乃其聖差眾人信服戒犬豕酒體不崇偶像而拜天地之主各人進教宜割元陽之皮為號欲享天樂必須洗身清潔每日三次念經施濟貧人每年一次連日守齋家有有力者一生必一起穆之墓行禮拜神有不遵教者立攻伐戮殺稟循法度者為教除害不顧生死者身後升天堂享天樂園人有不信其教戲笑譏訕者穆潛身

正證錄 天方教考

十四

穴內假與神使對晤奉天命以聳眾唐高祖武德四年密計露出城中人歃血欲殺之穆潛竄山洞其讐遍訪至洞但見蛛網塞口遂返穆既免難益自負入城復宣前教眾漸信從久遂尊為聖人敵國恨而攻之領萬眾圍其城穆立排柵築重城深壕堅守禦甚嚴敵拔寨退兵穆引軍而出左衝右突盡虜敵人威振西海遠近皆敬之如神日增倨傲性耽安逸尋其繼子之妻托言奉天之命辯駁者立斬示儆起兵強服猶太國人率兵千四百名

教日

天方教考

伴稱拜神於本邑之廟乘機誘說鄉人信從後率眾取其邑蓋曩偶像獨留黑石令人於此處拜神兵強國富西征東討廣布教化遂奪亞刺伯全地為游牧之主其時隔地之羅馬國地廣大與亞刺伯交界穆發兵乘虛入羅馬境不復戀戰而退自覺死在旦夕勸其黨羽固執其教無改案西洋人同教故語皆訛斥今去其已甚存其大槩惟言穆罕默德生於陳宣帝大建元年補諸書未備梅文鼎曰據西域齋期江寧至海以康熙庚午五月初三日起是彼中第九月一日謂之勒墨蘇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開齋是彼中第十月一日謂之紹哇勒一名答亦月是為大節再過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為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謂之穆哈蘭一名法而幹而丁月其日為阿叔喇濟貧之期謂之小節鼎嘗以同回歷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與此正合又據齋期云本年庚午聖人辭世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陽年攷本單開聖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為第三月謂之勒必歐勒教勿勒又名虎而達查

足

西域阿刺必年是開皇乙未距今康熙為一千零九十二算減一為一千零九十一乃開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積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為太陰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減聖人辭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開皇十四年甲寅為聖人辭世之年約計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節氣與月分差開五十五日則甲寅春分當在彼中第十月之初聖人辭世既是既第三月則春分前七箇月為處暑月即今七月也自開皇甲寅七月十四日聖人辭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計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據此則開皇十四年甲寅是彼中聖人辭世之年薛儀甫謂同回歷蓋以此而誤又按教主以第三月辭世而其年春分則在第十月今彼以第十月一日為大節蓋為此也

徐松西域水道記喀城外回教和卓祠堂門外刻石柱紀年一年一畫以派噶木巴爾初生為元年

派噶木巴爾於四月初十日成道六十三歲而卒

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為彼中第 千二百

三十二年之終按回回術有太陽年彼所謂有太陽年之日以太陰年為準數至第十二月

則齋齋為正旦中十二月所謂月一日

又不在朔以見新月為准歷十二月為一歲有閏

日無閏月故歲首無定月大率每間二年遼早一

月如元年歲首在十月三年則在九月五年則在八月之類今以初二日為歲

除是用太陰法見新月為歲首也明史曰三百五

十四日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間

十一日言太陰年也準此論之計三十年應有一

萬六千三百一十一日則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積四十

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四日又十分日之一以回回

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約

之得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又一百四日半弱從嘉

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逆數之當託始於唐高

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

案此所說與梅文鼎互異然自昔皆謂同

教始於隋開皇初則梅文鼎所考是也此石柱所

紀或同教第二世教祖托始之年非穆罕默特之

按回回

皖

洲

年款

檀萃穆天子傳注疏 國初同人有王岱輿者作

回教圖註一書謂阿丹人祖三千年來天方國人

造一高臺真主因其同心妄作命天仙摧倒其聲

震地人皆昏聩則語音互異心各不同親其回

言遷移他境從近及遠以徧萬方是時伏羲與其

同音遷於東土重立文字復開土宇其他三面莫

不皆然是固以回教為開天地之始矣而以天主

教為異端戒其類毋學佛必入地獄此皆不足據

者至謂伏羲因震臺之變自西從東以開中土豈

非齊東野人之語邪吾皖人梁以濬者為序之文

頗佳然謂天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於此與治

立教教道四達流被日遠而謂中國止可謂東土

不可謂中其意以天方居中日影可證若如所言

地形如毬懸著空中分五大洲天方及如德亞五

印度與中國俱居亞細亞洲內日行此面亞細亞

及歐邏巴利未亞凡三洲而以天方日影為地之

中遂為生人物之聖土而其對面為南北亞墨利

加及墨瓦臘泥按其圖亦必有地中應在北亞墨利加間其日景亦必與天方同而此二洲據西洋泛海人言猶如混沌洪荒之代亦可謂生人物之聖土乎推之東面西面太陽到處亦必有中即如同教天主佛教盡以中國為東土則中國應居大地之東面而交州之外北戶比景則亦地中矣豈亦可以為生人物之聖土乎又謂天方四時如春無勁寒烈暑之氣百物咸備多駭雜希世之珍於天地間為正教建中立極之地即釋氏之記五天

上道錄 天方教考 五

竺其矜中天竺亦然彼處皆稱為中國若然則今雲南亦無勁寒烈暑之氣多駭雜希世之珍者也豈亦可謂之中土乎梁以濬字通民梁氏安慶衛籍安慶回籍無梁姓者此序製於崇正壬午後六十年至康熙壬午滇南馬文炳著清真指南八卷自署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馬注且標之曰聖裔即其跋後則亦經舟次皖城率家屬暫寓承教親相愛甚篤者也同教讀儒書補諸生登科第顯仕者甚多視釋道之終於自異者有進宜其得此出

身一本於儒願其為書力闢釋道且欲駕儒而上之則是背本忘初罪尤不可道矣夫托儒教以牟中土之利又自怙其教以矜勝於儒非背本忘初乎且彼與天主為一教而攻天主為異教善乎南懷仁之圖說也西北有回回諸國人多習武亦有好學好禮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不其然乎不特回回天主為一教即佛說皆一教也佛氏有天堂地獄之說而天分三界且至於十八重三十二重回教書亦有此說有八

上道錄 天方教考 五

天堂七地獄其天堂一曰費而切思二曰特愛目三曰阿待念四曰邁藹娃五曰咤嚙哇六曰格格哩七曰墨裏孺八曰護來的其地獄一曰者漢難二曰咤爾依勒三曰愛呀四曰來咱五曰咤韋爾六曰喉特墨七曰哈壹葉遜相祖述各造名目故知本一教耳其說為此說以各拘其徒使守所戒則可矣而至於互相排擊可乎上陽子之釋度人經和合佛老二家謂佛說三十二天從須彌而上以至於絕頂乃從言之道說三十二天謂從二十

八宿分界橫言之而其歸總在於吾之身心此則
近於中和位育之意矣若如同教所說學佛者必
入地獄則是舉無量諸佛盡入地獄其誰信之即
尋傷與道反辱者曰彼不斷葷腥又且甘牛往
往犯朝廷之禁以盜宰為業必入地獄其能恃清
真之命以抗之乎諸教各持一說各適於異口而
不能適衷自吾中土之書出史反稱其所著書多
華人所未道而豔之豈知華書早已言後儒守理
學說以為異端而黜之不肯接目即或涉獵不及

正說錄 天方教考 三

細心究詳耳 蓋前四篇所傳皆十七年西征見
王母之事而此篇及第六篇皆東征見帝臺與化
人遊之事西征還履天下十九萬里而東征近起
終南不踰於濟漯不過界於雍豫兗冀之間見帝
臺而遊化人帝臺著於山經化人即經所謂氏人
能上下於天者也而莫詳於列子古者化字皆平
聲讀如同近低轉仄與訛無仄讀者見於莊老楚
詞漢賦皆可考也然則化本音同故知化人即今
回人也六朝而下化字皆仄讀老子云我無為民

七

自化以化叶為則同音也莊子秋水以化叶馳移
為亦同音也雖舉以變化叶江籊亦同音也後世
化字無同音而外國人本中國以儒家字釋譯
不知化字有本音也遂以同字代之謬至於今千
餘年同人滿天下而不知即穆王時之化人也按
大荒西經炎帝之孫靈寔生氏人是能上下於天
即列子騰天回教登霄之說也諸志屢說西域默
德那國即同祖國也初國王讓罕葛德生而前
靈有大德臣履西域諸國專說為別諸族爾猶華

正說錄 天方教考 三

言天使其教專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其經有三
十本凡六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有篆草楷三體
又有陰陽星歷醫藥之書風上似江淮自隋開皇
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
其說如此而日知錄則謂起自唐花門之留焉然
其教未盛也至蒙古混一其將相多有回回人而
回回之國不見傳於元史今閱回教之書則以佛
教天主教為異端其所議論皆化人點存之說也
晦於往即大顯於今使宋儒見之又不知作何說

矣今同人指謨罕慕德為聖人猶儒者之奉孔子
 老釋之奉伯陽如來也則亦三代時人矣三教所
 開皆在東西周然則謨罕慕德其即穆王所與遊
 之化人乎謨罕嘗登天同人因為登霄傳佛教二
十八天
 連三界而上之則豎說也道教四方各八天合三
 十二天則橫說也同教七天亦主豎說但既已登
 天猶見層層罪罰業報則是天穆罕登霄即化人
 上亦有地獄矣何取於登天為穆罕登霄即化人
 之與王神游也明史亦以同回祖國為默德那其
 王為謨罕慕德又稱同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首
 於天方行教死即葬焉其左有司馬儀墓天方稱
 王直錄天方教考
 為聖人則未知馬哈麻與謨罕慕德孰為先後也
 極西之人謂同回諸國始祖馬哈默之教各立門
 戶自相排擊即古傳回教以事天為主今變曰清
 真謂之真主猶所謂維皇上帝無甚異也今回教
 盛於中土而其本國及五天竺多奉天主教謂天
 主降生於如德亞國故稱聖土當春秋時有二聖
 人父曰達味德子曰撒喇滿又謂自生人到今止
 六千年其國之書記之極詳似所稱天主即中土
 所稱天師也而回人所稱真主猶如上帝願其傳

教 豬 日 指

詞語鄙俚幾如稗官小說今節而正之比於內典
 以見其教即列子之所謂化人山海經之所謂氏
 人
 陳文述曰同回之天方教亦以孝弟仁慈為主把
 齋潔淨待同教親厚守其教不外越此其善也以
 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不知歸餘置閏之法或議其
 不奉正朔而不知其祖宗立法之初不知義和成
 歲每年尚有六日歷年既久子孫不敢變更雖年
 帶不通正其高曾規矩之美德入中國已千餘年
 不職中國人入彼教中國之人亦從未聞有入其
 者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其國在西與天竺
 相近慈悲戒殺頗近佛氏其經有諸肉不食苟有
 肉名皆不可食之語今以諸為豬以苟為狗不食
 豬狗惟食牛羊則亦其先世流傳之誤耳惟其中
 有輕量聖人之語此則叔孫武叔毀仲尼所謂不
 上龍錄天方教考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耳無足責
 也
 癸辛雜識同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
 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
 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
 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
 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
 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
 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同回主
 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

以鈔市之直方租之際眷屬皆勢面猝披其髮毀其衣襟躡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子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帖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羣同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死面朝西云辛卯春于歐碧目擊其事回同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為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

正遺錄 天方教考

三

日為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說非也回同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為一月之首每歲則以祀齋滿日為慶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倒退凡把齋日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尚哉近時社公多為回同所買或言其曾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

校訂

乎

魏源曰語其縱則西域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為本即彼方之儒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為耶蘇之天主教再盛為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羅門之支變婆羅門教游方之內者也佛教游方之外者也語其橫則自中南東三印度而緬甸暹羅而西藏而青海漠南北蒙古皆佛教自西印度之包社阿丹而西之利未亞洲而東之葱嶺左右哈

正遺錄 天方教考

六

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諸城郭皆天方教其大西洋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彌利堅洲各國則皆天主教與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教離立而四語其文派則佛教分為三一墨那教即印度國舊教一名奧杜教一大刺麻教即西藏之黃教一墨魯赫教即西藏之紅教一名墨低爾教天方回教分為三一由斯教即婆羅門舊教一馬哈墨教即穆罕默德所創行于阿丹者一比阿厘教則其兒子所傳行于巴社都魯機者天主教總名為克力

道

斯頓教亦分三一加特力教乃意大利亞所行天
 主舊教一額利教一波羅特士頓教則諸國所後
 起大都有不供偶像而尚供畫像及禮拜前賢庄
 日者有一切不供惟敬天主者有供十字者有不
 供十字者世傳西教惟英吉利一國獨闢天主教
 不知英夷所關者加特力教爾故英夷國王將立
 則國人必會議約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尊波羅特
 士頓教始卽位英夷何嘗盡闢克力斯頓教哉又
 有道教散處各國子身修煉名巴柳士良教歐羅
 巴利未亞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紀年建朔云
 自道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釋道亦各分數支同
 中立異闢諍堅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
 包殊族混其畛域會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廣谷
 大川異俗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皇清
 能井同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
 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經鄂羅
 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
 帽之方盡奉天主

正誼錄 天方教考 三

東南洋海岸之國 安南兼儒佛二教今不列表
 暹羅 佛教
 緬甸 佛教 南掌老繩整線各國並同
 東南洋海島之國 日本琉球兼儒佛二教今不列表
 小呂宋島 加特力教 舊本土番無教門明以來西洋據此地行教
 大爪哇島 即蘇祿文萊等 舊佛教今回教
 小爪哇島 即葛留巴 舊佛教今回教
 亞齊島 即蘇門答刺三佛齊 舊佛教今回教
 餘小島無教門不錄
 正誼錄 天方教考 三
 西南洋五印度各國 西藏及蒙古皆刺麻黃教以非海國今不列表
 東印度榜葛刺 墨那敏佛教
 南印度孟邁等地 錫蘭山島同 墨那敏佛教
 中印度温都斯坦 墨那敏佛教 温都斯坦今稱爲小白頭同子據此志尙屬佛教
 西印度包社 舊佛教今比阿厘回教 或曰包社椰士良教
 西印度阿丹 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 由斯回
 北印度克什爾爾 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

南都魯機兼有加特力教 舊佛教今阿比厘回教 由

斯回教

此外若葱嶺以西之哈薩克布魯特巴達克山愛烏罕布哈爾散罕葱嶺以東之八城回部自明以來并改佛教為馬哈墨回教以非海國不列表

小西洋利未亞洲各國利未亞洲亦有道士教見阿邁司尼國志

東方伊揖國兼有佛教 由教 額利教 加特力教

東方阿邁司尼國 由教 加特力教

東利未亞八部其六部屬葡萄亞教門未詳其二部屬阿丹馬哈墨回教

北利未亞四部 馬哈墨回教

上說錄 天方教考 三

西利未亞廿四部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

南利未亞四部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

中利未亞二十五部 馬哈墨回教

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亦有道士教厥志未分析各國故不列表

葡萄亞國 加特力教

荷蘭國 婆羅特士頓教

爾爾尼士與荷蘭同國而別奉加特力教

佛蘭西國 加特力教

英吉利國 婆羅特士頓教

士

意大里國 加特力教

耶馬尼國二十七部半加特力教半波羅特士頓教

歐塞特厘阿國 加特力教 婆羅特士頓教

塞牙里與同國亦兼有二教

波蘭國 加特力教

綏林國 婆羅特士頓教

領墨國 加特力教

瑞國 加特力教

普魯社國或由教或舊低爾教或加特力教或法羅士頓教

上說錄 天方教考 三

北都魯機國 阿比厘回教

北洋俄羅斯國各部

大俄羅斯十七部 額利教

西俄羅斯八部 額利教

東俄羅斯五部 額利教

小俄羅斯三部 額利教

南俄羅斯五部 額利教

加曼俄羅斯四部 額利教

西南新藩俄羅斯五部 馬哈回教本回部故地

斯

東北新藩俄羅斯四部 刺麻佛教 近蒙古部落故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各國

北洲彌利堅國二十七部 加特力教 婆羅特士頓教

北洲智利國 加特力教 婆羅士特頓教

其餘北洲內墨西科等國南洲內字露國金加西蠟國伯西爾日智加國教門未詳

四洲志載加特力教萬有千六百萬人額利教七千萬人婆羅士特頓教四千二百萬人由教約四五萬人 亦作由馬哈墨教萬有一千萬人巴柳士斯教

上直錄 天方教考 三

民教七千三百萬人 即道 墨那敏教七千萬人大刺麻教五千萬人墨魯赫教四千萬人共計各教六萬七千一百萬人案克力斯頓乃西洋本教或能悉其多寡至西藏蒙古之佛教新疆南路之同教與各洲之道教英夷何由籍其人數耶又志中惟克力斯頓教三派分載最詳至天方教則阿丹志中既言回教中分為二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阿厘者穆罕默德兄子傳教而小別其宗乃各國志中但概稱馬哈默教無一曰比阿厘

紇

稱



者今惟巴社及都魯機知其為比阿厘回教餘國則亦無從區別當俟質諸天方之士

顧炎武日知錄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士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同紇一名同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同回者亦同鶻之轉聲也 遼史天非錢氏曰謂今之同回即古之同紇者非也其謂元史畏兀兒即同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云偉兀者同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

上直錄 天方教考 三

之和平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刺和緯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同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同回與同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同回與同鶻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同回與同鶻各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同回漢人薛塔刺海傳從征同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同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三種則同回又云哈密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同回人而元史與同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同回人而元史此或轉寫之誤 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 冊府元龜按國史敘勳勳種類云伊吾以西也焉耆以北有契弊烏獲乾骨等部契弊則契也轉為結莫斯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講語不同大

譯

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為西

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同回畏兀兒三種

雜居則同回與畏兀兒又為二種矣鄭所南心史

魏為父回回為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偽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

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

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畱花門詩連雲屯左

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

編衣如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

於音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

正誼錄 天方教考

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

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

有戰功者得畱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

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門

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

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

寄居回同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

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為徙戎之策

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

因因

徙至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

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為

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

通外夷黜為為事官於大同立功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

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蠻貊之裔遂有登科第襲

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

為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

所謂食桑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

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為膳宜先禁此則

正誼錄 大方教考

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日十惡五逆火光行

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

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為重也若韓滉之治

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

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陸燿曰查回民之入中國千餘年矣而男女婚姻

未嘗與中國相通緣中國之人鄙夷之不屑為伍

回民亦遂有自外之心而轉若傲睨我中國而不

欲為婚者其實必非其本心也今回民宮室衣服

器用財賄以及科名仕宦一切欣慕乎我人取資乎百姓而惟嫁娶一節不能相通特拘於其教而已今如明下一令曰有以女適民間者給之花紅娶民間之女為媳者給之羊酒一甲之內有通婚姻至五家者州縣給甲長匾額一保之內有通婚姻至三十家者知府給保長匾額有之則加獎賞無之不許抑勒如是而姻亞之間先通和氣所生子女皆染華風三十年後可盡革回民之俗無向者急則訂弛則恣之患矣今因飭查此事而不得

正誼錄 天方教考

三五

其由敬抒謬論以備採擇

姚整康輔紀行西域度之阿丹國唐以前名條支唐以後為波斯阿丹天方默德那等國新唐書曰波斯居遠過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羸四千里接佛林界其先波斯匿王六月氏王別裔因以姓為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祠天地日月水祠夕以麝採蘇澤形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跣蹤丈夫視髮衣不割襟青

白為巾帔緣以錦婦編髮著後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其孫奔拂菻國人迎立之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其王為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吐火羅以兵納其子龍朔初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俄為大食所滅不能國西部獨存明史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嘉靖十一年遣使來貢稱王者

正誼錄 天方教考

三六

至二十七人天方於西域為大國人皆頤碩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教之祖曰馬哈麻即漢罕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奇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為樂國此詩詞也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

曰
曰

沉香大本為梁凡五丈以黃金為闕堂垣墻悉以
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為之守門以二黑獅鄭和使
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又曰阿丹國在古里之西
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表貢方
物地膏腴饒粟木人性強悍有馬步銳卒七八千
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教西域圖志曰
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為禮每城設禮拜寺
始生教主曰天主也天主再世號曰派噶木巴爾
每日對之誦回經五次拜畢則宣贊其義畧云至

正誼錄 天方教考

三

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象無比無倫無形
無影大造化天地主兒凡有識之人與夫誠心守
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
集四人合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回人通經典者
曰阿渾為人誦經以禳災迎福又回國前有得道
者如哈帕體和卓布楚爾哈爾和卓輩共有七人
每月四次衆人餽送阿渾向七和卓像禮拜誦經
西域聞見錄曰回地始立教者曰嗎哈木管回人
稱之曰馬管克也大牌罕帕爾聖賢謂去今時乾隆

曰

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經一卷曰
闕爾罕凡三十篇經內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禁
服紅赤謂招兵劫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謂火勝金
水剋火也

正誼錄 天方教考

三

者如

天主教論

俞正燮

西域有叢神謂之天祠有主祠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為禮前王五百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王有先祖天祠弓貝恒迎達緣品云恒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素尼

國王王子死偽問天祠神主舊言當瘞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是所謂天神者事火事日又雜兼眾神所請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穌能成大宗耶穌亦作爾息亦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為阿羅漢亦作阿羅漢隋譯佛本行集經問阿羅漢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遇仙人姓迦藍名阿羅漢仙人言五大者地水火大風大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菩薩而說善

天主教論

勝

薩欲供養尊者阿羅漢言師有多種彼等實菩薩又問劫盡阿羅漢默爾微笑菩薩背去阿羅漢言性願仁者所行之處常得吉祥於是菩薩遊行若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摩子優陀羅又舍去善語各舍慈留異派梵天勸誘品云優陀羅作飛羅阿羅漢在邊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為邊地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誕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漢已為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提婆羅跋瑟此天主教唐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秦言天主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十三天主施養譯佛飲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譯譯佛說八師經云二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為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真羅刹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且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漢而阿羅漢辭之蓋以種姓不

天主教論

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
帝元壽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
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蘇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
秦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
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薩
寶府默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祇祝薩寶府率薩寶府
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
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
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无
元真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為二一分身景尊彌施訶
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訶存髮削頂七時禮
讀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冥報記云貞觀時馬嘉
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為天主即今所謂大主則其時
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曆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
九年至京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
人授以筆劄所記舛謬不相合同回幹爾塞經則云
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立教敬天為主傳徒
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

三三三 天主教論

三三

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
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
蘇行教國王磔之十字架其上徒所傳艾儒畧萬物
真源馮秉正聖言廣益全編及真銓自證等經冗鄙
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
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塞提緣品云梵志或事日月
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即通典注言大秦胡
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且上
高柱一手執柱端一足踞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
王宜錄 天主教論 四
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禪形求仙是尼健法然則十
字架者高柱及杙後不事日猶留其式耶蘇母抱耶
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禪體張十字架
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
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
曰耶蘇磔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
蘇誠磔死架上何忍實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
母何為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慈
母不敬事天神亦勿欺波是專指天主教言之時天

校過 能

洞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齊會聚集各為一處是猶同赴齋請其截然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刹力距佛佛以羅刹名被之夜又反厲洋人巧器亦呼為鬼工而羅刹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為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為常在中國則為怪也乃好誘人為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穌在羅刹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正論錄 天主教論 五

阮元壽人傳揚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也屬廬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揚若望算造時憲書面不當用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部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 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黜黜四年 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關辭職疏凡五上不准辭職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新法條件悖理條件外謬乃詫于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發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台天象之交食為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為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自貽伊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

河

矣而 大清國臥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軒睡地也耶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從戎論蓋蚤炳于幾先以為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于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秣法不可使中夏有西人無好秣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况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 國門備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

正論錄 天主教論 六

三刻二分西洋湯若望推算日食八分九十二秒初虧申初一刻強正西食甚申初二刻半正南復圓酉初三刻強正東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與天象全不合舊法何雜書推算日食八分五十分六秒初虧未正三刻正西偏北食甚申正一刻正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偏北日入地平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 詔停止開月尋事敗論大辟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能隨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識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憲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畧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歐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

聖學

覆

壯

士

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
 大辟免死歸卒者也孫星衍五松園文稿揚光
 先明時為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
 仁給事中陳啟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遠西國
 朝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
 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闕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
 瑪寶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曆時奉所為天
 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邪蘇手持圖象曰
 天設為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邪蘇生于漢
 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
 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
 邪蘇死為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言在
 哀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
 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眾之甚者康熙三年七
 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鑰袋等
 呈呈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
 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為地
 覆壓矣其斥屋圓移宮之謬以為若望移寅宮之

正禮錄 天主教論

七

第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
 猶不為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
 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積參二宿之
 謬皆以為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
 遁其辭以言天云論曰孝絕云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言謂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
 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掄之言而創地圓
 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圓則九重之言而創
 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
 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
 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
 其國出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
 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
 所不可知率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
 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
 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則
 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舖合之經義自應虧

初

述

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審諤之節有可取孟
 子云能言拒場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敘述光
 先之功固亦偉哉張祥雲問字堂集弁言嘗考
 明至萬曆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法
 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請人移移條議修
 歷而迄無所就至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
 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
 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測有
 造溪口歷者嘗召其人至都與京中天文家對算
 溪口之法為準溪口以恆氣注歷以定氣注日月
 交食即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省尚多用其書
 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書肆有賣豁口歷內載星宿
 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理而
 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多異名量天尺與中法差
 至五六度又所定星宿多異名量天尺與中法差
 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所遵從

正禮錄 天主教論

八

楊光先曰歷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門人也善天學
 傳概一卷其言曰天主教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
 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圖此外東西南
 北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岐邪說無
 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邇而大東大西有
 人之始其時畧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為
 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
 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
 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
 學之在中夏必倍昌明於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三

代君臣告誡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樂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學之微善法語平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噫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卽三皇五帝之天下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旨將何以分別我大清之君臣而不

正論卷一 天主教論

九

爲邪教之苗裔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柱下史毘陵許漸敬題噫吁異哉以史臣以諫官而亦爲此言耶雖前明之季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多爲天主教作序然或序其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天主書像圖說則罔有序之者實揚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也祖白之爲書也則盡

我中國而如德亞之矣盡我中國古先帝聖師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代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妄爾已哉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而許侍御序之曰一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爲天即備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一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尙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一親是尙識父子况吾儒以天秩天序天倫天性立教乎唯天主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真識父子許君顛倒之甚至謂儒者言天有弊是先聖乎先賢乎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之如無其人不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教也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正距之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樞之害道也苗裔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

正論卷一 天主教論

十

無君祖白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許君為祖
白作序是距孔子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許
君自道之也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
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
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
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
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
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綠州豫之開封凡二十餘
穴而廣東之香山粵西萬人盤距其間成一大都

正道錄 天主教論 十一

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若望藉歷法以藏身金門而
棋布邪教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
地其意欲何為乎明綱之所以不紐者由廢祖宗
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啟以歷法薦利瑪竇
等於朝以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求而弗譏其所
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
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
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
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於莽

具

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天主教所事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為何
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穌之手則曰天不能
自成其為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其為萬有必有
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為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
為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無造成實
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
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
為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

正道錄 天主教論 十二

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禮
以為人類之初祖天為有始天主為無始有始生
於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
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
入地獄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
達於天主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
諸佛為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為誰曰
即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為何為下生人
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仇裔許躬自降

噫

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
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
期至天神報章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
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童
身尚猶未孺問耶穌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
帝元壽二年庚申臆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
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設天果有
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
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

正書錄 天主教論 十三

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
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二年誰代主
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
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矣天
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於漢之
元壽庚申天主造人當造極善之人以為人
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為
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且其子孫中又有聖
有賢有智有仁不盡肯亞當所為又何人造之哉

天主下生救之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以登一世
於輝熙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
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獄為事又
安能救一世之雲初去惡而遷善以還造化之固
有哉釋氏銷罪必令懺悔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母
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即下之地獄使奉者
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
不奉者皆善人不皆顛倒實罰乎謂佛墮地獄中
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

正書錄 天主教論 十四

芻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
其一身之性命者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
能狀之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
反脣誘佛則雖道教方士之剽佛誘佛不如是甚
也且又援儒而誘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
證其為天主曰蒼蒼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東或
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為尊况於下地乃眾
足所踐污穢所歸安有可尊之勢夫不尊天地而
尊上帝猶可言也尊耶穌為上帝則不可言也耶

蘇而誠全天德之聖人也則必一言而為法後世
 一事而澤被四海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堯舜之
 致時雍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明
 道德斯萬世之功也耶蘇有一于是乎如以瘳人
 之病起人之死為功此華佗良醫祝由幻術之事
 非大聖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
 苟以此為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更
 大也以上帝之聖彌廣運一一待其遇病瘳之遇
 死起之則已不勝其勞遇耶蘇者一二不遇耶蘇
 者無量無邊其救世之功安在也且利瑪竇之書
 止載耶蘇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王薙
 至湯若望點不若利瑪竇乃并其釘死受罪圖寫
 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
 尚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
 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為我隱
 患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
 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雨雪
 先集為霰傳又曰鷹化為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

天主教論

海氛未靖 譏察嚴緝 益開門後 患宜茲寧 使今日

日言子為姑口母使異日子為前知斯則中國
 之厚幸也夫案兩音書耶蘇自稱為上帝之子而
 帝也明史拂林即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言
 及魏晉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林宋仍之亦數入
 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元
 其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
 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齋詔書還論其王復命
 使臣普刺等齋勅書絲帶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
 後不復至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蘇
 生於如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
 千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
 詳悉謂為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
 其物產珍寶之盛具見前史錄大昕潛研堂全
 石文跋尾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
 人所立教也舒元興重嚴寺碑禩夷而來者有學
 尼禩大秦焉秋鞏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
 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祇神久廢不知所
 自獨此碑敘景教傳授源詳蓋始于唐初大秦僧
 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于義寧坊造
 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為鎮國大
 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留鬚七時
 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妙身无元真主
 阿羅詞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蘇溯其生年當隋
 開皇之世或云即大秦遣教後歷大隋月七日大
 景教考母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
 出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
 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
 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大秦寺建立之條也
 而碑言貞觀中即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謬起
 舒元興重嚴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
 寺一小邑之教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即味尼

王龍溪 天主教論

也大秦即景教也祇神即波斯也今據元與記而
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祇神武德四
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祇神亦
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
神名祇單國有火祇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
云波斯國西與吐番康居接西北拒拂菻椰飲其
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祇者皆
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祇也宋人祇寬曰
火祇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
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居波斯國大總長
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然祇神專主事火而寬以
為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
論胡皆謂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
波斯及阿羅河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神言三百六
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倫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
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其安後乃改名
以立異若末尼則祇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
年勅云末尼本是邪見忘禱佛法既為西國胡師法

正記錄 天主教論

其徒自行不須科罰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
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毋
乙為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賭棧
畫慶王暉坐佛為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
蓋末尼為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為最劣以元
真三夷寺之例廢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
教也所謂昇教流行者皆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
妄為之詞非果有異于魔尼祇神也 王昶金石
萃編兩 奉天主耶穌或謂即大秦教據碑有
知十字以定四方之語與今天主教似合然日下
舊聞考載天主堂擣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
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若大秦一名如
德亞今稱西多爾其在歐羅巴南印度之西相距
甚遠遠似不能合為一也 杭氏謂唐之同乾即今
之同同說亦未然唐之同乾即同乾其地與薛延
陀為鄰距長安活七千里若同同有履國以今聯
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伯爾西亞今
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同乾隔遠亦不能合為一也

移日

稱碑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域傳所載諸
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教入中國之
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拂菻則波斯在拂菻
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初謂之波斯寺玩
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于大秦則所謂景教
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于大秦也唐書西域傳波
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祇神與唐會要語同
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祇神字當從示從天讀呼烟
切與從天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天為祇廣韻云胡
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天最敬
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出謂之天山而神謂之祇神
延及歐羅巴奉教謂之天士皆以天該之唐傳載
波斯國俗似與今同相此碑稱常然真寂載
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塔占青雲而載真經舉
真字不一而足今所遺同言堂謂之禮拜寺又謂
之真教寺似乎今同同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
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
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景字之義文中只二

上記錄 天主教論

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是與景星景光
流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
歟 烈皇小識崇禎初年始行天主教上海徐光
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
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臨視
之王指九蓮華娘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
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崩上大驚懼極力挽
同亦無及矣京師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蕭華民
湯若聖也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
則取以來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
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頭及手
足擲棄池中俟聚集眾多然後設齋邀諸徒黨架
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鎔化率以為常某年六月
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中碧空無纖雲遠當舉
火眾共登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爐炭
盡行攝去池內若掃不留一塵家皆汗流浹背咸
合掌西跪念阿彌陀佛自是遂絕此會 澳門紀
略澳中凡廟所奉天主有誕生圖被鞋圖飛昇圖

其說以耶穌行教至一國國人裸而縛之十字木架釘其首及四肢三日懸飛還本國更越四十字木而上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禮拜至朔男女分投諸寺長跪連僧演說歲中天主出遊三巴則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夕詣龍懸廟迎像至本寺然燈達旦演樂畢集黑奴昇被羅像前行番童誦咒隨之又以番童象天神披髮而翼來往騰躍諸僧手香獨步其後又用老僧抱一耶穌像上張銅棚隨從如前儀歲三月十五日為天主難日寺僧胥齋越十七日復鳴諸香徹酒肉三日謎果餌致不至飽番僧不一類三巴寺僧制髮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五由大西洋來澳首無與敬體者有大亭疑獄兵頭番目不能決則請命出奉之惟謹其出入張蓋樹幡僧曾羅旒街之男女見者輒前跪捧足俟過然後起法王或摩其頂以為大幸婦女尤信嚮之龍懸廟僧亦削髮蒙道內衣白而長外覆以青板棹爾僧

三讀後天主教論 九

不冠曳長衣外元內白復以白布覆其兩肩噶斯蘭僧服籠布衣帶索草屨不冠不襪出入持蓋是二廟僧有盡削其髮者有但去其頂髮者他如大朝風信花王支糧諸廟則係本澳自行焚香禱而圓被長青衣無妻室而左右列侍番女子廟于家惟所便蓋火居禱子之流其通曉天文會遊京師者皆留髮解華語分住各廟中諸僧往來番人家其出他出徑入室見其婦以所請藤或兩轎置諸戶外其人歸見而避之惟三巴戒律嚴嚴番婦入寺者為之持咒禳解寺僧不苟出入即出必以人伴之書其名於版以為志尼曰聖母其教必尤甚於法王一女為尼其家人雁重得女尼片紙立宥之然必捐千金致請公放入寺者鮮寺中尼凡四十有奇三巴寺在澳東北依山為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制俠長石作羅縵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麗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破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秀貌方論說狀鬚眉

逐士

埋 樹 塔 注

聖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輿陸進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動目若矚口若聲又曰天主教者西士曰天主耶穌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生於如德亞國為天主聖生人類之邦西行教至其國奉之至今甚且沾染中土誘惑華人在明則上至公卿下逮士庶遍日奉 詔禁而博士弟子尚不信而從之者其徒著書闢述多至百餘種士大夫又為潤色其文詞以談談天言命幾於亂聽今就澳門取其書觀之所謂五經十誡大都不離天堂地獄之說而詞特陋劣駁之佛書尤甚其嘗尋求其故西法亦與同同者無異特其俗好奇觀其字用梵書歷法亦與同同者無異特其俗好奇觀新聰明之玉遂攬同回者無異特其俗好奇觀地獄之實以兼行其說又慮不足加其上也以尊莫天若天有主則尊愈莫若蓋其好勝之俗為之不獨史稱歷法云爾也昔西人有行教于安南者舉國感之王患之約其人立二城于郊下令曰

三讀後天主教論 二

從吾者立赤幟下宥之否則立白幟不立教之竟無一立赤幟下者王怒然擊教之盡至今不與西洋通羅巴馬頭石壁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執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亦不敢違又瑪耶石像於城關以昭護之蓋諸番嚴惡之如此中耶人乃信而奉之如恐弗及明臣蔣德錄序破邪集且為調停其間夫迷楊歸儒歸斯受之猶可說也援儒入墨換而附之不可說也必如 聖朝用其歷法而放斥其邪教庶乎兩得之矣 四庫提要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碑上京即于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經像來獻上京即于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一人云云考西漢漢書載唐貞觀五年有坊立法護何濬將祇教詣開關奏教令長安崇化月效波斯經教出白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

大起珂聲援

斯寺前直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因... 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 人法法知其人有如此之靈能辨置一法堂依本... 教供養段成式西陽雜俎載李德裕界三千餘里... 國俗事祇不議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宗... 神通來因立祇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 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 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回斯天主即所謂祇祠中... 雖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此... 次有祇祠皆社廟願野王玉篇亦有祇字音呵性... 切註為祇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 載寧遠坊有祇祠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 神名祇單國有祇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祇教... 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州史記番屬海峽其... 最象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番中屬以

正書錄 天主教論

三

其士迴後

所見不過如是也又天主實義二卷明利瑪竇撰... 是書成于萬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創天... 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人論說天主... 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釋鬼神及人... 魂異論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篇辨釋輪迴... 六道戒殺生之謬而明齊素之意在于正志六篇... 解釋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 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士之學入篇釋... 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 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 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 說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 之說與戰退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 本原則一耳又天主之說十篇二卷附西學圖意一... 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于西人壽氏過誤猶為有二... 謂常念死後復死後復死後復死後復死後復死... 四謂常念死後復死後復死後復死後復死後復死

正書錄 天主教論

三

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為... 為九八謂善惡之報在身後九謂妄謫未來自... 速身動聽大抵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 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于儒理使... 人粹不取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涉支離荒誕者... 猶其說巧也末附西琴曲意八章乃萬曆庚子利... 瑪竇觀京師所懸皆釋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 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發故附錄書末焉又七克... 七卷明西洋人應避我撰書成于萬曆甲辰其說... 以天主所樂罪宗凡七一謂騎飲二謂厥如三謂... 極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六謂迷色七謂釋情... 子善過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日伏傲二日平... 茹三日解貪四曰慈恐五日寒寒六曰方裕七日... 策息其言出于信墨之風其說則一事言之不... 為無理而皆歸本教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 旨不在詞說也其說保守宜身一條或人難以

360